

游小说

Tot. 36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鹰心传奇
——《PES 2010》同人

重磅出击
暴雨
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一位父亲和折纸杀手的较量

最终幻想 X III
在绝望中期盼希望降临
宿命与使命将决定一切

◆官方小说
光环 猎头者
揭示斯巴达III代战士不为人知秘密
两位孤胆英雄的悲壮挽歌

战争机器 阿斯弗战役 大结局
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
擦干血与泪迎接下一场战役

电脑报
电子音像出版社



动漫游工作室书店淘宝店

皇冠信誉 100%好评率 平邮免费　支持支付宝网上付款 邮局汇款也可接受

书店网址：http://shop33788833.taobao.com

销售各类动漫游戏书刊

《游戏机实用技术》《掌机王》《游戏人》《游戏光环DVD》《PS3专辑》《XBOX360玩家专门志》《PSP专辑》《NDS专辑》《模魂志》《游小说》《最动漫》《PSP・e族》《爱图e族》《口袋玩家》……

各类动漫游戏书刊尽在动漫游工作室书店

微 笑

即将写下这篇文字前，我将三十五本《游小说》一本本小心翼翼地摞在办公室的地上，站在他旁边时才猛然发现，原来不知不觉间这“孩子”已经长到我膝盖那么高了！是的，我习惯将《游小说》称为“孩子”，虽然他不会围着我问东问西、也不会撒娇耍赖，但是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在他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

信手翻开第一辑，我看到了自己平生翻译的第一部小说——《零 ZERO》，还记得当时短短23页的内容足足翻译了两个多星期才搞定。不过当第一本《游小说》面市后，看到那些被印在纸张上的铅字，心中的成就感可以说无以言表，只觉得之前所付出的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三年中有辛酸与喜悦，有相聚和离别……当我坐在这里，想把这些思绪都化作笔下的文字来和各位读者分享时，忽然又觉得这一切都不足为外人道。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句话，“这种时候，只要微笑就好……”

是啊，微笑就好！

……夜蓝

游小说 Tot.36



封面画师：山本ヤマト
封面设计：翟中阳

游小说主编：夜　蓝
责任编辑：高培林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10年3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0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326-6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最终幻想XIII（下）————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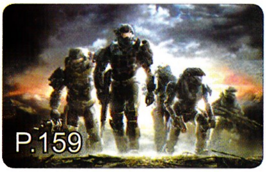
暴雨 ———— 059



时光回廊
寂静岭 破碎的记忆 ———— 107



官方小说
光环 猎头者 ————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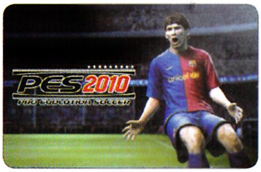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 187



P.187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32

同人馆
鹰心传奇——《PES 2010》同人 ———— 263



P.263

游人故事 ———— 278

游戏议会 ———— 290

名人堂 ———— 294

名场面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最终幻想 XIII（下）



文／周行文　编／夜蓝

人物介绍



吉尔·娜巴特：

圣府直属军队PSICOM的中佐，拥有才女之称的美丽女性，做事理智而充满了虔诚，受圣府教育影响，对路希和下界的法尔希异常憎恨。对戴斯利相当尊敬。



亚古·罗修：

圣府直属军队PSICOM的鹰派人物，和吉尔·娜巴特不同的性格让他更倾向于战斗与毁灭。一直认为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才是第一位的，为了这个可以舍弃一切。



格兰斯·戴斯利：

在法尔希构成的首都伊甸里执掌圣府大权的老人，一直以一种不问世事的姿态管理着茧内的一切，遇到重大问题也会垂询法尔希·伊甸，是这次流放政策的倡导者。



希德·莱茵斯：

圣府直属警备军骑兵团团长，英俊中带着一丝邪气的年轻人，骑兵团崇拜的偶像，在军中拥有极高威望，对圣府构成的社会颇为不满。

前情提要

漂浮在空中的理想社会茧容纳数千万人在其中幸福生活，名为法尔希的奇异存在支撑着茧的运作，被称为圣府的政府机构管理着茧的一切，让幸福生活得以继续。然而在茧内，人们因数百年前一次下界进攻的“默示战争”而无比敌视下界，视操控着下界的法尔希为恶魔，相传恶魔利用诅咒的力量诞生仆人路希，路希的力量强大足以毁灭茧的世界。在茧的社会诞生之初即有一条规定，如果出现下界法尔希的力量，必须如同切断传染病源一样放逐掉所有可能接触下界法尔希和路希的人类。虽然这样的规定被制定出来数百年，却并未真正执行过。直到某一日海边旅游城市波达姆周围的下界遗迹发现了下界的法尔希，所有聚集在波达姆的旅客和市民都必须被流放到下界。无端被命运牵引的人们注定了承受悲剧，其中一名少女的姐姐闪电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悄悄混入流放列车，而此时不知什么原因也混入流放队伍的黑人塞兹偶遇闪电，在判断了情况之后，两人临时联手，开始了劫持流放列车的行动。

另一方面，为了拯救闪电的妹妹塞拉，波达姆地方的民间武装组织诺拉也对号称圣府精锐部队的PSICOM进行了攻击，无意间两股力量在茧的外围地带绞杀边缘同时对圣府军宣战，领导诺拉的人正是塞拉的未婚夫斯诺。

在激战中无数平民死伤，众人终于明白了圣府流放政策的真正意义——并非要将有威胁的人流放到下界，而是只要杀死或者清理即可。领悟到这一点的闪电闯入下界法尔希所在的异迹之中，与同样赶到异迹的斯诺相遇。同时闯入异迹的还有因母亲在抵抗战斗中战死，想要责问斯诺的银发少年霍普和身分神秘的红发少女香草。众人在异迹内相遇，最终与下界的法尔希展开战斗，战斗后法尔希的死亡带来了强大的能量波动，陷入幻境的闪电等人被铭刻上了传说中最恐怖的诅咒，成为下界的路希。

面对难以接受的现实，面对塞拉化成水晶的悲剧，强烈的无力感袭击着遭遇突变的每一个人。在异迹坠下，下界的法尔希力量暴走之后，面对茫茫前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打算，还有自己的软弱与无奈……

FINAL FANTASY XIII 14

强烈的风吹过耳畔，身材高挑的女子昂头伫立在飞空艇的甲板一侧，满头黑发随着激烈的空气尽情飞舞。远处天空中，高昂着头的法尔希·菲尼克斯闪耀着它的光与热，悄无声息地带给这世界温暖和光明，一如所有的法尔希在茧内所做的一切。

望着故意将自己身影隐匿在层层云朵后的法尔希·菲尼克斯，女子牵动嘴角冷冽地笑了，她身穿古朴简单的蓝色长袍，裙角飞扬中露出修长无匹的美腿。与甲板上其他身穿重甲才能在强风中旁若无人的士兵相比，女子的眉宇间流露出一股骄傲中夹杂微微嘲讽的情绪，这种情绪影响着周围的士兵，他们不安地来回踱步，以表自己内心的不镇定。

流线型的飞空艇在强大的气流中仍行驶平稳，人类的科技经过数百年进化之后，所得的成就远非区区这一项而已。女子的心情和她的表情一样淡漠，就连身旁提着武器的长发男子也看不出她内心的焦急。

“你打算怎么干？”

这样的提问对于高挑的女子来说简直不能称之为问题，她扭头看了一眼提问的长发男子，没有说话。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感受。”满脸胡茬的褐色长发男子没有因为沉默放弃继续交谈的欲望，他把手中的枪械扛到肩头，叹息一声，“我在圣府生活的前几十年和最近这几天相比，好像是一个长长的笑话。”

依然没人理他，即使那些士兵也离这两人远远的，尤其是看那女人的目光带着一丝莫名畏惧。

强风依旧，女人的目光在天空中流连，最终落在远处一片晶莹的光芒上。

即使没有灼烈的日光照耀，那里的一片淡蓝色光辉依然在阴郁天空下闪耀。

“你对未来有所期待吗？”

女人淡淡的嗓音响起，嘹亮中略带一丝嘶哑，她的问题让长发男子面容一怔。

想到最近遭遇的一切，男子面容肃穆，脸上的轻松微笑早已不见。面朝曾是潮湿空气吹拂的方向，放眼那片淡蓝色晶莹，男子充满感慨又不知说些什么，只能苦笑着淡淡摇头。

——会有怎样的未来呢？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有未来吗？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棕色长发的男子把衣领拉高一点，风依然从领口灌入，熟悉的冷冽击打着身体，男子心中迷惘，抓着武器的双手却没有一丝松懈。

对于男子近似自言自语的回答，黑发女子没有再说什么，在她的眼前，天地因迷雾而连绵成一张灰蒙蒙的绒毯，惟有那一片蔚蓝晶莹仍在天地间闪烁。这样的场面对黑发高挑的女子来说不过是日常见景，那些圣府士兵却犹如末日降临，每个人心中都带着惴惴不安。追捕下界的路希行动早已全面铺开，先遣队以超越了普通飞空艇的高速降临在那片结晶之后的湖面上。

“因为存在，所以迷惘。”

“什么？”

女子回头看了一眼扛着枪的棕发男子，淡淡重复道：“因为存在，所以迷惘。因为失落，所以胆怯。因为恐惧，所有无所作为。因为逃避，所以只能固守在自己的想像中——此时此刻，你和你所瞧不起的那些人，不是一样的可怜么？”

刻薄的评价让男子愣了一下，随即有些自嘲地苦笑起来。

“你说的没错，好像的确如此。”

女子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只是把目光继续投向那片结晶，碧尔吉湖此时的辉煌景象对这世界来说具有无比的冲击力。就算许多士兵头顶遮住表情的头盔，在凛冽风中黑发女子也能感受他们呼吸的沉重。

“还有多久？”

“飞行距离并不太远。”棕发男子详细回答道，“但现在那里还有残存的下界法尔希力量，我们必须谨慎着陆。另外PSICOM还会派先遣队进行搜寻，我们的行动无法立即展开。”

“没关系，那我们就再等一等。”黑发女子眼中的焦急一闪而过，口气依然淡如事不关己，“你既然支持希德的所有行动，也该了解选择和考验都是必经之路。”

棕色长发的男子对女人字正腔圆的口音皱了皱眉，此时女人已放开手臂上的白色绷带。一方被烧灼过的痕迹暴露在视线中，隐约可见烧伤中带着笔直的线条痕迹。对于这些已经再明显不过的痕迹，棕发男子和大多数士兵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女子背负的那条长长的奇怪武器沉重无比，却被她一只手轻松玩弄，这样强大的实力即使是骑兵团也有几分敬畏。

“PSICOM会认为我在坐收渔利。”

“那又如何？”女子伸手抚开自己额前的一缕黑发，无所谓地笑笑，笑容之中带着无尽的冷漠和沧桑，“不管是圣府还是茧内，甚至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难道不是力量决定一切？PSICOM名义上是圣府最强部队，可昨晚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只是虚言。加上最近十几个小时内的战斗损失，接下来该怎么做当然是我们说了算。”

棕发男子点点头，认可了黑发女子的说法。在内心之中，他隐隐感觉到这次行动和以往的截然不同。只是如今烈风吹拂下，即使心中惘然，他并未察觉到那股强烈不安来自哪里。

很多天以后，棕发男子回忆起这一切，他自己也无法判断当时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面对无法阻挡的滔天洪流，他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随波飘荡。

至于心中的那份信念，当然依旧铭记，永不熄灭！

FINAL FANTASY XIII 15

从昨夜开始渐渐弱下来的风在碧尔吉湖畔终于再度吹起，无数刀丛一般的结晶在风中划出凄厉呼啸。黯淡的天空下，绝望的气息像是一股黏住呼吸的浊流，随风扫过四野。厚厚积云密实地遮住法尔希·菲尼克斯的身影，只留下一个囫囵的混沌天地，在这片孤独荒凉

的地界。死骸们在结晶铸成的通道里四处游走，被巨大力量毁灭的异迹和飞船残骸嵌入晶石之中，仿佛琥珀里珍藏的古代虫豸。那些游荡怪兽的沉重脚步和嘶吼声响随风彻长空，声声震荡年轻男子的心灵。

“塞拉……”

手中的军用微型铁铲已在坚硬的水晶地面上变形发钝，因下界的法尔希带来诅咒而充满力量的双臂也渐渐开始有些酸痛，绝望的麻痹感从双脚向上渐渐蔓延，眼前水晶像的双眸依然清澈，表情安详。听到斯诺承诺之后的塞拉安然入睡，化作一盏水晶雕像，那一刻的场面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依然痛彻心肺，让年轻男子不甘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残酷与冷漠。

塞拉脚下的水晶与地面连绵成一片几乎不可分割的整体，延绵数十公里，一眼望不到尽头。茧的上空是层层叠叠螺旋状的云雾终年缭绕，只有云雾中央一处留白悬停着法尔希·菲尼克斯，把人们所需的日与夜的光热洒遍大地。不知为何今天法尔希·菲尼克斯选择了用更多的云雾遮住自己真容，只留下无比凝重的天空继续沉默。斯诺用力挥动手中的铁铲，一次次火星飞溅中他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塞拉之间的距离，生怕哪一个微小失误伤害到这尊水晶像。

人力总有尽时，斯诺的努力在数十分钟后依旧没有太大进展。环绕着塞拉幻化的水晶像，周围地表已现出一道沟壑，无数水晶粉末在周围空中飘散，形成一道晶莹光斑。斯诺叹了口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军用铲，此时距离闪电等人离开已有一段时间，想到自从塞拉变成路希之后遭遇的种种变故，纵然如何开朗，男子的内心也忍不住罩上一层阴霾。

喘息片刻，斯诺正打算继续动手，远处天空陡然传来阵阵呼啸。挥舞着双臂的男子抬头遥望，暗褐色的巨大钢铁之翼正缓缓驶来，面积庞大的阴影盖住结晶湖面寸寸逼近，仿佛是在缓缓吞噬这片晶莹与洁白。

斯诺站直身体，PSICOM的士兵有多凶残昨夜已领教过，年轻男子的内心没有一丝紧张，此时站在心爱女孩面前，那些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被极力压抑着，却又忍不住窜过眉梢。静静望着天空中的单人飞行器掠过，那些尖锐的破空声让原本寂寥无比的碧尔吉湖瞬间变得喧闹。这种变化让斯诺不快地皱眉，他觉得圣府士兵们打搅了正宁静沉睡的塞拉。

在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数艘小型圣府飞船慢慢靠近碧尔吉湖面，这些天空中的圣府飞船射出阵阵灯光。那些游曳的光像一道道索命的灼热目光，搜寻着可能存活的生命。

斯诺犹豫了一下，转身又继续开始挖掘，对这些圣府部队的到来置若罔闻。圣府军仿佛是被这种头也不回的藐视态度所激怒，片刻之后响起了刺耳的警铃声。

“报告，发现路希，重复一遍，发现路希……”

斯诺的动作微微停顿了一下，他转身看了一眼这些沉重的飞船，有些不甘地大声喊道：“看到了还不过来帮忙？”

这样的言辞注定毫无疑义，PSICOM的士兵们从上利用AMP装置从空中依次跃下，拉动枪栓的声音此起彼伏。

“寻获目标，立即处决。”

冰冷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四周，PSICOM的士兵们高高举起手中的武器，无数个闪动的红色光斑集中在金发男子身上。

斯诺抬起头，怒视这些想要收割自己生命的士兵，紧握着军用铲的手慢慢缩紧，连同他的瞳孔一起。

“什么处决啊！”

路希的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伴随斯诺一声怒吼，他手中军用铁铲在空中划出一道让人惊诧的弧线，笔直落在湖面结晶上。这股力量之强，连斯诺自己也隐隐吃惊，铁铲的前半端在冰晶上笔直震裂出一道豁口，强大的冲击力甚至让几名士兵站立不稳，跌坐在地上。

正是路希这种压倒性的力量让PSICOM士兵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在这片混乱之中，斯诺已从高处一跃而下，冲入打算对他进行围剿的士兵当中。

毫无疑问，路希已经许久未现人间，这样的力量也是闻所未闻，高高跃起的斯诺落地之际已压倒一名士兵，这股气势感染了其他人，更多的PSICOM士兵下意识后退几步想要拉开距离，却被斯诺一拳撂倒了两个。

短兵相接并非PSICOM士兵的长项，更多后退的士兵手中武器吐出火舌。弹壳飞溅在晶莹的地面上，斯诺巧妙地闪避着子弹的火舌，每一记重拳都殴打在一名士兵的胸腹之间。

惨叫声连连响起，斯诺不断冲击着整齐的突击阵型。在一片被打倒的士兵身后，却是仿佛无穷无尽的士兵从空中跳落地面，组成一道坚实人墙，让他的力量难以逾越。

刚刚苏醒的路希力量已经历数次战斗和长时间的挖掘，斯诺感觉到自己全身的力量在一次次挥拳中仿佛随风飘逝了一般，不断有子弹擦过他的身体，那些被力量强化得几乎微不可查的痛觉在四肢蔓延，灼烧的感觉不断汇入自己的左臂。

用力甩开一名想要近身与自己格斗的士兵，士兵的身体冲倒了更多的同僚。做出这个为自己争取喘息时间的动作后，斯诺感到一丝彷徨和绝望席卷至心头。

——力量，仿佛用尽了啊……

双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手臂也无法抬起。毫无征兆的跪倒在地上，男子的内心犹如被利刃切割，各种痛苦的点点滴滴涌入心头。

塞拉化作水晶，自己身体上的路希，离去的闪电，圣府军的围剿，死去的无辜市民，绝望的预言，保护与战斗，死亡，法尔希，流放，枪声，火光。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纷至沓来，击碎了斯诺长久以来坚持的乐观和坚强。所有的痛苦和力量都随着路希印记的缓缓燃烧清晰起来，几乎全身匍匐在地面上的男子想要挣扎着喊出一两句什么，却不知该如何说起。

片刻之间的巨大变化震慑了所有人，PSICOM士兵们高高举起的枪口因路希烙印陡然射出淡蓝色光芒而匆匆放下，谁也不知路希力量究竟能产生什么作用，传说中的种种恐怖描述在士兵的心中早已扎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上前仔细查看斯诺手臂上的邪恶诅咒。

这是一个短暂的尴尬僵局，它只维持了几秒钟不到。

随着斯诺撕心裂肺的吼声，空气中陡然迸发出一股冷冽气流。无形的能量在众多士兵眼前澎湃，宛如上一秒钟的平静与空荡只是他们的错觉。跨越了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法则，一些不规则的图案在空中渐渐凝固，继而带来更加冰冷刺骨的气流。

面对这种奇异变化，斯诺比那些呆若木鸡的士兵更不知所措。淡淡的元素波动看似柔弱，却干脆隔绝了他与众多圣府士兵。手臂上的彻骨疼痛转瞬即逝，那些绝望却如刀刻斧凿一般，凶猛地在思绪中烙下点点合计。

淡蓝色的路希烙印在斯诺面前凝结成谁也无法辨识的文字，汹涌的魔力在两团轮廓

渐渐幻化成型中吹向八方，两个窈窕的身影借着刺骨冰岚出现在空中，让所有的目光齐聚在她们身上。

随风轻舞，身子妙曼。本不应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两名女子，既不属于人类，也并非法尔希，只是纯粹而冷漠地在空中回旋舞动，最终携手傲立在这些凡人面前。

时间还没来得及走向下一秒钟，PSICOM士兵们也还未来得及做出判断，强烈的冰岚陡然在两个妙曼身影之间爆发。猛烈决绝的冰雪在空中形成巨大漩涡，瞬间将所有士兵笼罩起来，没有任何经验的PSICOM士兵们发出低声惊呼，却不懂得如何应付眼前状况。那些强烈到带有杀意的低温气息吹过每个人的身体，隔绝了他们的呼吸。原本数量众多的PSICOM士兵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纷纷倒地昏倒。

“这，这是什么……”

如果不是眼前这一幕太过真实，斯诺一定以为自己还在梦中。所有一切不过在数秒钟内发生，虽然两位冰雪美人的动作轻柔舒缓，从她们出现到降下强烈冰岚的过程却迅疾无比。那些毫无防备的士兵在斯诺面前横七竖八瘫倒，刚才还陷入绝境的男子实在难以接受这种峰回路转的变化。

击倒无知的人类后，两名冰雪美人在空中依旧缓缓盘旋，最终携手回眸凝望向懵懂金发男子，冰冷的气息同时瞬间罩住斯诺。

“什么嘛……”

看到两名冰雪美人手足相连、宛如一体地缓缓靠近自己，斯诺心中生出了无穷的荒谬感。不过自从成为路希后，面对再奇异的状况他也勉强可以接受。看到冰雪美人并未再度使用那可怕而强烈的冰岚，斯诺带着少许警惕站在原地没有后退。

身后就是塞拉安身的小型山崖，遥望空中仍有飞艇高悬，年轻男子知道自己已退无可退。

那两名携手的冰雪美人默默逼近，却并未朝斯诺施展任何力量。其中一名肌肤白皙，通身泛着淡蓝色光辉的美人冷漠地朝斯诺勾勾手指，意图明显。

斯诺并不像塞拉那样通读茧的历史，对古代传说一无所知。看到其中一名女子以挑衅姿态面向自己，也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敢于向圣府军队的青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语里带着自嘲。

“要考验我的力量吗？”

让人惊诧的是对面女子竟缓缓颔首！斯诺惊讶地看着对方，又低头看看握紧的拳头，有些洒脱地笑了。

“好吧，我就来尝试一下！”

借助跃起的力量，刚刚得到喘息调养的斯诺竭尽全力，一拳砸在左侧冰雪美人的肩头，在击中对方的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透过拳套传遍周身。

像是叹息，又像是鼓励。

像是痛苦，又像是希望。

像是死亡，又像是新生。

拳力所及，路希烙印所产生的强烈波动与眼前这两个冰雪元素组成的美人产生了奇妙的共振，携手漂浮在空中的她们顷刻间表现出让人惊异的变化，就在斯诺的注视下，这两个

冰雪元素的精灵连成一体，化成了一辆谁也不曾见过的奇特摩托。

宛如福至心灵一般，斯诺未等这辆奇异的交通工具落地，已欺身跃上，犹如那些传说里驯服野马的骑士，用行动宣布自己成为这辆元素摩托的主人。

就在斯诺跨坐上摩托之后不过区区数秒，冰雪元素化成的美人和摩托都不复存在，强烈的冻气魔力重归混沌，化作一道清流并入斯诺小臂的烙印中。这一切变化只有斯诺自己明白，他刚才应是无意间引发了某种力量的共鸣，让这两名冰雪佳人与自己携手同战。冰雪美人以力量考验斯诺，在他通过考验后成为他力量的一部分。就算现在斯诺再不懂古代历史，关于默示战争中的隐约记载也在他脑海中萦绕出一个惊诧的词汇。

召唤！

伟大的召唤之力虽然并不知他从何而来，却实实在在成了斯诺路希烙印的一部分。

召唤所需力量庞大无比，经过与PSICOM士兵一战，又需在电光石火之间通过召唤力量的考验，精疲力竭的斯诺长出一口气，终于不堪重荷倒在结晶的湖面上。

——这一刻，应该暂时安宁了吧？

仿佛专门为了让斯诺失望一样，一阵平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嘹亮又带着微微嘲意的声音让想要闭上双眼休憩片刻的斯诺再度睁开双眼。

“召唤兽‘希瓦’……虽说收服它的确值得褒奖，不过之后可不要后悔，说出什么‘那时候不如死掉算了’的话……”

挣扎着翻身抬头，斯诺从一双健康修长的美腿向上移动目光，越过天蓝色长袍，看到了充满异域风情的手臂刺青，漆黑凌乱的长发，冷漠中带着一丝沧桑的双眸。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正用手中一柄奇怪武器对准自己，斯诺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武器。

“真是……又是一个讨厌的家伙。”

想要挣扎起身，因为召唤耗费大半力量的身体又无法动弹。斯诺只能眼睁睁看着更多的士兵把自己包围，这些士兵装束与重装重武的PSICOM不同，显然隶属于另一个编制。

“如何？”棕色长发的的男子目光望向黑发女性。

“不会错的，是路希。”

无数枪口冒出瞄准的红光，集中在斯诺胸口。

女子依然带着淡淡嘲意走近斯诺，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个永不愿屈服的男子。

“想要保住小命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

没给斯诺留下回答的时间，一记手刀落在斯诺颈部，气血凝结的力量让浑身无力的男子眼前一黑。

…………

…………

手刀的力量不小，当片刻后斯诺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呼吸不畅的他眼前依然一片模糊。天空中飞艇的轰鸣声和士兵的脚步声在这片静谧的湖泊里响成一片，这些圣府士兵已从湖面上挖掘出塞拉的水晶像。

看到塞拉被人带走，斯诺的愤怒再也压抑不住了。

“塞拉，塞拉！”

没有人理会这个男子的愤怒，制服斯诺的黑发女子冷冷看了冲动的男人一眼，挥手对士兵做出简单干脆的命令："带走！"

斯诺的目光死死盯住这个强大的女人，当他即将被带入飞艇之际却看到了让人震惊的标记——在女子的手臂上，有着淡淡的青灰色烙印，刚刚获得路希力量的斯诺知道这代表什么。

"路希？路希为什么会跟圣府的人在一起？"

没有人回答斯诺的问题，在PSICOM之后赶到的这批圣府军队沉默着整理好现场，沉默着离开，完全没有想要唤醒那些被希瓦击昏士兵们的意图。被几名士兵死死按住的斯诺挣扎了几下，最终还是放弃了对方，开始等待路希烙印的力量慢慢恢复。从缓缓升空的飞艇窗口看下去，整个碧尔吉湖宛如一块宝石般熠熠生辉，充满了灵动的美丽。然而只有经历了这一切的人才知道，这种美丽的代价何其昂贵，这里的凶险又何其可怖……

FINAL FANTASY XIII 16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长发飘飘的美女中佐从军队专车上下来的时候，一双漂亮长腿舒展成让人惊叹美丽直线，引来无数默默注视的目光。这一刻就算是天空中呱噪的鸟儿也沉默了，天空虽然灰蒙蒙的，她的美貌和笑容却仿佛点亮了一盏小型的法尔希·菲尼克斯一般，照亮很多人的视线。

圣府军队的人都敬畏她，甚至许多平民也认得她。她是圣府军队赫赫有名的才女，军功显赫的官员，也是此时此刻掌握圣府军政动向的风向标。按照一些军中士兵私下的说法，她直接对圣府代表戴斯利阁下负责，这已经是极高的权力与荣誉。与之相比之下，她的中佐头衔倒无足轻重了。

这一刻距圣府进行流放行动已过去超过24小时，安静祥和的茧内数百年来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严重事态，即使以往在遗迹中发现下界的法尔希踪迹，也是将遗迹以迁出茧为主。这一次波达姆涉及众多普通市民的流放行动才真正唤醒茧内居民的记忆，那些犹如传说的字句终于带着同胞的痛楚成为现实，让很多人无声哀叹着。

为了稳定民众情绪，戴斯利代表即将在片刻后接受电视采访，紧张筹备的记者和摄像师们正在忙碌准备，在这之前戴斯利阁下想要先与几位军方人物碰头，吉尔·娜巴特正是其中之一。

昨夜的行动损失惨重，今天又因与希德一言不合分开追捕潜逃的路希，PSICOM的威名在一夜之间似乎受到了不小冲击。吉尔·娜巴特想到这些脸色不由得黯淡了几分，面容姣好的她丝毫不觉得戴斯利阁下会因为自己是女性指挥官而放低要求，自责和难过的情绪在她心中翻腾，吉尔·娜巴特几乎是低着头进入会议室的。

会议室内空空荡荡，只有戴斯利阁下一人独自坐在圆桌一侧，戴斯利阁下苍老的面容依然有着掩饰不住的活力，他的眼睛像是能洞悉这世间一切，目光平静而悠长。

"阁下，我向您表示歉意，PSICOM的流放行动并不完美，我们损失了数量众多的士



兵……”

随着吉尔·娜巴特的缓缓自述，圣府代表戴斯利的平静目光渐渐变得和蔼，他的声音并未因苍老而显得嘶哑，他的思考也从未被年龄所束缚，一切都是那样简单的娓娓道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困扰和停顿。

“从来没有一次与下界的法尔希战斗能够不损失任何力量，圣府在经历了默示战争的洗礼之后很清楚这一点，遭遇未料的反击并不是你的错，请不要自责……”

戴斯利所表现出的宽容与坚忍态度让娜巴特中佐无比折服，长发的美丽女子带着敬意注视着这位圣府代表，等待他的进一步指示。关于圣府军警备军的所作所为她已经略有了解，女中佐不明白戴斯利代表和圣府·伊甸方面为何会容忍警备军插手此事，毕竟针对下界的作战本是PSICOM职责所在。

“希德有他自己的使命。”戴斯利轻描淡写地解释道，“你现在的任务是跟紧其余几名逃走的路希，在这方面我会调遣亚古·罗修中尉与你协同作战。警备军的实力与PSICOM相差无几，法尔希·伊甸对于这次的事态也未曾表态，我们现在的首要工作仍是稳定人心。听说那些路希的反抗者内有你熟悉的人，这方面的工作就需要你多多费心了。”

“我明白了，阁下。”

“路希的力量刚刚被下界法尔希开启，还不能造成多少威胁，PSICOM的精锐力量暂时不必动用。”戴斯利继续吩咐着，“我今天接受完采访还要回去继续征求法尔希·伊甸的意见……在这之前，你不要管希德在做什么，继续追捕你认识的那个人吧。如果事态继续严重，最好能够在民众面前处刑这些下界的路希，彻底完成流放工作。”

吉尔·娜巴特后退着离开会议室，戴斯利独自一人坐在窗口凝望阁楼下的广袤世界。容量巨大的茧即使吸纳了数千万人之后仍有许多空白地带，那些上古时代就被抛弃在角落里的遗迹残骸诉说着过往的历史。如今在法尔希们带领下步入繁荣的人类社会面临种种考验，不知未来究竟在何方的人们难免惊慌失措。没有阳光的天空下，一只孤单的飞鸟掠过戴斯利的视线，投入城市林立的建筑群中。

敲门声哒哒响起，来访者没有使用电子门铃代表着对这位圣府管理者的尊敬。戴斯利回过头淡淡一笑，挥手间打开了会议室大门。摄影师记者等一干人先是以圣府礼节对戴斯利致敬问好，随后才逐一步入会议室，开始对戴斯利阁下的专访。

“戴斯利阁下，恕我直言，这次流放行动因为涉及各地旅客的缘故，在市民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和负面情绪。大家都很理解圣府做出决定时的艰难和痛苦，但更希望圣府能够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这次流放行动是否已经完成，未来圣府有没有可能取消流放政策，或者说会不会采取新的方式来代替这种政策？”

面对女记者接连不断的提问，戴斯利半闭双目，微微叹息着摇头，以略带痛苦的语气首先回到了女记者最重要的那个问题：“昨天的流放行动，已经彻底完成……相信从

PSICOM方面传来的消息，大家已经知道。”

戴斯利的措辞中没有针对女记者一人的提问，而是直接面向摄像器材，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向整个茧内的全体市民交代。

“我知道很多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悲伤。”戴斯利没有给女记者继续提问的机会，轻轻抚摸自己手中权杖，低声说道，“但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下界法尔希对茧的伤害之前，我们只能遵循默示战争以来的惯例进行流放。毕竟数千万民众的安全更为重要。至于将来是不是会取消流放政策，还要法尔希·伊甸来做最后的决定。不管怎样，现在的圣府依然遵循流放原则，对于下界的路希绝不能坐视不管！”

例行的采访进行了大约十分钟，女记者的提问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电视采访团队与公务繁忙的戴斯利阁下告别之后不久，吉尔·娜巴特又回到了这间会议室。

“宣传这种事……依然还是要让民众觉得安心为好。”戴斯利意味深长地看着PSICOM的美女中佐，低声说道，“至于平民抵抗的细节就不用报道了。民意测验你们去做吧，我很累了，今天之内要回首都，这件事就这样吧。”

“遵命。”

目送戴斯利离开之后，整个城市陷入一种狂热的崇拜之中。做为圣府最高的权力执行者，这位能够直接聆听法尔希声音的代表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在欢呼声中，戴斯利的私人飞艇缓缓驶向首都。这一刻谁也没有犹豫和担心，每个人都坚信圣府会一直守护他们的和平，就像之前的数百年那样。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17

闪电在电视直播上看到戴斯利代表发言的时候，她们刚刚避开了一次军队围剿。数量众多的飞艇部队在试图追击这艘飞艇的时候，被塞兹强大的操作技术所迷惑，大部分追击者在层层积云中市失去了目标的踪迹。在以娴熟操作为基础换来的空中小小休憩中，塞兹想起昨天晚上的惨剧，顺手打开电视寻找新闻，却正好看到被剪辑过的戴斯利专访。时髦的电视主持人还在最后解释了一下目前圣府对流放政策的支持率：民众当众有九成支持继续这次流放，七成以上支持继续维持流放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这个数字都足以证明它们行为的正确性。

“圣府会继续与那些威胁和平的存在斗争，直到真正和平的到来。”

塞兹对着凝固住的戴斯利半身像一阵唉声叹气：“一直？就是说对我们的追杀会一直没完没了？”

“这个人是谁？”虽说香草关注的方向一直和普通人不太一样，这个问题还是让塞兹差点一头撞到操纵台上。

“现在的小鬼啊……这是格兰斯·戴斯利，圣府代表……也是那个杀人政府的一把手。”

“这家伙也是法尔希的道具吧？”望着那个侃侃而谈的老头子，闪电也忍不住自言自语。

让人郁闷的新闻还没播放完毕，警报声又像幽灵一样开始狂叫。更多的圣府飞行单位已从两翼扑面而来。塞兹条件反射般拉动操纵杆，让这艘从古代遗迹里偶然捡来的飞船飞出一条速度一流的直线，避开了大部分空中弹药的咬啮。

数小时前在遗迹中发现这艘飞艇的兴奋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忐忑不安的霍普，因为回忆起死亡之夜而变得消沉的香草，沉默的闪电和郁闷的塞兹并不知道斯诺此时此刻的处境，他们更担心的是眼前的舰队会将这艘飞艇击落——对于大多数圣府士兵来说，抹杀过路希的生命将成为他们一生值得炫耀的资本，面对这种诱惑，PSICOM的缠斗也很容易理解。

飞艇仍在笔直向上，越过厚厚云层，一道道刺眼的光芒扑面而来。就算是坐在后座上的香草也忍不住闭上双眼，感受着灼热光芒在自己皮肤上游走的奇妙触觉。在一片猛烈的强光之中，强烈的好奇心让香草缓缓睁开双眼，面前一个巨大的充满光热的存在霎时间震撼了她。

“好壮观……”

巨大的法尔希悬浮在茧的最高处，伸展出的支架看起来更像是羽翼，中央一团不断发出强烈光热的能量带随风摆动。面对这个存在，每个茧内长大的市民恐怕都知道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供给茧光和热的圣府法尔希·菲尼克斯吗？”塞兹自嘲地笑笑，“我们已经飞得够高了啊……”

飞艇狂闪的警告声依旧没停止，无数弹药疯狂地倾泻，已经有几发打在了飞艇外壳上。闪电只思考了不到一秒钟，已在心中做出了一个比任何人都大胆的决定，她朝塞兹用力挥手。

“快，利用那个法尔希！”

塞兹一下子明白过来，更加用力拉扯操纵杆，让飞船朝着法尔希·菲尼克斯制造光热的能量带飞去。

就像预料中的那样，死心眼的PSICOM空中部队没有暂时撤离的打算，纷纷朝着法尔希·菲尼克斯的能量带俯冲过来，几乎是塞兹穿过一道能量光束的同时，身后数架飞行器被能量带斩落，成为一团团坠下的火光和碎片。

更多的敌机在不断变化的法尔希·菲尼克斯能量纠缠中坠落，虽然很庆幸能够遇到这样的局面，塞兹还是没能和他们一样逃脱被千变万化的能量扫中的结局。当飞艇几乎已经穿越了法尔希·菲尼克斯制造的大片光热时，一道火线的尾巴蹭上了飞艇后翼，失控的飞船带着所有人的意外笔直朝着地面落下。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闪电脑海中最后一个念头只是自己的妹妹。

——原谅我，塞拉……

轰地一声巨响，飞艇义无反顾地朝着地面猛扑过去。

…………………

…………………

不知过了多久，闪电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

——这是在哪里，大家都怎么样了，已经昏迷了多久？

无数个问题在闪电的脑海中萦绕，却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回答。尝试着活动身体，没有强烈刺痛的不良反应，闪电在全身酸痛中慢慢从地上爬起，飞艇坠落燃起的火焰还未熄灭，证明昏迷的时间并不长。闪电努力回忆自己看到的最后一幅景象，却依然无法立刻驱散身体上的那些痛楚。

——圣府军队可能全军覆没了吧？否则为什么没有继续追击？高速坠下导致的眩晕和慢慢醒来后的强烈头痛相比不算什么，飞艇坠毁自己却安然无恙。这种让人惊讶的遭遇对闪电来说难以理解，于是她放弃思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情况的问题，转身用目光寻找塞兹、霍姆和香草。

霍普就躺在闪电身边，纤弱少年的昏迷不容易唤醒，闪电想要叫醒少年，却惊讶地发现这周围已满是魔物。军队饲养大量的混合魔兽在四周地面巡游，黝黑的地表上摆满了各种机械残骸和建筑碎片，这样的环境让闪电立刻想到了一种可能。

“霍普，醒醒。”

没有得到银发少年的回应，倒是远处正低头巡视周围的混合猎犬被闪电的声音吸引，看到几个同行者都没有醒过来的想法，闪电只好独自一人抽出武器对准这些魔兽。

独自战斗的构思在片刻后彻底流产，先后醒来的霍普、香草和塞兹加入战团，获得路希力量的他们面对军队魔兽毫不逊色，一场鏖战对于这些人来手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战斗很快结束了，越来越喜欢依赖路希力量的塞兹叹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

“哎，真是让人精疲力竭的一场战斗。”

“是啊，终于结束了……”

塞兹和香草像是约好了一样大声抱怨着，两个人都是因为使用了太多路希力量感到疲惫。相比之下，早已在军队战斗中习惯了一切高速化的闪电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默默转身走向远方。

“喂喂，大姐，这就要走吗？”看到闪电想要动身，塞兹急了。

“留在这里的话，军队迟早会找过来。”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和你可不一样……”塞兹叹了口气，仿佛已经放弃一样瘫倒在地上，“我们跟不上你的节奏。”

闪电冷冷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跟自己从流放列车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的黑人男子，淡淡嘲讽道：“你发牢骚倒是很来劲啊。”

一路上逃亡带来的沉重疲惫感似终于让塞兹有些绝望，这个一直不断发着牢骚的男人想要反驳闪电的话，却终于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看着闪电的背影渐行渐远。

“小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塞兹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霍普，“明显跟着那家伙更可靠，去吧。”

霍普愣了一下，懦弱的少年在原地犹豫片刻，闪电对斯诺的强硬态度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对着塞兹轻声说了一句“对不起”，少年追着闪电的背影跑过去。

看着这一切发生的香草没有阻止谁，只是脸上依然带着淡淡笑意。对于红发少女来说，也许任何变化都不算意外，她有些欣慰地看着已经敢于自己做出决定的少年快步走开，

轻声拍手道："呐，不然我们也一起逃吧？"

"逃了又能怎样？"塞兹动也不动，"整个茧都是我们的敌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杀，最后迟早要变成过死骸……"

"现在不是还没事吗？"香草凝视着大叔的眼睛，语气依然轻松，"无论如何也不要轻易放弃。"

"放弃倒是没放弃。"塞兹这话说得言不由衷，"可是世上总有些事让人无可奈何，反正你这种小鬼是不会明白的。"

少女被塞兹一次次小鬼叫得多了，终于脸上露出愤愤的表情："我就是不明白，反正我只是个小鬼！"

塞兹笑了笑，终于慢慢站起身来，他不愿与闪电同行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态度强硬的闪电总愿意用更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看到眼前少女可爱地皱起鼻子，塞兹不知为何竟想起了自己的亲人。黑人大叔拍拍身上的尘土，叹息着站起来："好嘛……反正跟小鬼一起迷茫也不能解决什么，我们一起逃吧。"

香草笑笑，推了黑人大叔一把，两人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茧的夜晚深沉又苍茫，仿佛无限广阔的世界里，塞兹终于发现其实对这个自己生存的世界并不熟悉。周围的景色看上去都带着被历史尘封的味道，黑人男子跟香草走了几步，又有些丧气。想到自己成为路希，想到所谓的使命，想到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能够解决一切，塞兹自言自语地又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这两天已经把一生中所能叹的气都叹完了。

"前路渺茫啊……"

"可是并不孤独，不是吗？"香草的眼睛中闪烁着谁都无法理解的光芒，看着塞兹。

也许法尔希无法理解人类的脆弱，只有身为人类的自身才知道，在这样苍茫的夜色下，每个人的思绪都免不了被带上少许负面情绪。塞兹如此，孤身一人寻找出路的闪电也是如此。法尔希·菲尼克斯休息后的天空呈现出一种无比宁静的黑蓝色，远处群星闪烁着照亮天空一角，各种锈迹斑斑的金属废墟中，魔兽的味道充斥鼻息间。闪电想起数日前自己在波达姆焰火晚会上跟警卫队长的对话，那一天警卫队长决定送给她21岁的生日礼物是士官候补员课程的推荐书，但那时闪电已经没有心情高兴雀跃了，她隐约从妹妹的悲伤表情上猜到了什么。

若不是少年霍普的追问，闪电大概不会想去回忆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

"闪电姐对这里熟悉吗？"

"以前执行军队任务的时候来过几次。"

"……任务？"霍普的脸色变了变，"不会是放逐吧？"

"执行放逐的是PSICOM。"闪电也不知为何会向这个小鬼解释这些，"军队的组织分为两个部分，圣府直属的PSICOM和大量的警备军。我是隶属于波达姆的警备军。"

"啊，明白了。"霍普点点头，忽然愣住了，"等等？你既然与放逐无关，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我自己跟过去的。"

"为什么？"

"为了我妹妹塞拉。"闪电淡淡地描述了一下自己所做的一切，"在波达姆附近居民被

放逐的前几天，我知道了艾乌里德山谷的那件事。PSICOM派出重兵镇守波达姆，无论谁都看得出要出事。我想要在列车被放到下界之前救出妹妹，就主动提出自己也是可能接触过下界的路希。”

霍普摇摇头，显然无法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为了救妹妹……好厉害，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这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闪电瞪了一眼这个懦弱的少年，“有些事你必须去做，现在事已至此，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了。”

“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强，这样的话都无法说出口。”霍普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这个动作让闪电觉得心里一阵不快，她不再说话，转身跃上钢铁支架构成的平台，继续朝前进发。

没多久塞兹和香草从后面追上来，看到独自一人坐在路边的霍普，塞兹抬头看看前路：“大姐头呢？”

“在前面吧……”霍普垂着头，“追也追不上，战斗也不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那就索性在这里休息一下吧。”香草总是愿意安慰这个软弱的少年，在女孩的思维里，懦弱是可以原谅的事。

无论如何，最终霍普还是对塞兹和香草说起自己被流放之前的事——他和母亲到波达姆来参加焰火晚会，面对这次据说能够愿望成真的焰火，母子二人都很开心。遗憾的是这种开心只维持到第二天，波达姆宣布全境戒严，随后就是PSICOM执行的大规模放逐行动。

再之后的事，塞兹和香草都已经知道，包括那个杀戮的夜晚，战死的母亲，还有后来被圣府追杀的一切一切。

良久的沉默，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沉重和绝望。

“母亲之所以参战，都是那家伙害的！”霍普想起斯诺最后朝自己露出的那个笑容，愤怒裂开了一丝缝隙，“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我们送霍普回家吧！”香草看着塞兹，忽然提议道。

塞兹点点头：“对，父母都是担心孩子的……霍普的父亲一定也在担心他吧？”

霍普倔强地摇头：“谁要那家伙担心……”

“亲子关系不太好啊……”塞兹笑笑，“就这样吧，我们现在赶路，应该可以把他送回到帕尔姆珀尔姆。”

“哎，那是什么？”精力总是不放在逃亡上的红发少女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指着一处残骸问塞兹，走到哪里她都像个好奇宝宝。

“这是下界的飞船吧。”飞艇驾驶员塞兹对这方面相当了解。

“都进攻到这里了啊？好厉害……”香草的感慨看上去真不像是个被圣府教育着长大的女孩。

“没有啦。”提到这个，塞兹立刻反驳道，“不管是默示战争之前也好，之后也好，下界的军队从没有入侵到茧里面，只不过打到茧的外壳附近，就被圣府的法尔希赶走了。喂，小妹妹，你的历史课都是睡着上的吗？”

“哈，你就当我睡着上的好了。”香草对塞兹的讽刺毫不在意，“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下界的东西？”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霍普：“受默示战争的影响，像是绞杀边境这样靠近外壳的地区已经无法居住，于是法尔希利用下界的异物来创造新的土地。你看到的这些剩下的东西，都是废料和垃圾。”

“对啊，在这些垃圾里还混杂着下界的法尔希之的多余东西。”塞兹接过话茬。

面对塞兹的解释，香草的表情看上去似乎没有刚才那样欢乐，少女低下头微微颔首：“是这样啊，我知道了……”

塞兹没注意到香草的脸色，他心中揣着另一桩心事。不管是垂头丧气的霍普，眼神中偶尔闪过悲伤的香草，还是一直抿着嘴唇努力战斗的闪电，这些相聚的人们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烦恼。在这样深沉的夜晚，路希们并肩作战，却如何努力也看不到希望的光在哪里闪烁。

FINAL FANTASY XIII 18

在茧的上空，始终有一个角度能够沐浴在法尔希·菲尼克斯的光热之中。尽管有厚厚的云层遮挡，那些绚烂光芒也会将云朵染成炫目的金橘色，顺着特定轨迹缓缓运转。即使今日被无数飞行器闯入能量乱流，法尔希·菲尼克斯也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运行轨迹。茧的黑夜与白昼之所以能够自然过渡，全都是这种规律运行的功劳。

此时此刻，追寻着这条规律的运行轨迹，无数或大或小的飞行器在空中平缓运转着，光芒始终照在这些飞艇身上，更让中央一处巨大的空中要塞显得格外醒目。那巨大要塞的外部造型仿佛一对伸展出来的两翼，护住中央的锥形要塞。在两翼左右有无数空中坐标，指引着来回巡弋的飞艇能够及时在空港码头降落。

茧的市民们从未真正注意过这些飞行器，它们高高在上，平时环绕着圣府首都伊甸，守卫着法尔希·伊甸的安全，只有在必要时刻才脱离首府轨道，执行机密任务。

飞艇带着斯诺从空中降下的时候，斯诺这才明白自己和圣府军队之间的差距。空中骑兵团的士兵数量和素质都让人惊叹，那些面容肃穆的士兵们有序而安静地形成整齐队列，有的在调试飞艇，有的在整理武器，更多的则是默默守卫在自己的岗位上，带着平静的目光审视着每一艘进出的飞艇。

身体仍处在极度虚弱中的斯诺没有反抗，从对方没有当场格杀自己来看，接下来的事一定不是那么简单。空港码头的上空悬停着不少显示设备，正在播放首府伊甸发来的新闻，顺利完成流放行动的胡言乱语充斥在新闻里，看得斯诺一阵撇嘴。

蓝衣长发的高挑女性对这里显然相当熟悉，对周围一切都熟视无睹的她带着一丝戏谑笑容，看着那个愤怒的金发青年对眼前事物发出惊叹和不解。

整齐的脚步声从对面宽阔的走廊里响起，身材魁梧挺拔的黑发男子带着数名护卫兵迎

了上来，斯诺一眼就看出对方才是这里真正领头的，从刚才开始就沉默不语的他终于低声问道："你是谁？"

"你好，我是圣府骑兵团的团长希德·莱茵斯。"黑发男子爽快地自报家门，"欢迎来到圣府骑兵团的家，这里是圣府警备军所属的空中都市林德布鲁姆。"

斯诺知道自己在气势上已经输给对方了，没有理会希德伸出的手，只是皱起眉头看着这个英俊整洁得有些过分的的男子。

"这么严密的护送，真是辛苦你了。"

久居高位的希德对斯诺略带嘲讽的口气毫不在意，转身看向运输部队，几名士兵正护送着塞拉的水晶像缓缓走过。

"抱歉，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看样子，这个路希已经完成了属于她的使命，变成水晶了……"

看到水晶像的斯诺顿时变得异常激动，挣扎着想要冲过去，却被蓝衣美女一把拦住。女子的眼眸中闪烁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强悍的手肘轻轻抵住斯诺胸口，立时让他动弹不得。喘息着挣扎几下未果，斯诺慢慢平复下来呼吸，看来这些人对塞拉的保护还算用心，金发青年咬咬牙把精力集中在希德身上，想要听听他的目的。

"你想说什么？塞拉是茧的敌人吗？"

"大多数人是这么想的。"希德淡淡一笑，挥手让士兵退后几步，"因为关于下界的一些东西，我们过于无知了，为了茧，我想了解得更多一些真相。"

斯诺怒目看着眼前这个优雅的男子，声音高亢，让周围每个士兵都能听清自己的话："为了茧？路希也是茧里的人。试图把路希赶出茧，连不想关的人也一起放逐，这也是为了茧吗？"

"那是圣府的做法。"希德对斯诺的愤怒并不吃惊，"因为不了解，人们才会惧怕。连续不断发生和下界相关的恐怖事件，民众情绪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所以圣府提出了下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希德轻轻摇头："那就是……公开处刑路希！"

仿佛早就料到斯诺会有激烈反应一样，左右两名士兵拉住拼命挣扎的青年，任由希德继续冷冷诉说圣府的计划。

斯诺此时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只有继续聆听。

"反正市民都是无知的。"希德的冷笑让斯诺觉得彻骨寒冷，"他们恐惧的对象在眼前被清除，就足以安心了。"

"可恶！"

忍无可忍的斯诺终于挣脱了两侧士兵，却被蓝衣美女一脚踹翻。仰头看着依然平静如旧的希德，斯诺忽然觉得自己遇到的这个人也许比其他圣府军队里的家伙更难缠，更可怕。

"圣府已经掌握了其他路希的情报。"希德仿佛还怕斯诺不明白似的，继续说道，"追捕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是不会被你抓住的！"

“那就需要你的帮忙了。”希德挥挥手，让蓝衣美女带着斯诺跟自己一同进入会客室。

接下来的事让斯诺莫名其妙，通向外部打大门紧闭之后，会客室里只剩下希德和蓝衣美女。这是一间简单干净到了极致的会客室，样式普通到了几乎可以说简陋的常用摆设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只有那一面墙一样的落地窗。希德在沙发上坐下，示意蓝衣美女打开斯诺手上的镣铐。看着这两个人用戏谑的眼神望着自己，斯诺觉得自己又一次被人当成了傻瓜。

“这里没有圣府的任何监控手段，有什么话可以放开了说。”希德毫不在意斯诺的惊讶，解释道，“可能对于你来说这件事不太容易接受，但我必须在很多人面前做出继续忠于圣府的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诺觉得自己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需要你来完成。”希德·莱茵斯的语气依然平静，像是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再与人探讨是与否，而变作了单纯的叙述，“我看了你与PSICOM士兵的战斗，真是精彩，以一个只为了对付那些低级魔兽而战斗的青年来说，你的表现很让人惊讶，这是路希的力量吧？”

斯诺依然带着戒备地看向对面那个黑发青年，没有回答，这却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默认了。

“召唤，相传是默示战争时路希进攻茧所用的终极力量。”希德侃侃而谈，“云芳能够与我携手，也是为了寻找某位路希，我觉得咱们应当有更多的合作。”

斯诺扭头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蓝衣女子，她脸上始终挂着强者才有的微笑，这种笑容让人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我为什么要和军队合作？”

“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一致。”希德的微笑总有一种世事尽在掌握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斯诺觉得他也是一个危险的家伙，“圣府想要围捕路希，不再进行致命的攻击，对路希来说反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军队想要抓活的，你们可以放手战斗而不用担心，这样你们的力量就会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

“让路希的力量更多展示在民众面前，动摇圣府的统治吗？”斯诺虽然自称傻瓜，对这些问题倒是很容易一下就弄懂。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也不是不可以。”希德好整以暇地看着斯诺的眼睛，依然不动声色，“圣府的计划对你来说也是个机会，整个追捕行动都由我们骑兵团负责，具体的行动内容当然随便你们。不过在这之前，你要考虑很多问题吧？比如你的未婚妻……”

斯诺霍然起身，怒火仿佛能将这间会客室烧成灰烬。

“我并不是威胁你，只是说出事实。”希德继续说道，“路希的力量来自法尔希，但发动默示战争时它们的力量并不像现在你们这样软弱。你想要变得强大，就要跟我一起寻找路希的力量，动摇圣府的统治。你可知道？圣府已经被法尔希统治太久了，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人类，他们只是……法尔希饲养的动物罢了。”

“你想要推翻圣府的统治？”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希德如实说道，“但我只能告诉你，面对现在的状况，你与我携手是最佳选择。只有你的力量才能对抗路希，也只有你才能帮助他们。”

“这么说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希德淡淡一笑，没有说话，在他的面前，玻璃窗外的茧沐浴在光芒中，异常美丽。

“这样美好的世界，如果不还给它原本的姿态，你甘心吗？”

斯诺低下头，他不知用什么词汇来回答这名青年将领，似乎掌握着一切的希德拥有无穷的自信，这种自信和强大也感染了斯诺。看到那些士兵组成的整齐方阵，斯诺觉得这件事绝不止希德所说的这么简单。

“没关系，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考虑。”希德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手腕上的某个通讯设备，“我刚刚得到通知，你的路希朋友们已经快要穿过威尔比格斯了，那里可是魔兽横行的地方，路希的力量果然不容小觑。”

“什么？”

“其中可能还有人觉醒了和你一样的召唤之力。”希德的口气平淡，让斯诺不容置疑，“真是可怕的力量啊，那些下界法尔希赐予的力量，让这个世界的人们深深恐惧着……”

“路希也是这个世界的人啊！”

“没有人理会这些。”希德看着斯诺的眼睛，一成不变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憧憬和热切，“这是圣府教育下长大的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想要改变这一切，首先要解决圣府的问题。”

两人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门外的铃声和通告声催促希德整顿编队，对下界路希的追捕就要开始了。希德告辞离去后会客室只剩下斯诺和云芳，斯诺看着这个强壮美丽的女人，心中虽有无数疑问却一句都问不出口。云芳的笑容也很轻松，甚至比希德更轻松，她只是朝着门外伸出一根手指。

“要，一起去吗？”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19

面对眼前的混乱状况，即使是最绝望时刻也异常冷静的闪电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在心头滴答点过，激起微微涟漪。

塞兹和香草在不久后追上了闪电和霍普，四人没有在原地停留多久，更多的魔兽和上古机械怪物打乱了他们的休息。不管是对圣府多么不满，这样的场面依然让人不得不相信圣府的某些决策是正确的——如果说茧的社会里还有什么让人困扰的问题的话，魔兽和下界的侵袭可能是惟一的麻烦。在几个人当中与魔兽战斗最多的闪电经验丰富，按照她的指示大家至少没有太多损伤。

战斗之后是无尽的疲惫。

不管承认与否，希望正在一丝丝地黯淡。成为路希的路比直面死亡更可怕，黑暗中前行的脚步也比任何时刻都更迷惘。所有相信的与拥有的东西都离自己而去，那种感觉哪怕是再坚强的人也无法立刻接受。



天上雷声隆隆，废墟里不断有爆炸声响起，在空气震荡中迸出火光四溅。闪电背对着霍普，站姿挺拔，她能感觉到掌心的汗水正一点一滴地被滚烫的热风吹干。刚从死亡边缘走回到这个世界的觉悟让年轻的女军人醒悟了许多，懦弱也好，悲伤也罢，或是胆怯得想要逃避一切，这一切都是每个普通人应有的情绪吧？也许只是时间太久，自己快要忘记了那些感觉。

争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在战斗之后，大家都陷入更深迷惘时吧？闪电的手指轻轻拂过自己额头，记忆里的自己从未为这些事烦恼过，察觉到这微妙的改变，闪电有些无奈，却无法阻止自己的思绪。

“我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啊……”塞兹的抱怨总是在休息时响起，这是闪电和塞兹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在那里。”

当时正在抱着腿休息的塞兹抬起头，在浩瀚星空下看到一个纯白色光芒所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哪里，每个人都知道那里有什么，但此刻被闪电的手指一点，那个存在仿佛被顷刻间放大了无数倍，在塞兹和霍普的眼中如同扑面而来的山峦，重压而下。

“你是说首都伊甸？”塞兹带着不可置信的声音反问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继续逃下去，不是被抓住就是变成死骸。”闪电冷冷地回答道，“既然这样，不如就成为茧的敌人，将圣府彻底破坏掉。”

闪电的话引来了塞兹的强烈反对，他的声音陡然尖锐起来：“你疯了吗？”

“我不是在开玩笑。”闪电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下界的法尔希让塞拉成为了路希，没能保护她的我现在也变成了路希。作为茧的敌人，我们被圣府追缉。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在圣府的背后是什么？也是法尔希……不管是把我们变成路希的法尔希，还是引导着圣府做出流放决定的法尔希·伊甸，都是操纵人类的幕后黑手。对于它们而言，人类不过是一些玩具……”

“所以你要摧毁它们？”塞兹嚷道，“别开玩笑了！别说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就算万一成功了，法尔希·伊甸可是整个社会的核心。如果出了问题，茧就完蛋了。你想搞破坏茧？因为成了下界的法尔希，就要针对茧吗？”

这一次就连香草也加入了争论，她也反对闪电的看法。

“不可以啊……塞拉不是说了要保护茧吗？保护可能才是我们的使命。”

闪电轻轻地摇头，她的动作缓慢而坚定。

“不是使命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选择。这是我的生存方式，和法尔希的使命没有关系。”

闪电的话让香草震惊，可这对于从小到大受到各种传统教育的塞兹来说，仍是一个笑话。黑人男子冷笑一声，充满揶揄地摇头叹息道：“生存方式？应该是‘死亡的方式’吧……”

“即使这样迷茫地走下去，也只会越来越绝望。”闪电对塞兹的揶揄毫不在意，“决定了前路，才能坚定地走下去不是吗？放心吧，我的敌人只是圣府，这个世界是否毁灭我并不关心……如果真要毁灭的话，斯诺那个笨蛋大概先会来跟我作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大概从那一刻听到闪电说出斯诺这个名字的时候，霍普就已决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霍普和塞兹还有香草不同，他始终想要站在那个男人的对立面，因此他选择与闪电同行。

天空中雷声阵阵，仿佛是要下雨一般。因为信念不同的四个人就此分开，想着各自不同的方向。

在那之后不久，闪电遇到了更麻烦的战斗，所有的一切都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之下，跟在身边的霍普显然是个累赘。

愤怒，焦灼，不耐烦，乃至于之前杂陈在心中的绝望和不甘，种种情绪在胸口绽开，让那个深藏在衣领下的路希烙印火一般烧灼出强烈无比的刺痛。一股股能量的乱流在身体周围萦绕，不知何时地面裂开庞大复杂的魔法图案，一股力量从地面直冲云霄，巨大的身影顷刻间屹立在魔法能量柱中央。

在那之后数秒钟内，能量乱流导致的视线模糊慢慢清晰，闪电看到了。

身材高大的，传说中的存在，身穿重铠，以无可匹敌之势斩向霍普。

惊愕瞬间被焦急代替，闪电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抄起落在地上的折叠剑，侧身拦住从天而降的巨剑。火光四溅中，霍普被吓得几乎站立不稳。

“快逃。”

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东西之后，闪电只能这样低声吩咐霍普。从未有过跟这种强大存在战斗的经验，就算是坚强如她，心中也不免有些惴惴不安。

被惊吓到的霍普犹豫了片刻，没有像以往那样转身逃走，而是默默从背后抽出自己的武器，站在了闪电身旁，一道魔法的光芒在少年指尖跳动，那是路希独有的力量。

闪电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战胜那个强大存在的了，战斗的细节像魔法碎片一样散落在她的记忆中。最终那名重甲战士收起手中的剑，幻化成一匹机械骏马供她驾驭，而喘息未定的霍普则说出了这种可怕力量的名字。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召唤吧？”

下界对茧的战争中，下界的路希以召唤为力进攻，一度让茧的军队和法尔希节节败退。对于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熟记于心。

魔法和召唤的力量，这是让路希超越普通人范畴的根本所在。闪电想要弄清楚一切，身边却只有一个对历史颇为了解的霍普，最终她只能理清脑海中各种混乱思绪，确定前进的路线。

“穿过加普拉森林就是帕尔姆珀尔姆了吧？”闪电问霍普，对于那里显然霍普比她更熟悉，“听说那里很繁华。”

霍普沉默着点点头，因为刚才鼓足勇气一战之后，这个孱弱少年的身躯看上去似乎挺拔了不少。

“为什么会叫诺拉？”这是霍普反问闪电的问题，他问的是斯诺建立的那个组织，也许是冥冥中有一股不知名的命运在牵引着自己，霍普的母亲也叫诺拉。

想起斯诺，想起波达姆的那几个小鬼，闪电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诺拉的意思是野猫，意思是说他们不想做圣府的走狗，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

“真无聊……”霍普冷冷评价着诺拉，这股带着恨意的态度让闪电有些错愕，她这才想起这个少年跟着自己前进的目的，从一开始霍普好像就对斯诺表现出过分的敌意，那种并非单纯讨厌的敌意。

闪电深吸了一口气：“是什么让你觉得烦躁？路希，还是……斯诺？”

少年被说中心事，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闪电在心中跟着叹了口气，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你和斯诺之间发生了什么？”

“就算和闪电姐说了也没用的。”

“我们现在是并肩作战的同伴啊。”闪电蹲在霍普面前，直视少年的双眼，那样清澈的目光很轻易就破开了少年刻意伪装的冰冷。说到用冰冷保护自己这件事，霍普显然无论如何也无法跟闪电相比。

半推半就之下，霍普慢慢说起自己和母亲去波达姆看焰火，随后碰到遗迹里发现下界的法尔希，波达姆被隔离，以及流放行动中自己的一切遭遇，尤其是母亲因为响应斯诺的口号去战斗，最后为了保护斯诺战死……在那之后霍普一直想要跟斯诺说清楚一切，却从未有机会。这样严酷的旅程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也许过于苛刻，霍普依然坚持，这种坚持连闪电也忍不住动容。

“我只是讨厌他那种自来熟的口吻……”霍普抚摸着自己手中的匕首，这是闪电送给他的礼物，“无端把别人卷进来的家伙，我会跟着他，看着他，努力变强，最后告诉他一切！”

霍普的决心让闪电仿佛看见了许多年前的自己，那些父母死后孤独踯躅的夜晚，一个人也曾经像他这样软弱和彷徨过，最终靠着内心的坚定慢慢走过来。

原本以为只要变得坚强就不再会有什么麻烦，当生日过后知道了一切，闪电才发现自己错得厉害。

……………………

……………………

随后的战斗中，霍普似乎很努力地想证明自己在不断变强，却被闪电无数次地纠正着各种错误。从少年的双手间挥舞激射出火与冰的挽歌所带来死亡的气息。对于一个甚至从未离开过家人呵护怀抱的男孩来说，这一切是那样勉强，又那样自然——当命运将你我推至无法逃避的悬崖边缘时，这些困难与抉择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你需要慢慢适应战斗，这和日常生活是两个世界。”闪电对霍普如是说，“放弃掉天真的仁慈，放弃同情，既然决定好了目标就努力去做，这样才能保住你的命。”

“…………”

看到目光仍在犹豫的少年，闪电也知道立即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实在太过勉强，于是沉吟着换了一种比较折中的说法：“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先决定目标，然后去行动，这时候就不要再去想更多……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迷惘而陷入绝望。”

这样的话与其说是说给霍普听的，倒不如说是闪电在告诫自己，听着闪电用心的解释，霍普低头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我明白了。”

过了半晌，少年站起身，眼神渐渐变得清澈明亮：“我知道了……我就把这当成一种作战计划好了，‘诺拉作战计划’！”

“诺拉？”

“是我母亲的名字。”霍普将闪电送给自己的小刀别在身后，说起这个话题，少年的声音免不了要冷冽几分。

“想要报仇？”闪电摇摇头，“恕我直言，杀死你母亲的是圣府，并不是斯诺。”

“连闪电姐也要袒护那家伙吗？”

“我只是在说事实。”

这样的谈话最终还是以不愉快而终结了，闪电望着霍普不断掏出自己送给他的那把小刀，不免想到当初妹妹送给自己这份生日礼物时的场面。那些不欢而散和现在自己的遭遇是如此相似，以至于闪电恍惚着觉得自己仿佛又经历了一次家庭争吵。

人和人之间，总是无法相互理解，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那样的误会。

塞拉一直坚持自己与斯诺因相爱想要结婚，当这个结论说给闪电听的时候，她已知道了少女手臂上有路希烙印的事。在闪电看来，这是塞拉玩的小手段，女孩知道自己对“诺拉”组织的不屑，想用这种方式博取自己的同情，否则那个叫斯诺的家伙在自己面前完全没有得到应承的机会。

闪电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呵斥，这种口气出自她的口中简直顺理成章。

“因为成为路希，就要嫁给那样的家伙吗？”

因为是职业军人的缘故，闪电与“诺拉”之间有着天然的对立立场，尤其是看到那个经常徜徉在海岸线周围的家伙，那种满脸胡渣摆出一副无所谓笑容的傻瓜相让人反感，就是这种人想要娶妹妹吗？

——绝对不可能！

带着这样的想法，闪电和妹妹还有想要成为自己妹夫的人大吵了一架，原本准备好的生日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争吵后不到一小时的电视节目证实了妹妹塞拉所说的并不是虚言，闪电意识到自己可

能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当她赶到海边的时候，只看到跪坐在沙滩上不住颤抖的斯诺，巨大的下界异迹伫立在沙滩尽头，无数蓬勃的魔力在空中微微震荡，让PSICOM士兵们不敢靠近。

在那之后闪电才知道，妹妹已被异迹中的法尔希捉去，她的决心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一直到被法尔希变成路希。

短短的几天，像是经历了一生一样。

霍普的背影就在前方，闪电摇头想要将自己的杂念甩开，她坚信自己的目标，就像无数次在人生中失去目标时一样，决心总是能适时拯救她，如同跳进水里的人自己学会了游泳。

FINAL FANTASY XIII 20

选择了和闪电完全不同的路，香草与塞兹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当两人来到一处从未来过的地方时，眼前的美景让他们产生了这里并不是茧的幻觉。桑莱斯水乡平时并不允许普通市民进入，因此人迹罕至得连一个脚印都没有。许多罕见的植物构成了这里的绿意盎然，天然结晶在石壁上蜿蜒出瑰丽的痕迹。越过了废墟和黑夜的香草看到这里的鸟语花香终于停下脚步，潮湿微温的气息沁人心脾。

“这是哪里啊？”塞兹看香草一脸享受的样，忍不住问了一句。平时这里连飞空艇都禁行，塞兹当然不可能来过。

“我也不知道。”

“什么”塞兹愣了一下，继而大声嚷道，“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可是一直跟着你在跑啊。”

“因为这里的味道比较香啊。”香草俯身去嗅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脸上的笑容仿佛她压根就没被变成路希一样，“你闻到了吗？”

“……我只闻到很多泥土的味道而已。”黑人大叔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因为漫无目的，两人的行程也不紧迫，香草决定在这里稍事休息。对这样的提议塞兹也不反对，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虽然不赞同闪电的看法，塞兹倒是蛮欣赏她那种干脆作风。看着香草像个春日远足的少女一样铺开一张兽皮垫躺下，塞兹越发觉得自己碰到的每个人都神经大条到了一定境界，只有他自己在那不断唉声叹气。

“呐，大叔，你的家人呢？”

并不打算立即休息的香草找了个普通得不得了的话题想要跟塞兹聊聊，未来黑人男子脸色一阵巨变。

“心里有很重的负担吗？”香草善解人意地笑笑，“如果实在觉得难过的话，就不要去想了吧。”

心事重重的两人穿越桑莱斯水乡用了很久，塞兹表现出的忧郁让香草始终无法释怀，她开始后悔自己说了错话。

走出水乡之后，塞兹又开始认得路了，按照他的指引，香草知道继续向前她们就能到达茧内最欢乐的所在——欢乐都市鹦鹉螺。那是茧之中最具活力的城市，终年被各种欢笑声和绚烂的灯光包围。站在即将离开水乡的路上，香草有些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走过的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回头凝视自己所走过的路，香草看了一会，正在出神之际，塞兹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话。

“我的儿子，达基，他……是路希。”

香草惊讶地看着满脸沉重的大叔，黑人男子从一开始就在拼命压抑的话题终于爆发了。整个人像瞬间苍老了十岁一样，塞兹又习以为常地叹了口气才继续说起自己和儿子的遭遇。

“达基对圣府的法尔希很感兴趣，我想让他没什么遗憾，就带着他去了艾乌里德峡谷的能量工厂参观。达基想要一只小陆行鸟，诺，就是这个——我跑去给他买，等到回来的时候，达基却不见了。”

香草低下头，静静聆听塞兹的诉说，少女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她的面容沉静安宁，只是带着一丝悲伤。

“等我终于找到达基的时候……”塞兹仰头咬咬牙，这才有力气把接下来的事说完，“我看见他躺在休息用的长椅上，他手背上有和我们一样的烙印，你知道那是谁……听说是下界的路希潜入了工厂，因为它们的侵入，圣府的法尔希发动力量，把正好路过的达基变成了路希。达基成了圣府法尔希选中的路希，我们这些下界的路希就是他的敌人。”

“没多久之后，圣府的PSICOM就把我们包围了。达基被带走不停地检查，却什么都查不出来。负责这件事的是吉尔·娜巴特，PSICOM的女性中佐……后来达基好像是感觉到了在波达姆附近有法尔希，我们去了那里。在那之后没多久，PSICOM就封锁了整个城市，开始执行流放行动。”

大概是在心中压抑得太久了，塞兹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可是你想，达基能有什么力量呢？让他完成使命，显然不可能……我就在想，达基的使命会不会是杀死下界的法尔希？就这么想着，我就跟那些人一起坐上了流放列车……”

一向对人抱怨着各种琐事的黑人男子一旦说起自己的经历，语气反倒变得异常平静：“想要替达基完成使命，结果自己却变成路希，真是可笑……不过我想不通达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如果他的使命只是打倒下界法尔希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变成水晶了吧。”

天色暗下来，是降雨的前兆。塞兹的脸色也和这天空一样布满乌云，男子掏出自己的武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语气充满了生涩：“如果达基的使命是消灭下界的路希呢？我们不死的话，他就会变成死骸……”

听到塞兹的这些话，香草依然安静地看着他，千言万语在少女的舌尖处盘旋，最终还是没有化成语言。两人越过美丽无比的桑莱斯水乡，前往欢乐都市鹦鹉螺的码头就在眼前。

“塞兹，你会恨下界吗？”香草又一次问了塞兹不喜欢回答的问题。

“那当然了。”塞兹坐在遮雨的凉棚下，眺望远方烟雨迷雾中的水面，口气带着随意和不快，“我们遇上这些事都是他们赐予的……以前没什么感觉，圣府一贯的宣传对我来说没用，我一直觉得圣府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在那里胡说，一定有它们自己的打算。没想到

这次倒是把自己卷进来了……哎，这么说来，最初的流放不就是因为发现了下界的法尔希嘛。”

低头听到这些的香草再也忍受不住，闭上双眼跑到雨里，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的脸颊，让那些泪水隐藏在雨水之中。

“才不是，全都是因为……”

“是啊，全都是因为下界那些笨蛋的缘故。”

塞兹随口接过的话让香草更觉悲伤，少女仰起头，想要看清自己所在的天空，淅淅沥沥的雨水却遮住了她的视线。无数冰冷的水滴顺着皮肤缓缓下滑，没有一滴停留，没有一滴属于她自己。

“喂，这样下去会生病的。”

“不会的。”香草努力睁开双眼，对塞兹露出勉强的一笑，泪水却顺着眼角滑落，“因为我是笨蛋嘛……”

塞兹此时并不知道香草这句话的真正涵义，但不久之后他终于明白了。

有些时候，真相往往意味着残酷，人们因此编制出无数谎言，妆点这个世界。

FINAL FANTASY XIII 21

帕尔姆珀尔姆作为茧的第一大城市，其规模让所有来过这里的人都印象深刻。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巨大城市街道交错纵横，各种林立的建筑高低错落，从数百年前的古代建筑到如今的摩天大楼，诉说着茧社会发展的自豪史。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拥有茧内最大的商业街，这在贩卖网络发达的茧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现代人生活已经摒弃了传统的面对面售货方式，很多人依然对这种古老的商店街情有独钟。闪电曾经来过一次这里，此时再度看到这些繁华景象，即使心如磐石的她也难免有些唏嘘。

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美好，怎样繁华，此时都与自己无关了。

从远处望去，这座城市的外貌和以往别无二致，可是仔细打量之下却不难发现，那些并不属于城市的军用载具拥挤在每一条街道的出入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们聚集在临时营地周围，篝火发出的烧焦味道和装甲车的尾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焦虑味道。

面容严肃冷峻的男子站在这些士兵当中，正在做着最后一次动员讲演。

“和吉尔·娜巴特中佐不同，我们奉命前来保卫这座茧内最繁华的城市，这是我们的身为军人的荣誉！”亚古·罗修没有使用扩音器，声音依然响彻广场，“连日来我们PSICOM为了茧的安定与和平东奔西走，付出了血与汗。事到如今，我们必须完成这一次行动，因为情报显示下界的路希已经朝着这座城市进发，而你们的家人和朋友还在城市中一无所知。过一会我们将进行官方的戒严动员，我希望大家在这之前能够解决掉那些路希，让人民安心，恢复茧往日的和平与宁静！记住，你们一旦失败，这里的市民将成为牺牲品！”

充满煽动性的低沉嗓音传遍整个广场，士兵们在亚古·罗修的动员下分发枪支、列队

前进。无数的飞行器从空中落下，PSICOM的机械部队几乎倾巢出动，这样的场面也让很多市民心中充满惊恐，整条海岸线上布满了临时防线。

浩瀚的城市犹如张开巨口的怪兽，等待着闪电和霍普自投罗网。

面对重重拦截，霍普的提议倒是简单干脆："我知道有一条路，从食品加工厂通向城市中心广场。我们以前跟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经常走那条路，今天我们也可以试试运气。"

对于帕尔姆珀尔姆这座城市，闪电实在想不到自己反驳霍普意见的理由，就像自己对波达姆的熟悉一样，霍普对自己成长的城市也了若指掌。

食品加工厂并非每个城市都有，闪电也是第一次见到，和许多被法尔希控制的工厂一样，这里的流水线也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法尔希操纵着机械默默运作。带着光与热的法尔希悬停在无数食品加工器上方，把自己的能量分布给这些小型区域。没有人怀疑法尔希生产的食品，也没有法尔希之外的什么存在能够代替这种食品循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人类对法尔希的反感，食品加工厂内的法尔希在金属身体上铭刻了一张恬静微笑的脸。

奇怪的是，这张脸如果放在人类身上，是一张很讨人喜欢的脸，放在一个犹如巨大陀螺般的法尔希身上就显得有些诡异了。

"对于下界的法尔希来说，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也是敌人，需要破坏吧？"

"你不是真的打算动手吧？"霍普已经被闪电搞得神经异常粗壮，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闪电苦笑了一下："如果真干掉那玩意，食物供应不足，会被很多人怨恨吧？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在依靠法尔希，不光是食物，甚至包括阳光和饮水……茧就是由法尔希构成的世界，人类就像寄生虫一样生存在这里。"

"反正我们已经被憎恨得不行了。"霍普随口说道，"法尔希们提供一切……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要对人类这么亲切，是因为喜欢人类？真是奇怪的感觉，就好像被圈养的宠物一样……"

霍普的话在闪电的脑海中陡然炸开，宛如一道灵光冲破一切，年轻的女军人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想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可能："被饲养着的人类……我们被法尔希饲养着，所有的一切都是法尔希提供，所以在失去这些之后，就轻易地迷失了方向，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迷惘……"

"霍普……"

少年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一脸恍然的闪电。

"听我说霍普。"闪电有些难过地扭过头去，"成为路希之后，我和你们一样失去了一切，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所以才决定去战斗。因为战斗不用思维……其实这并非坚强，只是逃避罢了。现在我却用自己的方式把你也卷入其中……"

"闪电姐，你在说什么？"

"放弃所谓的诺拉作战计划吧。"闪电盯着少年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放弃吧。"

"什么嘛……"霍普像是被什么东西刺到了一样，猛然后退了一步，"闪电姐你让我去战斗，让我不要继续迷茫，现在又要放弃吗？"

闪电摇头，努力解释道："并不是让你放弃战斗……我其实和你一样在迷茫。但是我知

道，没有希望的战斗是不对的。”

“作为路希，本身就没有希望了！”霍普激动地看着闪电，“什么算是应该的战斗，什么是不行呢？”

“你的名字不正是希望的意思吗？”闪电看着少年，“我也在迷茫……”

“这种名字我才不想要……”霍普赌气般地扭头嘟囔道，“父亲赐予的名字，怎么想都是无所谓的……”

闪电苦笑了一下，后退一步，没有继续紧逼霍普，而是又一次从他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和我一样呢……父母亲去世之后，为了保护塞拉，我想要快点长大，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闪电。我以为舍弃了父母给予的名字就不再是小孩……现在想想，真是小孩子的想法。”

霍普瞪大眼睛，看着从未提及自己过去的闪电娓娓说起往事，这显然比争论更吸引他。

“闪电的意思就是一闪而过，什么都不会留下。什么保护啊，我其实只是在伤害她。当时塞拉跟我说起她变成路希的事，我根本就不相信她……家人在这种时候多么重要，我现在才能明白。”

“霍普！”

“哎？闪电姐……”霍普有些失措地站起来，看着似乎并不只有冷冰冰一面的大姐姐。

“我送你回家吧。”闪电的目光眺向远方，那里有狭长的走廊通过食品加工厂，“没有希望的战斗只不过是一种绝望的死亡方式罢了，和生存无关。我希望你能够保持希望，坚强地活下去。”

这一次霍普没有拒绝闪电的提议，他的目光也随着不断蠕动的法尔希轻轻跳动，虽然并不想见到那个人，霍普还是第一次这样渴望回家。经历了许多事之后的少年像是一夜之间长大般想起从来只是疲惫揉着眉心的父亲，他渴望见到亲人。

穿过食品工厂就是帕尔姆珀尔姆的商业街中心广场，当闪电和霍普站在这座繁华都市中心的时候，两人从眼前的巨大电子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那是PSICOM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许多精准的摄像头正对着两人，圣府军显然早有准备，列队整齐的士兵，高高举起的武器，空中地面完全的包围网，霍普童年时代玩耍的秘密通道原来并不是什么秘密，对路希的敏锐嗅觉让PSICOM的人早已严阵以待，等待两人的自投罗网。

广播的声音适时响起，这些影像画面化作讯号传遍了茧社会的每个角落，只要拥有显示器材的人们都能从画面上看到两个与常人无异的路希，她们代表着这个社会深深的恐惧和厌恶，是繁荣与和平最大的敌人。

“——刚才圣府已经召开紧急会议，公开了一直潜逃的下界路希躲藏地点，并决定立即公开处刑在押的下界路希。接下来的实况将从帕尔姆珀尔姆转播。”

从天而降的飞艇稳稳停在空中，满脸坚毅的银发军人亚古·罗修抓起麦克风低声喊道：“这一次没有任何限制，对手是路希，不要把她们当成人类。这是我们的敌人，是怪物！要

确保命中！”

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在罗修的号令声中瞄准了两人，闪电知道所谓的公开处刑一定是军方为了挽回民心所做的表演，但这表演也代表着他们不再顾忌是否需要活捉路希的问题，只要在全社会面前杀死路希，对于那些渴望平静生活的人们来说就已经是最好的安慰方式了吧。

PSICOM这一次出动的士兵与在碧尔吉湖畔的那些截然不同，显然已不再低估路希们的能力。从对方军容和武器上看，闪电察觉到了一丝绝望的味道，没有人比身为军人的她更清楚面前这些士兵的力量，圣府隐藏起来的强大实力并非普通人所能想像。

“你一定要逃出去。”闪电头也不回地对背后的霍普说，“我冲过去，你就拼命逃走。”

“但是……”霍普想要争辩什么，看到如潮水般的敌人，他知道光凭勇气什么都做不了。

“活下去。”

看不到闪电的表情，这句话让霍普心中一热。看似冰冷的姐姐留给他一个完美的背影，持枪提剑的女子身姿虽然单薄，却仿佛撑起了整个世界，少年感觉自己鼻子一酸，他知道这句话代表的沉重意义。

就在闪电即将动手之际，本应空禁的广场上方传来一阵打破宁静的爆炸声，闪电抬眼望去，惊鸿一瞥间看到无数装备精良的飞艇朝这边威压过来，毫无征兆的火力瞬间打破了PSICOM构筑好的气势之壁。

像是早有预谋一样，导弹和榴弹纷纷从天而降，炸裂了被清空的广场一侧，灼人的火光中迸出无数瓦砾碎片，激射向不知所措的PSICOM士兵。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在茧之中还有哪个力量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火力和装备？

答案很快被揭晓，在爆炸引起的浓烟中现身的飞艇都有着显赫的标志，这代表着一股更为强大的圣府军队力量。

“是骑兵团！”

不知道哪个PSICOM士兵以近似于绝望的声音喊了一句，这句话宛如一阵飓风，让严阵以待的PSICOM士兵立时崩溃。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自己与骑兵团作战，哪怕是自诩优秀的PSICOM。

前一秒钟还在得意洋洋围捕路希的PSICOM顷刻间溃不成军，亚古·罗修还没来得及指挥应敌，一连串的炮弹打在他的指挥艇上，气浪差点将这位铁面军人从指挥台上掀下去。

“镇定，这是在直播，镇定！”

战斗从开始的一瞬间就呈现出最激烈的状态，广场上交织出无数火光的同时，一个魁梧的身影从爆炸引起的烟雾中一跃而出，以他独一无二的方式重重压在PSICOM士兵身上，一连串的夺枪和挥拳之中，那个本应留在碧尔吉湖畔的男子来到闪电面前。

跟随那名金发男子的还有一位黑发女子，凌乱的长发和飘扬的蓝色长袍迎风招摇，女子手中仿佛长矛的武器轻轻挥动间已放倒数名士兵，看到这样强悍的身手，就连闪电也免不了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什么人？

斯诺抛出了一件闪电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凝结了路希力量的冰晶珠在空中一闪而过，随着魔力澎湃地收缩又涨开，无数刺骨的冰风从那枚炸裂开的结晶体中朝四面吹出，刚才还夏日炎炎的世界顷刻间在地面生出无数冰刺。魔力延展出的冰晶朝四面蔓延，各种士兵的惨叫声中，广场周围几乎被彻底清理。

从形状奇特的摩托车上跃下的斯诺跳到闪电面前，闪电挑了挑眉毛，似乎猜到了斯诺所用的力量是什么。

"大姐！"

久别重逢后的欢乐让大家忘记了当初的不快，闪电看了一眼斯诺，又看看身后的霍普，她从少年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一些东西，干脆一把将少年推向斯诺。

"交给你了。"

"等等，大姐。"看闪电没有反对自己这么叫，斯诺快步跑过来，"听我说，有方法可以救塞拉，能让她恢复过来。"

"快走吧，保护好霍普。"闪电难得这样叮嘱一个人，说完这些，她的身影消失在斯诺面前。

"呐，交给我吧，你留在这里就好。"蓝衣女子朝斯诺微微一笑，跟着闪电的背影追过去。

广场上的战斗远没有结束，斯诺借助希瓦召唤的力量驱散了大部分敌人，但仍有无数PSICOM士兵如潮水般涌来。赌上了自己名誉的PSICOM既然已经揭开了虚伪的面纱要在市区内解决问题，便不会轻易善罢甘休。遗憾的是路希所拥有的力量终于让世人见识了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希瓦的强大攻势下，包围圈被轻易地瓦解了，斯诺和霍普也顺利逃走，这样的状况对于正在逃亡的路希们来说，简直是最好不过的结局。

顺利从广场撤离之后，霍普又听到了斯诺那句熟悉的高呼。

"英雄登场啦！"

"喂！"虽然不太想跟斯诺说话，有些事还是得搞清楚，跟随闪电一路走来的他没发觉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比以前主动，"你到底去做什么了？"

斯诺轻描淡写地头都没回："我被军队抓去了。"

"什，什么？"

"哈哈，吃惊吧？"斯诺像是恶作剧一样转身看了一眼霍普，好像就是为了欣赏他那吃惊的表情，"但他们不是敌人，他们和PSICOM不一样，属于圣府的另一支部队。他们的队长希德跟我说，希望我们路希能够跟他携手，完成重建茧的梦想。"

霍普皱了皱眉，这和他所知道的军队不太一样："为什么军队会站在路希这边？"

"就好像我们大家的想法也不一样，军队内部也有很多分歧。"斯诺解释道，"他们的愿望是打倒圣府，让人类不再受法尔希的控制。"

霍普没有说话，只是默默跟在斯诺背后，看着那个曾经无数次把自己甩在后面的背影，那个曾经害母亲死去的背影。刚才斯诺从浓雾中冲出的身影真如他开的玩笑那样，像一个英雄。想起离开食品加工厂之前闪电对自己说的话，霍普紧紧攥住腰畔的折叠小刀，满脑子依然是关于复仇的对与错。这个孱弱少年在这一生中，从未如此挣扎过。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22

亚古·罗修整顿军队的喊话声在头顶隐隐传来，除了街道全部戒严之外，这位以严酷著称的军队首领还临时决定可以在市区内无限制使用武器。这样的决定让整个PSICOM行动小队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毕竟很多人的亲人就生活在帕尔姆珀尔姆。几乎众口一辞的抗议乱糟糟响起来，包括那些跟随在PSICOM部队后面的地方警备队。

“这里是我们一直在守护的城市，你想看着这里也变成废墟吗？”

“市民的疏散工作还没全部完成，那会造成很大伤害。”

“你对现场的事一点都不知道……”

听着那些反驳自己的声音，亚古·罗修飞快地从腰畔拔出佩刀，刀锋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笔直耀眼的线，直指向那些反对他的警备队士兵。

“你们才是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亚古·罗修的语气森森逼人，“惧怕着下界的法尔希，希望能消灭路希的，你们以为是谁？不是圣府，不是军队，而是那些民众们！”

那些反对着PSICOM特权的地方警备队沉默了，他们何尝不知道，民众对于下界路希的恐惧远超于军人和圣府。从接到路希可能潜入城市消息开始，这座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就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如果不彻底消灭那些路希，恐怕这种混乱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一直到局面无法控制。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认命的警备队士兵们纷纷开始固守岗位，组织人手巡逻，整座城市因为几个路希疲惫地忙碌起来，而此时距离他们并不算远的地下通道里，两名路希正在互相打量对方。

闪电仔细看着面前这个女人，帕尔姆珀尔姆广阔错综的街道给她们准备了无数的藏身之处，两人此时正在一处地下通道的拐角处，按照PSICOM措手不及的整顿态势来看，搜查一时还不会波及到这里。闪电因此有了更多的精力观察这个神采飞扬得不像是圣府军人的女子。两人的目光相交，女子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表情感染了闪电，她的目光顺着女子赤裸的手臂看下去，看到了原本应该属于她和另外一些人的东西。

眼前这个女子的战斗感觉比自己还要敏锐，举手投足间动作挥洒有力，闪电本就在心中猜测她的身分，在认清那个烧焦的烙印之后，闪电的眼神开始变得警惕。

“一时间难以转换身分吗？”蓝衣女子云芳淡淡笑了，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中依然藏着隐隐的焦虑，“看到我还是忍不住会后退，潜意识里依然觉得是敌人吧？”

云芳的话印证了闪电的猜测，她一只手瞧瞧摸向腰畔的剑柄，心中转过无数个念头。

“你是什么人？”

“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回答比较好……”云芳拂去自己耳畔的乱发，依然笑得很平静，“你看，烙印虽然样子不太一样，但我和你都是路希，惟一不同的是，我们并不是茧里的人。”

闪电的表现没有进一步激化，她依然谨慎地看着对方，拉开了自己与云芳间的距离。

“不必太惊讶。”云芳说出了让闪电吃惊的话，“我们的故乡是格兰·下界，就是你们所

憎恨的地方……”

没有让人意外的动作，自从变成路希之后，经历许多事的闪电已经能够平静接受这些事，她很容易联想到云芳和斯诺一起出现的原因，被圣府追捕的路希其实就隐藏在军队之中，难怪PSICOM无法达成目的。

“……在格兰·下界里，我已经变成水晶长眠。我也不知为何会来到茧，为何会苏醒……一切都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境，当我醒来的时候，也注定了茧的混乱……我，还有香草……”

闪电知道原因，默示战争之后茧遭到大面积的破损，法尔希们为了修补茧动用大量下界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下界的存在被保留在了茧里，这其中当然也有香草和云芳。

“从沉睡中苏醒并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云芳仰头看着天空中不时掠过的飞行器，淡淡说道，“我讨厌这样被驱使着去做什么，但那又能怎样呢？香草和我失去了记忆，我们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也不记得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前往艾乌里德山谷的能源工厂，希望看到那里的法尔希，能让香草想起些什么……”

闪电想起自己之前听说的军队通知，平静地点点头：“那件事原来就是你们造成的吗？”

“是……”云芳回忆这些时表情并不痛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和闪电是一类人，都是为了某些目标不会轻易放弃的类型，“我们的出现让那里的法尔希产生了警觉，因此连累了一个去参观的孩子变成路希……当时情况很危急，太多人想要抓住我们，我只能让香草先走，后来我一直在寻找她。”

“之后就是与骑兵队合作么？”

“嗯，我对希德坦言自己的身分，他没有太惊讶。”云芳仰起头，看着地下通道里黑漆漆的穹顶，“骑兵队想要推翻圣府，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出现是一个契机。在那之后我跟随骑兵队寻找香草的下落，没想到却遇到了那个笨蛋……”

这个笨蛋自然指的是斯诺，闪电牵起嘴角苦笑了一下，她现在终于明白了斯诺之前那些话的意思——塞拉还有救，还能从水晶变回来。

虽然云芳和香草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才从水晶变回人类，有了这个先例，也不至于完全迷失方向。

云芳斟酌着自己的用词，言辞干脆而恳切：“对不起，因为我和香草太没用了，才会让你妹妹变成路希……是我们的错。”

长久以来压抑在闪电心中的愤怒因为这句话被点燃了，女军人快步走到云芳面前，扬手对着对方脸颊猛挥过去。

清脆的掌掴声在地下通道里响起。

但也仅仅只是一个耳光而已，以这个动作宣泄出自己的愤怒之后，闪电又恢复了她笔直的站姿。

“就这样吗？”云芳料到闪电会动手，没料到竟然只是简单的一下。

“别以为就这样完了。”闪电冷冷地说道，“是不是真的原谅你，要由塞拉来决定。”

这样的说辞对于闪电来说，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宽容了。看着这个倔强的女军人，云芳忍不住笑出声来：“真是，跟斯诺说的话一样。”



“你也跟他坦白了？”

“当然。”云芳伸了个懒腰，“道歉的感觉真好，藏着心事，怎样都无法集中精神战斗。”同为路希的同病相怜感在两人之间弥漫，云芳无法抑制地想起了并没有跟闪电在一起的香草，“也不知道香草现在怎么样了，圣府没有她们的消息吗？”

闪电犹豫了一下，尝试着生平首次安慰别人：“不用太担心了，香草应该不会有事。就算她们真的被抓住了，圣府也会公开处刑。”

“不把可怕的路希处决就无法安心吗？”云芳苦笑，“茧里面的人到底是胆小还是可怕呢？”

“数百年来被法尔希养大的人们都会被教育着铭记下界的侵略战争。”闪电想起食品工厂里的那个法尔希，低声说道，“他们畏惧战争，畏惧下界。哪怕是我，如果不是因为塞拉的事，恐怕也会相信他们是被诅咒的敌人，参与追捕。”

云芳呵呵地笑了：“是啊，在格兰·下界大家也以为茧是个恶魔的巢穴，随时会降下灾难……看来法尔希的宣传很相似嘛。”

两个世界都被谎言包围着，这时真相就显得尤为重要。闪电沉吟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提出自己的问题：“成为路希需要完成什么使命呢？是毁灭茧吗？我们的使命难道真的就是同茧战斗？”

说起这个话题，云芳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她用力摇了摇头，这个话题她实在是无法给闪电满意的回答。

“在醒来之前，我和香草一直都是水晶，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完成过使命……可我就是无法记得自己的使命了，之前的和现在的都一样。我只记得一个无色的世界，想到关于格兰·下界的一切，脑海中就立刻变得一片空白……所以现在我只想找回香草，只要香草没事，其他什么事都无所谓了。”

云芳握紧拳头的动作被闪电看在眼里，她看到了一个自己，豁出一切想要保护妹妹的自己。在这片天空下，无数个自己的故事正在别人身上上演，和这些相比，自己的迷惘又算得了什么呢？

闪电思绪飞扬的同时，云芳刚刚用通讯器联络了斯诺。

“会合的地点已经确定了，在菲利普斯街35号A，那是霍普的家。”

闪电默默点头，能够亲自送霍普回家，对于她来说也算是想要完成的目标之一，即使只是为了这样的小事去战斗，也不算是迷茫了吧？

FINAL FANTASY XIII 23

霍普知道自己的举动过于冲动，可后悔已经晚了。

就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前几十分钟内发生的一切一幕幕仿佛快速电影的回放般在眼前闪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推动他瘦弱的身躯，脚下的平台和护栏全部被炸飞，热浪席卷了全身，身体下坠的错愕在脑海中闪现了不到一秒钟，黑暗就已吞噬了少年的意识。

这股冲动被压抑得太久了，当霍普踏上帕尔姆珀尔姆的街道时，那些熟悉的一草一木，那些每天都能看到的街道和小巷，那些店铺，那些衣着熟悉的人流，那些自己玩耍过的地方，那些跟母亲还有父亲一同拥有欢乐或不快回忆的地方，像一根根钢针般刺入少年的心。在成功逃离了PSICOM围剿之后，斯诺自作主张地替霍普决定了会合地点就在霍普的家，这个决定让霍普极为恼火。

——那个家伙总是那样擅自帮别人做出决定，以前是，现在还是。

跟随斯诺越过民居屋顶避开圣府军队追击的少年和以往不同，经过与闪电同行的历练，他握着武器的双手不再颤抖，他释放魔法时的唇音也不再犹豫。这倒让斯诺刮目相看。

“你……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两人不知道亚古·罗修已经决定让PSICOM解除武器限制，街道的巷战中斯诺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他又做出了霍普无法做到也不能理解的事。

“这样乱用武器对人群扫射会造成无辜伤亡，对不住你了，我要去引开他们，可能会连累到你。”

还是一样的话语，在霍普心中却变成了另外一种声音——这家伙总是这样拖累别人吗？

“喂，下界的路希就在这里，你们看到了吗？”

斯诺没给霍普思考的机会，跳到人群最集中的地方亮出路希烙印，这个疯狂的举动让直视到他的市民们顿时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在圣府统治的茧里，没有什么比亲眼见到一个下界路希更可怕的事了，斯诺手臂上的烙印像一道道毒刺，刺入每个目睹了这场面的人心中。

短暂的错愕之后是极度的混乱，斯诺趁机拉着霍普利用夺来的飞行器逃离了困境，虽说有惊无险，这样的举动还是让看不惯斯诺的霍普心里一阵不舒服。

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快要到达会合地点时终于升至顶点，站在一台自动贩卖机前，斯诺递给霍普一罐饮料，被少年拒绝后，尴尬的金发青年挠挠头，只好把目光扭向别处。伫立在远方的柱形广告牌正在播放一个流行广告，上面写着这样的广告词。

“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斯诺居然对着广告牌把这样的句子念出来，霍普顿时觉得自己心头像被用刀捅了一下一样，种种愤怒和怨恨都翻涌上来，他用冷冷的声音轻声回答道：“路希哪有什么家人。”

“别这么说嘛，正因为无缘才会向往……所以，总会得到的——就这样，继续努力，救出塞拉，保护茧！”斯诺用他一贯的口气回答，这对霍普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一直蹲在地上休息的霍普慢慢站起来。

他的声音再也不软弱，他的眼神再也不逃避。

“问你件事。”

斯诺停住来回的踱步：“什么？”

“你很向往家人吧？那么，如果家人被夺走了呢？你怎么办？”

“抢回来！”斯诺的回答如同他的性格一样简单干脆，理所当然。

“如果抢不回来呢？如果是因为某人的错而被夺走了呢？”霍普紧追不放。

“那当然不能原谅。”斯诺回答得如同他的直爽，金发青年却不知道这问题是在针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到了这一刻，霍普终于忍不住爆发了，这里距离他的家已经近在咫尺，从高处眺望，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昨天。就是斯诺现在依靠的栏杆，也曾是母亲跟自己眺望城市风景常常光顾的所在。昨日种种在今日已面目全非，目睹着家乡的一切，想起自己被夺走的亲人，霍普的声音仿佛从血与火中淬炼了千百回，他低声喊了那个男人的名字。

“斯诺，你的希望是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斯诺将手中的饮料一饮而尽，“救出塞拉，保护茧，然后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不过路还长着呢。不管怎么说，只要有希望，一定会有办法的。和是不是路希没关系，活着，并战斗下去！”

霍普还是不太适应自己的角色，他的问题依然有些委婉，怒火已在心中猛烈地绽放。

“战斗下去……如果连累了其他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斯诺悚然一惊，很久之前闪电也说过类似的话，每一次他与人争论，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霍普的眼神认真中带着悲伤，愤怒中带着绝望，被这样的目光盯上，斯诺感觉到自己似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是什么错误？

“因为你要战斗下去，破坏了其他人的希望怎么办？”

斯诺脑海中浮现出诺拉其他成员的面孔，这些人和自己一样，是在经历生与死交织的考验吧？

“让别人死去了，你的责任呢？”

联系不断的逼问中，斯诺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他想起那个为自己而死的年轻母亲，还有那位母亲最后的嘱托。

“你打算怎么偿还他们？”

斯诺无法继续直视少年的双眼，被这些连续不断的追问彻底打垮心防的青年转过身躯，一拳砸在背后的栏杆上，声音里透着无尽的悔恨和遗憾：“怎么偿还？对于死去的人们，怎么才能够偿还？那些无法挽回的事，道歉有什么用……”

“真差劲……把别人卷进来却是这种态度……”霍普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升温，那是路希因为愤怒而即将爆发的力量在作祟，他的责问像反扑过去的刀锋，刺入斯诺的耳膜。

“是啊，是我害死他们的……”斯诺低下头打断了霍普的责问，在他脚下是已经无人的街道，“正因为太沉重了才不知道啊……补偿的方法也好，谢罪的方法也好，我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方式来挽回。现在的我只能不断向前走，在找到补偿的方法之前，不断战斗下去……”

斯诺的自责对于霍普来说完全不够，少年用几乎快哭出来的声音反驳道："什么叫只能向前走？只是些借口逃避罢了！"

霍普的话让斯诺也激动起来，他大声反问道："难道要我一死了之负起责任吗？"

"那就去啊！"

路希的力量从体内爆发，伴随霍普压抑了许久的情绪陡然激射出来，强烈的热流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炸裂，霍普的魔法在这一刻爆发出最大威力，正靠着栏杆的斯诺整个人被猛地吹起，跟着那些瓦砾碎片一同摔落下去，若不是凭着惊人的反应在最后一刻抓住墙壁外沿，恐怕整个人都会从高空坠下地面。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

霍普从背后抽出闪电送给自己的那把小刀，斯诺当然认得这把小刀，那是塞拉在闪电生日那天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斯诺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个孩子一样，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打量着缓缓走近的霍普，少年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处宣泄的仇恨。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霍普望着脚下仅靠双臂支撑身体，在风中飘摇的斯诺，"诺拉·埃斯特海姆，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就是因为你的错而死去的！"

只要这一句话，一切都明白了。斯诺脑海中闪过那个女人死去前对自己所说的话，一样的银色长发，一样的面容，甚至相似的表情。斯诺豁然明白了这少年为何跟随自己，为何一直隐忍着想要说些什么，为何总是沉默，为何面色阴郁，为何会在关键时刻别扭。这一刻风吹过脸颊，带来丝丝刺痛，空荡荡的城市上空没有颜色，斯诺从不解到恍然大悟只不过区区数秒钟。

"是你——原来是你吗？"

"去死吧！"

高高举起的匕首几乎要落下了，激动中的霍普没有注意到几枚导弹从PSICOM的飞艇中激射而至，就在他怒吼的同时，脚下的平台被更为猛烈的爆炸吞没了。

在爆炸中失去重心跌落的少年，最后一个念头是有些后悔。

——闪电姐，也许你说得对，复仇并不能解决什么……

……………………

……………………

因为爆炸引起的昏迷没有持续多久，霍普很快从阵痛中清醒过来，在双眼一片漆黑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斯诺在空中接住了自己，接下来的事霍普并不知道。斯诺抱着他从高空坠落，若不是有许多建筑的外沿拦着两人几经辗转才摔落地上，即使是路希的身体恐怕也无法支撑。稍微清醒了一下霍普才搞清楚状况，随着身体的颠簸起伏，少年发现自己正被受伤严重的斯诺背在背上。

"为什么要救我？"

霍普想要挣脱斯诺的双臂，那个明明比自己受伤严重的家伙双臂却充满了力量，既然挣脱不开，霍普索性静静等待斯诺的回答。

"大姐让我保护好你嘛，还有诺拉女士……"斯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语调也从未有过地沉重，"对不起……是我害了诺拉女士，这是我这个笨蛋的责任，我不会逃避。我

向你道歉……让我努力补偿吧。”

“明明说过没法补偿的……”

“说了道歉也没有用，无法补偿什么的，是我太过分了。”斯诺明白了霍普的心结之后，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怎样补偿才好，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好好道歉……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可能只是在逃避。但现在不同了，我的责任我会去面对，绝不逃避。”

反手将自己手中的那把匕首递给霍普，斯诺如数家珍地问道：“这东西是大姐送给你的吧？”

“你怎么知道？”

“那是塞拉送给大姐的，作为护身符。”斯诺背着霍普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不堪重荷的身体在迈步之际发出虚弱的颤抖，“既然大姐把这东西交给你，现在就应该是你的东西了。我会努力负起责任补偿你，如果真的找不到补偿方法的话……你让我去做什么都可以。”

呼啦啦的群鸟在夕阳中飞过城市上空，霍普将手中的小刀翻出又折回，心中恍惚想着闪电对自己说过的话。为什么去战斗，因为什么而继续生存着，迷茫和信念。许许多多的情绪在心中交织，少年望着自己熟悉的街道，过去了再也无法回来的那些美好都破碎了，仇恨又能解决什么呢？

在心中经过短暂的挣扎后，少年轻轻开口了。

“不会回来的。”

斯诺停下脚步。

“就算让你负起责任，妈妈也不会回来了。”

沉重的话题，比身上的伤痛更沉重。

“对不起……”

这一刻霍普觉得自己从未有过地平静下来了，他低头看着那柄折叠小刀，声音没有一丝犹豫和颤抖，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内心，这样简单的表达对于霍普来说，仿佛经历了另一次人生一般。

“我一开始就明白的……虽然明白，还是把错误推给别人，憎恨他……以为这样就能找到理由，战斗下去……”

“不，不是什么别人的错，就是我的错……”

斯诺的话没有说完，刚才爆炸中为了保护霍普承受大部分冲击的他终于没法再撑下去，彻底瘫倒在地上。拼命挣扎着爬起来的金发青年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霍普，微微笑了。

“什么嘛，不是很有精神吗？这我就放心了。”

打断两人谈话的是圣府军放出的巨大机械兵器，这种从天而降的敌人对于虚弱的斯诺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喜欢逞强的青年在一个回合内被击倒。因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愣住的霍普犹豫了一下，终于站在了斯诺的身前，这是他生平首次尝试着保护另一个人。

“你不能死，死了的话，拿什么来补偿我！”

霍普的竭力抵抗中，无数魔法从他掌心翻飞出去。获得路希力量的少年心中不再怨恨，不再逃避，也不再迷茫，强大的力量被他握在手中，用于战斗，用于生存下去。

抵抗片刻之后，闻讯赶来的云芳和闪电加入战斗，这两人的到来让霍普精神一振，危险也随之解除。

“这个，还给你。”

看到霍普还给自己的小刀，闪电露出难得的欣慰笑容，她能从那孩子的眼眸中看到清澈和宁静。

仇恨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剩下只有继续前行的信念。

FINAL FANTASY XIII 24

——有些时候，谎言比死亡更可怕。

欢乐都市鹦鹉螺的夜晚比白天更喧闹，尽管经历了流放这样让人无奈的大规模事件，追捕路希的行动也不算顺利，大多数民众还是愿意把自己沉溺在欢乐里，忘记那些残酷现实。随着游船缓缓靠岸，灯火辉煌的城市也在视线里渐渐清晰了。游乐场里射出的金黄色光芒刺破了黑暗，让这座城市看上去宛如一件发光的宝物。

名为欢乐都市，这里的确充满了欢乐。

自从登船开始，香草一直处在闷闷不乐的状态下。塞兹怀疑这小姑娘是不是被雨水淋得头脑发昏了，原本一直充满笑容的少女沉默起来，让两人的旅程显得尤为沉闷。

因为没有目的地的缘故，在鹦鹉螺的中心广场两人多停留了一会，这里正在播放根据默示战争改变的立体影像，精彩的召唤兽大战引来民众一阵阵叫好声，尤其是当隶属于茧的召唤兽打败了那些下界侵略者的时候，掌声更是雷动。

香草最初也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看了一会，但很快她的情绪又低落起来。塞兹看在眼里，却没有任何办法。

众多的娱乐项目最终还是让香草走出了阴霾，少女的笑容渐渐多起来，这让塞兹也觉得欣慰。这里也有贩卖陆行鸟雏鸟的商贩，那些长大了就会变得臭臭的大鸟在广场周围来回踱步，对于常年只能看到野生凶残魔兽的市民来说，这些无疑是罕见又昂贵的。

塞兹叹了口气，这种时候，真想带达基来看看这里啊，原本答应好他去完艾乌里德山谷就来这里的，现在也只能当成一个未能完成的梦想藏在心里了。

“我决定了。”

在陆行鸟广场看到电视转播之后，塞兹似乎终于下定决心，对香草宣布了自己的决意。

“哎？什么决定？”

“我想了很久，不想再逃下去了。”塞兹叹了口气，对香草吐露心声，“这样太累了，随便圣府那些家伙想要把路希怎样吧，我决定去找军队自首。”

“投降？为什么要投降？”香草不理解塞兹的想法，明明已经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回去。

塞兹摊开手掌，让藏在自己头发里的小陆行鸟站在掌心中央，这是儿子想要的礼物，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

“我对处决这件事早有觉悟，只是一直在逃避罢了。反正路希不是变成水晶就是变

成死骸，跟死掉也没什么区别。如果这样去跟军队求情的话，说不定还能让我再见儿子一次……我只是想亲口告诉他，我已经来过陆行鸟公园了。”

塞兹这种接近于绝望的口气让香草一阵愕然，少女有些结巴地想要打消黑人大叔的念头：“但是……复仇呢？害达基成为路希的，是下界的错，没有复仇之前，你不能死啊！”

拼命想要阻止塞兹投降的香草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抓住黑人男子的手，低声哀求道：“艾乌里德山谷工厂事故的犯人，那个路希我知道是谁……”

“什么？”塞兹被这句话惊呆了，“你说什么？是谁？”

香草低头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决定说出那个名字，正当她开口之际，远处射来的子弹打在草地上，圣府军居然追到鹦鹉螺的陆行鸟广场来了，并且毫无顾忌地在公共场合使用了武器。

“是PSICOM！香草，我们快逃！”

鹦鹉螺的陆行鸟广场出口是一片小型广场，这里已经被清理得没有任何游客了。在PSICOM士兵把守的通道门口，塞兹看到一个他不愿相信会出现这里的身影。

“达基，你怎么会在这里？”

黑色皮肤的孩童笑容满面地从一扇门里跑出来，扑到塞兹身前，声音里透着一个孩子来到游乐场时应有的欢乐。

“哈，抓到老爸了！”

达基与塞兹相拥的一刹那，香草忍不住转过头去，她已经察觉到空气中能量的不规则运动，那些熟悉的场面在自己记忆中一一闪现，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种场面了。哪怕塞兹再不愿相信，他也应该能够明白，深藏在路希身体里的那种焦虑让塞兹也觉得浑身发抖，这不是与儿子重聚的喜悦，这是对未知变化的恐惧。

就像香草猜测的那样，达基在抱住塞兹没多久之后笑容忽然凝固了，被法尔希赋予的力量自达基的身体周围喷薄而出，环绕着他向四周延展，塞兹甚至来不急再努力抓住儿子的身体，一尊全新的水晶雕像已冉冉升至空中，又缓缓自空中落下。

哪怕是心里早有准备，看到这一幕的塞兹也忍不住大声喊起儿子的名字，但再怎样用力的呼唤也无济于事，达基的笑容被冰封在水晶里，仿佛前一个瞬间还在陪伴父亲享受天伦，下一个瞬间已将塞兹带入彻骨的地狱。

在塞兹拼命呼唤儿子名字的同时，PSICOM士兵和一名军官缓缓走近塞兹。戴着眼镜、面容冷漠的美艳女士官露出一丝冷笑，她的声音对于塞兹和香草来说都不算陌生。

“抓住下界的路希，这就是达基的路希使命吧？”吉尔·娜巴特款款走来，声音里带着刻骨的揶揄，“作为保护茧的路希，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难道您不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吗？塞兹·卡兹洛伊先生。”

塞兹抬起头，怒目这个跟自己儿子朝夕相处的PSICOM士官，当初对达基做出各种检查的人正是她。

“借助您儿子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下界力量的存在，因此也一直监视跟随着你们。”吉尔·娜巴特简单地解释道，“我们一路上得到了许多关于路希的珍贵情报，为了感谢您和您的儿子，我们决定给您一份谢礼。”

真相来临得太残酷，香草知道吉尔·娜巴特想要做什么，她没有逃走也没有回避，只是

静静站在那里，看着女中佐播放出一段清晰的立体影像。

“这是多日前在能源工厂拍摄到的影像，本被列为最高机密无法播放，但我们觉得这次应该为您破例。”吉尔·娜巴特解释着这段影像，只有固定角度的影像能够看到正在长椅上小憩的达基，还有两个慌乱的身影由远及近。

是香草和另外一个女子，她们飞快地穿过许多房间，避开士兵的追捕，当香草看到达基后还在他身边跪下祈祷了片刻。这一切都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塞兹再也不管吉尔·娜巴特讽刺的话语，他把目光转向了呆若木鸡的香草。

“多么可笑啊，你一直同行保护着的人，就是让你儿子变成路希的真正凶手。如果不是她去袭击那里的法尔希，你儿子就不会出事了。”

感觉到了塞兹仇恨的目光转向自己，一直压抑着这个秘密的香草大叫一声，转身跑向没有士兵拦截的另一个小型广场。

塞兹愣在原地，他看见了少女脸上的眼泪，哪怕明白吉尔·娜巴特想要告诉自己这些的原因，他还是忍不住想去质问香草。

可是质问又有什么用呢？达基已经变成了水晶。

吉尔·娜巴特依然站在原地，没有让士兵们蜂拥而上的意思，女中佐的眼神仿佛挑衅一般看着塞兹，语气里依然是浓浓的嘲讽。

“怎么？在被我们处决之前，难道不想亲手报仇吗？”

香草没有走远，塞兹跑过去的时候，女孩只是低头站在那里等待他追上自己。阴沉的天空下，灯光好像都被压抑着黯淡了，一直竭力表现得开朗的女孩听到对面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才慢慢抬起头，眼中依然含着泪。

“就像你听到的那样……我是来自格兰·下界的下界路希，乌尔巴·黛娅·香草，开枪吧，为你儿子报仇吧。”

塞兹愤怒地举起枪，手指沉重得怎么也扣不下扳机，黑人男子的声音像要穿破天际：“开玩笑，你想要一死了之吗？你以为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那么我该怎么做？”泪流满面的少女激动地反问，“生也不行，死也不是，我该怎么做？”

“不会自己想吗？”

“想不到才会逃避……”香草呜咽着张开双臂，瘦弱的身躯止不住地颤抖，“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啊！”

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香草举了很久，塞兹还是放下了双臂。无论怎样的仇恨也做不到对一名少女开枪，仇恨在种下种子的一瞬间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最后成长为无人能够控制的可怕怪物。面对谁都没有答案的错误，就算是杀死对放又能怎样呢？

一切的一切似乎就要这样结束，塞兹内心之中惟一的侥幸在达基化作水晶的瞬间也消失了。仿佛要撕裂身体般的痛苦纠缠在胸口，一团火光顺着胸口烙印喷薄而出，笔直射向天际。浑身盔甲的巨大火红色怪物凭空出现在塞兹面前，塞兹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绝望地瘫倒在地上，等待那怪物对自己做出致命一击。

“随便你吧……”

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原本哭泣着等待塞兹杀死自己的香草竟拦住了怪物，塞兹惊

讶之余也只能从地上爬起来。熟悉的战斗的感觉又回到身体里，从绝望边缘探出半个身子的塞兹明白这场战斗就是为自己准备的试炼。在香草的魔法吟唱中，塞兹的枪口不断瞄准怪物脆弱的部分，两人的力量相加，彻底瓦解了怪物的气势。

当怪物化作一团火光回到塞兹身上的路希烙印中后，塞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对香草产生多少恨意了。万念俱灰的他最终选择了把枪口对准自己。

“我累了……”

“不要！”

……………………

……………………

一声清脆枪声过后，让吉尔·娜巴特期待的路希之间的自相残杀没有成功。在她身后的无数PSICOM士兵包围了小型广场，恼羞成怒的吉尔·娜巴特只能让士兵给香草换上隔离服，用运输柜把塞兹带走。成功抓捕了路希的消息从这里传遍全国，很快就会有新闻专题出台。正在低头思考着怎样处决这两名路希，一个来自圣府中枢的消息让她放弃了思索。

戴斯利代表的消息告诉吉尔·娜巴特，他要亲临前线，与PSICOM诸位士兵同在一起，一同对抗路希！

FINAL FANTASY XIII 25

入夜的帕尔姆珀尔姆静谧无比，因为白天出现路希的缘故，人人自危的居民们大多撤离了这座城市，即使没来得及离开的也躲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每个人都清楚圣府对待下界路希的态度，不光是有嫌疑成为路希的人要接受流放，即使是接触过，乃至于见过路希的人也都要被流放。今天路希的战斗曾经与闹市区擦肩而过，那些见到了手臂上有路希烙印家伙的人们都在胆怯地等待着。

在这样安静的夜晚，沉默了数小时后的PSICOM开始集中对菲利普斯街35号A进行围攻，他们的人数众多，武器精良，而对方只是几个没有防备的普通人。

亚古·罗修试图将所有路希围困在霍普父亲宅邸的计划几乎要成功了，如果不是有骑兵团出现的话。

PSICOM的士兵服装太容易弄到手了，骑兵团的人利用这种方式彻底将攻击部队搞乱，甚至指挥官亚古·罗修也因遭到偷袭受了重伤，在催泪弹构成的混乱局面中，PSICOM不得不暂时撤离整顿部队，众人也因此得以逃脱。

搭乘小型飞艇回到骑兵团总部，电视已经在直播于欢乐都市鹦鹉螺游乐场抓捕到路希的新闻。公开处刑路希的决定随后被发表，忙碌的林德布鲁姆里多了一些让人意外的客人，现在这些客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努力想要从新闻的每个字句里找到对自己有用的讯息。

“根据最新新闻，目前被抓捕的路希被关押在圣府空中舰队的旗舰巴拉姆奇亚上，随

后将送往首都伊甸进行公开处决。”播音员的喋喋不休在很多市民听来无异于天籁之音，多日以来的动荡似乎终于要过去了，站在林德布鲁姆里观看新闻的几个人完全能够想像那些兴高采烈的民众，那些让他们觉得浑身发凉的纯真笑容。

直白又明显的新闻简直就像个差劲的陷阱，圣府想要惩处代表着邪恶力量的路希，公开处决显然更符合大众的期待心理，尤其那些憎恶下界的人们更会欢呼喝彩。面对这种情况，所有人似乎都毫无选择的余地。

“这种邀请还真是过于赤裸呢……”希德·莱茵斯跟众人一起观看了新闻节目，他的感慨大概可以代表大多数人，“制造这样一个陷阱，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吧？”

“我们有拒绝的权力吗？”闪电反问了一句，让希德站在原地回味良久。

“的确，你们应该接受这份邀请。”

棕发英俊的骑兵团副官莱古提斯顺着熟悉的航路把众人送到巨舰上后就离开了，骑兵队虽然打算推翻政府，却无法直面圣府和法尔希·伊甸的力量。在帕尔姆珀尔姆那种规模的战斗还好，真要让骑兵团立即起义反对圣府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值得依赖的力量依然是路希们。传说中的魔法和召唤都现于世间，这比任何军事力量都更能打破圣府长久以来的强势与平衡。

可能是圣府方面千算万算还是没有料到会有军队的人帮助路希，闪电等人进入巨大战舰巴拉姆奇亚的过程异常顺利。当警报响彻整个战舰的时候，云芳已经见到了被关押在这里的香草和塞兹，时隔多日的相见让云芳异常激动，她察看了香草的路希烙印后，情不自禁地将少女搂在怀中。

靠着云芳的肩膀，香草轻轻的啜泣声让大家都有些感慨。

“让人担心死了，回去要好好教训你。”

这孤单世界，只有她和她是亲人，闪电站在一旁看着这充满希望的重逢，觉得心中那点光芒又被拨亮了一些。

在被带往巴拉姆奇亚的路上，香草已经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对塞兹和盘托出。关于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茧的异迹里，香草和云芳一样迷惑，她本应作为水晶一直沉睡下去，突然降临的苏醒带来了迷惑，更带来了逃避的心。

新的使命意味着新的杀戮和破坏，香草很清楚这一点，面对同样醒来却失去了记忆的云芳，她谎称自己也忘记了使命。为了寻找使命，为了不变回水晶，其实更是为了逃避履行使命，香草决定走一步算一步，艾乌里德山谷的事件完全是无心之举。

“就是说也有人可以从水晶变回来？”塞兹从香草的描述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希望，这让他近似于绝望的心情变得略微开朗了一些。

虽然没有直接的方法，至少有路希从水晶恢复成了普通人。这个信念鼓舞着塞兹，也鼓舞着再次相聚的路希们。

面对渐渐成长起来的路希，PSICOM的士兵早已不是对手，不断变换的警报等级也无法表现出众人的战力，突破层层防线犹如风卷残云，当最终控制室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塞兹看到了吉尔·娜巴特惊慌失措的脸。

格兰斯·戴斯利坐在控制室中央的宝座上，面容沉静地看着这些闯入者。

四周的卫兵们纷纷端起武器，就连一贯以文弱形象示人的吉尔·娜巴特也把手中的长

鞭高高扬起，替戴斯利筑成一道坚固防线。

“阁下，请尽快离开，这里由我来争取时间。”

看到闯入的下界路希们，戴斯利嗬嗬地笑了，笑声中透着一股诡异，从来都以严肃冷静姿态示人的圣府代表好像要在这一次的笑声里宣泄掉所有压抑的情绪一样。

这样的笑容一闪而逝，闪电忽然察觉到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哪里见过，在她的目光所过之处，一只羽翼丰满的鸟儿正旁若无人地梳理自己的羽毛。

“要退避的应该是你！不对，应该是退场……人类出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由戴斯利说出这样的话，让吉尔·娜巴特吃惊不已，她惊诧着回首看向那个崇拜的偶像，只看到一道光芒朝自己扑面而来。

远胜于路希们的力量瞬间击中了吉尔·娜巴特，武技出众的女军人甚至来不及闪避和反抗，整个人就已扑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是魔法？”

戴斯利的怪笑又一次响彻在主控制室内，随着他的笑声高亢，这个本应是羸弱老者的圣府代表身体竟冉冉升空，手中权杖挥洒出无数魔法光弹，射中了控制室内的每一名圣府军人。

例无虚发的魔法，每一次降临都代表着一次死亡。眼看着这样的惨剧在自己面前发生，斯诺愤怒了。

“混蛋，你把人类当成什么了？”

戴斯利从天而降，一脸的威严和不屑。

“除了道具，还能是什么？所谓茧，就是法尔希构建的工厂，为了生产大量名为人类的道具！”

这样震惊的发言，对于所有人来说已不再震撼，了解了许多法尔希的真相之后，戴斯利的言辞反倒没有他本人的身分更重要了。以这样旁观者的口气描述着人类，几乎所有人都能想到眼前这个老者究竟是什么了。

“才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自称笨蛋的斯诺猛冲过去，又被强烈的魔法障壁弹了回来。戴斯利看着斯诺，冷笑一声。

“区区人类，能做什么？不严加管理，只会走向灭亡。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吗？那些被路希的恐惧所驱使的愚民们。”

面对戴斯利的蔑视，闪电缓缓走到戴斯利面前，平端手中的折叠剑，对准了那个自信膨胀到极点的老者。

“煽动路希的恐惧的你，不也是路希吗？”

戴斯利冷笑一声：“路希？我是路希？嗬嗬，我是路希吗？”

伴随着从未有过的强烈魔法波动，戴斯利的身体再度缓缓升空，那只羽翼丰满的鸟儿也朝他翱翔过来，与他的身体擦身而过。似乎感觉到了被轻视，戴斯利终于向这个世界展示出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那力量是那样可怕，那样丑陋，当它完成自己的形态之后，每个人都忍不住表现出自己最极限的惊讶。

哪怕是自己成为了路希，哪怕是见识到了召唤的伟大与可怕，哪怕是在死亡边缘行走

了那么久，看到这个身体急剧膨胀，变得丑陋又坚固的金属生命混合物，之前的一切猜测居然都是错的。

“我是法尔希！我的名字是巴尔特·昴迪尔斯，引导圣府，统治法尔希的王。为了惧怕黑暗的人类，给予了光明。我们遵从了民众的愿望，才进行放逐。竟然拒绝伟大的指引，好好地认识你们的肤浅吧！”

战斗比想像中来的更快，也结束得更快。身经百战的路希们集中力量以魔法抗衡戴斯利化身的法尔希，双方的战斗没有持续太久，巨大的法尔希就化作了一团光芒汇入空气中。

“没想到圣府的头居然是法尔希。”心有余悸的斯诺看着戴斯利消失的方向自言自语。

“那操纵着圣府的就不是伊甸了。”霍普也恍然大悟。

“我应该说过的，我才是王！”

苍老的声音由远及近，戴斯利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宝座上，一时间众人再度紧张起来，他却没有进攻的意思。

塞兹咬咬牙，挡在两个年轻人身前：“想要战胜法尔希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想要战胜法尔希的方法你们可能早就知道了。”戴斯利循循善诱地说道，“成为魔兽·诸神之黄昏！”

梦境中的那些景象在眼前一一浮现，没有色彩的画卷中，巨大的魔兽仿佛拥有毁灭这个世界的力量，被说中心事的路希们脸色惨白，显然明白了面前这个法尔希的话。

“忘记自己使命的可怜路希们。”戴斯利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每一个人，“我来告诉你们真正的使命吧——你们的使命就是成为魔兽·诸神之黄昏，毁灭茧！你们都看过那个幻象了吧？那就是你们的目的，你们当中的某个人会成为诸神之黄昏，打倒法尔希·奥芬，破坏茧。”

“你是说奥芬？”对于这个词，在茧内长大的不管是谁都不会陌生。

“那是伊甸力量的源泉。”戴斯利对这些事娓娓道来，说话的口吻完全不像一个应该沉默的法尔希，“奥芬给予了伊甸力量，伊甸则支撑着所有的法尔希去饲养人类。奥芬被破坏的，隐藏的巨大能量将不受控制地暴走，茧就会被破坏……那样，你们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那样的使命，没有人会接受！”闪电拒绝承认法尔希所说的使命。

“塞拉的使命是让大家去保护茧，所以她化成了水晶。”斯诺高高举起塞拉眼泪化成的水晶也反驳道，“我们的愿望和她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完成使命，保护好茧，最后变成水晶给你看的！”

戴斯利轻蔑地笑了：“我告诉你她真正的使命吧，她的使命就是把你们聚集到一起。当你们汇聚在一起时，她的使命完成了，变成了水晶。聚集破坏茧的道具而已，你们居然没有想过吗？还是不敢去想？”

戴斯利的话深深震惊了每一个人，从法尔希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的确是完美而没有丝毫破绽的。看着每个人惊疑不定的表情，戴斯利放声大笑：“拒绝接受真实的路希们啊，我就让你们看看所谓的现实吧！”

依然是那只盘旋在空中小鸟，在戴斯利的召唤下化成了一艘巨大的飞艇，此时巴拉姆

奇亚受到猛烈炮火的袭击，加上戴斯利的魔法破坏，已经摇摇欲坠。路希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纵身跳上飞艇，在不受控制的翱翔中冲向他们未知的远方。

重逢的喜悦被扑面而来的真相冲淡了，碧蓝色的天空中，每个人都紧紧盯着这繁华的世界，在这样的广阔天空下，他们却越发觉得自己翻腾的空间那样狭小，那样无奈……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26

没有人知道戴斯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身为法尔希之王，说着要毁灭茧的言论，这样矛盾的情绪体现在它身上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那些曾经支撑过自己的信念也被推翻重构，一切都像从零开始。只有这艘妖鸟幻化成的飞船目标坚定，朝着法尔希设定好的方向一路向前，绝不退缩。

亚古·罗修的空中拦截没有成功，融入了法尔希之王力量的飞艇轻易地摆脱了他，融入一处看似建筑的异迹入口。宁静得仿佛从未有过到访者的异迹沉默着接纳了这批客人，飞艇降落后众人看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巨大隧道，这样宏伟的工程如果是以古代标准来建造的话，绝非人类所能想像。

“这里好像是格兰·下界的遗迹。”香草辨认着建筑特色，努力做出相对正确的推断。

顺着惟一的通道继续向前，虽然不断揣测法尔希的用意，周围景色的变化还是让人不免惊叹。那些巨大的建筑整齐大气，与茧的风格完全不同。随着探索不断深入，云芳和香草的目光终于凝重起来。

“这里果然是方舟……”

“方舟？”霍普从未听过这个说法。

云芳脸上也有着淡淡的激动，她回首对霍普解释道：“方舟是这个设施的名字。”

“在遥远的过去，开创了格兰·下界的法尔希们害怕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侵略，为了应对战斗，法尔希们制造了各种武器，保存武器的的地方就被称作方舟，这些方舟封印于世界各地。”香草详细地对众人解释着方舟的由来。

云芳也补充了一句：“在格兰·下界是相当有名的传说。这种传说谁也不相信，没想到居然会是在茧里。”

“也就是说，这里是法尔希的武器库？”闪电对这种问题一向只问重点。

“不仅如此。”云芳低声说道，“据说方舟还能唤醒路希体内潜在的力量。”

闪电伸手轻轻在自己的锁骨位置拂过，那里有她的路希烙印：“戴斯利是想要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强吗？”

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寻找答案的惟一方式依然是不断向前，无法后退。

越过层层叠叠的房间，巨大的异迹仿佛永无尽头。无论是狭长的走廊还是空旷的大厅，都比茧的建筑更为辽阔。这里珍藏着各种类似法尔希力量的魔兽，也拥有高科技的设施，闪电甚至开始怀疑圣府一直在蓄谋发动一场没有人知道的战争了。空寂的走廊里只有



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这样的寻找一直到了最深处的大厅里才被迫停止。

神秘的方舟异迹里居然会有人在。

白色长披风，黑色长发，英俊中透着自信的面孔，斯诺看到这张面孔不禁一愣，随后放下了警惕的心情。

“希德·莱茵斯？放心，这是自己人，那家伙虽然是圣府的军人，目的却和我们一样。”

比斯诺更了解对方的云芳伸手拦住了金发青年，斯诺愕然的同时云芳已警惕地提出了她的疑问：“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你到底是谁？”

闪电一个箭步跨过去，剑光在她手中化作一道凄厉的虹，划向希德。未料对方只是轻轻闪避了几下，已在闪电收招不及的同时击中了她，也将她手中武器夺了过去。

“引导你们是我的使命。”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所有人的神色大变。

“你也是路希吗？”

希德·莱茵斯微微颔首：“在遇到你很早之前，我就已经是路希了。圣府的法尔希命令我帮助下界的路希，你们能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吗？”

真相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既不合理，又必须接受，希德的声音此时就有这种力量，让每一个听到他说话的人思绪都不断翻腾。

“法尔希一直在暗中保护并帮助着你们，你们数次能够获救的所谓奇迹，不过是法尔希的帮助罢了。如果真要问理由的话……戴斯利，不，应该是巴尔特·昂迪尔斯希望你们能够破坏茧。”

塞兹愣了一下，问出了所有人心中最大的疑问：“茧的法尔希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唤回神的再临。”希德把手中武器横在胸前，凝视上面的淡淡反光，“那个创造了人类和法尔希的神……在遥远的过去，神留下了法尔希与人类，离开了这个世界。人类与法尔希，可以说是被神舍弃的孤儿兄弟。被神舍弃的人类，忘记了神定下的秩序，成为了可以同族互相残杀的稀少存在。法尔希坚信，为了将这个陷入瘫痪的世界重建，神必须再次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这就是法尔希的真正目的。为了让神回到这个世界，就需要付出与之相应的牺牲。”

闪电怒视着淡淡说出这一切的男子：“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破坏茧吗？”

“杀了生活在茧内的数千万人，献上他们的生命。”希德将手中武器抛回给闪电，做出最后的结论。

没有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自己不相信法尔希构建茧的初衷是为了让人类幸福，这种残酷的结论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法尔希为什么要通过我们?”霍普不明白,“法尔希要是想这么做的话,它能轻而易举毁掉茧。”

希德轻轻摇头:“茧的法尔希是被创造出来维持茧存在的力量,伤害茧就违反了他们的使命。”

“茧的法尔希不能破坏茧?所以才将我们……”

“如果非要通过我们来破坏茧的话,不去破坏不就好了……”

希德冷冷说道:“就料到你们会这么说。”

“你所说的全都是骗人的……”斯诺对着这个曾经承诺过无数美好未来的男人大吼道,“什么用人类双手重建茧的梦想全部都是骗人的吗?”

“不……”希德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的表情,“那是梦想的残骸……在我还是人类的时候,当我个人去请求圣府,并在圣府内得到实现梦想的力量时,我被变成了路希。力量取之不尽,可我自己已经成了被当成道具使用的可悲傀儡。消失的并不是法尔希,而是我自己……路希什么的,不过是被‘使命’这条线操纵的傀儡罢了。”

说到这里,希德又看了愤怒地斯诺一眼。

“虽然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次看到梦想了……看到你们,我又想起来了,我曾经努力抓住梦想的时刻。”

“你什么意思?”塞兹看不惯这个装腔作势的家伙。

“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受到命令。”希德开始脱去自己的披风,“我是来挑战自己的使命,只要在这里击败你们,就可以阻止法尔希的计划。”

这是最悲哀的一场战斗,希德使用自己的魔力封锁了去路,想要前进只有其中一方倒下。面对路希组成的强大阵容,希德·莱茵斯奉献了自己一生中最努力的一次战斗,他的目标是拯救茧,而闪电和云芳的进攻只会让这种努力慢慢变成失落。

这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斗,双方有节制地交手到希德·莱茵斯的力量用尽,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随着希德·莱茵斯化作冰晶,每个人心中都不免沉甸甸地。已经知道使命的路希尚且能做到这一步,他们这些路希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构筑命运?

在宽广的大厅尽头,是能够通往下界的出口和飞行器。不管是不是命运的暗示,每个人都明白这一刻真的来到了,他们应当前往下界去窥视那个不熟悉的世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也许有着苦苦追求的答案,这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凭着自己的心迈出属于自己命运的一步。

FINAL FANTASY XIII 27

从默示战争开始就被封闭着的茧无法看到属于下界的一丝一毫,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但更多时候人们甚至不愿去想它。在那个被传说渲染成恶魔之

地的所在，有着毒气和凶猛的怪物，还有无穷无尽的可怕事物——当飞船启动之后，没有人在乎这些，圣府的内幕和法尔希的愿望早已颠覆了他们所知的一切，只有开启那扇门才能看见真实，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最真实想法。

五百年来未曾开启过的大门终于缓缓洞开，越过重重迷雾，方舟残留下来的飞船终于在良久之后清晰了视野，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陡然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辽阔得一望无际的旷野，蔚蓝到宛如画中的天空，清新的阳光，美丽的云朵……望着这一切发呆了半晌，塞兹才想起自己应该继续操纵飞船，随后空中飞行的巨大生物，地面上飞奔而去的走兽，庞大如山的爬行动物，延绵不断的群山，高耸入云的植物……从这里向上眺望，能看到被默示战争破坏了一部分的茧高悬在空中。

这片荒凉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它的客人。

这个世界的文明早已崩坏，所留下的建筑化成无数废墟，在这样的世界里徜徉，每个人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恐惧感。也许某一天茧的文明也会变成这样，只剩下建筑，人类的踪迹消失无踪。站在这样广阔的世界里，人才能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接连几日的搜索没有任何结果之后，大家决定按照香草的记忆前往她的故乡乌尔巴村，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打破路希宿命的方法。

面对这些熟悉的山峦和草地，最有感慨的还是香草和云芳。那种回家的感觉在两人心中弥散，尽管前路曲折，她们的内心始终带着一丝愉悦。

随着越来越靠近故乡，云芳的记忆也开始慢慢苏醒了，她想起了自己曾经化身诸神之黄昏的往事，还有一些关于使命的经历也渐渐清晰。香草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她只能默默跟在云芳身边，说着只有她们自己才了解的话题。

越过了绝壁，跨过了平原，走过了上古时代的遗迹，最终她们抵达了香草和云芳的故乡，一座已被青草包围的小村庄。

岁月毁灭了太多东西，只留下足够坚硬的见证。数百年的风吹雨打让这座村庄的大多数建筑都已风化腐朽，仅存的路面和桥梁则诉说着当年文明的繁荣昌盛。上升的水平面淹没了许多低矮建筑，无限制生长的树木也盘根错节，滋生出无数纹路在地面上。

香草的家还在，虽然已经没有待客用的任何东西了，大家还是在这里小憩片刻，看着香草整理柜子和墙壁，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在众人内心中流淌，那是失去的感觉。

顺着香草家后面的铁轨上去，一股若有若无的力量吸引着所有人。在夕阳缓缓下坠的凉风中，一个让人意外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尽头，她的声音也无人不知。

“诸神之黄昏，愤怒之日。下界的路希服从于宿命，去将乐园毁灭。将死者的灵魂化为光芒，引导永远沉眠的神。可悲的迷路之子，诸神之黄昏。将死者的灵魂化为光芒，引导神的再临，诸神之黄昏。”

带着一股血腥味道的诗篇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朗读，这本身就让闪电无法接受，风中走近自己的那个人也是那样熟悉，以至于她的一颦一笑每个人都记在心上。

所有人之中反应最强烈的是斯诺：“塞拉？为什么你会……”

“我一直在等大家的觉醒。沉睡的时候，我一直感受着，让我们一起思考拯救茧的方法。”

塞拉朝着斯诺扑过去，双手搂上金发青年没多久，却被对方一把推开。

天空中又有鸟儿飞过，阴影掠过塞拉头顶，原本应是清纯无比的女孩发出阵阵妖媚笑容。

“你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吧？”塞拉看着斯诺，声音依旧甜美，语言却像毒药一样荡漾开来，“用奇迹挽救世界的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将奥芬破坏，拯救世界。”

看到有人利用塞拉的模样诱惑斯诺，闪电再也看不下去了，拔剑踏前一步：“住口！”

“你做不到的。”这个诡异的塞拉笑眯眯看着闪电，低声说道，“你太善良了……艾库莱尔姐姐。”

“够了！塞拉和我们一起只看着前方！”

一道耀眼光芒闪过，塞拉显出她的真身，竟然还是法尔希之王巴尔特·昴迪尔斯。平素拥有人类外表的他看上去依然冷静又充满强大的智慧，惟一与他身分不符的只有那一口尖锐恶毒的说辞。

“是嘛？所以追寻虚幻的东西，不停背叛着法尔希的意志，最终，你们想要保护的茧将无可避免地迎来毁灭。”

闪电冷冷截住巴尔特·昴迪尔斯的话头，纠正它道：“法尔希不能破坏茧。”

“毁灭茧的将是人类……长久以来，茧为人们维持安全和平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物总是产生恐惧和仇恨。慢慢到了即使小小刺激也能爆发的程度……毁灭的种子，现在迎来了发芽的日子。”

“你对茧做了什么？”

是巴尔特·昴迪尔斯随意地挥挥手：“我让希德·莱茵斯代替我成为了圣府的代表！”

“希德还活着？”

“只是随便让他作为我操纵的道具复活而已，内在躯体早就坏了。”巴尔特·昴迪尔斯不无得意地说道，“一无所知的骑兵队一定会将他视为叛徒吧？认为他也被法尔希拉拢了。到那个时候，我将‘法尔希·奥芬就是幕后黑手’的消息传出去，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

“你要利用骑兵队破坏奥芬？”

“这是走向终焉的战胜！”巴尔特·昴迪尔斯高举权杖，法尔希的形态从他体内膨胀而出，之前的睿智老人形象顿时烟消云散，“你们是要跟我一起享受这场盛宴，还是在这一切开始之地结束一切？”

没有人用语言回答它，所有人都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在下界的法尔希力量依然不够强大，巴尔特·昴迪尔斯再度战败，他留下那只鸟儿作为飞行器，转身消失在虚空中。

短暂的下界之旅就要结束了，既然下界没有解决法尔希诅咒的东西，索性回到那个混乱的世界里去。

没有解决的办法，就先去面对。正如闪电对霍普所说的那样，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这里所有的人都对着焰火许过愿，香草却一语道破许愿和祈祷背后的真意——如果不去做的话，怎样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这几个路希了，他们互相鼓励着，振奋着，发动了回到茧的飞行器。

FINAL FANTASY XIII 28

法尔希的力量几乎无法抗拒，尤其是巴尔特·昴迪尔斯的力量。希德走上讲演台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内心之中最后一丝理智也快要离自己而去了。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希德联络了自己的副官莱古提斯，骑兵团的作战部队现在由他掌握。现在的希德·莱茵斯已经不能说太多话了，他努力压抑着自己体内的各种奇怪力量，对莱古提斯做出了他最后的指示。

——不管法尔希的目的如何，拂晓即将从我这里开始！

从会客室走出去，通道内有专用车等候。希德·莱茵斯准时赶到了讲演台，这里聚集了无数民众，同时有数台摄像机同步直播。希德站在讲演台上，努力回忆自己遇到斯诺他们时的激动，还有自己早些年残存的梦想。

"黄昏已经过去，黎明即将来临。历经了许多牺牲的我们，现在迎来了茧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的开拓和创造，请诸位继承逝去者的意志，用双手创造未来……"

为了庆祝圣府新代表上任，市中心正在举行盛大的赛车活动。喧闹的城市里，习惯了娱乐的市民们欢呼雀跃，为再也没有路希的茧欢呼，也为新上任的圣府代表欢呼。

变化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空中的下界之门被缓缓开启，巨大的拥有奇特力量的召唤兽们和路希同时回到了这个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军队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激烈反应，随之而来的战斗就在赛车场上展开。

路希的再度出现让市民惊慌失措，他们奔走尖叫，互相传递着恐惧。从刚才的欢乐到现在的惊惧，情况变化之迅速任何人都没有料到。

如果说路希的出现还情有可原的话，无数被建立起来的传送门则对茧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巴尔特·昴迪尔斯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以格兰·下界平原为坐标，在茧内开启了无数的传送门。大量凶残的魔兽被带入城市中，与军队展开激战的同时也肆意破坏着城市，不断造成杀戮。

从地方到首都，血腥的号角吹遍了整个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希德·莱茵斯暗示的圣府骑兵队也开始提前行动了，他们的加入让局面彻底失去控制，人们引以为傲的圣府统治在短短十分钟内就被瓦解，没有人再相信圣府能够控制一切，也没有人能够再控制好这一切。莱古提斯在数名骑兵的簇拥下进入了希德休息的会客室，外面的骑兵团已经于PSICOM短兵相接了。

"这就是你所期待的场面吗？"

莱古提斯控制了整个会议室，希德·莱茵斯努力压抑着自己想要化作怪物的冲动，抬起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朋友也是战友，他的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我早已是法尔希的奴隶了，能用自己的方式说话真好……"

窗外血与火的盛宴才刚刚开始，巨大的格兰·下界金刚龟踩着沉重的步子，撞开两层高架桥，无数人和汽车飞散出去，那些现代文明构筑的东西就像被风吹过的沙砾一样，迅速

散开了。

“向我开枪吧……”

希德·莱茵斯一生中最后一个请求得到了好友的允诺。

枪声响起，死亡和成为完全傀儡的路希相比，希德·莱茵斯选择了前者。

莱古提斯叹了口气，转身走向作战区域。提前爆发的战斗让骑兵团陷入苦战，想要解决问题他必须亲自上阵。

圣府首都伊甸的战况比任何地方都要激烈，路希们抵达这里的时候，亚古·罗修的机甲部队也刚刚完成防御阵型。

又一次路希与军队之间的较量，亚古·罗修在座机被完全击溃的情况下仍要再战，这份悍勇让闪电也为之侧目。不知何时，天空中竟挥洒出淡淡的水晶碎片，这些光芒对于路希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这是力量即将崩溃的前兆。

水晶的力量通过空气挥洒到空中，被这种力量包围的士兵纷纷化成死骸，场面让人心悸。看到这一幕的亚古·罗修无力地垂下双臂，再也不打算战斗，他对圣府最后的希望，被这一幕彻底毁掉了。

“我遵从法尔希的指示，强行做出了很多牺牲，因为那是对下界感到恐惧的民众们想要的……完全依赖于法尔希的市民们，我无法夺取他们的希望，哪怕是虚伪的希望……现在看来，扭曲的观念只会带来扭曲的想法，如果这就是报应的话，我接受……”

随后罗修发表了针对PSICOM全员的讲话。

“从现在开始，不再讨伐路希，全力救助市民……这不是命令，是我个人的希望……”

“前进之路，我只能为你们做到这里了。你们不是要保护茧吗？现在去做给我看呀！”

罗修的怒叱送走了路希们，独自一人跌坐在地上的银发男子看着朝自己猛扑过来的怪兽，轻轻拉开了手中的炸弹，这一刻他的手指没有一丝颤抖。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终章

无数人想像过圣府的中枢伊甸的深处究竟是什么样子，隐藏着什么秘密。可惜那个纯白色的光芒存在空中屹立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之后，也没有人知道真相。

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会被震惊。

亚古罗修引爆炸弹的爆炸犹在耳畔，一切已经朝着不能回头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冲过去。

无数次，路上出现巴尔特·昂迪尔斯的身影。依然以戴斯利外表活跃的他或讽刺，或挖苦，或打击，试图让路希们停下脚步。尽管茧的毁灭已不可避免，巴尔特·昂迪尔斯还是希望路希们能够在圣堂前止步，别为已经注定结局的故事增加变数。

越过从未有人涉足的圣堂走廊，越过几乎只有巴尔特·昂迪尔斯自己使用的狭长通道，法尔希·伊甸的中枢越来越近。



骑兵队早已将这里攻下，香草左右眺望，却没看到一个人影。

“骑兵队呢？”

很快香草的问题就有了答案，从建筑的立柱背后走出无数死骸，它们脚步沉重，浑身晶莹，带着无比强烈的敌意冲向路希们。

这就是骑兵队，圣府军队最让人骄傲的存在。

地下圣堂好像是感觉到了路希们的到来一般，经过轻微的震荡后开始坍塌破碎。原本只是狭小的礼拜堂，在强大能量变化中形成了新的空间。这是介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罅隙，只有最强大的法尔希才能创建的空间。无序的变化在这里是惟一准则，而随处可见的能量变化则把空间混沌成了一片迷茫。

“就这样前进吧！”

越过现实与理想的罅隙，所有人终于看到了圣府核心地带的模样。

与想像中不同，这里的一切存在都是干净的纯白色，甚至连装饰品都欠奉。对于法尔希来说，也许这样的空间才能表达出它们的情绪。在法尔希看来，人类的审美本身就是一种累赘。

伊甸深处的宁静超乎想像，闪电在这里平复了一下心跳，推开通往核心深处的大门。

法尔希·伊甸的最深处，是一处拥有一个孤零零王座的房间。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法尔希，只有淡淡的水晶碎片在空中飘荡。随着路西们的到来，一头闪电早已熟悉的飞鸟从入口飞入房间内，落在王座上方。

戴斯利形态的巴尔特·昂迪尔斯出现在王座上，随着他手中权杖的高高举起，达基和塞拉的水晶像出现在房间里。

“人与人，人与魔物，茧与下界，纷争永远不会停止。必须拯救因为斗争而痛苦着的世界，破坏奥芬，然后毁灭茧，安乐地走向死亡。”

随着手杖顿地迸发的魔力，达基和塞拉的水晶像应声而碎！

“达基！”

“塞拉！”斯诺朝着巴尔特·昂迪尔斯猛冲过去，却被对方的魔法盾弹回来。

“冷静一点，回忆一下塞拉在哪里！”闪电扶起斯诺，“这是法尔希常用的把戏。”

“毁灭并非拯救。”闪电抽出武器站起来，对着奥芬缓步走过去，“我们发誓要一起保护茧，就一定能保护！”

“你们还真是坏掉的道具呢……”

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巴尔特·昂迪尔斯的力量远比想像中更强大，也更软弱。疾风骤雨般的魔法扑面袭来，

足以说明它对自身能力的不足有深切认识。经过千锤百炼战斗的路希们用武器和魔法形成一张无形的网，很快将变成法尔希形态的巴尔特·昂迪尔斯击落在王座背后的水池中。

“觉醒吧，是觉醒的时候了！”

“结束了吗？”聆听法尔希发出的最后嚎叫，闪电像是在问自己，又不敢相信，正当众人放松了警惕想要庆祝胜利之际，天空中那头一直在监视路希们的妖鸟发出一声鸣叫，笔直扎入平静的水池中。

阵阵金色涟漪在水池中荡漾开来，整个房间都因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开始剧烈震荡。道道光芒从水池中冉冉上升，一个男女混合的声音叫嚣着，嘶喊着。

“安静的茧，为了孵化破茧而出吧！”

与妖鸟融为一体的法尔希变成了更为奇怪的存在，巨大的金属身体上挂着扭曲的面容，晶体化的器官反射着诡异的光芒。

“如果会轻易地坏掉，吾就不会让人繁衍。但只要没有坏掉，吾就不会杀戮人类。救赎与杀戮，心持两个想法的使命，吾被连自己都无法破坏的茧所束缚，感谢汝等，吾因此获得新生！”

“为了消逝于今日而得到诞生的孤独孤儿，吾命奥芬，将给世界带来最后的拯救！”

妖鸟的融入让巴尔特·昂迪尔斯与法尔希·奥芬融为一体，这股强大的力量任谁都感觉得到。它终于展现恐怖的出全貌。

这就是法尔希·伊甸和茧的力量源泉，这就是法尔希背后最强大的存在。奥芬的强大毋庸置疑，它以单纯的力量震慑众人，只是释放出黑暗力量的电流，已经没有人能受得住这样的冲击。

“汝等思考过法尔希为何将人变成路希吗？法尔希均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被创造并赐予力量。人类则不同，通过内心的愿望和信任的力量，可以跨越界限，获得无限的力量。为了借助这样的力量，法尔希选择了路希。”

被奥芬的力量冲击过后，大多数人都已倒下或是昏迷，只剩下香草和云芳还勉力支撑。

“赐予汝等打破茧的力量，剩下只要给予汝等正式的使命……一旦拒绝使命，一切将变为废墟，茧以及下界都将被牺牲……但只要呼唤神的再临，世界就必将获得重生。万物将得神之赦免，世界将得新生！来吧，诸神黄昏，引导吾走向光芒！”

从奥芬之间爆发出的力量指向香草，巨大的痛苦随即传遍香草全身，少女的痛苦喊声在空中响起，这场面让云芳陡然起身。

“住手！”

“吾不需要坏掉的路希！”

“……我来做，我来破坏奥芬。”看到香草承受的痛苦，云芳毫不犹豫。

法尔希·奥芬指尖的力量微微缩紧，香草从空中跌落地上，与此同时那个男女混合的声音再度响起。

“诸神黄昏……引导世界灭亡，罪恶深重的希望。你能背负救赎这一罪恶吗？”

“嗯，我全部背负！”

“不要，云芳！”香草焦急地喊道，“我没事的，我们发誓过要一起保护茧的！”

云芳以手中武器指向香草："在那之前很久我就发誓过，要保护家人，就算自己要背负更多的罪恶也在所不惜。"

挣扎着爬起来的斯诺和闪电想要阻止云芳，更强大的魔法从天而降，以无可匹敌的力量吹散了众人。奥芬终于达到了它的目的，除了云芳和香草之外，其余人都在魔法的闪光过后化成了死骸。

没有比这更绝望的场面了，之前还是同生共死的朋友，现在全都变成了摇摇晃晃的死骸，朝着云芳发起一次次几乎可以致命的打击。

愤怒，绝望，无奈，不甘……所有这些路希们曾经体验过的情绪在云芳的身体里炸裂，爆发。就像被世界舍弃了一样，无望的叫喊在大厅里回荡，因绝望而产生变化的路希烙印重新浮现出颜色，在绝望和无情中重生的路希力量遍布云芳的全身，痛苦让她失去理智，化身成巨大的怪兽疯狂敲打着奥芬的魔法护罩。

无数负面的情绪控制着云芳，她每一次撞击都想起一点往事。连续不断的撞击中，云芳脑海中浮现出点点滴滴，那些与朋友们一同经历的生与死，爱与悲，希望与绝望，等待与追求……一幕幕一点点汇入心中，原本冰冷的内心生出一丝温暖，云芳慢慢停止了疯狂的攻击，她从魔兽变回了人。

那些变成死骸的同伴不知何时已经恢复正常，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神采飞扬的信念。

"绝望可以引发奇迹？"塞兹以手中武器朝着奥芬不断射击。

闪电的武器指向那个强大存在："也许只是法尔希都喜欢搞幻象。"

再一次的力量集结，路希们策动手中的武器与魔法，交织成彻底摧毁奥芬的力量洪流。

绝望没有尽头，正如希望没有尽头。因为有想要保护的东西，心中不再迷茫，手中的力量也不会被滥用。

人的心，远胜于只懂得遵守法则的法尔希。

纵然经历痛苦，悲伤，绝望，死亡乃至于叹息和软弱，也会站在迎面而来的路上不言后退。

即使站在最黑暗的角落也，也要觅得光明。

永远期待着未来，憧憬着美好，这就是人类热爱的希望。

就算到了最后，也携手同进。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化作力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勇气。当你知道你在这世上并非孤单一人，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就会更加瑰丽。

路希的烙印变淡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奥芬身上。

"就凭你们，能做到吗？"奥芬冷笑。

"嗯，你做不到。"闪电淡淡地嘲讽茧内最强的存在。

"……你说什么？"

一向沉默的闪电这一次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她的声音神采飞扬，她的眸子里充满了坚定的决意。

"因为你不相信可以做到，你从出生的时候就放弃了。束缚在茧中，诅咒一切等着被人类毁灭！认为毁灭才是拯救的你，死其实只是想从这个世界逃避而已。如你所愿，你一个



人去逃避吧。但我们不一样，如果世界没有希望的话，那就一起去寻找直到发现为止。就算是无可救药的茧，我们要保护它并在此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使命！”

“来吧——大家一起走向终点！这是我们的希望，让它变成光，让它变成奇迹！”

香草的声音鼓励着每个人，奥芬最后的堡垒也被击碎了。

奥芬的毁灭代表着整个茧的崩溃，支撑这个高空世界漂浮的力量消失了，法尔希们也纷纷崩溃消亡，伊甸中的一切都飘散在空中。巨大的茧朝着地面飞快地坠下，这种时候大家自然地想要手牵手。

“云芳，香草！”

相视一笑的两人好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脱离了大家牵引的她们手牵手漂浮到了较远的地方。霍普想要拉住香草，却看出了她眼神中决定再也不逃避的光彩。

霍普也曾有过这种光芒。

飘离了大家的香草和云芳，默默发动了各自的召唤，两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完整的诸神黄昏出现在空中。

史无前例的强大召唤在空中停顿了片刻，转身奔向没有了力量束缚的火山带，无数岩浆翻滚喷薄着等待她的降临，诸神黄昏以一己之力越过岩浆的部分，在茧的正下方托起了这个庞然大物。

无数冷风吹来，岩浆被诸神黄昏吸引着形成一道流柱，又迅速凝结。强大的支撑力量终于勉强扛住茧的下坠，飞溅的岩浆在茧周围暴出无数宛如花朵般的美丽图案。

新的世界诞生了，伴随着茧的破坏与旧世界的毁灭。

新的一天来临了。

化成水晶的闪电静静屹立在地面上，好像从远古时代就一直站在那里一样。风吹过她的身体，在仿佛睡梦般的状态下听到一个温软的声音在轻声呼唤着。

“醒来吧！”

醒来了，从水晶幻化成人，闪电经过了一丝迷惘，随后在自己的身后发现了霍普、塞兹和斯诺。

法尔希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尝试着走出茧，去看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新的生活已经展开。凝望着香草和云芳馈赠给这个世界的礼物，每个人心中都回味着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感觉。闪电仿佛又在耳畔听到了云芳的笑声，她们留给自己的东西如此美好，让人心怀无比的感激。

不知站了多久，远处走来两个身影，看到其中一个娇小少女的轮廓，闪电心头一震。

塞拉和达基已经恢复过来了，闪电迎着妹妹的身影跑过去，轻轻抱住妹妹，说出了自己久藏心底的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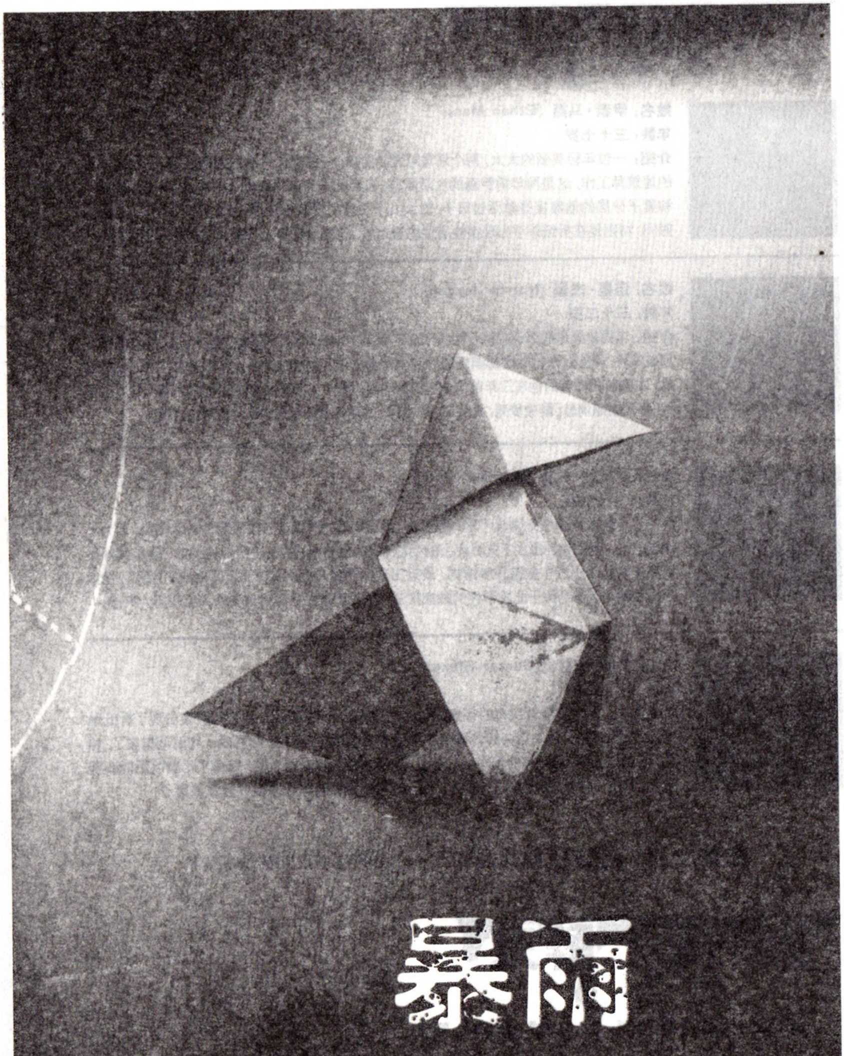
“对不起。”

斯诺忙着跟塞拉相见，塞兹给儿子展示自己买来的小陆行鸟。欢聚和落寞的尽头，闪电站在霍普身边遥望天空，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结晶花朵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两名少女拯救了这个世界的秘密。知道这秘密的人站在蓝天下，会把新的故事说给谁听呢？

也许只要未来无尽，这样的故事就永远不会消失。闪电想念着这两个坚强的朋友，想念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快步走向斯诺和妹妹。

在那些结晶深处，两具美丽的水晶雕像静静相对微笑着，那样的微笑，便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绽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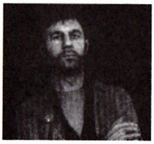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暴雨

文／Fatvin 编／夜蓝

人物介绍



姓名：伊森·马斯（Ethan Mars）

年龄：三十七岁

介绍：一位年轻美丽的太太，两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一幢现代气息浓郁的别墅，一份高收入的建筑师工作，这是两年前伊森的生活状态，可大儿子的意外去世让他失去了一切。现在，和妻子分居的他靠接些散活过日子，对大儿子去世的愧疚感让他更加珍惜和小儿子相处的时间，特别是在折纸杀手出现在他居住的城市后，他更是一步也不愿意离开小儿子肖恩。



姓名：诺曼·杰登（Norma Jayden）

年龄：三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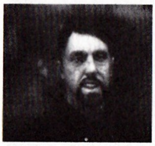
介绍：诺曼曾经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精英，极擅长侧写和通过不为外人所关注的细节侦破案件，毕业以来协助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侦破了包括推销员连环凶杀案在内的多起迷案。本来前程似锦的他在三年前的一次任务中因为一个无辜孩子的去世而陷入事业与人生低谷，每天借酒消愁，醉生梦死，那间叫“黑水河”的爱尔兰酒吧是他目前最常去的地方。



姓名：麦迪逊·佩吉（Madison Paige）

年龄：二十八岁

介绍：麦迪逊是个小资情调严重的摄影师，她为不同的时尚杂志拍摄照片赚取稿费。因为工作压力大，年轻的她患上了失眠症。治疗这种疾病的惟一办法，按照她的说法，就是关掉手机离开家找个小汽车旅馆开房睡觉。最近出现的折纸杀手变成了同行们的热门话题，他们争相希望可以拿到关于此次事件的独家报道，不过麦迪逊好像对这种杀人案没多大兴趣。



姓名：卡特·布雷克(Carter Blake)

年龄：四十五岁

介绍：布雷克是萨尔维森市的警察局长，为人要面子爱出风头。在去年萨市出现了折纸杀手以后，他曾雄心勃勃地向媒体和市长保证在两个月内抓到凶手，可是一年时间过去了，凶案仍在发生。市长显然对他失去了耐性，转而向联邦调查局求助，知道了此事以后的布雷克大为恼怒，曾多次公开对下属说：“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市民知道究竟谁最能干！”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第一章：醉鬼

2011年10月3日凌晨01：53，华盛顿特区，阴天

三十二岁的诺曼·杰登拿着半瓶七百毫升装芝华士威士忌歪歪扭扭地踱出爱尔兰人开的“黑水河”酒吧。如果不是满脸参次不齐的络腮胡和不修边幅的头发遮住了俊朗的面容，诺曼今夜绝对不会孤身一人回家。诺曼喜欢爱尔兰酒吧，因为喝多了可以肆无忌惮，冠冕堂皇地跳到任何一张桌子上跳踢踏舞，这种享受可不是别的酒吧能体会到的。虽然他的身体告诉自己今夜已经不能

再喝了，但他的手却依然不时地将酒瓶塞入口中。脑内残存的少许意识指挥着他的双腿向家的方向一瘸一拐地挪去。

因为阴天的缘故，仲秋略显湿冷的空气中凝固着让人不适的沉闷，要是能像前几天一样下些雨就好了，诺曼心想。

“还曾……记得我们……相拥的日子。”

“此时……的我……竟是如此的孤寂。”

“只剩影子相随……”

须臾，哼着唐·麦克莱恩《我是如此爱你》的诺曼走到一条冷巷的拐角，不远处有两个拿着铁撬棍的偷车贼正在撬一辆残旧的别克轿车的门锁，他灌下一口酒，走到两个偷车贼面前问道：“喂，请问这车是你们的吗？”

两个偷车贼一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谨慎地抬头看去，六目交投之下，稍矮一点的偷车贼指着诺曼对自己的同伴笑了笑，说道：“我还以为是个条子，原来是个醉……”

矮贼想说的“鬼”字还没出口，诺曼手里厚重的威士忌酒瓶就在他的前额上砸开了花。矮子怪叫一声，捂着血流不止的前额倒在地上。

“你他妈的活腻了！多管闲事的杂种！”高个子贼放下铁撬棍，从牛仔裤口袋里摸出一柄弹簧刀。

“喂，外行，匕首不是那么握的，刀身要朝下不能朝上，刀刃要向前，你那姿势是抓开山刀的姿势。他妈的死笨贼，浪费了这么好的酒。”诺曼斜了高个子贼一眼，打了一个长长的酒嗝，面带惋惜地看着手上残存的酒瓶。

诺曼的轻蔑让盛怒之下的高个子贼失去理智，他怪叫着，双手握着匕首向诺曼腹部刺去，后者漫不经心地一个侧身避开来势，右手手肘接过腰腹部的力量猛一发作，结结实实地砸在高个子贼的后颈上。

随着“膨”的一声闷响，高个子贼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诺曼不紧不慢地从衣服里拿出手铐，将高个子的右手拷在矮子的左脚上，俩贼滑稽的造型引得他瘫在地上哈哈大笑。湿冷沉闷的空气随着他剧烈的呼吸大量进入体内，诺曼感到胃内一阵翻腾，他身体稍微前倾，向着俩贼的位置倾泻腹内酸臭的污物。

警笛的蜂鸣声从不远处传来，诺曼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红蓝相间的警车灯在他迷蒙的视线内闪烁，他擦了擦嘴边的秽物，四肢朝天地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此时，天空中隐隐飘来雷声，粉尘一样的雨点轻柔地落在诺曼脸上，他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章：探员

2011年10月3日晨 10：50，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总部胡佛大厦，行为科学部，小雨

"安东尼·查韦斯，颈椎骨裂，中等程度脑震荡。"

"山姆·杰克逊，额骨骨裂，中等程度脑震荡，缝三十五针。"

"联邦调查局特工诺曼·杰登被发现醉倒在现场，被抬上警车时还在狂叫'可惜了我的好酒'。两个偷车贼指认特工诺曼·杰登是把他们打伤的人。"部长斯坎纳把警方报告朝桌子上一砸，一脸严肃地看着依然酒气熏人的诺曼。

"头儿，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昨晚喝得实在是多了点，我的头好像被人灌了烧融的铅水一样难受，你说的那两个人是谁，我没一点印象了。"诺曼捧着脑袋左摇右晃。

"你哪一天喝的不多？过去的三年里你有哪一天回来上班时身上是没有酒气的？要不是我护着你，你早被革职了！这一回居然让我去市警察局领人！还好这两个贼是惯犯，他们的前科比你脸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胡须还要多！如果你昨晚砸的是个初犯或者是个公子哥儿，我看你现在要考虑请律师了！"斯坎纳看着那张乱糟糟的脸，忍不住发作了。

"头儿，对不起，我知道从局里的培训部开始，都是你一直护着我，很抱歉让你失望了。"诺曼的手上下搓动着胡子拉碴的脸，连声致歉。

"无论是在加州大学，还是在调查局培训部，你都是一等一的优秀生。我还记得你刚毕业那年就破了汽车推销员连环凶杀案，当时我觉得你迟早都会坐到我的位置，哦不，应该说，你会比我还要优秀。我就不明白了，三年前那个孩子的死为什么对你打击那么大，当时你所处角度根本是无法开枪的。那是意外。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外。"斯坎纳的语调变得温和，这时的他更像一个师长，无奈地想教导做错了事的徒弟。

"头儿，你不是我，我打赌你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没经历过我经历的事。从法律角度来说我的确是无罪。但作为一个执法者，我恨自己看着那个无辜的孩子被割断颈动脉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不能忘记在我怀里死去的孩子死前用他那说不出话的嘴巴默念着的'妈妈'；还有孩子母亲抱着孩子的尸体嚎啕大哭时的眼神。三年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眼前就是那孩子和他的母亲，只有酒精，只有这个东西能让我短暂地遗忘这一切。"诺曼低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说得对，我的确没有经历过你经历过的一切。但这样下去，别说你的仕途，就是你的人生也毁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可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也可能把你推入地狱的机会。从你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案子本不应该给你的，但是我现在手下有能力在短时期内侦破这案子的人也只有你了。要不要做？"斯坎纳从桌子的一角拿出一摞文件，丢给诺曼。

"什么案子？"诺曼漫不经心地翻着档案。

"这个案子来得很急，而且，是从纽约州来的，你知道那个州的警察和官员出奇的自傲，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主动要求联邦调查局帮忙的。事情是这样的，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萨尔维森市在过去的十三个月里一共有三名男童遇害，去年两个，今年一个，被害人年龄均为八至十岁。警方接到失踪报案的三到五天内就会发现被害者尸体，尸检报告显示致死原因是溺毙，从肺部和胃部残留的积水分析结果来看，这些孩子都是溺死在雨水里的。被害者的手里都握着一个日式动物折纸，因为这个特征，民间称凶手为'折纸杀手'。所有的凶案都发生在秋天，当雨水较为充裕的时候。"斯坎纳说到这里的时候顿了一顿，将几张案发现场照片递给了诺曼。

"三具尸体的胸前都放着一朵扫墓用的白兰花。尸身没有其他伤痕，也没有性侵犯的痕迹，目前的推测是凶手在关押了受害者三至五天后再将孩子溺毙。现在上头打赌说我们行为科学部

无人能在年内侦破此案，我希望你用行动告诉那帮只会应酬的官僚，我的行为科学部依然是局里最专业的部门。”斯坎纳粗略交代完案情，微笑着盯着诺曼。

“我实在不明白，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连环杀手，恋童癖，校园枪击案，手段推陈出新，规模愈演愈烈。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执行和善后上，却不考虑从源头上抑制这些问题。去年《纽约时报》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晚上听不到警车和救护车的蜂鸣声根本无法入睡。”诺曼借着还没完全散去的酒气，快速翻动着凶案现场的照片，放肆地发泄着。

“换一个角度看，你说的这些状况也是行为科学部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以及山姆大叔每年给你发工资的理由。”斯坎纳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你的意思，我也觉得目前的状况是出一个漏洞补一个漏洞。但不要说美国，就算是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在运行。我经常想，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个漏洞百出的大麻袋，那么它目前的状况离最后的崩溃也不远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雄心壮志想改变一切，嘴里也经常挂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可是从这个年纪再回头看，发现惟一被自己改变的就是自己，生活就是这样随波逐流。好了，哲学讨论到此结束，这个案子要不要接？”

“我这就动身，2012年元旦前破不了案你就会在你的办公桌上发现我的辞职信。”诺曼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么，我等你的好消息。对了，萨市是底特律那样的工业城，工业城都有一种不服输的蓝领精神，他们崇尚加班加点勤劳苦干，却忽略如何在正常的八小时内提高工作效率，你要特别小心别伤了当地警察的自尊心。萨市市长今早在电话里对我说警察局长布雷克先生对联邦调查局的介入有看法，你自己随机应变吧。喂，记得把胡子刮了再走！”斯坎纳目送诺曼走出办公室。

第三章 父亲

2011年10月4日晨 03：50，纽约州萨尔维森市，伊森·马斯家中，中雨

夜色如同上等的松烟墨一样浓郁无光，维多利亚式老挂钟的钟摆伴随着从窗外传来的雨声在房间内嘀嗒作响。伊森坐在儿子肖恩的床前，手随着儿子每一次珍贵的呼吸，轻柔地起伏着。儿子有节奏的鼻息围绕着父亲的手，也温暖着父亲的心。

在适才那个将伊森唤醒的梦里，他又看见了杰森——两年前因为交通意外死亡的大儿子。妻子因为无法接受孩子的死亡已经和他分居。现在他们惟一的孩子肖恩，正被迫在父亲和母亲的住所间来回留宿。每当肖恩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伊森总是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他。从早上吃饭，到上学、午餐、放学、晚餐、甚至入睡他都守护在肖恩身边。

“我不能再让这个孩子出任何意外了。”伊森经常这样告诫自己。

肖恩翻了个身，睁开了眼睛，看见守在身边的父亲。

“爸爸，我梦见哥哥了。”

“我也是。”

“爸爸，哥哥说他在天堂很快乐。”

“是吗？那你该为他高兴。”

“爸爸，我能去天堂吗？”

“不行，孩子，现在还不行。”伊森将肖恩抱入怀里。

“我想哥哥。”

“我也是。”

“爸爸，能给我讲个故事吗？我睡不着。”

“嗯，你想听什么？”

“《拇指姑娘》。”

“从前有一个女人，她非常希望有一个丁点儿小的孩子……”伊森拉亮床头的小灯，握住肖恩的双手，开始为孩子讲述这个他早已背熟的故事。

第四章 尸体

2011年10月4日晨 07：10，萨市市郊，中雨

“终于到了。”当诺曼看见“欢迎您来到萨尔维森市”的告示牌和远处几个高耸如云，像在诉说这个城市的工业历史的老式烟囱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多日的降雨让雷根机场接近瘫痪，几乎所有的国内航班都挂上了“取消”或者“延迟”的牌子，在机场苦等12小时之后，诺曼终于决定连夜驱车前往萨市。

车窗前的扫雨器依然不知疲倦地摇摆着，诺曼已经不记得最后一次看见太阳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整个美国东海岸，晦暗的天空和几乎没有停过的秋雨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浑厚感性的歌声从诺曼的手机中传来，他拿起电话，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开始喋喋不休。

“特工诺曼·杰登，根据联邦调查局给我的信息，你应该在昨夜就到萨市了。你现在人呢？”电话那头的人一个敬语也没有用。

“因为下雨的原因飞机取消了，我的车刚到萨市，请问您是？”虽然对与自己通话的人非常不满，但毕竟是代表联邦调查局出差，诺曼也不想一开始就把事情弄糟。

“卡特·布雷克，萨市警察局局长。听着，今早六点，一个遛狗的老头又发现了一具孩子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初步推断，这应该是折纸杀手犯下的第四宗命案。你朝大烟囱的方向开，到桥底的时候就会看见大量的记者和我们的警车。你老大刚才对我老大说一定要你来查看犯罪现场，我们现在所有人在雨中恭候大驾。”布雷克显然对这样的安排非常不满。

“好的，我尽快赶到。”诺曼踩下油门，车子迎着风雨，向烟囱的方向驶去。

当诺曼最终抵达现场时，布雷克正在忙着应付蜂拥而至的记者。

"对不起，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现在非常忙碌，市警察局正在尽一切可能努力缉拿凶手归案，我想这也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你们在这里只会阻碍警方办案，在此我建议大家有秩序的离开，案件的进度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大家公布。另外有个消息要向大家宣布，联邦调查局派出了特工诺曼·杰登先生协助我们办案，他的联络方式是323-555-0586，如果市民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和我或者杰登先生联系，谢谢大家。"诺曼很佩服布雷克这样的人，他们总能在流氓和外交官之间轻易转换。

"我们听了这些废话整整一年了，你什么时候才能破案。"

"这里是民主法治社会，你有什么权力要求我们离开？"

"公众有知情权，受害人的家属有知情权。你知道现在市里已经有不少家长辞掉工作专心看护孩子吗？这个案子已经开始影响本市的GDP了！"

"这就是我们在雨中苦等一个半小时换来的答案吗？"

愤怒的记者连珠炮般的逼问和闪烁不停的镁光灯逼得布雷克连连后退，他面带机械式的笑容，退回警戒线以内。

"布雷克先生，我们刚在电话里谈过，我是诺曼·杰登。"诺曼礼貌地伸出手去。

布雷克上下打量着诺曼，半响才伸出带着手套的手："联邦调查局也素手无策了吗？居然派个小白脸来。"

初来乍到的诺曼显然不想和主人家产生任何不愉快，他岔开话题道："能带我看看现场吗？"

"喂，东尼、彼得，你们把那些该死的记者拦远点。他妈的把案发现场围得跟马戏团似的，老子可不是马戏团里的动物。这帮该上绞刑架的记者为了头条连自己的父母都能杀。"布雷克好像没听到诺曼的话似的，转头指挥自己的下属。

"听着神探，这破案子已经快把整个城市给拖垮了，你如果没有经验，我劝你还是快些离开这个地方。请你来可不是我的主意，是市长和你们头儿联络的。"

"请带我看看现场。还有，警员实在太多了，他们这样走来走去会破坏有价值的线索。"诺曼看着现场乱七八糟的警员脚印，叹了口气。

布雷克轻蔑的一笑，转头大喊："嘿，伙计们，神探体恤你们在雨里工作辛苦，特许大家休息一下，都去外围拦记者吧。"

"跟我来。"布雷克示意诺曼跟着自己。

"和之前三起凶案一样，被害人表面无任何伤痕，手上握着一个日式折纸，这次的折纸是小狗。根据被害人握拳的姿势来看，这个小狗折纸显然是凶手在被害人死后强制塞入被害人手中的。死者胸前摆着一朵白兰花。具体致死原因要等尸检报告出来才知道，我觉得十有八九和之前的三起凶案一样是在雨水中溺死的。没有目击者，没有指纹，甚至受害者指甲缝内连凶手的衣物纤维都没有。这该死的雨又把现场冲刷得干干净净。"布雷克看着躺在湿地上，被小帐篷保护着的尸体说。

"受害者的身分确认了吗？"

"暂时还没有，我打赌这个被害人和以前一样都是随意挑选的。之前的三个被害人有两个来自欧洲白人族裔，一个来自拉美族裔，家庭经济宗教背景也各不相同，父母从事的

职业也没有关联。孩子失踪的时间分布在上下学高峰期。最要命的是，连续三起案子都没有目击证人，凶手也是挑选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下手。”布雷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孩子惨白的脸色刺痛了诺曼的心，这样的惨白色他三年前也见过。时间过去了三年，同样的悲哀再一次重复，他依旧无力挽回孩子的生命。

“神探，你发什么呆？他妈的，下雨天连烟都不能抽。”布雷克看着陷入沉思的诺曼，自顾自地埋怨着。

“让救护车把尸体运走吧，我们先回局里。我需要一些时间整理目前的思路，晚上七点我会做一个分析会，请办案人员务必参加。”诺曼拉了拉小帐篷的四个角落，确保孩子的尸体没有被雨水淋到。

“神探，这么快就有线索了？”布雷克挑衅地问道。

“晚上开会你就知道了。还有，麻烦你叫个警员把我的车开到警察局。”诺曼朝救护车的方向走去。

“你去哪里？”布雷克在雨中喊着。

“殓房。”

第五章 端倪

2011年10月4日晚 19：00，萨市警察局会议室，中雨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连从事文职工作的雇员也放下手头的文案来听诺曼的分析会。

“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分析会。在会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和大家说明，以下我所做的所有分析都是基于詹姆斯·布鲁塞尔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侧写理论基础上的。侧写虽然经过了六十年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它的不足，这种理论只能用在犯罪现场没有留下主要证据的案件，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折纸杀手这类案件。侧写做出的推论并不一定准确，但能为我们陷入胶着状态的侦查带来一些思路。”谨记斯坎纳的教诲，诺曼做出了谨慎的开场白。

“考虑到孩子是被雨水溺死的缘故，我调查了所有四起凶案从孩子被绑架到尸体被发现之间的降雨量，结果显示为15·1—15·4CM。根据对尸身表皮和肌肉组织的分析，受害者颈部以下浸入水中的时间显然比颈部以上要长。综合这两条线索，我几乎可以肯定孩子在被抓后立即被放入一个露天水牢一样的地方，雨水慢慢让水牢的水位上升，最后溺死受害者。”此言一出，会议室内发出细微的议论声音。诺曼知道，听众的兴趣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尸身上放置的白兰花应该是作为对死者的歉意，凶手好像想说对不起……”

“哈哈哈哈，真是荒谬，联邦调查局派来的人告诉我们这个连环杀手在杀人以后说对不起，然后还要多次重复这个愚蠢的过程。”坐在前排的布雷克夸张地怪笑。

“这种笑声，一般是面部神经炎和面瘫患者在不能控制脸部肌肉时发出的。”诺曼觉得如果不做出点反抗，会被眼前这个警察局长一直当软柿子捏，于是他反唇相讥，引得会议室后面几个年轻的女警嗤嗤地笑。仿佛吃了个苍蝇似的，布雷克恶狠狠地盯着诺曼。

“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除了兰花和水牢以外，我还注意到受害者的指甲缝里除了自己和家人的衣物纤维及皮肤碎屑之外没有其他东西，也就是说受害者被绑架以后没有做过任何反抗，也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身体侵害。综合这三样线索，我推断凶手把受害者看作达成目的的工具，他想通过绑架和杀害这些孩子达成某种目的，但是这种目的又无关金钱与性。在受害者死后，凶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忏悔，于是在他们的胸前放置白兰花。至于那个折纸，则是涉及到凶手的隐私，应该和他的童年有关系。”诺曼喝了口黑咖啡，停了一下，换了张幻灯片。

“会是某种宗教仪式吗？”一个警员问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孩子的身体是工具而非目的，这个是肯定的。根据犯罪心理学两分法的基本原则，这个非暴力型罪犯应该有正常的工作或殷实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社交能力，性别不限，年龄在30—50岁之间。在确认了凶手模糊的作案动机和大致的社会层次后，接下来我会对凶手进行进一步定位。”诺曼自信满满地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张图我想你们都见过了，就是四起凶案发生的地点。一般来说，无论是有计划型智能犯罪还是无计划型暴力犯罪，只要罪案都集中发生在某一个区域，那么这个连环杀手第一次作案选择的地点都不会离他的居住地太远，以便万一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时可以及时逃匿。凶手应该住在以第一个犯罪地点为圆心，方圆六公里之内的地方。萨市的这个区域居住了差不多一万一千人。”

当诺曼想换下一张幻灯片时，布雷克又不甘寂寞地开口了：“你知道排查一万一千人需要多少时间吗？我们整局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共排查了三千五百多人。难道这回我们要再查三年吗？与其这样还不如派警力去各个学校蹲点防守或者在市内所有有儿童活动的区域加装摄像头。”

“我知道你不喜欢联邦调查局的人，但既然我们都为了破这个案子，为什么不能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联合在一起呢？你觉得我的下一句话是要说让大家去排查这一万一千人吗？”诺曼在说“你”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读音，他不想因为和布雷克之间的矛盾影响自己和其他警员的关系。

“那你想说什么？”

“我们都知道，孩子指甲缝里没有凶手的痕迹，身上也没有伤痕和搏斗的痕迹，那么可以断定，在绑架的过程中，特别是最开始实施绑架的那个阶段，他是绝对没有采用暴力的，也就是说，孩子对他是信任的。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能相信陌生人，更加不能随便和陌生人一起走，所以，绑架孩子的人必定是孩子相信的人。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学生的亲人，要么就是穿警察制服的人，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人能做得到这种事情。”

“警察制服通过网络很容易买到，你这说了等于白说。随便弄个人，穿个制服，把孩子

弄上车，再喂孩子吃个混有乙醚的糖，最后把昏睡着的孩子丢入水牢。就能保证自己的衣服纤维和皮肤组织不留在孩子的指甲缝里。”布雷克又迫不及待地挑刺。

“的确，警察制服可以伪造。但还有一个细节请大家不要忽略，那就是所有的绑架案发生的地方，甚至凶手选择运送孩子的线路，都没有监控摄像头，城市里的监控摄像头大多都是裸露的，但也有不少是隐蔽的摄像头。普通人是不会知道这些摄像头的位置的，我也不相信连续四起案件凶手靠的都是运气。因此，凶手极有可能是在职或者已经离职的，可以接触到这类信息的公职人员，我建议以这个为主要筛选条件排查这一万一千人。另外，我仔细看了一下孩子手上的折纸，根据我这个外行的判断，这是非常精细的一种手工艺品，但凡这样的手工艺爱好者应该有特殊的圈子供其交流，也会有一些类似折纸大赛一样的比赛，凶手很有可能参加这样的比赛并且有可能获过奖，获奖名单和折纸爱好者的名单都可以加入排查的范围。”诺曼结束了说明，关掉了幻灯机。

“喂，你们中间有谁住那个圈里的，自己出来自首，别浪费我们神探的时间。”布雷克环视四周。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我愿意洗耳恭听。”

“我的确有更好的建议，那就是你和我现在马上一起去见第五个失踪者的家长。”

“这么快？凶手看来是越来越有自信了。”

“五分钟以前刚到警局，现在正在外面做笔录。大家散了吧，专案组的人都和我一起去见报案者吧。”布雷克风风火火地驱散开会议室里的人。

第六章 失踪

2011年10月4日晚 20：00，萨市警察局，中雨（降雨量0·48厘米）

“我……说了三次了，我叫伊森·马斯。我今天……今天下午把肖恩从学校……里接出来，他说要去……去公园里玩一会，他去玩旋转木马，我回头想给他……给他买点零食，等我再回头时，他就不见了。”勉强坐在椅子上的男子像是一个晚期帕金森症患者，颤抖以他的嘴唇为中心向全身扩散。只一小会，男子坐着的椅子也跟着他的身体一起颤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你……还好吗，先生？”做笔录的警察试探着问。

“我，我当然不好，我惟一的儿子失踪了，我怎么能……好。”

“你还能记得什么细节吗？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布雷克将手放在伊森的肩膀上，鼓励他回忆绑架的细节。从今早到现在，诺曼第一次觉得布雷克像个警察。

“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从下午四点找到现在，所有肖恩可能去的地方我都找过

了。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哦，不，我在公园的草地上找到了肖恩的书包。"

"那肖恩上旋转木马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吗？"诺曼问道。

"我……不知道，我脑子里很乱。"

"那你回去找肖恩的时候，旋转木马是在转着还是停着？孩子失踪后问了在场的人吗？那个时间段应该有很多人在公园里。你必须要告诉我们所有的细节。"布雷克继续追问到。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到处……找我的孩子，他不在，只有……只有一个书包留在公园里。你说这个案子是折纸杀手干的吗？"伊森抬起头来，用乞求的眼神看着眼前的这些警察。诺曼知道伊森想从警察嘴里听到类似"这不是折纸杀手干的"这样的话以获得安慰。

"依我所见，这个案子不太像是折纸杀手干的，如果真如你所言你离开肖恩只是去买零食的话，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冠冕堂皇地把你的孩子带走。之前几个失踪的孩子都是放学或上学时在老师和家长的交接真空期被绑架的，肖恩应该是去什么地方玩去了。"诺曼觉得这个家长在对警察隐瞒着什么，但是那期盼的眼神和焦急的心态又不像是装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证据指责眼前的这个父亲在说谎。

听了诺曼的分析，伊森一下子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梦呓般地喊道："我就知道不会是折纸杀手干的！我的肖恩，一定是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一定是，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回家了，对，他一定已经回家了，我要打个电话！"

伊森不由分说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快接啊孩子，我知道你在家里，是去厕所了吗？不要紧，爸爸这就回去，回去找你。不对，不对，你不在家。那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不对，是折纸杀手干的，他劫走了我的肖恩。警官，告诉我，如果是折纸杀手干的，肖恩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伊森忽然放下电话，双手抓着布雷克的肩膀拼命摇晃。



“如果是折纸杀手的话，根据我们对未来几天降雨量的分析。我们大约还有六十七个小时活着找回肖恩。”诺曼说着走上前去，拉开了伊森。

“我会让人开车送你回家休息一下，如果你想起了什么，请一定和我们联络。我向你保证，萨市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会尽一切努力帮你找回孩子。”布雷克向一个警员招了招手，让他送伊森回家。

“布雷克，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天时间，现在开始排查那个区域……”

一阵凄厉的哭喊声打断了诺曼和布雷克刚刚开始的对话。他们朝哭声传出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在警察局门口拦住了伊森，歇斯底里地对他喊着：“难道杰森的死还不够吗？你怎么把肖恩也弄丢了！”要不是一旁的女警拉着，女人就要扑上去和伊森拼命。

“对不起，格雷丝，真对不起。我答应你，一定把肖恩找回来。”伊森哭丧着脸，飞也似地跑出了警察局。

“女士，请问你是肖恩的母亲吗？”诺曼主动走到门口扶着格雷丝进入警局。

“是的。我一听到孩子失踪的消息就来警局了。”格雷丝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在回答诺曼问题的同时，她还含含糊糊地念着肖恩的名字。

“您和您丈夫还住在一起吗？”

“杰森出事以后，我们就没住在一起了。”

“杰森是您和伊森的另一个儿子吗？”

“是的，杰森和肖恩，我那两个天使一般的孩子，以前我们一家四口一起走出去时总能引起路人善意的回顾，我想可能是我们的幸福感染了周围的人。伊森当时的工作也很好，他以前是一个很出名的室内建筑设计师。那天杰森跑到了马路上，一辆轿车鸣着喇叭飞驶而至，杰森吓得站在马路中央无法动弹，不远处的伊森飞奔过去想救杰森，他甚至用身体保护杰森，可还是慢了一步，那辆该死的轿车撞飞了他们父子两人。伊森因为脑损伤住了半年的医院，杰森则永远离开了我们。杰森死后我和伊森的关系越来越差，在一年前我们协议分居，肖恩在我和他父亲的住处两头跑。杰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和伊森一直没能走出来，结果今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究竟是为什么？”说到这里的格雷丝已是泣不成声。

“我和布雷克局长方才和您先生对话的时候觉得他有些不对劲，我的意思是说伊森先生说话的时候有些逻辑不清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那次车祸造成的脑损伤引起的？”

“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留意到了。那次车祸可能让他得了梦游症，或者是精神分裂。今年有几次有人半夜敲我家门，我打开门后发现伊森站在门口，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却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又从我的门口走开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吓得头发都立了起来，我以前听人说过梦游的人是万万不可以吵醒的，我不敢说话，只是在他离开的时候我拉了他一下，结果从他手上掉出了一只小狗日式折纸。我一直想和他的主治医生谈他的情况，但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没能去。”

“小狗日式折纸”这六个字的出现让布雷克的嘴角稍微抽动了一下，他马上问道：“那个小狗折纸，您还留着吗？”

格雷丝摇摇头。

失望的布雷克马上打起敷衍的官腔说："好了，夫人，您也累了，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和伊森先生的。"

"你在怀疑伊森吗？"目送着格雷丝离开的诺曼问布雷克。

"为什么不？折纸，精神分裂，丧子这三个因素凑起来，伊森绝对有嫌疑和作案动机。你想想，一个精神分裂，饱受丧子之痛的父亲为了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这份痛苦而变成连环杀手。这一次，他分裂出的另外一个人格绑架了自己的孩子来摧残自己！好莱坞不是经常有这样的题材吗？那个什么电影来着，对了叫《致命身分》那个，不是一个人分裂了五六个人格出来嘛！"布雷克大声喊道。

"梦游的确可能是精神分裂的一种表现，但是精神分裂杀人案不会这么复杂，而且多是无计划的暴力犯罪，就算是你刚说的那个电影也符合这样的特征。伊森的背景不符合我做出的侧写判断，他没有能力掌握摄像机位置。还有他太太描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就是穿上警服也不像警察，你觉得孩子们会毫无疑问地跟着这样的人走吗，他家的地址也不是在可能性极高的地址区间。你甚至连他的不在场证据都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做出这样的怀疑，实在是有失偏颇。"诺曼面对这样的武断，着实生气了。

"你刚来就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说是我们警察干的，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武断会给整个警察队伍带来多大的影响？如果最后查出来不是警察干的，你拍拍屁股就走人了，那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选择？是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侧写，还是愿意相信摆在眼前的证据？你以为你是联邦调查局就可以为所欲为，这里是萨市，不是华盛顿！这座工业城崇尚的是蓝领精神！别说你这种自以为穿着西装爬爬书本就可以破案的特工，就是那个关系户市长大人似乎也不太懂什么是蓝领精神！"

"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希望你能在抓人之前，和我一起去见见格雷丝口中说的那个主治医生。"诺曼尽力控制着自己情绪，他很清楚急躁不能解决任何事情，特别是在陌生和敌对的环境下。

"要不是那群敲骨吸髓的媒体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现在就去抓人了！你这个建议倒是不错，比你之前提的那些什么警察是凶手的概念好多了，他的医生说不定知道更多，不过我会派两个人先去把那个疯子给'保护'起来。"

第七章 问题

2011年10月4日晚 21：00，萨市伊森·马斯住宅，中雨（降雨量0·60厘米）

媒体的嗅觉一如既往地灵敏，在伊森报案一小时后，他的家门前已经挤满了各种媒体的记者和花花绿绿的新闻采访车。雨天让媒体的情绪变得急躁，连平日里以端庄沉稳著称

的女新闻主播们也开始满口脏话，为了争抢摄影角度，手持“长枪大炮”的记者们互相咒骂推搡着，诺曼家门口俨然一个热闹的海鲜市集。

房间内的伊森苦恼地抱着头，方才在警察局里，他没有和警察说出全部事实。自从离开医院以后，伊森就经常出现梦游一样的症状，这种症状完全不受控制，也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规律，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虽说近日这种情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但还是会隔一段时间出现那么一次，因为太想念孩子，怀着侥幸心理的伊森没有过多地向格雷丝和他人透露自己的情况。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伊森梦游之后手上时常会拿着一个日式动物折纸。这个折纸曾经让他恐惧过，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折纸杀手。但在比对过杀手的作案时间和自己的梦游时间后，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他的主治医生告诉他这种病叫“混合型精神分裂症”，得这种病的人时常会出现类似梦游的情况。

今天下午在公园，伊森很久没发的病又犯了，等他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五点多了。他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肖恩，在毫无头绪又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他只能去警察局报警，但他又担心如果合盘托出真相，警察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强制治疗，这样会失去自己寻回儿子肖恩的机会。

短促的门铃声响起，伊森冲着门口大骂：“我他妈的不接受采访，快滚！”

“很抱歉，马斯先生，有您的急件包裹，请您签收一下。”

包裹，这个时候谁会送包裹来？伊森把门拉开一条缝，门外的闪光灯齐刷刷地亮了起来，记者们蜂拥而至。

伊森飞快地拿过包裹，在电子签收机上随意划了几笔，关上大门。

寄件人“肖恩·马斯”。伊森感觉到自己的血液正在向头上涌。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数个电影的片段：绑架者的家人收到包裹，打开以后是血淋淋的肢体残骸。如果这是肖恩





的……伊森根本不敢往下想。他捧着鞋盒大小的包裹，屏住一口气拆开包装，将一只手伸进去摸索。指尖掠过钢铁的冰冷，伊森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他打开包裹，方才冰冷的钢铁是一把伯莱塔92F银色手枪，枪身上的弹膛有弹指示器呈现绿色，保险是关上的。手枪旁边是一台手机和一串车钥匙，钥匙下压着一个天鹅折纸。

手机上有张纸条，写着‘游戏规则’四个字

伊森打开纸条，上面列明了两个大项。

“1：如果你向警察提到这个盒子，你的孩子马上就会死。”

“2：现在，请先打开手机。”

伊森按照指示打开手机，一段无声视频开始自动播放。

肖恩被关在一个蓄水池里，蓄水池的封盖被铁栅栏死死锁住，蓄水池里的水已经漫到肖恩的胸部。肖恩无助地看着镜头，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伊森凑近仔细盯着肖恩的嘴唇。

“爸爸，救我……”

“肖恩，别害怕。等着爸爸，爸爸马上就来救你。”伊森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手机屏幕上肖恩的脸。

短暂的视频到此结束，雪花过后，黑沉沉的手机屏幕上显出三行字。

“大海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冲走高山？”

“一些人要被奴役多少年，自由才能出现？”

——鲍勃·迪伦《随风而逝》

屏幕又暗了下去了，再次亮起时，中央缓缓出现一句话：

“为了换回你心爱的人，你愿意付出多少？打开折纸吧，汝之决心即将接受考验。”

门外的媒体越来越多，采访车上的灯光将屋内照的如同白昼，一些心急的记者开始把摄像机架在闭上窗帘的窗口。伊森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无法用心思考，他转身拿起风衣和包

裹盒，从自家后院搭梯子翻入邻居家的院墙，消失在雨夜里。

伊森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身后，有一个身穿刻有浮世绘图案夹克的女摩托车手一直跟着他……

第八章 通缉

2011年10月4日晚 21：00，萨市，脑科医生威廉·夏洛特家，中雨（降雨量0·60厘米）

"马斯先生的问题有三点。"年轻的夏洛特医生拿出伊森厚厚的档案夹。

"1：罗夏测试的结果显示他是一个高智商的轻度抑郁症患者，也就是说他不是很善于和不太熟悉的人交谈，还会有一些自残或者是自杀倾向，他的抑郁症近来有加深的迹象。"

"2：他的核磁共振结果显示他的大脑有器质性病变，我相信这是上次车祸留下的后遗症。但是这种情况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些改善。"

"3：因为大儿子的死，他有非常严重的罪恶妄想，他把儿子逝世所有的责任都强加在自己的头上，久而久之，他出现了精神分裂。但是这种情况近几个月也出现了一些改善。"

"如果你半年前问我，我会告诉你马斯先生的脑袋里是一团糟，无论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的特征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但是近半年来，他的情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诚然，他的病情没有完全好转，不过我认为就算是半年前，这样的病变也应该不会引发他



伤害周围的人，如果存在这种可能的话，我早就通知精神病院强制收容马斯先生了，他在潜意识里惟一想伤害的人应该是他自己才对。当然了，如你们所知，人脑的复杂程度远不是现代医学所能完全剖析的，布雷克队长所做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敢于怀疑和否定之前的定理，才是科学的可贵之处。”夏洛特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着两个被淋得湿漉漉的探员。

“那么，医生，在你治疗的过程中，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你怀疑的东西？”听着医生的最后两句话，布雷克笑逐颜开。

“你这么问，倒是有个小玩意儿挺奇怪的。”夏洛特医生推开抽屉，拿出一个小熊折纸。

“半年多以前的某天，马斯先生忽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不在，他把这个小熊折纸交给了护士。这个小熊我一直留着，或许你们有用。”夏洛特医生把小熊递给布雷克。

如获至宝的布雷克把小熊折纸在诺曼的眼前晃了晃说：“怎么样，神探，现在只要这只小熊折纸和我们之前缴获的折纸属于同一种纸张的话，我就可以申请逮捕令了，看来你的侧写是完全没用了。”

诺曼陷入了沉默，如果不是眼前的这个折纸，他知道伊森是凶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眼前的这个小熊折纸的的确确把伊森和折纸杀手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看看检查结果怎样吧。”诺曼小声说。

布雷克拿起手机给守候在伊森家门口的警员打去电话：“看好那个疯子，最多半小时我们就可以抓人了。”

“是的，头儿。刚刚他还开门收快递。”

二十分钟后，纸张植物纤维初步检测结果出炉，法医们得出成分相同的共识。纸片是一种常见的便笺纸。

布雷克拿着检验结果双手发抖，在又一次确认了伊森还在家里的情况后，他飙车前往伊森家。布雷克的如意算盘是在媒体面前第一个冲入伊森家里，然后抓着他出现在门外守候的媒体面前，以萨市救星的姿态接受媒体的采访。

“嗨，诺曼，要和我一起进去吗？我可以既往不咎，联邦调查局和萨市警察局依然是好兄弟，一会我们可以出来一起见记者。”

“你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布雷克，伊森绝对不是凶手，你把有限的资源放在错误的目标上，这是在浪费对于我们来说最奢侈的时间。”

“是吗神探，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折纸的事情。”

“我现在无法做出圆满的解释，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某处等着我们去发掘。退一步说，即便你有了纸片相同的科学检验结果，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到处都买得到的纸片证明伊森是凶手。万一出现任何闪失的话，这个孩子的命你是否担的起来？你尽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查下去，但我希望你能派两个人协助我追查另外的可能性”

“他房间里肯定有更加多的证据，既然你不愿意和我一起去，那这个功劳我就一个人独揽了。我一个人也不会给你，因为完全没这个必要。这个孩子也不会死，因为布雷克叔叔会把他给救回来。你如果愿意按照你的方法查下去的话请便好了。”说着布雷克打开了诺

曼那一侧的车门，示意他下车。

“你他妈的真是个偏执的混蛋。” 诺曼爽快地走下了车，对着布雷克的背影竖起了中指。

布雷克推开车门，大摇大摆地和两个警员在闪光灯和摄像机的注视下极具戏剧性地砸开了伊森家的大门。

“人呢？你们究竟是干什么吃的？伊森是怎么跑掉的？”恼羞成怒的布雷克看着空空如也的房子，低声责怪当班警员。

“真抱歉头儿，他应该是从后院翻过邻居家的墙跑掉的。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们这群白痴居然让一个毫无反侦察能力的建筑师在你们眼皮底下跑掉，我真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现在随便在房间看看有没有别的证据，一会见媒体的时候除了我之外谁也别说话！”布雷克咆哮着一拳砸在墙上。

对伊森家的进一步搜索并没有发现特别有价值的情报。为了维持市警察局的颜面，他还是从伊森家中随便拿走了一些东西作为“证据”。

看见布雷克出门，记者们蜂拥而上，他们显然对警察没能抓到疑凶非常不满。对付媒体经验老道的布雷克随即把责任推到了美国宪法和记者的身上。

“从我们怀疑伊森·马斯到收集证据和申请逮捕令，一共才花费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地区或城市的警察在这样的效率面前也会汗颜。威严的美国宪法规定我们在没有证据之前不可以随意抓人，媒体朋友们的存在又让现场的情况更加复杂，疑犯显然是利用了这两个因素最终逃脱。不过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所有出入萨市的通道已经完全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我们将投入尽可能多的警力在市内搜捕伊森·马斯，大家如果有关于疑犯的线索也可以和我们联络。明天一早，我保证通缉他的海报会出现在萨市的大街小巷。”说完布雷克不顾媒体的追问，匆匆离开现场。

第九章 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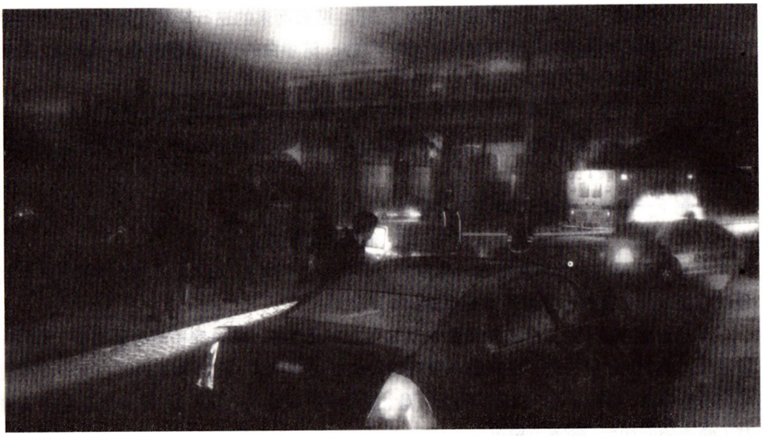
2011年10月4日晚 22：00，萨市“浪人小径”汽车旅馆，中雨（降雨量0·85厘米）

离开家的伊森选择了这座相对偏僻的旅馆作为临时落脚点。为了避开记者，他用假名字登记入住，店主是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头，也没有核对伊森的身分证件就给了他房间的钥匙。

伊森回房后迫不及待地锁上房门，拆开折纸。

“伊比里斯车库，二楼西北角，拿上我给你的车钥匙。打开车内的卫星导航系统。”

事不宜迟，伊森拿齐东西，拦下一辆出租车来到伊比里斯车库。他没怎么费力气就找



到那辆停泊在西北角的通用轿车。上车后伊森启动卫星导航系统，一个明显经过处理的声音从卫星导航系统内传出。

“将车开到通向纽约市的四十二号高速公路路口，抵达后会有下一步指示。”

从车库到公路路口有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森在这十分钟里想像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帮忙运毒吗？还是运送尸体？或者是接某个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肖恩的命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伊森反复对自己说。当他最终抵达路口时，那机械般冰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面前的这条公路是美国最繁忙的州际高速公路之一。你的第一个测试是在这条公路上在五分钟内逆行八公里，如果你能活着完成这个测试，你将得到第二段关于你儿子的视频记录和下一步指示。倒数现在开始！”

无情的雨还在下着。伊森拿出钱包，摸了摸肖恩的照片。

“保佑我吧，孩子。”他狠吸了一口烟，踩下离合，挂上二档，猛踩油门，放下手刹，打亮大灯，快速驶向逆行车道。

停在一旁的两辆警车发现了这辆行踪诡异的通用轿车，它们亮起了警灯和蜂鸣器，朝着伊森的方向驶来。

“前面的车辆，请立即停车，你在相反的车道行驶。”警车高音喇叭的声音穿过雨幕和车玻璃，在伊森的耳边回荡。

“剩下四分半钟，距离目的地还有七点八七公里。”

“剩下四分钟，距离目的地还有七点二七公里。”声音催促着伊森。

伊森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猛踩油门，他必须要在看到前方驶来车辆时预留足够多的时间转换行车道，尽管车速不快，但要撞车的惊险情况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到后镜里的警车离伊森时近时远，他知道警察没必要真的玩命。

“剩下三分半钟，距离目的地还有六公里。”

声音如同命令，伊森不由自主地加大了油门。迎面而来的逆行车车灯晃得伊森眼睛都睁不开，他本能地操纵着车辆朝没有白光的车道开。这惨白的光芒是伊森惟一的盟友，指引着他避开危险袭来的方向。

“剩下两分半钟，距离目的地还有四点二五公里。”时间过半，路程却没有过半。

“该死！”伊森边喊边踩油门，引擎呜呜地吼叫着，车身在密集的逆行车流中歪歪扭扭地前行。

“剩下一分钟，距离目的地还有零点七五公里。”

“能赶到！”这声提示让伊森精神一振，他知道胜利在望。

在车后追赶多时的警察显然对眼前这个疯子失去了耐性，为了阻止事态失控。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两名警员开枪射击伊森座驾的轮胎。

车速过快，被子弹打中的轮胎很快从车轴上掉落下来。车轴摩擦着公路表面，发出一阵刺耳的鸣叫。已经失去了平衡的车身打着转向斜前方扭去。前方来车的光芒又一次浮现在伊森的眼前，他知道这一次自己避无可避。慌乱中伊森猛地一拉手刹，车身急速旋转着撞开了高速路的挡栏，翻滚下矮坡。

安全气囊已经自动打开，引擎处不时传来的浓烟熏醒了昏过去的伊森。

“目的地抵达。请砸烂卫星导航系统获得下一步提示。”

忍着胸口的剧痛，伊森拿起卫星导航系统，踢开坏死的车门，挣扎着爬开正在燃烧的车辆。

“轰”的一声，通用轿车变成了一堆废铁。

远处传来警笛的声响，伊森步履蹒跚地离开现场，向高速公路的引桥走去……

第十章 记者

2011年10月5日晨 09：00，萨市浪人小径汽车旅馆，中雨（降雨量2·2厘米）

“你醒了吗？”伊森慢慢张开的眼帘里模糊地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女孩穿着一件印有浮世绘的棕色夹克，清秀的脸上写满了关切。

“别乱动，你应该是断了两根肋骨，我以前当过童子军，已经帮你包扎好了。”女孩轻轻地按着伊森的肩膀，让他不要乱动。

“昨天晚上我发现你的门虚掩着，从门缝看到你昏了，你发着高烧，又断了肋骨。我本来想送你去医院的，可是你一听到医院这两个字就连声说‘不去不去’，我也只能顺着你的意思匆匆帮你包扎了一下喂你吃了些退烧药，怎么样，现在好些了吗？”女孩的声音非常温柔。伊森闻着她身上的气息，感到十分平静。

“几点了？”伊森问。

“早上九点。”

“什么？啊！”伊森猛地起身，胸口的疼痛让他大喊一声。

“说了别乱动，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伤，但还是卧床休息两天比较好。”女孩扶着伊森，想让他躺下。

“我叫伊森·马斯，我是个室内建筑师，很感谢你帮了我，你是？”伊森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穿上昨天的衣服，友好地伸出手。

“我叫麦迪逊。麦迪逊·佩吉。我是个时尚杂志摄影师。我有比较严重的失眠症，在家里很难睡着，所以我隔三差五就要来这里睡上一觉。”麦迪逊笑着握了握伊森的手。

“麦迪逊，谢谢你帮助了我，但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些时间独处，你能暂时离开一下吗？真抱歉。”伊森一心想着肖恩的事，没心情和任何人交谈。

“哦好的，伊森，我就住你楼下的107房间，如果你有需要可以随时下来找我。”麦迪逊笑着离开了伊森的房间。

伊森找出昨天的卫星导航器在桌子上拆开。导航器里隐藏着一张SD卡片，伊森把卡片放入手机里，里面又是一段录像。

水比昨天更深了些，肖恩的脸上除了恐惧和不安之外更添上了疲倦。视频的末尾指示伊森是一个地址，一座废弃工厂的地址，另外还有一句话“跟着白蝴蝶走”。

楼下107房间内，麦迪逊正拨打着电话。

“你好，我是联邦调查局特工诺曼·杰登，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杰登先生您好，我的名字是麦迪逊·佩吉，我是个记者，也是你在萨市惟一的盟友。”麦迪逊压低了声音。

“惟一的盟友？什么意思？”

“我的朋友告诉我，你现在正在警察局内比对第一次案发现场附近的公职人员名单，



请相信我，你在浪费时间。你的方向没错，不过萨市平时的管理非常混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一定对着一大堆租约和二手房东契约头痛吧。这些本应该进电脑的东西在管理混乱的警察局还是以档案的形式保管着，如果给你二十个人，你还有可能在限定时间内找到一些线索，但是就你一个人的话，你很难找到任何线索。”

“的确如此。”电话那头的诺曼笑了笑，麦迪逊听到档案卷合上的声音。

“布雷克这个人我再清楚不过了，他对付小混混和道友不是问题，但是面对这种高智商犯罪他完全不在行，他自己不在行也不允许别人抢了他的风头，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我跟踪折纸杀手这个案子已经有一年了，我这里有一些你很想知道的线索可以协助你破案。但是事成之后，我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个独家专访。不过这个独家专访不是我打这个电话的主要目的，请不要把我想成那些为了头条不惜一切的记者。我真心希望你能救出这个孩子。”

“一言为定。”

“我喜欢爽快的人。从你到萨市开始，我警察局里的线人就把你所有的一切行踪都告诉我了，你的那个分析会十分精彩。综合你的分析和我手头上的线索，我基本可以确定凶手的具体作案动机了。”

“愿闻其详。”

“如你所言，孩子是凶手的工具而非目的，凶手真正的目标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在过去的四个案子里，孩子的父亲有三个失踪一个被杀，除了被杀的那个父亲外，其余的三个父亲都是在孩子失踪当日或第二日失踪的。根据我近一年来不停的走访，我相信凶手应该是以孩子为诱饵，引出他们的父亲然后加以杀害。但是那个被杀的父亲一直是我无法理解的事，他是在孩子失踪半年后被杀的。”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线索，如果你的推断成立，这个案子的受害人已经有整整八个了。这个推断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杀人的伊森要从自己家里离开了，他应该是收到凶手的指示才离开家的。我现在没有资源和人手按照之前的思路调查了。我会去调查这几个孩子的母亲，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另外，能否麻烦你通过报社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过去四十年内所有在报纸上出现过的折纸爱好者的名字，如果有获奖名单的话，能否查到获奖的名单。”

“没问题，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杰登先生，如果你要去调查那几个孩子的母亲的话，我可以告诉现在惟一一个可以找到的母亲是第二个受害者的母亲，她的名字是劳伦·温特斯。地址是档案上的那个车屋地址，她是个妓女，我曾经试着找她谈过几次，可是都被她用霰弹枪给轰出来了，或许你能从她嘴里套出一些我没能找到的线索。其他的三个受害者，第一个孩子是单亲家庭，也就是父亲被枪杀的那个，他母亲早就病死了。第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不在萨市，出事以后她就搬回缅因州和她家人住在一起了。第四个孩子的母亲听说孩子出事后就进了医院。第五个孩子，也就是肖恩的母亲，我相信你已经和他聊过了，对了，说起这第五个孩子，我现在和他的父亲伊森·马斯在一起。”麦迪逊的语速很慢，诺曼听得出来她是边看着笔记边和自己通话的。

“他现在可是全国通缉的要犯，你和他在一起考虑过后果吗？”

“你不知道记者都是疯子吗？我想知道究竟孩子的父亲会发生什么。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看护着他。我想现在大概有些头绪了，伊森昨夜回来以后就昏倒在房间里，肋骨应该是断了两根，我在他的牛仔裤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让他去某处拿车的指示单，我想他身上的伤应该和这个指示单有关。伊森真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在梦里还喊着儿子的名字。”

“如果可能的话能否试着让他和我联系呢？我知道他是无辜的。”

“如果我是凶手，我肯定给他下了诸如‘不要和警察联系’之类的禁令。”

“好的，那你自己注意安全，有什么我可以协助的地方请一定和我联系。布雷克已经把悬赏定在十五万美金了，伊森逃不了多久的。我这里也会尽快调查。记住，我们的时间还有五十三个小时。五十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就将死去。”

“明白了，那我们就祈祷在布雷克抓到我和伊森之前找到真相吧。有什么消息请互相通告，再见。”麦迪逊挂断了电话。

第十一章 血路

2011年10月5日晨 10：00，萨市废弃工厂，中雨（降雨量2·36厘米）

在来的路上伊森看到了到处张贴着的通缉悬赏海报，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通缉重犯，他也不想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救出孩子。大雨和折纸杀手让街上的行人变得稀少，伊森拉起风衣的帽子，低着头在街上走也没引来什么麻烦。

萨市在战时是个可以和底特律媲美的工业城市，韩战和越战造就了它的辉煌。也正因为辉煌时期的过度扩张，在国防部的订单减少以后，市郊出现了大量的空置工厂。本已清冷的厂房被秋雨一淋，越发显得萧瑟。空旷寂静的厂房反射着伊森的脚步声，形成此起彼伏的回音，很多次都让伊森觉得有人在背后跟踪一般。跟随着喷在墙上的白蝴蝶标志，伊森在厂房里绕来绕去，最终来到一个通风口前。

伊森扭开通风口的阀门，腐臭污浊的空气扑鼻而来，熏得他后退数步。待新鲜空气注入后，伊森才小心翼翼地上下打量着这个通风口。这是一条只能容下一个人匍匐前进的幽深通道，自然光仅能照入通道内约三米的距离，再向前就是一片漆黑。通风口极不自然地摆放着一盒火柴，伊森明白这是凶手留给自己在通道里前行的工具。

别无选择的伊森爬入通风口内。因为是趴着的缘故，他昨日夜间断裂的肋骨处在此刻痛得钻心。那钻心的刺痛让他不得不稍微直起一点身子，把更多的重量压在自己的手臂上。即便是这样，一分钟以后，胸口传来的疼痛也开始让伊森流下豆大的汗珠。

“必须坚持住。只有你能救肖恩。”伊森对自己说。

伊森憋着一口气拼命向前爬着，他期盼这种痛苦可以早点结束。忽然更加猛烈的疼痛从他两只手臂下方传来，伊森憋着的一口气刹那间松懈，他的身体结结实实地砸在通道内。胸口猛地着地，伊森疼得变形的脸上掉下了两滴眼泪。

“妈的！”伊森的惨叫声在深邃的通道内回响，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疼痛稍微减轻了一点，他拿出火柴，划亮了一根，眼前浮现的是他做梦也没想过的情景。

碎玻璃，结结实实地镶嵌在通道下方，密密麻麻的碎玻璃。就是这些碎玻璃划破了他的双臂。他把火柴向通道两旁照了照，火光映出通道的墙壁上用白油漆写着一排字“回头吧！懦夫！”。伊森看了看来时的方向，通风口已经化成了一方白光。那白光是如此有吸引力，宛如天堂的颜色，伊森不自觉地转动着身体，想爬回去。

“只要爬回去，这噩梦般的一切就会消失。只要爬回去，这钻心的疼痛就会止住。可是一旦爬回去，肖恩就会被淹死。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绝对不能！”伊森大喊着为自己打气。

伊森用玻璃把风衣的帽子割了下来垫在两个手臂的衣服下加厚了保护层，努力地向前爬去。碎玻璃划烂了他的衣服，刺穿了他厚厚的牛仔裤，疼痛渐渐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伊森不得不放缓爬行的速度，手和脚因为有骨头的保护，划破了没什么，可如果肚子被刺破，肠子流出来自己也就活不了了。

腐臭的气息越来越重，伊森甚至听到了老鼠叽叽而鸣的声音。他稍停了一下，划亮了一根火柴。火柴的光亮告诉伊森臭气的源头是一具新鲜腐烂的尸体，就在伊森的正前方。肥硕的老鼠正贪婪地啃食着腐尸，它们丝毫不避忌近在咫尺的伊森。尸体的左侧墙壁上有用血写上的“对不起”三个字。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上一个被绑架孩子的父亲，他肯定也接到了这样的考验指示。伊森爬上前去，腐尸的臭味让他开始猛烈呕吐。尸体的前方是一个岔路口，直觉告诉伊森凶手只会设置一条正确的路。为了看清楚岔路两边的情景，伊森划亮了一根火柴，他依稀看到火光有些偏右，这说明风是从左边刮来的，有风的地方就应该是出路，伊森心想，于是他朝风传来的方向爬去。

没过多久，伊森的视线开始模糊，手和腿都变的软弱无力，他知道这是失血过多造成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在短时期内就会休克，然后像刚才那具尸体一样变成老鼠的美味。伊森爬行的速度越来越慢，疼痛感也开始消失了，正当他就要“睡着”的时候，前方的一方光亮让他兴奋起来。伊森模模糊糊地向光亮处爬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爬到了出口，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牛仔裤和风衣已经被血所浸透，伊森上下检查了一遍，所幸没有很深的伤口。略显寒冷的秋风和他年轻的身体又让血管收缩了些，在休息片刻以后他的血已经止住了。伊森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才看清了这个车间内的摆设。

车间内有两扇门，左边不远处的一扇门上写着“懦夫”，前方远处的门上有一只白蝴蝶，白蝴蝶的旁边有一张摆着一个小盒子的桌子，伊森很清楚那就是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三层铁丝网隔开了伊森和车间前方尽头的门，铁丝网被人为地切开了若干个可供人侧身通过的空隙，铁丝网的上面挂着一个牌子“有电危险”。

一分一秒对于伊森来说都是宝贵的，他侧着身子，想通过第一层铁丝网，可没有想到失血过多的身体在进行细微动作时会有些不受控制，他的后背笨拙地碰到了电网，电流瞬间穿过全身，伊森抖动着控制自己的身体向前方倒下去。他闻到了浓重的焦味，那不知道是自己的衣服，还是背上的肉被烤焦了的味道。他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但对孩子的思念依然指挥着他奋力前进。第二层，他的前胸和电网相触，这回他看清楚了，触电处的衣服和皮肉都烧焦了。第三层，他的右手大拇指和电网相触，指头上被烧了一个黑黑的小孔。方才在玻璃地时，伊森还可以用喊叫来驱散身上的疼痛，可在这里，他连喊叫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那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只能混着白沫从嘴里慢慢渗出来。

在地上躺了好长一会儿，伊森才恢复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他挣扎着起身从桌上拿起盒子，盒子里又是一张包装完好的SD卡。伊森喘着粗气将SD卡放入手机中，手机里出现了一段孩子的视频，这一次的水位没有怎么升高，伊森看着也放心了些，孩子的脸上依然写满了痛苦和忧虑，视频的末尾又是一段地址。

第十二章 单据

2011年10月5日晨 11：00，萨市劳伦·温特斯住宅，中雨（降雨量2·50厘米）

站在雨中的诺曼礼貌地敲了敲这间位于贫民区的车屋的门。

“对不起，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没有客人预约，我只见预约过的客人。”车屋里传来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

“女士，请您打开房门，我是诺曼·杰登，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调查折纸杀手的案子，我想您应该可以帮到我。”诺曼有礼貌地说道。

“如果你是那个该死的记者的同伙，我劝你赶紧给我滚，我车里可有猎枪。”

“女士，昨天的电视新闻上曾经提供过我的手机号码，我知道您还在关注着这件案子，您试着打打那个号码就知道了。”

不一会，诺曼的手机响起，劳伦车屋的门也应声而开。

劳伦穿着红色的睡衣，扣子只慵懒地扣上两粒，深深的乳沟向下优雅地延伸着，成熟的女性肌体散发着诱人的魅力。粉红色为主色调的车屋里张贴着各式各样的露骨海报，一张双人床铺得一丝不苟，挂在高处的电视里正滚动播放着折纸杀手的新闻。劳伦点上一支没有过滤嘴的自卷烟，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递给诺曼。

“那么帅哥，你有什么想问的？” 劳伦弹了弹烟灰说。

“其实这次来，是因为案子有些新线索。请问你的丈夫，我的意思是威廉的父亲，在他失踪前和失踪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诺曼拿出了笔记本，准备记录。

“他是个有良心的人，其实这个小鬼是不是他的我还不能确认，他却好像根本没有怀疑过一样，还和我说要娶我，真是愚蠢，什么样的男人会想着去娶一个妓女？至于你问的问题，他倒是留给我一个东西，当时他说‘如果我失踪了就把它交给一个你觉得有能力破案的人’。我看你比那个白痴布雷克靠谱多了，那个王八蛋和小混混没什么两样。我把那东西给你看看。”劳伦掐灭了手上的烟，从床头柜上拿出一张单据。

“就这个快递单，他失踪前说让人注意快递单上的字母。”劳伦把快递单递给伊森，又点起了一支烟。

“这张快递单不是打印机打出来的，应该是某种打字机打的。你注意看这里，这个‘L’字母上面那一竖只有一半，‘S’字母也有些模糊，街道这个单词有拼写错误，我要和专门的打字机店咨询一下，才知道这种打字机是否能成为我破案的线索。”诺曼仔细地看着快递单，嘴角微微露出笑意。

“诺曼，威廉他才八岁。他会为受伤的小动物包扎，他会在超市里帮助有视力障碍的老人。他不该这样结束生命。”劳伦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她狠吸了一口烟，泪水不住地向下掉。

“你有孩子吗？诺曼。我从来都自认为我是个坚强的人，我不靠别人也能在这个烂透的世界里活下去。可是威廉走以后，我每天晚上都想着他，我在想他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好不好。如果他过得好，是不是会有时想起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

劳伦流泪的双眼直视着诺曼。诺曼的心被刺痛了，他见过类似的眼神，当年那个抱着孩子的尸体不断自责的母亲也曾这样看过他，那是万念俱灰后的绝望。

“答应我，诺曼。答应我你会尽自己的能力让我的威廉安息。”劳伦泣不成声。

“三年前，我辜负过一个母亲的期望，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失望。”诺曼试着压抑自己的感情，因为他接受的教育一再告诉他个人感情会影响理性的判断，可他还是无法压抑心中那份厚重的自责和责任，说出了这句不太称职的话。

“谢谢你，诺曼。”诺曼的承诺显然给了劳伦莫大的鼓励，她的哭腔渐收，脸上也有了笑意。

“我必须先离开了，昨天被绑架的那孩子的命只剩下五十一小时了。”诺曼收好快递单起身离开，劳伦在门口与他握手作别。

第十三章 名单

2011年10月5日晨 14：00，萨市仁川打字机店，中雨（降雨量2·95厘米）

仁川打字机店的老板是个可爱的胖老头，为了纪念仁川登陆时战死在朝鲜半岛的同

仁，他在退伍后开了这么个店。和日渐衰老的工业城萨市一样，仁川打字机店有过自己光辉的岁月，可电脑化时代让他的打字机店也几乎成了古董店的同义词。即便生意稀少，胖老板格林·西恩一直坚持着每周营业六天。

拿着大号放大镜，格林仔细地观察着信封上的每一个字母，口中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些什么。

“你知道吗诺曼底，自从亨利·米尔斯在1714年首次发明打字机的前身开始已经过去差不多三百年了。现在的键盘摸起来可没有打字机好用，那铿锵有力的金属撞击声，还有那油墨的香味，不知道给了多少文人政客灵感。不过现在这些伙计都老了，和我一样没用了。我还记得三十年前，顾客要见我必须需要通过我那漂亮的秘书预约时间。可是现在，我那漂亮的秘书都成奶奶了，我自己的牙都快掉完了，看，像个婴儿一样。”格林咧开嘴巴向诺曼展示他就要掉完的牙齿。

“诺曼，先生，我的名字是诺曼，不是诺曼底。您看了这个快递单，觉得怎么样？是哪种打字机打出来的呢？”诺曼既耐心又大声地在格林耳边说。

“年轻人，你知道皇家麦克比打字机公司吗？”格林胖老头神神秘秘地问。

“老板，我对打字机的知识无法和您相比。”

“皇家公司在20世纪早期和底木公司还有雷鸣灯公司齐名，是美国最大的三家打字机公司。当1910年美国打字机同行业标准制定的时候，皇家公司推出了皇家V号机械打字机，当时他们的广告词是‘皇家标准’。和同期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一样，皇家V号打字机是第一批装备了“Shift”键的打字机，在没有Shift键以前，标准打字机的按键数量是现在键盘的两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QWERT”排列才正式为人熟知，你可别小看这个皇家V型打字机，当时它可是聚集了120多个专利于一身的产品。你的这个快递单上的字母，就是皇家V型打字机的杰作。是的，我可以肯定。”胖老头的眼睛贴着放大镜，双眼眯成了一条线。

“这种打字机萨市多吗？”诺曼的脑海里浮现出凶手坐在办公台前打字的样子，从昨天早上发现尸体开始，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凶手的生活细节，他感觉自己和凶手的距离又接近了一步，这种颇有古典风格的打字机也让他更加肯定了自己之前关于有计划和高智商犯罪的侧写推断。

“不多，但也不少。你要知道萨市在二战，韩战和越战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这样的军火商都有不少工厂和办公楼建在这一带。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打字机是办公室里非常重要的一员，可想而知打字机的数量不可能会少。不过皇家V毕竟是年代久远的打字机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应该不会多。从这张纸和打字机字模碰撞处的褶皱来看，这台打字机应该是我维护过的才对。”格林一直注视着自己的放大镜，旁若无人地说着。

“你可以肯定吗？”

“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应该是我维护过的没错，打字机和钢琴一样需要手工调整机械传送部分以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如果太长时间不做调整，那么打字机会出现脱键的情况。每个工匠调好以后字模和纸碰撞处产生的细微褶皱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些细微的

差异外行看不出来，可是在我眼里这就像是身分证一样清晰。”格林放下放大镜，慢慢地向工作台踱去。

“我这里有一份名单，你可以去边上复印，这里有过去八年里所有来我这里维护过打字机顾客的名单和电话，还有打字机的型号。”格林把笔记本递给了诺曼。

在诺曼去复印名单的时候，格林拿出一瓶七百毫升的芝华士威士忌，颤颤巍巍地走到诺曼面前。

“年轻人，来一杯吧，好久没人陪我这老头子喝酒了，这雨天让我觉得有些冷。”

“一杯怎么够，要喝就三杯。”看着那瓶芝华士，诺曼笑了，他想起那个被当头砸昏的小贼和无数个觥筹交错的夜晚。

“萨市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我年轻的时候这里没那么乱，偶尔有个小偷小摸，醉鬼闹事之类的事情都要上电视。但现在，光我这间店在去年就被刑事毁坏了两次，现在居然连连环杀手都有了。不过还好有你这样的执法者，祝你破案顺利，年轻人……”格林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出店以后，诺曼拨通了麦迪逊的电话。

“麦迪逊，我和劳伦聊过了，她给了我一张快递单。通过调查这张快递单上的打字机痕迹，我得知凶手可能曾经找过仁川打字机店的老板修打字机，他的名字有可能藏匿在这些打字机店的客户名单里，如果能比对这份名单和折纸比赛的获胜名单，我们有可能取得突破。”雨势很大，诺曼拿着手机在打字机店的屋檐下喊着。

“名单还没那么快能弄出来，我的同事已经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在图书馆弄这个事了……等等，有人敲我的门，应该是伊森回来了。我一会打给你。”麦迪逊匆匆挂断了电话。

第十四章　决意

2011年10月5日午15：00，萨市浪人小径汽车旅馆，中雨（降雨量3·10厘米）

“快开门，麦迪逊，我是伊森。”伊森说完这句话就跪倒在麦迪逊的门口，他实在是太疲倦了。白得吓人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他的双手紧紧抱着自己，衣服和裤子上的血迹已经和雨水混成一起，变成了煞人的淡红色，胸前和后背上两个触电点的衣服已经和周围的皮肤组织一起变成了炭黑色。

“你怎么了，伊森，你怎么像掉进绞肉机里似的？”麦迪逊赶紧把伊森往屋里拉。

“救我，麦迪逊，救我。”伊森发着可怕的高烧，耳朵里嗡嗡作响，他实在已经无力站起来了，任由麦迪逊拖着他拉到浴缸里。

麦迪逊想脱下伊森的牛仔裤，可她刚一用力，伊森就疼得浑身发抖，那是结痂的血液

和牛仔裤粘在一起，当遇到外力撕扯时往往会带上一块皮肉一起被撕下来。

“怎么办，伊森，要去医院吗？”麦迪逊急得想哭。

“医院？不，不能去医院。你脱吧，我忍着。”发着高烧的伊森咬了咬牙对麦迪逊说。

裤子和衣服足足用了十五分钟才脱下来。麦迪逊这才看清楚，伊森身上腿上深深浅浅的伤口星罗棋布，她找来消毒水为伊森慢慢擦拭。看着伊森身上的伤口，麦迪逊的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值得吗？为了孩子值得吗？”麦迪逊带着哭腔问。

“你怎么知道的？”伊森无力地问。

“很抱歉，我不是什么时尚杂志的摄影记者，我接近你是因为我想写一本关于折纸杀手的书。对不起伊森，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只想利用你。”麦迪逊用手抹掉自己的泪水，害怕它们溅到伊森的伤口上。

“没关系，要不是你，我可能已经被警察逮捕了，那样的话我更加没有可能救出肖恩了。我不知道绑架者的目的是什么，但是通过这两个考验我觉得他并不是单纯地想要我死，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通过这些他精心安排的考验。”肖恩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摸了摸麦迪逊的哭脸。

“亏你还能为那个人渣开脱。伊森，别再去了，我怀疑前面几个孩子的父亲都死了。我和那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已经拿到一份嫌疑犯的名单。你不必再继续这样伤害自己！”

“除非你们能把孩子救出来，否则我不可能停止。”

“为什么？听着，我们的线索是真的有用，只要报馆的朋友再发一份折纸比赛得奖者和爱好者的名单过来就可以了。真的，我们还有五十个小时。”

“不，我必须去！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有个大儿子杰森在两年前死于车祸，那都是因为我没有照看好他。肖恩是我的命根，只要我还活着，他就不能死。我会用生命去保护他！”

“如果你死了，那肖恩怎么办呢？没有父亲，没有哥哥的世界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麦迪逊有些急了。

“至少他还有母亲，至少他还能结婚生子，至少他以后还能告诉他的孩子说，你有个叫伊森的爷爷，他虽然犯了大错，但终究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情愿活在孩子的回忆里，也不愿活在没有孩子的世界上。其实，我在两年前就应该死了，神之所以让我活到今天，就是为了这次的考验。扶我上床吧。”伊森实在是撑不住了，他只想入睡。“真是个笨蛋，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少你这样的笨蛋。”麦迪逊摸着伊森滚烫的头，确定他身上的伤口都包扎好后喂他吃下了两片抗生素。

“两小时，我只能睡两小时，麻烦你叫醒我。还有三个测试。”伊森握着麦迪逊的手，昏昏入睡。

“诺曼，你应该来看看凶手都对他做了些什么。伊森和肖恩太可怜了，我们一定要帮他们。”麦迪逊哽咽着。

“眼泪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分工协作。你告诉我你在图书馆找名单的那朋友的名字和电话，我去和他汇合一起找。你留下照看伊森，注意看看有没有可用的线索。另外，我相信

布雷克已经开始了全城搜捕，他对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非常在行，你去把伊森所有的物品都转移到你的房间里。现在是10月5日下午4点，离肖恩失踪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四十六个小时去挽救肖恩和伊森的生命。”

第十五章 名字

2011年10月6日凌晨04：00，萨市图书馆，大雨（降雨量4·45厘米）

秋雨本该轻柔地飘扫大地，涤荡尘埃。可今天的雨却和夏雨无异，图书馆的玻璃穹顶被饱满的雨滴拍得噼啪作响。喝着无糖黑咖啡的诺曼和麦迪逊的朋友卢卡斯正哈欠连天地盯着阅读器记录名字。日本经济在韩战后崛起，日本文化随着满载着日本商品、日本服务的货船和飞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以语言、武士道、插花、折纸为代表的东洋文化萌芽于六十年代，辉煌于七八十年代，当日本经济的泡沫爆炸后，他们的文化产品也受到了影响，在报纸上占有的篇幅是越来越少了。

萨市本身没有日本文化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城市里的蓝领们一直觉得日本人这些玩意儿是小资和家庭妇女的玩物，所以即便是在日本文化最为辉煌的七八十年代，报纸上关于折纸、插花、俳句、数九一类的报告也集中在《今日萨市》的周二版。过去的四十年，一共有2040份周二版的《今日萨市》，两人分工合作，每人要看一千多份报纸。

“如果案子破了以后我们拿不到独家专访，我会亲自去华盛顿用‘三绞法’把你绞



死。"卢卡斯伸着懒腰，一脸疲态。

"别罗嗦，快点找吧，这地方不让吸烟真要命。"诺曼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那三十个人的名字我都差不多会背了，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袋里转来转去，弄得我昏昏沉沉的。等等，这个名字，约翰·谢伯特。可惜是一份讣告，听听这个：去年获奖的小折纸天才约翰·谢伯特于昨日午间溺死于麦克哈维建筑工地。本报致以最深切地哀悼，并希望他的家人能早日走出阴霾。真可惜，找了这么半天，居然是个死人。"卢卡斯在1975年的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相同的名字。

听到溺死这两个字，诺曼心里微微一沉："还是把所有的报纸都看完吧。"他说道。

两小时以后，漆黑的天幕渐渐添上了白色，虽然太阳依旧不见踪影，但白昼的出现依然稍稍舒缓了诺曼紧绷的神经。雨势在慢慢增大，图书馆里的两个人很清楚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结束了，一无所获。"卢卡斯摸着疯狂成长着的胡须，叹息着道。

"刚才那个约翰· 谢伯特，还有其他的什么消息吗？"

"1974年得过一次折纸冠军，报纸上还有他和弟弟的合影，怎么，凶手可能是三十六年前的幽灵吗？"

"合影我看看。"诺曼凑到卢卡斯的阅读器前。

"约翰和弟弟，1974年6月13日，报纸上有这个弟弟的名字吗？"

"有意思，你在怀疑这个弟弟吗？"

"谈不上怀疑，不过从理论上来说是说得通的，之前也不是没有这样以亲属之名报复社会的案例。卢卡斯，你回去休息一下吧，我会去查查这两个孩子的背景。"

"独家专访，可别忘了。"

"两次怎么样？"

"就这么说定了！"

第十六章 断指

2011年10月7日午12:00，萨市浪人小径汽车旅馆，大雨（降雨量6·75厘米）

"爸爸，快去救弟弟。"那温和的白光是大儿子杰森的剪影，在伊森不可触摸的高度飘浮着。

"爸爸，肖恩不能死！"高处的白光降低了，缠绕着伊森。

"我知道，孩子，我知道。"白光消失了，伊森发现自己一人矗立在雨夜里。

伊森缓缓张开倦透的眼皮，他的头很沉很沉，或许只要离开枕头，就会马上掉到自己

看不见的地方，嗓子里像是布满了被火烧过后聚起的水泡，只要空气或是口水稍一通过，就会钻心地疼。他浑身都是汗水，或许被子也被汗水湿透了，身边有一个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想必是他睡着的时候麦迪逊喂自己喝的。

“麦、麦迪逊。”气流通过伊森的喉管，惹得他嗓子里一阵收缩性的疼痛与猛烈地咳嗽。

“怎么了？”麦迪逊慌忙从沙发上坐起，过来扶着伊森。

“我睡过去……多久了。”伊森慌忙到处找表。

“你昨天夜里发烧到四十度，就算是铁打的也起不了床。现在是早上七点。”

“什么？七点了！”伊森双手手掌撑床，勉力支起身子。

“伊森，别去了好吗？诺曼特工刚来了电话，说是疑犯的身分有眉目了，他昨晚通宵没睡在帮你查，相信我们好吗？而且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警察，你正被通缉，记得吗？”麦迪逊摸着伊森的额头，温柔地说。

“我必须要去，你把那个盒子……你不是警察，和你说也没关系。”话说到一半，伊森又猛烈地咳了起来，他的手指一直指着桌上的鞋盒。

昨天得到的视频除了第三段地址资料外还指示他拿上盒子里的枪。

“这是凶手给你的东西吗？他让你去做那些事，就是通过这些视频在命令你？”麦迪逊看着凶手给伊森的手机说道。

“是的，你看这个，前往伯克大街112号306房间。”

“一次打断你两根肋骨，一次把你丢绞肉机里，这次会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我都必须去。”伊森嘶哑的话音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拿起盒子里的枪，装入自己的口袋里。

“那么至少让我陪你去。”

“好吧。”

麦迪逊叫上一辆出租车，压低伊森的帽檐把他塞进了车，不一会儿，他们抵达了凶手指定的地点。

“你确定不用我和你一起上去吗？”

“不用了，虽然绑架者没有明说，但是忽然多了一个人出来我担心会激怒他。”

“那你自己小心，我在楼下等你。”麦迪逊点起一支烟，独自一人站在屋檐下。

伊森上楼以后，麦迪逊拨通了诺曼的电话。

“诺曼，帮我查一个地址。伯克大街112号306房，这是诺曼第三个考验的地址。虽然我不知道之前两个考验的具体内容，但凶手给我留下了心思细密的感觉，我觉得凶手不会随意选个地址就作为考验的场所，他必须确定这个地址安全和在他的掌控之内，这个地址应该是他的物业或者至少是他租下来的地方。”

“很有道理，我这里也查到些很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在报纸上查到的约翰·谢伯特还有他家人的电子档案和书面档案全部被人为销毁了，也就是说，这一家人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存在的。看来有些人不想我们查这家人。而有能力做到这点的人并不多，而且只有可能是公务人员，我再说得肯定些，是警察，而且不是普通的警员。”

“也就是说，凶手是警方高层？”

“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不能这么武断地判定凶手是警方高层，不过约翰·谢伯特这个名字在太多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很难否定这个名字和这个案子的联系。”

“我用女人的直觉告诉你，你的猜测是绝对有道理的。”麦迪逊笑了起来，她知道案子出现了转机，可怜的伊森或许很快就会得到解脱。

306房是间非常简陋的一居室。起居室中央一张崭新的四角桌和整个单元格格不入。桌上放着一个插着电源的手提电脑，屏幕前写着“请按开机键”。

伊森坐在电脑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对于未知的恐惧让他灰白的嘴唇颤抖不已。按照屏幕上的提示，伊森按下了开机键。他看见自己的头像在屏幕的正中，与此同时，电脑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请在五分钟内对着摄像机镜头从你手指关节处切下一节，你可以在你的四周找到各种工具协助你完成此事。注意，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倒数。”

伊森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居然感到一阵轻松，在经历在第二个测试以后，他一直想着会接受更多更漫长的痛苦，可这一次，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伊森脑子里浮现出自己拿起斧子一下砍掉自己手指的情景。那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伊森对自己说。

为了保险起见，他从废置的沙发上找到一段木条咬在嘴里，以防疼痛时咬掉舌头。伊森把左手的前四个手指握住顶着桌角，尾指突出尽力向前升，咬紧嘴里的木条，腮帮子上鼓起两条小老鼠般的肌肉，鼻孔喘着粗气，右手运尽浑身力气拿着斧子向尾指砍去。

手指神经将疼痛的感觉传送到人脑的时间不过千分之一秒，当骨头断裂的“喀喇”声还没有传递到伊森的耳朵时，那让人窒息的疼痛已经淹没了伊森，他嘴里咬着的木条竟然断裂成两段滑下，手里的斧子也掉到了地上。口中的堵塞物一去除，伊森从嗓子里喷涌出一声非驴非马，又异于常人的惨叫。他的五官互相扭曲在一起，鼻涕眼泪和口水在脸上肆意奔流。

一线鲜红的血，从伊森的断指处，串珠般地跳出来，染红了暗棕色的桌面。

“妈的！”伊森含糊不清地吐出这两个字，眼睛却在意识稍稍恢复的瞬间开始盯着屏幕。

“你还有四分钟。”屏幕里响起熟悉又冰冷的倒计时声。

“我他妈的不是按指示砍了手指嘛！”伊森嘴里溢出一缕缕泡沫状的口水。

“你还有三分半钟。”

伊森斜眼看了看自己的断指，原来斧子没有完全切断整节手指，而是留下了一点皮肉将那节断指和手勉强连结在一起。伊森想拿起斧子，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连续将两斧子都精确地砍在同一个地方。他向四周看去，目光停留在厨房的银质厨刀上。伊森捧着鲜血四溅的左手，异常坚定地走进厨房拿起厨刀坐在镜头面前。

“你还有三分钟。”

“他妈的，你不就是要老子的一根手指嘛，老子这就切给你。”嘴上虽然在逞强，但是当厨刀触及到断骨处时，他又疼的大喊一声，脸色如金箔一般闪闪发亮，像树胶一般粘稠的汗珠正从额头上不断淌下。

“你还有两分半钟。”

伊森放下厨刀，他小心翼翼地将断指向前拉了拉，利用皮肤的弹性将上下断骨处分开，这才重新将厨刀放到断裂处。因为害怕过快的刀速会导致刀身碰到断骨，伊森勉强指挥自己的右手慢慢地割了起来。一小块断皮，他竟足足割了一分半钟，皮层里残存的神经末梢并没有怜悯这位可怜的父亲，它们疯狂地向伊森的大脑传达着疼痛的信息。

“测试通过，请去厨房的燃气灶下拿取你的奖品。”电脑被远程遥控清除所有数据后关机。

断指处的鲜血兀自潺潺地喷着，伊森感到一阵昏眩，想必是昨天流的血没有得到补充，今天又失了不少血，他知道如果不能马上止血的话，自己走不了多远。伊森点燃了燃气灶，灶头绿色的火焰很快将厨刀烧得通红。他拿起厨刀，不假思索地朝伤口处抹去，火焰的温度让伤口处的毛细血管闭合，想必是方才的疼痛让他麻木了，当那一缕缕燃烧肌肉和血液蒸发的青烟冒起时，他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疼痛。

从灶台底下拿起一张仔细包裹着的SD卡，伊森感到一阵轻松。

就在他想离开这里去和麦迪逊汇合的时候，只听见“哐当”一声巨响，306房间的门被麦迪逊踹开了。

“快跳窗走。布雷克和警察来了”麦迪逊拉着伊森来到窗前。

“快，好像那边有响声。”布雷克的声音和嘈杂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怎么回事。”伊森随便扯了些布，包着手指。

“是哪个出租车司机，该死，一定是为了那十五万，现在我们只能跳窗走后街的小巷子，巷子后面就是地铁站。快跳！”

麦迪逊撇了一眼伊森的手，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拉住就要跳出窗口的伊森，说道：“等等，我先跳，然后再接住你。”话音未落，麦迪逊已经跳出窗口，她摔在一车垃圾中间，招呼着伊森快点跳下。

伊森重重地摔在麦迪逊的身边，麦迪逊搀扶着伊森向地铁站走去。

“终于安全了，伊森，你的手指？”麦迪逊轻轻握住伊森的左手。

“没什么，值得的，看，车来了。”伊森岔开了话题，指着刚进站的地铁，他牵着麦迪逊的手走进车厢里，闪烁的黄灯预示着车厢马上就要关闭。

就在车厢的门关上的一刹那，伊森一个箭步扑了出去，留下车厢里不知所措的麦迪逊。伊森笑着向麦迪逊举起一个打电话的手势，麦迪逊看着伊森渐渐消失的身影，赶忙拨通了他的手机。

“嗨，麦，很抱歉，接下来的路我要一个人走了。很感谢你陪我度过这艰难的两天，但是，我现在是警方眼中的逃犯，凶手眼中的猎物，我不想你因为我变成这两种身分中的任意一种。这是一场属于我的战争，属于父亲的战争，你没必要做出任何牺牲。”没等麦迪逊有任何回话，伊森挂断了电话。麦迪逊怔怔地握着电话，只看见列车两旁高速移动的广告牌留下的闪乱光线，

“我想，我们是时候见面了，诺曼。”麦迪逊飞快打通了诺曼的电话。

“我在警局恭候大驾，佩吉小姐……”

第十七章 墓地

2011年10月7日午15:00，萨市警察局诺曼临时办公室，大雨（降雨量7·4厘米）

“1975年溺死的孩子叫约翰·谢伯特，他喜欢折纸，还拿过冠军；2010年拿着极有可能是打出那些威胁信的打印机去仁川打印机店维修的人叫约翰·谢伯特；刚才我要你查的那个地址，又是由约翰·谢伯特这个名字租下来的，然后那个被溺死的约翰·谢伯特和他家人的所有档案都被人为销毁掉了。这么多约翰·谢伯特凑在一起，你想到了什么？”麦迪逊看着诺曼的调查结果，面带喜色地问。

“你说漏了一点，在过去的四十年内，萨市人口记录中没有任何人叫约翰·谢伯特这个名字，当然，那个被销毁了档案的约翰·谢伯特除外。”诺曼的嘴角露出一丝放松的微笑。

“也就是说。”麦迪逊带着期许的目光看着诺曼。

“这么多个约翰·谢伯特是同一个人。”两人异口同声。

“我现在的假设是约翰的死给这个弟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然后这个弟弟在用哥哥的名字四处作案和生活，他的作案手法应该和哥哥的死有莫大的关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出这个弟弟的名字。”诺曼一拳砸在约翰和弟弟的合影上。

“可是档案都毁了，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何着手？该死，怎么感觉又回到了起点！诺曼，我害怕伊森和他的孩子会……”想着不知所踪的伊森和目前困难的处境，麦迪逊刚绽出的笑颜马上收了回去。

“恐惧使汝身陷囹圄，希望让汝终获自由。”诺曼的自信显然没有丝毫的衰减。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一股大萧条时代鼓励人心的味道。”麦迪逊知道诺曼在开导她，回头报以友善的微笑。

“不，一个电影里的。相信我，我们现在绝非回到起点！”诺曼拿出一叠打印纸，抽出一张递给麦迪逊。

“这是什么？像是那些古代欧洲打仗时举着的旗帜。”麦迪逊盯着纸上的标志，不解地问道。

“这是个盾徽，你所看到的这个，就是谢伯特姓的盾徽，谢伯特是个盎格鲁撒克逊姓，这个姓的意思是牧羊人，第一次被文字记载下来是1279年，在英格兰的牛津郡。17世纪，由于英格兰本土肃杀的政治气氛，很多人搭乘拥挤不堪、疾病泛滥的轮船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开创新天地，根据殖民地早期的登陆名单显示，最早踏足北美大陆的姓谢伯特的人是沃德·谢伯特，他于1623年在弗吉尼亚州登陆。”诺曼指着材料，如数家珍般地道出谢伯特这个姓的历史。

“好，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姓的历史，你是想说约翰是英格兰人的后裔，那然后呢？”麦迪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坐到桌上盯着诺曼。

“不一定是英格兰人的后裔，也可能是苏格兰人或者爱尔兰人的后裔，不过从人口多寡考虑，英格兰人的可能性更大些。如果你去过英格兰的话，你应该会留意到那里大部分

的墓地和纽约州一样都在城市腹地，死者和生者之间毫无疆界，墓园的鲜花大树和雕塑守护着安息者，也装饰着城市的风景，这无形中给亡者一个美丽的‘生存’空间，也为生者诠释健康的生死观。英格兰人，无论是火葬还是土葬，都喜欢选择离市中心较近的墓园，而不会选择市郊的墓园。”

伊森拿出萨市地图，在图中圈出五个位置。他指着地图说：“图中四个位置是离市中心相对近的墓地，在考虑到英格兰古代因为对抗罗马教廷所采取的宗教改革和约翰与弟弟在照片里身上都没有十字架项链的情况后，我们可以不把重点放在这三个教会墓园。所以，约翰的墓，很可以就在这里。”诺曼在地图上划出一个大圈。

“工业城公墓，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那些墓碑上找到他们一家的名字，特别是他弟弟的名字，这样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线索。”诺曼充满信心。

“那你还等什么？”狂喜之下的麦迪逊拉着诺曼跑了出去。经过警察局大厅的时候，他们看见布雷克因为方才没抓到伊森而大吵大闹地向警员们发脾气。

工业城墓地坐落在市中心以北，工业城附近，墓园里多掩埋早逝的蓝领，而北上角则是专门为夭折的儿童开辟出的空间。大雨中的墓地鲜有拜祭者，连喜欢在墓地上空转悠的云雀也被这糟糕的天气赶得不知所踪，只有一个年老的驼背护园工还在兢兢业业地擦拭着墓碑上的鸟粪。

诺曼一个一个墓碑慢慢巡视着，而麦迪逊则急躁地上串下跳想寻找捷径。

“我们一人看一排吧，你这样找怎么能找得到？”诺曼看着急躁的麦迪逊，又好气又好笑。

“就是那个，一定是那个，看，是白兰花！”麦迪逊指着一个墓碑大声喊着。

那株叶形高雅，花瓣通体一色的白兰花在众多灰暗的墓碑背景下白得有些刺眼。麦迪逊和诺曼一路小跑过去，端详着这个墓碑。

“约翰·谢伯特，生于1965年6月10日，卒于1975年9月22日，愿你永远不被遗忘，爱你的母亲和弟弟。”

两人离近了才看清楚，还有两只折纸小狗一左一右，像是在护着那朵白兰花。诺曼拿起收集证物的袋子，将白兰花和折纸放入其中。

“如果连这些折纸和白兰花都是巧合的话，我们都可以中乐透奖了，可惜这墓碑没有署名。”麦迪逊望向诺曼。

诺曼的目光很快从墓碑转到那位老护园工身上，他拿出钱包，抽出一张五十元钞票，捏在手里向护园工走去。

“老先生，你对那个墓碑有印象吗？”诺曼右手指着约翰的墓碑，左手把钱塞给护园工。

老护园工推开递过来的钱，对诺曼和麦迪逊说：“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年，你们是除了这孩子的母亲外第一个来看他的人。”

“那朵白兰花还是新鲜的，还有那些折纸也没有被雨水所浸泡，那孩子的母亲今早也来过吗？”诺曼搀扶着老护园工。

“他的坟墓上时不时都会有白兰花和折纸，可惜我从来没见过是谁把那些东西放在墓

碑上的，应该是我下班以后送来的。”老头拿出眼镜，确保自己没有老眼昏花地看错墓碑。

“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弟弟，你还有印象吗？”麦迪逊指着坟墓上的文字。

“他妈妈叫安……安·谢伯特，她以前每周都来，后来听说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前面不远处的老人院。至于他弟弟我就不知道了，从来没见过。”老头摆摆手，推着工作车走开了。

第十八章 抉择

2011年10月7日晚19:00，萨市怀特老人疗养院，大雨（降雨量8·2厘米）

“我知道你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都和你说一万遍了，这老太婆有第三期老年痴呆症，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也丧失了大部分的记忆，昨夜她因为褥疮感染和进食窒息两次被送进抢救室。一直弄到今天下午才睡下，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或许就这么一下睡过去了。你们如果愿意等，就在这边等着，不愿意等就留下你们的电话，老太婆如果运气好又活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打电话。现在别阻碍我工作。”玛丽莲护士浑身上下的赘肉被一个大号护士服勉强包了起来，像是耍蛇人麻袋里不停蠕动的蛇一般，马上就要挣脱束缚爬出来。

“你刚才说，安住的是单人病房，而据我所知，你们养老院的费用不便宜，她是如何负担这里的费用的？”诺曼想了解更多的细节。

“那点养老金绝对无法支付这里的开支，安的情况就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剧情了。这老太婆从来都没有访客，她的紧急联络人是她的妹妹。据我们所知，她的妹妹已经在两年前因肺癌去世了。但是每年年底都会有一笔钱直接以她的名义打入我们的账户，给的只多不少，附言也很简单，说是请照顾安·谢伯特，多余的钱请用于慈善用途。我们一直在猜测，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这个老太太有个像《廊桥遗梦》里伊斯特伍德那么帅的老嬉皮士一直在看护着她，想想都觉得浪漫。”玛丽莲对病人的是非比对病人本身的健康状况关注得多。

麦迪逊和诺曼交换了一下眼色，退回休息的椅子上。

“只能等了，麦迪逊。”

“如果老太太死了呢？”

“那么凶手就暂时赢了。这在短期内又会变成一个你们媒体耻笑执法部门无能的典型案例。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大部分的连环凶杀案除非凶手犯下错误，否则执法部门很难破案，当年的开膛手杰克如此，如今的十二宫杀手也如此。绿河杀手的犯罪手法绝对说不上高明，但也在二十多年后才最终认罪伏法，这种案子的受害者和凶手无怨无仇，执法部门往往非常被动地在等待，等待凶手犯错或者出现新线索，这个等待的过程非常难熬，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超过三十六小时没有睡觉的诺曼显得非常疲倦，他上下来回搓着脸，

努力保持清醒。

“你相信命运吗？”

“我相信一个人必须全力以赴，等待命运揭晓。”

“不知道伊森现在怎么样了？还有肖恩，他在那个水牢里肯定是又累又饿，只剩下十九个小时了。”麦迪逊盯着窗外逐渐增大的雨势出了神。

伊森现在坐在一辆凶手提供的凌志小轿车里看着对面楼上的一个单元。第四个考验的描述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杀了罗恩·夏洛特，这个该死的恋童癖，毒品贩子。然后等待电话提示。”

高烧和上呼吸道发炎依然折磨着伊森，断指处传来的阵阵疼痛也让他几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越来越大的雨势更是让他心急如焚。在这多方压力的来回折磨下，他多次离开了轿车，拿上枪来到目标的门前，但很快又下楼回到了自己的车子里。他无法说服自己去做这种事，即便是为了孩子。没有人有资格伤害任何人，这是伊森从小以来所接受的教育。从接受这些莫名其妙的考验以来，他一直勇往直前，因为他可以通过不伤害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一次不同，虽然凶手告诉他这个人是个恋童癖加毒品贩子，但这也不能成为自己随意伤害别人的理由，如同上帝所说“每个灵魂都是珍贵的”。

伊森疲倦极了，但焦虑和伤痛又让他无法入睡，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能看见自己拿着枪踹开目标的大门，对着目标的脑袋就是一枪，然后快速离开凶案现场，赶往最后一个考验的地点。伊森知道自己的潜意识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也了解自己的理性正在欲望的引诱下逐渐崩溃。

“没有什么比肖恩更重要。”伊森反复默念着这句话下车，再一次提枪来到罗恩的门前盯着门铃发呆，过了好大一会，他才犹犹豫豫把手指放在门铃上，轻轻地按了下去。门拉开了一条缝，伊森一脚踹开了大门。还没等开门人反映过来，伊森的枪就抵在了他的头上。



“罗……恩·夏……洛特吗？”伊森不敢看他的眼睛，话也讲得结结巴巴，他感觉自己心脏“嘭嘭”的跳声越来越响，仿佛要从胸腔中突破肋骨的保护跳出来似的。

“是的，我是罗恩·夏洛特。杀了我这样的人渣败类对您有什么好处呢？朋友，冷静点，我看您这样子，是想要点毒品？您想要什么？四号海洛因？可卡因？冰毒？杜冷丁？安非他命？摇头丸？大麻？鸦片？我这里可有最纯的货，包你吸了之后能忘记一切烦恼。你看，我们人活着就是有烦恼，这些东西就是造出来让我们忘记烦恼的！这些东西会疯狂增加你体内的多巴胺分泌和缩短他们传递到大脑的距离，抽了这些玩意儿就好像连续几小时高潮一样。怎么样，想试试吗？先生，您只要把您顶在我头上的东西拿开，我保证你今晚可以像神仙一样快活。”毒贩似乎对这样的场面司空见惯，即便是被枪顶着头，一样可以保持冷静。

“没有……什么比……肖恩更重要。”伊森依然重复着这句话，他觉得手上的枪渐渐变热，甚至有些烫手。

“肖恩？是小妞的名字？哦，您想要小妞？黑人？黄种人？白人？还是混血的？我这里都有，您只要开口，我马上给您安排，您要多少岁的？从12岁到62岁，我都可以给您弄来。您喜欢年轻的对吗？我看您这样就像是喜欢年轻的，昨天刚从波兰来的妞，13岁而已，怎么样，喜欢吗？喜欢这就给您安排。”毒贩继续试探着。

“没有……什么比……肖恩更重要。”

“先生，别这样，您来这里，是想要钱吧？我有很多钱，就在保险柜里，这就给您打开。”

“对不起。”伊森终于下了决心，他看着毒贩的眼睛，缓缓扣动了扳机，九毫米的“帕拉贝鲁姆”弹头在枪管内六条右偏膛线的引导下强烈旋转着呼啸而出，以每秒三百三十三米的速度钻入罗恩的眉心，枪口渗出的燃烧着的高燃火药尘在弹头穿破头盖骨之前烧尽了罗恩的眉毛，弹头顽强地向前推进着，突破头盖骨，绞碎脑组织，最后把后头盖骨敲出一个大洞。



毒贩的脑浆和血溅到他身后的地毯上又反溅到伊森的身上。枪响的声音像是震坏了伊森的耳膜，他的世界里只剩下耳鸣的嗡嗡声，这声音愈演愈烈，从耳根处渐渐传向大脑深处，在伊森的头内剧烈地回响着。伊森手上的枪这时像烙铁一样烫，他赶忙丢下枪，飞也似的跑回车上，慌乱地启动汽车逃匿而去。

跑出一段距离后，伊森迫不及待地刹车扭开车门，张开双臂站立在大雨中，任由雨水冲刷着身上血迹……

第十九章 名字

2011年10月8日晨11:00，萨市怀特老人疗养院，暴雨（降雨量11·0厘米）

“喂，醒醒，你们不是要见安·谢伯特吗？她醒了。”护士轻轻推着在长凳子上互相依偎着的诺曼和麦迪逊。

“请马上带我们去。”麦迪逊和诺曼揉了揉眼睛。

“这老太婆病得很厉害了，根据我们的经验，多则两年，少则两月，她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她现在只记得她的儿子，叫约翰什么的那个，其他的事情已经基本上都忘记了，祝你们好运。”护士将麦迪逊和诺曼带到安的房门前。

屋内的摆设非常简单，一床，一桌，一电视机，两椅子，一台生命检测仪就是房里的全部家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排泄物和消毒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房子的女主人正瘫卧在床上，仿佛没有觉察到两人进来似的。她柔软的白色头发稀稀拉拉地盖在头上。瘦削干枯，刀砍斧雕般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一丝生气。那失去光芒、又深深陷入眼眶的双眸正无精打采地四处张望着，像是在寻找东西，又像是在消磨时间。干瘪的嘴巴也在不停嘟囔着些什么，听不真切，口水不受控制地滴在铺在胸前的围脖上。

“您好，谢伯特太太，我是诺曼，这位是麦迪逊，我来是问关于您儿子的事。”诺曼试探着和安沟通。

儿子两个字的出现让老太太毫无生气的脸上略过一丝笑容：“我的儿子，对，我的儿子叫约翰，约翰可听话了，年纪小小就懂得心疼妈妈。他喜欢折纸，最喜欢的就是折小狗。他爸爸失业了，说是战争结束了，不要那么多工人了，他只会喝酒和打骂我的约翰。你会折小狗吗？我好久没见过约翰折的小狗了。”安紧握着诺曼的手，一点都不愿意松开。

麦迪逊找来几张纸，笨拙地折出几只小狗递给安。

“哦，这可没我的约翰折的好，你看着狗鼻子，狗尾巴，狗身子都是歪的。要是我的约翰看见，肯定会笑你的。”老太太放开了诺曼，拿着小狗上下打量着，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诺曼拿出约翰和弟弟的合影递给安，指着照片柔声问道：“安，你还记得吗？你有两个

儿子，这个是高个子的约翰，这个呢？这个是谁？”

“好熟悉的孩子，是谁呢？我记得，这孩子曾经给过我白兰花，我很喜欢白兰花。对了，他常常和约翰一起玩，我做饭的时候约翰给我折纸解闷，他就给我送来白兰花，芳香的白兰花。”

伊森从证物袋中拿出白兰花，放在安的鼻子前，问道：“是这种香气吗？”

“啊，就是这个味道，对了，是斯科特，斯科特你在哪里。约翰走了以后你不寂寞吗？你离开我，去了谢尔比家，他们对你好吗？我的斯科特！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不来看我，你忘记你的妈妈了吗？妈妈的确对不起你，那天去找工作没能留在家里。对不起！对不起！”安·谢伯特的身体忽然剧烈地抽搐着，床边生命检测仪变成一条直线，警报随之响起。

护士们一拥而入，将诺曼和麦迪逊推到一边。

“斯科特·谢尔比，我早应该想到是他。”麦迪逊如梦初醒般地念出这几个字。

“这人是谁？”

“斯科特·谢尔比，萨市前警察局长，布雷克的前任。”

第二十章 凶徒

2011年10月8日晨11:30，萨市斯科特·谢尔比宅，暴雨（降雨量11·8厘米）

“男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算是经过足够的磨练。”



“白鸽要在大海上翱翔多久，才能最终在沙滩休憩……”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吹散。答案，在风中吹散。”

黑胶唱机悠闲地转出鲍勃·迪伦沧桑的歌声。咖啡的香气弥漫在房间的空气里，这是一间二居室的书房，窗帘没有拉起来，书桌上的台灯照射出墙上挂着的各式关于折纸杀手的新闻剪报和手写的便签纸条，乌黑发亮的皇家V型打字机如同卫兵一般整整齐齐地站立在书桌的一脚，打印机上放着一张已经写满的纸，纸张上油墨还没有干，第一行的中央有两个字“遗书”。

房间内的书橱里码着各式各样的法律、历史和犯罪心理学书籍，《美国宪法》《剑桥世界史》《犯罪心理学纲要》等放在最显要的位置。

房子的主人，前警察局长斯科特·谢尔比正拿着今早的《今日萨市》端详着一条新闻：

“毒贩罗恩·夏洛特昨夜被杀，警方怀疑与分赃不均有关。”斯科特笑了，他盯着自己和哥哥约翰的照片，他说：“约翰，看来我终于成功地找到一位好父亲了，三十六年了，约翰，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

斯科特陷入回忆之中，那是1975年9月22日……

“约翰，爸爸不肯来救你，他说少个孩子家里就少一张吃饭的嘴。我跪着哭求他来，他却抱着他的酒瓶，醉醺醺地让我滚！”绵延细长的秋雨打在斯科特稚嫩的脸上，和他的泪水混为一体。斯科特紧紧拉着约翰的手，尽着最后的努力想把哥哥从积满雨水的洼地里拉上来。

“快来人啊！”斯科特早已喊哑的嗓子发出低沉的哀鸣，这无力的求救声瞬即被轰轰的雷声和淅沥的雨声所淹没。

水已经漫至约翰的嘴部。求生的本能和对父亲的期盼促使他在过去的三十分钟里不停地尝试着想将身体抬高，现在的他已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约翰眼中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他怔怔地看着斯科特，任凭洼地里的积水通过口腔灌入他幼小的身体，挣扎着吐出他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斯科特，不要忘记我。”

雨依然下着，空气中浓重的雾霭将天和地，光与暗化作一片混沌……

回忆到此处，斯科特的眼前已是一片湿润，他粗壮的手拿起电话，准备亲自和那个经过了四轮考验的父亲交谈。

“伊森·马斯，你是一位勇敢而可靠的父亲，请到市郊的谢尔比大宅，我将会在那里恭候你的来临，你的孩子仍然安全，请不要担心。”

“你是谁？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伊森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请不要着急，马斯先生，只要你通过第五个测试，你就可以救回你的孩子了。”斯科特挂掉了电话，他看了一眼书桌上他和哥哥还有妈妈的合影，然后带上了房间的门。

第二十一章 追捕

2011年10月8日晨12:30，萨市，暴雨（降雨量12·1厘米）

“伊森，凶手的名字很有可能是斯科特·谢尔比。这个人你应该也见过，他就是萨市的前任警察局长，前年才从任上辞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申请搜查令了，无论你在哪里，你很快就会被洗脱嫌疑，我们现在正在向警察局赶。”麦迪逊对着电话大喊。

“谁是罪犯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我已经不能回头了，我现在活在世上的惟一价值就是救回我的孩子，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

“伊森，伊森。”焦急的诺曼抢过电话，可是只有滴滴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

诺曼拨通了布雷克电话。

“布雷克，别在外面淋雨了，快回警察局。我们找到了凶手，我重复一次，现在马上回警察局，我们找到了凶手。”

“你觉得布雷克会协助我们吗？”麦迪逊对布雷克没有任何信心。

“出了这样的丑闻，萨市警察颜面扫地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他在如此多的证据面前不协助我们，我直接向联邦调查局打报告，那他会上法庭。如果他协助我们，他的位置还能保住，孰轻孰重，这个白痴自然会分辨。”诺曼满怀信心地说。

“据我所知，老谢出生在一个蓝领家庭，因为父亲失业家道中落，妈妈又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家庭妇女，日子越来越艰难。后来哥哥死了以后法院认定他父母不再适合抚养孩子，他被工业大亨谢尔比收养，改姓谢尔比。”诺曼的想法很对，在这一大堆证据面前，布雷克很快就配合了。

“现在我们还有大约三小时的时间救出孩子，救出来了，我让你抱着孩子登新闻的头



条，我们这位记者会写一份关于你的调查报告，赞扬你在最后关头的当机立断。孩子如果因为你的武断而丢了命，你面对的除了革职和法庭之外，在日后的岁月里，那个孩子的影子将永远和你在一起。你看着他的眼睛！看着！”诺曼从档案里拿出肖恩的照片，在布雷克的办公室里像一头狮子一样咆哮着。

布雷克根本不敢正视那张照片，他连连说：“好的，诺曼，之前我们的确有很多误会，现在来看，联邦调查局和萨市警察局还是好朋友，我这就让所有的警力配合你。”

布雷克拿起电话，继续打着官腔道：“通知所有的警员，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嫌疑犯。新嫌疑犯的名字是斯科特·谢尔比，也就是我们之前的警察局长，我要求所有的警员，为了你们肩上的责任和市民的安全，放下你们之前与谢尔比的感情，一心一意参加到追捕的活动中去。根据公务人员资产申报资料，谢尔比在市内有两套住宅，一套在第一场凶案案发现场附近的马修街，一套是位于市郊的谢尔比大宅。现在我们分兵三路，我带领一队人赶赴马修街的住宅，联邦调查局特工诺曼·杰登带领一队人前往谢尔比大宅，最后一队人留在警察局提供必要的协助。10月5日被绑架的孩子只剩下三小时了，马上行动，我重复一次，马上行动。”

黑白相间的警车在警局路口齐聚，红蓝双色警灯和媒体的闪光灯在暴雨中闪耀。怀着不同心思的诺曼，布雷克和麦迪逊踏上了征程。

第二十二章 牺牲

2011年10月8日下午13:30，萨市市郊谢尔比大宅，暴雨（降雨量14·1厘米）

这间带有客厅，书房，会客室，娱乐室的四层哥特式尖顶建筑，就静谧地矗立在可以欣赏到哈德逊河全景的山坡上。房子以前的主人，马修·谢尔比是个从蓝领起家的工业巨子。膝下无子的他只到晚年才出于怜悯收养了一个亲生父母被剥夺了养育权，又失去了哥哥的蓝领工人的孩子斯科特。老谢尔比去世以后大部分的财产都捐给了慈善机构，给斯科特留下的只有不多的金钱和这座别墅。

别墅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伊森一踏入大门，斯科特的声音就从放置在房子四处的喇叭里传来。

“最后的测试在二楼的宴会厅等着你，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和肖恩失望。”

二楼的宴会厅中央放置着一瓶五百毫升的早餐牛奶，伊森慢慢向宴会厅中央走去，他已经猜到了这代表着什么。

会客厅右侧的房门打开了，穿着风衣的斯科特·谢尔比从内屋走出，向伊森鞠了一躬。

“你面前放置的这瓶牛奶里有钋−210，这是一种放射性原料。我在牛奶里放的剂量可

以让一个像你这样的成年人在50分钟内死去，不过这50分钟足够你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救你的孩子了。伊森，为了你心爱的人，你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呢？”斯科特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虽然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真的到了这个时刻，拿着牛奶瓶的伊森居然听到了几声细微的呻吟，仿佛是从自己的颅内冒出来似的，这呻吟声像在留恋，像在告诫。握在手里的牛奶瓶已被从手心渗出的汗弄得湿滑不堪，伊森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扶住牛奶瓶的底部，以防瓶子滑到地上。

雷声在窗外隆隆地滚着，分叉的闪电更是蓝森森地可怕，像是挂钟的指针般告诫着伊森时间的流逝。伊森拿起牛奶瓶，缓缓向嘴唇处移动，眼看就要完成最后的考验。

忽然电话的声音响起。

“难道是肖恩获救了？”这个念头在伊森的脑海里闪过。

他拿起电话，果然是麦迪逊，她急迫地说着：“伊森，你在哪里？布雷克他们从斯科特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的证据，还发现一台可以监控肖恩情况的电脑，肖恩还活着！技术人员正在追踪视频信号的来源，相信只要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判定肖恩的位置，我们现在正前往谢尔比大宅，你在哪里？”

“麦迪逊，肖恩可能没有一个小时了，我必须确定他活下去。你可能不会明白，如果肖恩死了，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么寂寞。”

伊森挂掉电话，拿起桌上的牛奶一饮而尽。

“我一直都知道，我一直都相信肯定会有这样的父亲，为了孩子可以不顾一切，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约翰，你看见了吗？我和你说过多少次，我们只是运气不好，没能有一个好父亲。”斯科特看着天花板，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肖恩在哪里？”伊森嘶哑地喊着。

“别急，伊森，还有时间，就当我们两个将死的人的最后一次对话吧。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从两年前，从开始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一个为救儿子被车撞至脑损伤的父亲。你出院以后我一直在关注你，有时看见你魂不守舍地在街上瞎逛，喊着丧子的名字独自流泪，那种感情是那么真挚，我经常塞给你我哥哥生前最喜欢的折纸，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你这样的人不能成为我和约翰的父亲，偏偏要那么一个失业了就沉溺于酒精，连自己儿子的死活都不管的人成为我们的父亲！”斯科特握着双拳，恨恨地说着。

“海明威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是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好地方。我年轻时对他这句话坚信不疑，我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不幸都归于运气问题。可随着我在警察部门的职位越来越高，我看到的事情也越来越肮脏。在这个国家，警察破案不是为了除暴安良，而是为了权力风光。媒体揭露案情，不是为了社会监督，而是为了噱头销量。我抓回来的杀人犯，居然告诉我杀人只是为了想试试开枪的感觉。我发现我一直活在一个谎言当中，我很累了。我问自己，这个世上究竟还有没有美好的东西？究竟还值不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这个时候约翰又回到了我的梦中，他让我给他找出一个会为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的父亲。我本不忍心把你牵连进来，马斯先生，因为你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四次失望！居然还有父亲为了开店而不去管失踪的孩子，我亲手了结了他！还

有愚蠢到不会辨别风向的蠢蛋和半路而逃的孬种，我也把他们干掉了！这样的父亲不会把孩子带好，他们的孩子留在这个世上也会像我一样受苦。还不如早点进天堂！”斯科特说着拿出一柄锯短了的双管猎枪。

伊森看着双管猎枪，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别怕，马斯先生，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我知道我干这事最多能干一年左右，布雷克那个白痴没有能力破这个案子，但是市长明年要选举，他肯定要在选战前把我抓出来。当在电视里听到联邦调查局介入时我就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还好我没选错人！是你让我又相信了海明威的那句话，我也可以给我哥哥一个交代了！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找回了一点美好，我没有遗憾了，你的孩子在河对岸的23号厂房里，快去找他吧！”

斯科特说完跪下把猎枪塞入嘴中，右手食指和中指同时扣动了一前一后两个扳机。一共十二颗疯狂旋转着的铅丸直接把他的脑袋从脖子上卸了下来。

第二十三章 终曲

2011年10月8日下午14:00，萨市，暴雨（降雨量15·1厘米）

车窗外天火一闪，似乎整个大地都燃烧起来，天空里都是黑压压的乌云和炸雷的响声，震得人耳朵发麻。透过浓密的雨雾，伊森已经可以看见河对岸的23号厂房。喝下牛奶之后他感觉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手指出现莫名的刺痛，胃里也是翻江倒海，车内已经被吐得一片狼藉。

伊森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可以坚持到肖恩处，他给麦迪逊打去了电话。

“听着，麦，肖恩在河对岸的23号厂房内。我……”伊森又是一阵呕吐。

电话里的麦迪逊和诺曼慌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别管我，我是不行了，一定要救肖恩。麦迪逊，诺曼，赶紧去。”鲜血开始从伊森的鼻子里冒出，他连忙用手擦掉。

“我们在谢尔比大宅，斯科特尸体旁边的牛奶瓶被测出很高的放射物含量，如果你喝了这个东西现在马上去医院，虽然放射物中毒很厉害，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医治的。孩子你放心交给我们！”诺曼边跑向警车边说。

“我还有最多五分钟就到了，现在已经过了安全时间，我必须去。”伊森挂断了电话，疯狂地踩着油门。

伊森的车直接冲破了厂房锁住的大门，他飞快地下车，忍住剧烈的呕吐大喊着儿子的名字。

“肖恩！”

“肖恩！”

“爸！爸！咳…咳”两声微弱的叫声从厂房尽头传来。

伊森连忙朝声音传来的方位蹒跚地跑去，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鼻子像被撞破了的消防栓一样向外喷涌着鲜血。他几乎是爬着来到关押肖恩的水牢，那是一个从水泥地里挖出的四方形的洞，一扇黑色的铁栅栏隔开了他和肖恩，铁栅栏上方的屋顶已经被人为掀掉。雨水正不停地涌入水牢中。

池水已经没过了肖恩的鼻子，只有那双快要闭上的眼睛还在盯着自己的父亲。刚才这孩子一定是尽力从水中跃出发出的求救声。伊森的手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他用嘴巴咬开了铁栅栏的栓子，继而艰难地抬起铁栅栏，用腰背的力量将其掀翻。伊森想伸手下去抱起自己的孩子，可是自己的双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情急之下他一口咬在自己的右手上，活生生撕下一块肉来，那撕裂的疼痛让他的右手恢复了少许知觉，左手如法炮制，他终于将孩子抱了起来。

“肖…肖恩。”伊森含糊不清地喊着。

孩子闭着双眼，没有回音。

伊森知道孩子呛了水，他挣扎着爬起来，想给孩子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术。可他嘴巴里鼻子里还有眼睛里留下的浓稠的血滴了肖恩一身，伊森的瞳孔在放大，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他无奈又悔恨地看着地上的孩子，眼中的泪混着血液滑落，眼看人就要倒下。

忽而一双有力的手扶住了即将倒下的伊森，熟悉的触觉让伊森觉得安宁，他知道那是麦迪逊。伊森的眼珠盯着和麦迪逊一起来的诺曼，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肖恩，血泪不停地流着。

麦迪逊用力地抱着他，同样期盼地看着诺曼。

“交给我，我一定把孩子救过来。”诺曼飞快地脱掉西服，挽起袖子，以标准的30：2的比例实施心肺复苏术和人工呼吸。

“孩子，你不能死，你爸爸为了你走到了这一步，你不能死。”伊森那流着血泪的眼睛强烈震撼了诺曼，他不自觉地掉下泪来。

“起来啊，孩子，起来！”泪眼迷蒙中，诺曼已经分不清这个孩子究竟是肖恩，还是三年前的那个孩子。

“咳，呕。”肖恩咳着吐出一口水，诺曼继续做着心肺复苏术，孩子吐出了更多的水，眼睛也睁开了。

“爸爸。”醒来的肖恩的挣扎着握住了伊森的手。

伊森的嘴角微微上扬，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他闭上了眼睛。

诺曼抱着孩子，和麦迪逊一起走出厂房。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哈德逊河在太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瞬息万变。波光映在众人脸上，宛如嘲弄，宛如认同，宛如宽恕，宛如救赎。

全文完

关于《暴雨》

新出炉的奥斯卡奖最佳男配角克里斯托弗·沃尔兹在《无耻混蛋》里有这么一句话:"但在历史中,总会有某些时刻,命运伸出援助之手。"在游戏圈,太多保守和固步自封的游戏制作人说着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做着无过无功的平庸游戏,过着明哲保身的小资日子,这些人可能多得连命运都有些厌倦了,于是后者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个缺乏个性与创意的游戏圈带来改变。

然后,我们看见了三上真司,也遇到了大卫·凯吉(David Cage),前者为我们带来了《生化危机》,后者则为我们送上了《暴雨》。

"如果市场告诉我'我们不要《暴雨》',那么我会对自己说,这里终究是个玩具市场,而我并不想做玩具。"(大卫2009GC访谈)

"我只想人们把这个游戏玩一次,因为在生活中,你只有一次机会,我希望人们能像体验生活一样体验《暴雨》。"(大卫2008 Gamerep访谈)

三上真司坚持个性,结果不得不收拾包袱走人,因为他的老板不爽他。大卫没有这个担心,因为他是自己的老板。这位今年四十二岁,曾经开发过《靛青预言》的法国音乐家在法国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索尼欧洲分部大量资金的帮助下,在过去的四年中惟一的工作就是雕琢这款对于他来说非常私人的游戏。

四年后的今天,这个赌徒可以骄傲地宣布:我赢了。

这三个字说得底气十足,这份底气源自欧美70余家媒体对暴雨打出的高分(Gameranking数据:平均分90%,与《辐射》同分,远高于同期的《FF X III》),也源自首周50万份的全球销量(根据NPD的估计,《暴雨》年内超过150万无悬念)。

《暴雨》的成功,来自大卫努力营造的角色与玩家之间心灵上的联系和拓展。通俗一点说,玩家很容易能在这个游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因为角色的一举一动而为之牵肠挂肚,甚至产生希望改变角色命运的想法,而在这个游戏中,达成这种想法是绝对可能而且非常自然的。

这篇剧情小说,因行文仓促,从代入感来说完全无法和开发了四年的原作游戏相提并论,因此,与其将此剧情小说当做因为众多理由玩不到《暴雨》的解馋品,不如把它看成一个了解《暴雨》这个另类游戏的传统方式。真正的体验,只能留待读者在游戏中发掘。

Fatvin

19/03/2010



文/悠然如风　编/玛娜

寂静岭　破碎的记忆

Prologue

录像带的画面被定格在影像的最后一秒：历经层层险阻的骑士终于找到了夺走公主的恶龙，当神圣之剑斩向巨龙的时候，束缚公主的枷锁应声而开。骑士解救了公主，他是她的英雄。

“哈！”我摇了摇头，将杯中剩余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那不过是个立于街角的卡通画板，十几年前的东西，色泽暗淡，画风粗糙，公主与骑士的头部被空了出来以方便游人拍照。似乎制作这画板的人相信只要那些照相的家伙们分别站在那被空出的位置后面，就真的可以像童话中那样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荒谬！”我放下杯子，双手抱膝蜷坐在沙发上。

没错，就是这么个稍微点缀些色彩的物件，这个毫无商业价值且早在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掉了的木头板子，竟也让我特意为它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故事，还是那种如今连儿童卡通书籍也不会采用的老套情节。

“哈哈……”我无法停下对自己天真想法的嘲笑。一个已经二十五岁的女人，整日浑浑噩噩过着毫无追求的生活，没有理想，没有兴趣，只对酒和爱情充满欲望，而此时此刻这个自暴自弃的人，正蹲坐在沙发上对着一盘录像带——或者说是对着一个画板发呆，做着骑士勇救公主的白日梦。但凡能联想到这番场景的人，想必都会觉得可笑吧，像看到上个世纪初那些无声电影中的倒霉蛋那样，即使最后冻死街头依然会引起阵阵笑声。

我按下遥控器的回放键，让影像回到最初的画面。

七岁的女孩儿被父亲疼爱地抱起举高，他们一同朝镜头挥手，笑容灿烂。阳光穿透繁密的树叶洒落在父女二人身上，一辆红色的轿车停在他们身后。隐约能够听到蝉鸣，夹杂在女孩儿清脆的甜美笑声当中。父亲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穿着背带短裤的女儿兴致勃勃地爬进车内，彩虹式样的发带在车门关闭的刹那因透过车窗的阳光而折射出一团绚丽的光辉。下车后女孩儿发现了街角的卡通画板，于是拉上父亲一同拍照。父亲是骑士，女儿是公主，英雄永远都是胜利的一方。“我爱我的爸爸！”女孩儿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爸爸……”我继续点击着回放，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段只有三十几秒却已被我如此反复播放了十八年的影像，“爸爸……”

如果女孩儿永远都是七岁，是不是他的父亲就永远都会像骑士一样守护在她身边呢？

如果她永远都是七岁……

如果我永远都是……

“雪莉！”母亲的声音从卧室中传出。

“什么事？妈妈。”我按下暂停键，揉了揉疲惫的双眼，也许是太久地盯着电视屏幕，亦或是方才那阵肆无忌惮的大笑，酸楚的眼眶在被双手揉擦时变得湿润。

“虽然时间还早，但我想你该做些准备了。”母亲依然没有走出卧室，她大概还在为我接二连三更换心理治疗师而生气吧。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何我们要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用在他们那一两个小时的冗长“理论课”上，而且最终都是需要由我自己来解答我究竟需要什么帮助，可我惟一知道的，就是我在苟且活着，过着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工作外就是反复观看那盘家庭录像带的生活。

“知道了，我这就去！”我应了一声，然后关上录像机，在发现最后被定住的画面依然是那张画板时，我再次噗嗤笑出了声。

“我爱我的爸爸。”我替那女孩儿念出了台词。

我简单收拾好那些丢在沙发上的快餐包装袋，然后裹上大衣走出家门。

直到走出公寓我才意识到天色已经暗淡，尽管街边的路灯尚未亮起，但来往车辆已打开了车前灯，想必是这场连续数日的大雪的缘故。此刻仍未停息的雪大片大片地飘落，只是风已不在，但寒意依旧刺骨。

路上的行人少得可怜，仿佛整个城镇已经废弃，难得遇上几个，也都是低着头步履匆匆地擦肩而过。积雪很厚，车辆缓慢地行驶，急躁的司机毫无耐心地按着车笛，偶尔会看到警车，从车内通讯器中能隐约听出某某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

这真是糟糕的一天，不，也许每天都是如此糟糕。我想。

到达诊所时我的头和肩已披上了一层结成冰状的雪。在门外草草掸掉它们后，我推门进入设有接待处的大厅。

一位接待人员在问过我的姓名后说我比预约时间来早了近一个小时，我说我可以等，或者可以明天再来。反正我本也没对这里的医生抱有多大的期待，就像对自己从不抱有期待一样。

我见她拨了个电话，然后微笑地示意我进入走廊尽头的办公室。

为我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岁月的痕迹已开始爬上他的额头和眼角，不过他那干练的短发和犀利的目光非但没让他显得事故圆滑，反倒恰如其分的衬托出这一职业特有的成熟和阅历。

“请进，雪莉·梅森，我是考夫曼医生。”他说。他的笑容流露出慈爱和一种出于温柔的严厉。

“你好。”我跟随他进入了办公室。

他一定是个好父亲，我想。

Chapter 1 Ice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不紧不慢地在一个类似吧台的地方往一个宽口玻璃杯中加入冰块和威士忌。大概是距预约时间还早，他方才说今天的谈话可以像聊天一样进行，不必心急地达成某个目的。

他问我是否也来一杯，我摇头，但内心的确还是想要的。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念头，于是端着杯子走到沙发对面的橱柜处，指着那排价格不菲还未开启的各式奢侈名酒："这些是我的私人收藏，不错吧？有时我也会跟病人一同饮上几杯。"

我点头，开始环顾这个起居室一般的房间。虽然同曾去过的其他心理诊所的办公室一样有着沿墙而立摆满理论书籍的高大书架，以及那张简洁得只放有台灯、电脑、文件夹和笔筒的办公桌，然而或许是由于整个房间被暖色的壁灯照得柔和，又或许是因为那张吧台和他所谓的收藏品，这个被高级皮革沙发占据了近一半中央空间的诊室没有其他心理诊所所具有的金属般的冰冷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像是一个可以让人安心的地方，像……家一样。

"我很高兴你能来。"考夫曼医生坐在对面的转椅上，与我之间隔有一个茶几，他仍旧握着那半空的酒杯。

"这说明我们还是有希望将治疗进行下去的，很好。"见我没有给出任何回应，他继续，"我之前看了你的病例，似乎其他心理医生都无法让你的病情有所好转？"

我别过脸，看了眼方才进来的门，果然我还是抵触心理医生这个职业，又或者仅仅是抵触他们对我所做的任何提问。

"那么这次，我们就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进行吧，从最初开始，一步步前行，不管那些理论，没有药物治疗，也不去记录什么病例。你看如何？"他微微向前探出身子，意味不明地微笑，像是在等待我的回答，又像是强迫我接受他的建议。

"好吧。"我回答，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那么就像刚才说的，让我们从一切的最初开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说罢，他起身从办公桌的抽屉中取出一张纸，在递给我后继续坐回椅子上，"这是张表格，很简单。"

又是表格吗。我微皱眉头，把纸近似于扔地放到茶几上。不过如此，这个男人，这个让我本以为会与众不同的心理医生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比其他治疗师多了些小小的情调，在实际诊治上还不是一样的内容，根据患者的心理测试得出他们自认为正确的结论。

"我保证整个治疗过程中只有这一个表格需要你填。"他伸手将表格在我面前摆正，同时从上衣袋中取出一支钢笔，"只有七个问题而已，在符合你自己的一栏中划勾即可，很简单不是吗？"

我沉默地接过笔，看来这次治疗又是一次对金钱的浪费。

表格上的题目并无新意，在其他诊所即使没有这类测试也会在谈话中被问及。尽管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根据这短短的几个问题就得出结论的，但用考夫曼医生自己的话说，很简单，不过是划勾而已。

我按照以往的答案填写着，只是在"喝酒能够帮我放松下来"的后面选择了肯定的答案。一来是自己对酒的偏好大概已经被这男人发现，觉得没有必要像以往那样谎称滴酒不沾，二来也是好奇这样异于平日的回答究竟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如果依然是"无能为力"，那就真的是让人失望得想笑了。

"喝酒能让你放松？"考夫曼医生看完我填好的表格后问，心领神会地笑着。

"没错。"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回忆吧，从何时开始好呢？"他坐在我对面，摆

出一副聆听的姿态，像医生一样严谨，像父亲一样耐心。是的，像父亲一样。

“爸爸他……”我开始了我的回忆。

哈里·梅森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趴在车外的雪地中，身上已被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积雪，冻得通红的双手已僵硬得几乎失去知觉。

他呻吟着艰难爬起，拾起半埋在雪中的眼镜，努力回想方才发生的一切：暴雪、高速公路、刹车失灵、撞向路灯的失控车辆、昏迷前最后一刻爬出车子的自己，还有……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儿！

“雪莉！”他试图站起来，可冻得麻木的双腿却让他再次跪倒摔在地上。

他发疯似的爬向已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子，喊着女儿的名字。

空无一人。

哈里呆呆地望着副驾驶的座位，安全带已经解开，女儿的玩具熊静静地倚在靠背上，尽管没有血渍，但破碎得厉害的挡风玻璃和被撞至变形的车身却无法证明女儿平安无事的结论。

“雪莉！”他从方向盘下的储物盒取出手电，围着车子前后不停呼喊着、寻找着。他甚至查看了车底和后备箱，他担心女儿像自己那样在爬出车后滚到了车下，或者因为害怕而躲进了后备箱里，七岁的雪莉还处在害怕黑暗和独自一人的年龄。

是的，她害怕孤独，她肯定是在看到我昏迷后去寻求帮助了。哦，我的雪莉，你到底在哪里。

哈里来到公路上，这场暴雪似乎没有停止的想法，被风卷得四处飞扬的大片雪花挡住了视野，也减弱了手电光能够触及的照明范围。通往城外的公路已被厚厚的积雪挡住无法通行，哈里只得沿着进城的公路奔跑，同时祈祷能够在下一个遇到的加油站小屋之类的什么地方遇到正焦急等待自己的女儿。

让哈里感到欣慰的是，在不出半公里的路边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汽车维修站，加油点、维修间和大型仓库被两米多高的铁丝网围栏圈在其中，女儿很有可能会来到这里。

“雪莉！”哈里本以为女儿会喊着爸爸哭着跑来，可推开加油站大门，别说是女儿，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见到，只有收费处的一盏二十五瓦的吊灯发出苟延残喘般的昏黄光亮。他从加油站的后门进入仓库。这个堆满了操作机车和集装箱的地方同样是一片死寂。

“有人吗？雪莉！你在哪儿？别怕，爸爸在这儿！”他呼唤着，敲着操作间的房门，查看机车的上下左右，他找寻着仓库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都想把那些集装箱通通打开检查一遍，即使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想法究竟有多么荒唐。

从仓库的另一出口离开的哈里失落地望着四周，像在寻求帮助，又像是在找寻有所帮助的线索。可就在他注意到眼前那片宽阔的街道时，他呆住了。他不记得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城镇有一个联通着城内和高速公路的加油站，依方才所处高速公路的走向，距离城镇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可现在自己所处的街区，从四周的建筑密集度和店铺上的霓虹灯来判断，尽管天色已黑，暴雪如故，但仍可以肯定，他哈里·梅森现在所处的并非城郊一带，而是接近市中心的繁华地段。

“上帝啊，难道是车祸让我疯了不成……”哈里喃喃着。

他向一家看似正在营业的快餐店走去。

“也许雪莉饿了……”他决定先不去思考这个城镇的地理位置问题，哪怕这里是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世界，他也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找到。

他加快了步伐，只是不再呼喊，仿佛知晓这一切都是徒劳一样，明明自己并不是个悲观主义者啊。

“晚上好。”突如其来的人声着实吓了

哈里一跳。在他走进快餐店看到空荡荡的点餐处时，就已经确定了这里同样不会有人存在。

哈里环视四周，在最远处的餐桌旁的确坐着一位顾客，也是店内惟一的客人，一个女警官。

他向她走过去，挥手象征式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决定请求这位警官的帮助，找寻雪莉。

他在她对面的餐椅上坐下，正要开口求助，却被对方抢先发话。

“被暴风雪困住了吗？”女警将刚喝了几口的咖啡推至一旁，用半关心半打趣的语气询问道。

“我在找我的女儿。”哈里完全没有心思理会什么玩笑，此刻他几乎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眼前这位警官身上。他觉得她是值得信任的，而且他现在也只能信任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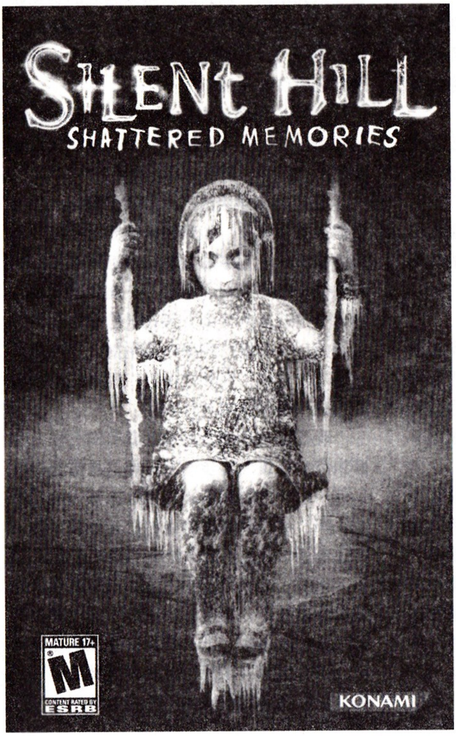
“请继续说下去。”她摘下警帽，金发干练地盘于脑后，却也在依稀中有几丝白发夹杂其间，“我叫西比尔·班尼特，十几年来一直负责这片街区。”

“我们在镇外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可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女儿已经不见了。”

“我能看一下你的证件吗？”

“当然。”

“哈里·梅森……”西比尔接过哈里的身分证查看着上面的信息，然后抬头瞥了一眼哈里，“莱文街？你住在莱文街？”



“啊……是的。”哈里支吾着，他奇怪为何记忆中没有丝毫关于家庭住址的印象，而且不单单是住址，就连住所是公寓还是别墅、装潢如何、有无邻居等等均是一片空白。难不成是在车祸中撞伤了头引起的失忆？那么自己还遗忘了什么？

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他用双手的拇指反复揉着太阳穴。

“就是距离这里几个街区的莱文街？”女警再次问道，显然哈里犹豫的回答方式并不让她满意。

“是的，莱文街。”他望向窗外，的确有一些建筑和标示让他觉得熟悉，可依然无法想起确切的位置，更不用说门牌号了。

“你还好吧，哈里？车祸发生后有没有去看医生？现在感觉怎样？头痛还是恶心？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

哈里猜想女警要么是把他当做了酒后驾车出了车祸后胡说八道的醉鬼，要么是像他自己一样认为他在事故中撞了脑袋，让一切都不正

常起来。可不论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再如何疯狂，他此刻的首要任务是找到雪莉。

“不，没有不舒服，我很好。”他没好气地回答，随即从夹克内侧衣袋中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女警，“这是我的女儿，雪莉。”

“很可爱嘛。”西比尔端详着照片说道。照片中的雪莉正荡着秋千，橘色的短袖T恤配上蓝色的牛仔背带短裤，齐耳的短发用发带别出了调皮的刘海儿，此时她正开心地笑着，左手抓住秋千，右手朝着相机的方向做出“胜利”的手势。

“也许，哈里，”女警在归还照片后重新戴上警帽，“也许你该回家看看。”

“你是说……雪莉已经回家了？”脑子早已一片混乱的哈里此时除了跟上西比尔的思路外已经无法做出任何推理和判断。

“我只是说‘也许’，你要知道这种天气……”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西比尔的话语，听声音是从对面哈里的夹克衣袋中发出。

“这次你连自己还有手机也忘了不成？”她笑着起身，拍了拍哈里的肩膀示意仍在发愣的他接听手机。

“的确不记得了呢。”哈里苦笑着掏出手机按下通话键，可似乎是因为等待的时间过长，对方也在同时挂断了电话。

“你女儿？”

“不知道，对方挂断了，但至少不是从家打来的。”虽然通话失败让哈里的担心越发强烈，可自己仍然记得家中的电话号码也让本以为脑子已被撞坏的他感觉内心稍微平静了一些。

“回家吧，我也要继续工作了，这该死的暴风雪。”西比尔在检查了一遍腰间的通讯设备后决定暂且丢下这个很有可能喝多了的家伙，如此恶劣的天气她可不想特意开车把一个酒鬼送到警局，说不定让这家伙在这暖气十足的店中待上一晚清醒清醒也并非是件坏事。不过在打开店门的时候，她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转头对哈里笑道，“哈里，别忘了，莱文街。”

“莱文街1206，我的家……”走出快餐店的哈里把身分证放回衣袋，虽然自己仍对这一地址感到陌生，但目前有希望找到女儿的地方，看来也只有这一处了。

路边的指示牌标明了哈里所住的街区的确像西比尔警官所言并不太远，步行大概只需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但这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对于心急如焚的哈里来讲仍显得过于漫长，于是他尝试放弃沿大道前行，而是拐入了街边小巷，他确信只要大体方向是正确的，蜿蜒的巷子要比围着住宅区绕圈子的公路近得多。

哈里的方向感很好，至少他没有迷路或者步入死胡同，而且距家越来越近的感觉在他的心中逐渐变得强烈。每每打开通往另一条街巷的门，他都盼望着其连接的另一端就是自己所住的莱文街。

他努力让自己跑起来，可几乎没过脚踝的厚厚积雪让他无法放开步子，只能跌跌撞撞地小跑，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

然而当哈里经过一个街角公园时，他却突然放缓了脚步。他停下来望着这个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更像是贫民窟附近临时圈出的专供孩子们嬉戏的小场地：一座硬塑滑梯，约有一个成人的身高，旁边是已经生锈的三人转椅，有一端已经失去了平衡，另外还有一架单人秋千，简单地用工厂废弃的较细铁棍搭成，经不起成人的体重。

哈里若有所思地绕着这仅有的三项儿童设施踱步，最后止步于正随着寒风摇摆的秋千前，后者的转轴衔接处发出摩擦时的“吱吱”声，仿佛仍有孩童坐在上面玩耍，这一切让他油然升起一股似曾相识的怀念感。

是的，自己曾来过这里，带着雪莉，她最喜欢荡秋千，喜欢秋千一扬一降时那种类似飞行般的感觉。上次带她来这还是在夏天吧，还为她拍了照片，她说那是她最喜欢的相片所以决定送给爸爸，于是这张相片至今

还躺在自己的衣袋中。

“可是……”望着空荡荡的秋千，哈里的心感到一阵疼痛，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让他的视线因泪水而变得模糊，“可是雪莉，你现在在哪儿啊……”

他掏出手机，调出拍照功能，像当初为女儿照相一样将镜头对准了秋千。

在按下快门的一刻，他决定还是将照片删除为好，免得过于神伤，更何况女儿也许就在家中等待着他，自己又何苦在这里浪费时间多愁善感呢。

“哦，上帝啊！”正要取消存储照片的哈里在最后瞥了一眼照片时不禁叫出了声，因为不解，也因为恐惧。

照片中本应空无一人的秋千上此时正坐着一个怀抱玩具熊的女孩儿，尽管她低垂着头使得两侧的头发遮住了多半个脸，但哈里还是认出了她。

“雪莉？！”他肯定这女孩儿就是自己的女儿，可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何女儿会出现在这个不可能有她的照片中。

就像……灵魂。

哈里立刻打消了这个消极的念头，女儿一定好好的，照片上一定是另一个女孩儿，同雪莉长相相似的女孩儿。

“可是……”他再次掏出衣袋中雪莉的相片。同样的发型，同样的服饰，身高也看不出差别，就连玩具熊也与被落在车中的那个一模一样……惟一的差别只是手机画面中的女孩儿散发出太多的孤独与悲伤，微微蜷缩的幼小身体仿佛在无助地颤抖，又像是在排斥着外界的一切。

“这不是雪莉，她是个快乐单纯的孩子。”哈里摇头否认，但最终还是存储了这张相片，尽管连他自己也说不出原因。

照片储存成功的提示音刚落就有电话打入，电话号码显示是从哈里的家中打来。

“雪莉？是你吗？”哈里这次没有任何耽搁，在他看到来电号码的瞬间就按下了通话键。

“爸爸……”女儿的声音从听筒另一端传来，尽管因杂音而听不真切，但那确实是女儿的声音。

“在家等着，宝贝，爸爸这就回去！”哈里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你必须跑，爸爸，他们会抓住你的！”雪莉的声音非但没有因父亲的话而变得安稳，反倒突然因某种原因而紧张地颤抖起来。

“出什么事了？谁和你在一起？”不祥的感觉再度袭来，哈里感到自己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快跑！爸爸，你打不过他们的……”女儿的声音被一片强烈的杂音覆盖，无论哈里如何呼喊也无济于事。

“雪莉，等着我！”他嚷着，却无法知晓电话那边的女儿是否还能听到。他无心再顾及那架秋千和什么照片中的女孩儿，他的女儿现在在家，很可能已经遇到危险。他必须回家。

手机听筒中的杂音越来越大，哈里只能无奈关闭通话，却发现这听似通讯电波紊乱的噪音并非出于自己的手机，而是萦绕在周围，伴着风声，毫无声源可言。

“该死的，快停下！”他用双手捂着耳朵，虽然噪声尚未达到伤害耳膜的地步，但这像极了金属物间相互摩擦的刺耳之声让哈里感到心烦意乱，他无法思考，亦无法冷静，他甚至宁愿有谁突然从身后将他打昏从而躲避这毫无规律、啸叫一般的声响。

哈里破门奔出街巷，来到了宽广的马路上。他俯下身子，双手撑着膝盖喘着粗气。噪声逐渐消退，仿佛方才他听到的仅仅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耳鸣。

但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是安静。一切过于安静了。甚至连呼啸的风声都听不到。

就像所有的人类从地球上消失，就像时间在某一秒突然停止，就像整个世界被冰雪冻住了一样。

“冻住了……”喘匀了气的哈里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冰封的世界。路旁的建筑物被厚实的冰层紧紧包裹，早已看不清紧急出口的绿色指示灯；路灯已被冰柱压垮，扭曲地大幅度倾斜着，随时有垮掉的可能；车道上仅有的几辆汽车被从地下冒出的锥形冰山举到了数米高的空中，车体被“山顶”贯穿；原本随风狂舞的雪花此时停留于半空，凝结成颗粒状，形成一幅静止的画面。

通往莱文街的道路被一堵冰墙挡住了去路，近在眼前的家就这样变得遥不可及。

“好吧，就让一切疯狂下去吧。”今晚发生了太多的事，哈里已放弃了抗争，也懒得再去琢磨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他宁愿相信自己是在经历一场噩梦，只有找到雪莉后才会醒过来的梦魇。

他用手电仔细检查着冰墙，试图找到较薄的冰层，打碎它，然后穿越这个挡住他回家之路的障碍。

他的精神过于集中，以至于没有听到身后由远及近的窸窣声，直到冰墙中映照出来者的模糊轮廓，哈里这才猛然回身。

他无法定义那群向自己奔来的东西。他们像人类一样双足站立，却暴露着没有皮肤遮盖的肌肉组织；没有五官，可从他们的头部内竟然发出阵阵刺耳的嘶鸣。

这就是女儿说的“他们”吗？如果这些怪物也出现在家里的话，那么雪莉……

哈里从一个怪物的臂下弯腰钻过，沿着街边的步行道狂奔，他必须赶快找到一个出口，否则以那群东西的速度，很快就会追上自己。

他终于在一辆被冰冻住的卡车后面发现了一道尚未结冰的门，又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蜿蜒小巷。他对这条路线没有印象，也许是忘了，也许是他以前根本没有走过这里。但他此时连停下来拨打911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去找张地图来研究街道布局了。

“莱文街，家，雪莉。”哈里反复默念着，这三个词是他必须活下去的信念，也是支撑他这个运动白痴跑过一条条街巷躲避怪物的动力。

他不敢回头，他知道那些怪物依然在后面穷追不舍，那此起彼伏如同恐怖片中少女尖叫的嘶鸣一直与自己保持着约十步之遥的距离。他曾放倒巷子中被弃置的木头架子来阻挡他们的追赶，可在他发现这样做只是无用功时就放弃了防守的念头。他只能逃跑。

在翻越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时，一个怪物抓住了哈里的脚踝。已经半个身子探出墙头的他知道一旦被拽回去就是必死无疑，于是他一边用力甩着被怪物抓住的腿，一边继续用另一条腿拼命向上攀着。

也许是自己甩开了怪物的手，也许是怪物意识到这样的纠缠无法将他拉扯下来而选择了放弃，哈里只觉得原本被握得生疼的脚踝突然被放开，突然消失的外力让尚未来得及保持平衡的他身子一歪摔到了墙外。

他仰躺在地上，闭着眼，等待着翻墙而过的怪物们给自己一个了断。

“雪莉，对不起……”他太累了，身心疲惫，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跑下去，哪怕是一个街区。

可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东西从墙的另一侧翻过，就连怪物的尖叫也被呼啸而至的风声取代。

“风？”他睁开眼，先前那些擎天的冰柱和冰墙已经不见踪影，雪花大片飘落，狂风拍打着路边的广告牌发出低沉的“呼呼”声。

不远处的一户人家灯火通明，门庭栏杆上装饰的彩灯在这冰雪世界里透着浓郁的温馨。

哈里从雪地中爬起，踉跄着走向那栋二层小楼——莱文街1206。

“雪莉，爸爸到家了。”他伸手敲门，露出了疲惫的微笑。

Chapter 2 Endless Depths

我们之间总是会陷入沉默，在这只有半小时的谈话中。

其实我只是觉得很累，叙述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事情并非如在电脑中点击两下鼠标打开一个文件夹那么简单。这是个体力活儿，就像用凿子或镐去敲碎已经冻结了近二十年的冰层一样，一下又一下，无法求之过急，毕竟我只是个毫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但又不能停下动作，天知道一旦我停下来这冰面又会以怎样的速度增厚。

感到疲惫时我就斜着身子倚靠在沙发背上。那个男人几乎没有说话，他把时间交由我来支配，用来回忆，用来陈述，或者是用来休憩。他很有耐心，职业要求让他始终充当着聆听者的角色，甚少提问，不作过多的建议或指示。但也是有一些个人情绪参杂其中的，他会经常陷入沉思，他的眼神也会因我讲述的内容而产生微妙的变化，仿佛他已走入了我的精神世界，将我的回忆转化为图像在他的脑海里上演一出原本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电影。

无论我这断断续续的讲述有多么的语无伦次，他似乎都能从中捋清头绪，将已成碎片的记忆重新还原成完整的拼图。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这种想法让我既为自己并非被他当做简单的赚钱工具来应付了事而感到庆幸，同时又萌生起一种犹如遭到窥视般的羞耻和气愤，我多年来埋藏起来的回忆，却在这一刻源源不断地暴露在这个男人面前，无法抑止，似乎如果我不把脑子里的回忆完全倾倒出来他就会一直这样等待下去。我讨厌这样，讨厌坐在对面一副“好好父亲”架势的男人，却也更讨厌明明感到羞愤却依然沉溺在倾诉所产生的快感中的自己。

这注定是漫长的一晚……

我直起身，向窗外望了一眼，雪依然下个不停。

“可以继续了？”他问，双肘置于转椅的扶手上，十指交叉。

“嗯。”我点头，决定让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次车祸，比起之前你在别处的治疗，这一进展还是不错的。”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不想拿任何东西与那场事故联系在一起，包括这次治疗。

“话题沉重了？”他做了个“就此打住”的手势，然后继续，“那么我们聊些别的吧，比如……家。家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说出自己的感想。”

“没关系，无所谓的。”每次的心理治疗都离不开这个话题，不论患者是儿童还是成人，是新婚燕尔还是离异夫妻，都会被问及这方面的问题。而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给出的无非就是“你的家人很爱你，你也应该更爱他们”这种敷衍了事的建议。

我该对这男人说什么？如果直接说“我和我的家人彼此相爱”会不会让他满意？还是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想来此只是不愿让母亲生气而已？这也应该算是种对家人爱的体现吧。

“又是这种目光……”他看出了我的不配合。不用他说，我也能想像自己此时是以何种眼神看向他的，厌烦、失望、烦躁、毫无信任感。

“看来我说的还是太多了吗。”他起身走向摆满藏酒的柜子，“不过在我找到一会儿咱们要用的东西之前，你就再回答我几个问题吧。”

“比如……”他弯下腰，拉开柜门在一个类似纸箱的东西里翻找着什么，“比如我要问，你是个不愿与他人交流的人？”

“有时，但不全是。我不知道。”我回答，如果他是在指今晚这次治疗的事情，我的确只能这样回答他，我想让他帮我，但又难以抑制心中的逃避情绪。果然回忆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情。

“别人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了解你？”他把从纸箱中抱出的一摞东西又放进了另一个较小的箱子。

“我想是的，其实即使不了解也没什么。”我嘟囔道。

“最后一个问题，比起家人，你更愿意和朋友在一起？”他关上柜门，把箱子放到转椅脚下。

“不。”虽然我无法像社会学家一样长篇论述一番家庭的重要性，但至少我并不想以家作为代价换取通过其他途径所得来的快意。

“并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回答嘛。”他从纸箱中取出一张画板和几支彩色蜡笔递到我面前，对之前的问答不再多做阐述，仿佛我给出的答案的确无聊到不值得用来当做治疗的依据。不过这样也好，我不喜欢长篇大论。

“在继续回忆之前，不妨稍微放松一下。”他指了指我面前的画板，上面已有了一层底图：一辆车，一栋房子，一对夫妇。都是用简单的黑色线条绘制，像极了幼儿园墙上挂着的儿童简笔画作品。

“我们假设这就是‘家’，而且是‘幸福的家’，你不必想得太多，单纯地涂上你觉得最合适的颜色就好。来。”

他随手拿起一支红色的蜡笔放到我右手边，我下意识地将其握住，思考着应如何着色。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颜色。”考夫曼医生提醒我可以自己选择色彩。

“不，红色就好。”我开始用笔给图中的汽车填涂颜色。

车是红色，是的，一定要是红色。这样就和录像带中的车一样了。儿时乘过的车，爸爸驾驶的车。

房子是木制的，住在莱文街的时候爸爸说过木制的房屋要比市中心的水泥大厦舒服很多。所以房子是棕色。

幸福的家庭里有妈妈至今仍保留着的粉色短衫，爸爸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二人各有一件。

我们之间总是会陷入沉默，在这只有半小时的谈话中。

其实我只是觉得很累，叙述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事情并非如在电脑中点击两下鼠标打开一个文件夹那么简单。这是个体力活儿，就像用凿子或镐去敲碎已经冻结了近二十年的冰层一样，一下又一下，无法求之过急，毕竟我只是个毫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但又不能停下动作，天知道一旦我停下来这冰面又会以怎样的速度增厚。

感到疲惫时我就斜着身子倚靠在沙发背上。那个男人几乎没有说话，他把时间交由我来支配，用来回忆，用来陈述，或者是用来休憩。他很有耐心，职业要求让他始终充当着聆听者的角色，甚少提问，不作过多的建议或指示。但也是有一些个人情绪参杂其中的，他会经常陷入沉思，他的眼神也会因我讲述的内容而产生微妙的变化，仿佛他已走入了我的精神世界，将我的回忆转化为图像在他的脑海里上演一出原本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电影。

无论我这断断续续的讲述有多么的语无伦次，他似乎都能从中捋清头绪，将已成碎片的记忆重新还原成完整的拼图。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这种想法让我既为自己并非被他当做简单的赚钱工具来应付了事而感到庆幸，同时又萌生起一种犹如遭到窥视般的羞耻和气愤，我多年来埋藏起来的回忆，却在这一刻源源不断地暴露在这个男人面前，无法抑止，似乎如果我不把脑子里的回忆完全倾倒出来他就会一直这样等待下去。我讨厌这样，讨厌坐在对面一副“好好父亲”架势的

男人，却也更讨厌明明感到羞愤却依然沉溺在倾诉所产生的快感中的自己。

这注定是漫长的一晚……

我直起身，向窗外望了一眼，雪依然下个不停。

“可以继续了？”他问，双肘置于转椅的扶手上，十指交叉。

“嗯。”我点头，决定让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次车祸，比起之前你在别处的治疗，这一进展还是不错的。”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不想拿任何东西与那场事故联系在一起，包括这次治疗。

“话题沉重了？”他做了个“就此打住”的手势，然后继续，“那么我们聊些别的吧，比如……家。家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说出自己的感想。”

“没关系，无所谓的。”每次的心理治疗都离不开这个话题，不论患者是儿童还是成人，是新婚燕尔还是离异夫妻，都会被问及这方面的问题。而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给出的无非就是“你的家人很爱你，你也应该更爱他们”这种敷衍了事的建议。

我该对这男人说什么？如果直接说“我和我的家人彼此相爱”会不会让他满意？还是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想来此只是不愿让母亲生气而已？这也应该算是种对家人爱的体现吧。

“又是这种目光……”他看出了我的不配合。不用他说，我也能想像自己此时是以何种眼神看向他的，厌烦、失望、烦躁、毫无信任感。

“看来我说的还是太多了吗。”他起身走向摆满藏酒的柜子，“不过在我找到一会儿咱们要用的东西之前，你就再回答我几个问题吧。”

“比如……”他弯下腰，拉开柜门在一个类似纸箱的东西里翻找着什么，“比如我要问，你是个不愿与他人交流的人？”

“有时，但不全是。我不知道。”我回答，如果他是在指今晚这次治疗的事情，我的确只能这样回答他，我想让他帮我，但又难以抑制心中的逃避情绪。果然回忆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情。

“别人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了解你？”他把从纸箱中抱出的一摞东西又放进了另一个较小的箱子。

“我想是的，其实即使不了解也没什么。”我嘟囔道。

“最后一个问题，比起家人，你更愿意和朋友在一起？”他关上柜门，把箱子放到转椅脚下。

“不。”虽然我无法像社会学家一样长篇论述一番家庭的重要性，但至少我并不想以家作为代价换取通过其他途径所得来的快意。

“并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回答嘛。”他从纸箱中取出一张画板和几支彩色蜡笔递到我面前，对之前的问答不再多做阐述，仿佛我给出的答案的确无聊到不值得用来当做治疗的依据。不过这样也好，我不喜欢长篇大论。

“在继续回忆之前，不妨稍微放松一下。”他指了指我面前的画板，上面已有了一层底图：一辆车，一栋房子，一对夫妇。都是用简单的黑色线条绘制，像极了幼儿园墙上挂着的儿童简笔画作品。

“我们假设这就是‘家’，而且是‘幸福的家’，你不必想得太多，单纯地涂上你觉得最合适的颜色就好。来。”

他随手拿起一支红色的蜡笔放到我右手边，我下意识地将其握住，思考着应如何着色。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颜色。”考夫曼医生提醒我可以自己选择色彩。

“不，红色就好。”我开始用笔给图中的汽车填涂颜色。

车是红色，是的，一定要是红色。这样就和录像带中的车一样了。儿时乘过的车，爸爸驾驶的车。

房子是木制的，住在莱文街的时候爸爸说过木制的房屋要比市中心的水泥大厦舒服很多。所以房子是棕色。

幸福的家庭里有妈妈至今仍保留着的粉色短衫，爸爸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二人各有一件。

放下粉色的蜡笔，我把画板推到他面前。

“你应该把树涂上绿色。”他笑道。

“也许那天正在下雪。”我说。

“还不错，很漂亮的家。”他饶有兴致地把画板放在膝上看着，好像那已不是一副简单的蜡笔涂鸦，而是某个画师的仿制名画一样。

“那么继续吧，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的视线仍停留在“幸福的家”上。

开门的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但哈里却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客厅传来搞笑肥皂剧中的嬉闹声，一股烘焙蛋糕的香气扑鼻而来。餐厅的灯不知被谁调暗了亮度，通往二层的楼梯间似乎有什么人刚刚走过。

只是一户普通的居民，但问题是，他们不该在这儿，不该待在所有权人署名为哈里·梅森的房子里。

哈里后退了一步，再次确认了门牌号：1206。

“你们在我家做什么？”他质问道，侧身想要进入屋内。

“我想你是搞错地址了。”男人伸出右手撑着门框，将哈里挡在了门外。

“见鬼！开什么玩笑！”先是车祸后女儿下落不明，而后发现自己的记忆——或者说是这个世界——似乎出了问题，紧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一群怪物追杀，险些丧命……这短短一个晚上的折腾已经让哈里的神经变得异常脆弱，他只想回到家中拥抱女儿，然后为自己冲杯咖啡，再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可现在竟然有个陌生的家伙站在门前，宣称这房子不是他哈里的。

荒谬！哈里对这房子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纯木制的构造虽不时尚却透露着清新的田园气息，隔绝了大都市的浮躁和纸醉金迷，这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他此刻仍还能隐约嗅到当年自己亲手涂在外围挡板上的防腐亮光漆的味道，女儿还曾经抗议，称爸爸不应破坏木头原有的粗糙感。

好吧，即使今晚的一切再不正常，这些清晰的回忆也绝不会是自己的大脑在受到撞击后捏造出来的。于是哈里决定如果这个男人继续阻拦下去，他就要大打出手了，然后再以绑架雪莉的罪名报警。

“亲爱的，请告诉这位先生这是我们的家。”男人的妻子这时也跟了过来，穿着同丈夫一样的粉色短衫，她有些胆怯地站在丈夫身边靠后的位置面露难色地看向满脸怒火的哈里，“先生，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

“听着，”哈里努力克制着自己推开二人冲进屋内的念头，一来他担心里面还有其他人，如果自己冒然闯入，他们会伤害雪莉，二来这一晚的经历也让他开始相信这世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逻辑理性无神论什么的都是扯淡，“听着，我是哈里·梅森。我住在莱文街1206号，就是这里。我女儿刚才来电话说她就在这儿，她在等我，她需要我。”

“从这里打的电话？”男人用疑惑的目光询问着妻子。

“啊，可能是我们的女儿凯特，她只是想搞个恶作剧，没想到给你造成了麻烦，我们为此向你道歉。”女人的语气诚恳，她的丈夫听后也露出歉意的笑容。“真的很抱歉。”他说。

“恶作剧？拜托你们别再糊弄我了！”哈里宁可他们矢口否认那通电话，也无法接受这种推脱责任般的借口，大家都是成年人，以这种方式浪费时间完全没有意义。

“你看，现在已经很晚了……”男人婉转地下了逐客令，随即关上房门，从屋内传来上锁的声音。

“雪莉！雪莉！”哈里抬脚向门踹去，而那扇四角已有些变形的木门却仍完好无损

地立在原处，“该死的你们把我女儿怎么了？”

“我们已经报警了！还不快滚！”男人从里侧重重将拳头捶在门上警告着外面誓把房门踢碎的哈里。

“雪莉！”在不得不承认这门的确太过结实后，哈里跑到房前的庭院朝着二楼女儿的卧室方向喊着，那个房间尚还亮着灯，他相信女儿能够听到他的呼唤。

然而还没等他喊出第二声女儿的名字，身后就传来警笛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转身，看到警车停靠在院门前，走下车来的正是方才在餐厅遇到的西比尔警官。

“哈里，接到报警时我就想这个闹事者一定是你。”女警右手扶额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苦笑道。

“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哈里指着房子控诉。

“冷静些，冷静下来，哈里。”西比尔握住哈里因愤怒而颤抖的双臂，“他们不可能绑架你的女儿，斯图尔特夫妇都是教师，他们在这街区已经住了多年，我了解他们，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哈？你居然在为他们辩护？”哈里从衣袋掏出身分证和驾驶证，“你都看过了，莱文街1206号，我的家！”

“是的，你说的没错，可我负责这片街区也有十几年了，我的记忆也不会有错。所以问题就出现了不是吗？来吧，哈里，让我们把问题想清楚。”西比尔打开警车的后车门，示意哈里进去。

“逮捕我？因为我要闯进自己的家？”尽管哈里也感觉到了事情的蹊跷，但去警局可不是什么好事，没有谁会相信他今晚遭遇的一切，说不定自己还会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这样他就再也见不到雪莉了。

“不，只是让思路清晰起来。我们总不能在深夜站在冰天雪地里聊天吧。”看着哈里垂头丧气地坐进车内，西比尔用手机拨通了房屋主人的电话，“斯图尔特先生，事情已经解决了，请安心休息吧。好的，别客气，晚安。”

“警官，如果我的女儿有什么不测，那就是你的责任。”看着自己的家逐渐消失在车子后方，哈里抱着双臂对前方开车的西比尔愤愤说道。

“我说过，斯图尔特夫妇不可能绑架你的女儿。”

“他们在我家里！”哈里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现在却演变成要到警局作解释的复杂局面。

“你的证件上是这么写的。”

“这还不够吗？”

“可在我念出莱文街这个地址前，你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吧。”西比尔瞥了眼后视镜中的哈里，“你的脸色很差，你确信车祸没有对你的大脑造成什么损坏？”

哈里掏出手机，调出之前在街巷秋千前拍摄的照片，“能看到秋千上那女孩儿吗？”

“当然，”没有接过哈里递来的手机，西比尔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屏幕，“怎么了？”

“没什么，这说明我不需要医生。”虽然他还不清楚为何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世界的异变，但他至少已经百分百肯定，自己的脑子是正常的。

“好吧好吧，”女警叹了口气，懒得再计较哈里这番毫无逻辑的推论，“那么你还记得什么？说说看。”

“我叫哈里·梅森，住在寂静岭。我有个叫雪莉的女儿，我很爱她。我靠写作为生，但反响平平。”

“悬疑小说？”

“不一定。只要有人付钱，我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写。也许在图书馆你能找到我的书，不过别期望是什么精装版的。”谈及自己平淡无奇的生活，哈里烦躁的心也平静了

不少。他望向窗外试着确认现在的位置，可左右两侧的车窗早已被雪覆盖，结成了冰，阻碍了视线。

“生活要比小说无聊得多呢。”

“呵呵，是么。”哈里耸了耸肩，今晚所经历的一切可是写了近十本小说的自己想都未曾想过的。

“我们会帮你找到女儿的，哈里。在那之后，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西比尔又将话题拉了回来。

“我脑子没事。”之前被怪物抓住的脚踝，现在还微微泛着疼痛。

“别那么自信。我的父亲一直认为他自己很强，后来一个拒捕的罪犯打伤了他的头，让他的性格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所以，哈里，为了你女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回忆让西比尔的语气变得柔和而且忧郁，面对太过于倔强的男人，她都会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她相信哈里的女儿也希望爸爸能够健康地陪伴在自己身边。

“好的，我会的。”为了女儿，哈里想。

“你不介意我停车出去一会儿吧？”女警缓缓将警车停下，“雪太大了看不清路，这样开车会很危险。我去前面看看，你等着我。”

哈里点头，目送她下车，看她的背影消失在茫茫飞雪中。

“她是个好人，可她帮不了我。”他打开车门，沿与西比尔相反的方向步入一片树林，决定独自一人去找寻女儿。

寂静岭西郊森林，哈里从未来过这里，也甚少在报刊等媒体上看到有关此处的报道。印象中这片林子并不是很大，毕竟是当年城镇拓荒时暂时留下等待再开发的，结果也就不了了之地被遗忘了。

没有路灯，也没有经常在野外露营类电影中看到的那种被壁炉火光照亮的森林小屋。哈里只能依靠手电的微弱光亮来注意脚下顶出地面的树根和一不小心就会划伤脸颊的干硬树枝。

他辨不清方向，几乎如出一辙的树群将他层层包围。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描写夜晚森林的恐怖：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手电照射下仿佛鬼爪一般的树杈，呼啸的风声好像在嘲笑迷路者的人生短暂，永远地在林中行走，找不到出路，直到死亡降临……

西比尔刚还在感慨人生要比小说无聊很多，可现在哈里的人生即使没有超越小说的戏剧性，但至少已经同小说一样让万事皆有可能了。

他有些后悔离开警车，万一不但没找到女儿，反而还把自己的性命搭给这人迹罕至的林子，那岂不要让雪莉像手机相片中那个女孩儿，一直悲伤地生活下去？

可他已无法回头，刚刚在雪地中踏出的脚印很快就被落雪覆盖，他不知道哪条路通往来时的方向，也不知道哪条路可以带他离开这鬼地方。他担心自己会因疲惫和寒冷倒地，然后在昏睡中冻死。他只祈祷自己的体力能够支撑他走到天明，到那时应能较为容易地探出一条出路吧。

他命令自己不停地跑，尽可能沿着直线前进。哪怕这样做不会抵达警车停靠的公路，理论上讲起码也能离开这片森林。

哈里在大约跑了半公里后停下脚步，用手电照着一片与周围积雪有着不同反射光芒的地方。

那是一个专为养殖或化工实验而人工挖造的小型湖，或者叫做池塘更为合适，池面已结了冰，几条距岸很近的小木船被冰卡得很紧，无法使用。

哈里伸出右脚探了探池塘的冰面，发现其足以经受住自己的体重后便小心翼翼地向对岸走去。

因已有一层积雪覆于冰上，所以行走起来也较为容易，但他还是几步一停，试探着前方的冰层厚度，这样一旦发现冰面又断裂的征兆，自己应还是有机会折返回去的。

前行了不到百米，哈里就透过手电光看到了湖岸。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湖的另一边仍是被森林包围，但树木间的间隔很大，应是距林外不远。

岸边立有一座建有阁楼的木屋，屋外停着一辆轮胎已经瘪掉的卡车，几个大型垃圾袋堆在门廊上。房门敞开着，不时被风重新拍回，但又因力度过大而再次弹开。

“已经被废弃了吧。”哈里想。

他觉得沿直线行进是个好方法，于是决定再加把劲，跑出这个林子。

为了确定前行方向，哈里用手电环照四周，对比着树木间的稀疏程度。而就当手电光线无意间闪过那栋木屋时，他似乎瞥到了一个人影闪入屋内。他无法在一瞬间确认那人的样貌甚至性别，只是那影子的个头偏矮，绝对不会是成人。

“雪莉！”他大喊一声，朝木屋奔去。

没有其他出口的屋内空无一人。这是个没有隔间的房子，与其说是用来居住的民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仓库。家具和日用品应是已随同房屋的主人搬走，此时留下的也只有些毫无携带价值的装饰物和用来生火的干柴。

“雪莉？”他走至屋子最里端的壁炉前，那里有一个睡袋横在地上。

他蹲在睡袋旁，想像着裹在睡袋中冷得发抖的雪莉，可怜的女儿。

可他也只能想像而已，因那只是一个已经布满灰尘的破旧睡袋，许久未有使用。

又是一场空。

他抓起睡袋狠狠地摔向地面，扬起一股尘土，还有一张从袋中滑落的相片。

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赤裸着身体侧躺在哈里刚刚走过的池塘冰面上。她似乎并不觉得寒冷，她相当舒适地延展着四肢，像是睡在天鹅绒床上般，带着一丝慵懒。她的眼睛微睁，眸子深邃，含着泪光。两唇抿得很紧，像是在做着痛哭前的准备。但如果她在悲伤，为何却摆出如此惬意般的姿势……

相片的背面写有红色的字迹：“失控了。我们只想为派对找些乐子而已，没想到那女孩才喝了那么一丁点的毒品就完全疯掉了。我们阻止不了她，她到处乱跑，脱光了所有衣服。她大声叫嚷，然后趴到了雪中。没人敢上前过问，好在路易斯说那药劲只有一个多小时，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分钟了。我想她不会冻死的。该死的，派对就这么结束了？”

“可怜的孩子……”哈里叹了口气，把相片重新压在睡袋下方，现在可不是担心别人孩子的时候。

“爸爸？”女儿颤巍巍的声音出现在空荡荡的木屋内，不是耳边，不是前后左右任何一个方向，而是整个房间。

未等惊呆住的哈里做出任何反应，一阵仿佛永远不会停止的刺耳尖叫便伴随着由屋顶向四周发散的冻结的冰层袭来。

寒冰蔓延的速度惊人，眨眼的功夫整个木屋就变成了一个冰窟。有那么一刻，哈里甚至认为连自己也会被冻成冰柱，窒息而死。

尖叫声在哈里跑出房门时戛然而止，可屋外已是哈里所熟悉的可怕世界，雪在空中静止，被包在冰中的树大多已经折断，屋旁的池塘上竖起了冰墙，阻断了退路。而之前快要把哈里逼入绝境的怪物们，此时也接连不断地从冰树后冒出。

“饶了我吧……”哈里躲过几个迎面扑来的怪物，再次钻入了林子深处。

尽管四周已冻结成了冰的世界，但哈里还能大致记起自己在进入木屋前所观察的树木较少的方位。

没有门和围栏的阻挡让哈里免去了担心跑入死角的烦恼，但变得越来越宽阔的空间却也让怪物得以从更多的方向涌来。

哈里一边跑一边想像着自己被怪物们抓住吞噬的场景，然后森林附近的居民会在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发现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接着警方会来封锁现场，地方媒体也会以此作为话题推动报纸的销量和节目的收视

率。如果哪个作家能把这些改成惊悚小说也不错，最好主人公的姓名恰巧也叫哈里·梅森，这书一定比自己那堆作品畅销。

想到这，哈里不禁为自己在生死边缘的想像力感到惊讶和可笑。如果事后跟女儿提起，她又会说什么呢？像西比尔警官一样，说“爸爸你该去医院检查一下大脑了”？

“这里怎么会有门？”哈里在两棵被冻住的树之间发现了一扇一人宽的门，他不知这门能挡住那群家伙多久，但总比没完没了地穿梭于没有掩体的林间强得多。也许那只是个小房间，说不定怪物们会挤破这扇门，那自己的尸体岂不更难被发现？

“别再胡思乱想了哈里。”他对此时仍在脑子里开小差的自己感到失望，“跑吧，哈里，不然你就真没命了，死了的话就真的什么也想不了了。”

他一鼓作气撞开了那扇门。

黑夜褪去，虽然太阳依旧躲在厚厚的云层中，但天色的亮度已无需手电和路灯的帮助。

雪依然下着，但风已停息。

哈里站在一座高架桥上，桥下是已结冰的河水。

身后的森林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蜿蜒的公路。

手机铃声响起，是西比尔警官打来，听声音她正在气头上。

“哈里你到哪儿去了？！我只离开了五分钟你就一个人跑了？”

“我只是想尽快找到雪莉……对不起。”哈里支支吾吾道歉，但还是决定不说出方才经历的事情，不然这次肯定会直接被西比尔开车送到医院检查脑袋。

“你现在在哪儿？”

“一座桥，我不知道，之前我经过了一片森林。”

“听着哈里，前方不远处有一所高中，那里的体育馆被当做这次暴风雪的避难所。相信会有人在那儿可以帮你。”西比尔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或许她只是认为电话另一端的哈里已经无可救药。

“也许雪莉会在那儿！”

“是的，我这就过来，你就在体育馆等我。”

“不，如果雪莉她不在那儿，我会继续去找她的。抱歉。”哈里挂断电话，看了眼桥口的指示牌——米德维奇高中，前行600米。

Chapter 3 When You Are Gone

我将已埋藏多年的秘密告诉给了眼前这个男人。

这与信任无关，而且我也并不信任他。我们对于彼此来讲只是偶遇的陌生人，出现在对方的生活中，然后在下一秒离开，没有记忆残留，于是也便谈不上遗忘。

我并不是他惟一的病人。考夫曼医生阅诊无数，这张沙发上每天都会坐着和我有着类似境遇的人，还有那些人生更有戏剧性的患者，或滔滔不绝，或固执沉默，也会神经质地不断发问。他会去听，去思考，尝试提供帮助，但绝不会将他们的故事印入脑中。毫无必要，这只是他的工作，而我们也不过是那文件夹中的一份病历，一纸数据。类似神父与忏悔者，一个是出于职责与道义，另一个是出于对内心赎罪情绪的满足，他们被这两种心境微妙地绑定，但并非是源自教义上所谓的“爱”。

或许除了家人，世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惟一性。

谁都可以被取代。

明天，他就会忘掉我的一切吧。若无其事地接待下一个病人，脸上挂着同样和蔼的笑容，然后同样耐心地坐在那张转椅上。

每当我想到这些，或是想到我此刻所坐的位置曾经——以及将会——属于各色病人，就不禁为自己竟如此坦诚地把一切真实展现给他而感到悲哀。如果明天我再次站到他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会不会如同问一个心已另有所属的恋人是不是依然爱着自己那般，充满自作多情的尴尬和耻辱感？

我想成为一个人的惟一，就像我曾经是一个人的惟一那样，不必担心他会把我和其他人放在平等到已经模糊了面容和特质的位置，也不必担心会有别人与我一起来分享他付出的感情，仅属于我的感情。

面前的男人不是他，不是我内心仅有的“惟一”。

但正因如此，我才心甘情愿地向他吐露心中的秘密。他不会将其变成茶余饭后的话题，因这只是他每日听到的近百个故事中的一个，没有新意，没有惊喜。他也不会对我进行说教，因我不过是个掏了钱的顾客，他是不能按照我讨厌的方式进行治疗的。

我无需害怕周围的一切会因这个秘密的道出而改变，亲情不会削减，朋友不会弃我而去。走出这个房间，我的生活依然如故。而这个男人的心，也不会留下丝毫的难过或疼痛。

他不会在乎我，不会像父亲一样来爱我。

这样挺好，互不伤害，互不妨碍。

“关于那件事，我很抱歉。”他拿着空酒杯起身走向吧台，“我原本只是想了解一下你对家庭的看法，并无意引你说出……”

“我明白，是我自己想说的。”我打断他的话，他的道歉让我觉得有些无聊和多余，这改变不了什么，也挽救不了什么。我只想让他当我的听众。是的，我只要说就好，他只要听就好。

“听着，你没必要一直自责，当时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吗？没有痛觉，无法自控，这些并不是你的错。”他背对着我将酒杯斟满。

“我哭了。”我说。我感到失望，这个男人什么都不清楚，却和其他医生一样匆匆下着定论。

“你是说……”他转身望着我，神情参杂着迷惑与惊讶。

“是的，当时我哭了。我确实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好像还觉得挺有趣的。可他们给我的药剂量很小，我有一部分意识还是清醒的。于是我就像一个旁观者，看着自己疯癫的样子却无能为力，我看到他们站在远处，面无表情，没有人帮我，那时我以为自己会冻死。”

我侧过脸，避开他同情的目光。我不想像剧目一样被人观看，让他们因我而笑，为我落泪，然后发现自己却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

“我哭了很久，直到药性失效后我还在哭，可笑吧？”

“因为害怕？”他问。

“是。”我回答。

“害怕死亡？”

“不，是害怕被发现。”

“被警察？”

“不，是怕被爸爸发现。”

“你父亲？”他皱眉。我的回答似乎出乎了他的意料，很明显，这个答案并不让他满意。

“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害怕。我每天都在想，如果爸爸知道了这个秘密，他会多么难过，也许他会对我彻底失望，不会再爱我……”，我不知道他所期许的答案是什么，我只能继续，“但即便如此，当时躺在雪中的我还在渴望着他的身影，渴望着爸爸会像骑士一样出现，来救我，带我回家。”

“但他没有。”他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四个字，声音平静却带有些许被冷静与理智压抑住的愠怒。

“可他会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切……”我低声喃喃，不再争辩，虽然我没有必要配合他的治疗并迎合他的心情，但也无激怒他的打算，何况还是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

“你还真是矛盾。”他坐回转椅，抿了口酒，无奈地笑着，“还是暂且放下这个让我们双方都郁闷的话题吧。既然刚才提到了派对，那么我们不妨再来聊聊你的学校生活？”

“学校？”

“对，不是有人这么说吗：糟糕的家庭会毁掉一个孩子，但若是你真想摧毁一个孩子的话，就把他送进高中——愉快、美好的校园生活。”他虔诚地扬起双臂，用一种既像赞颂又像讥讽的怪异腔调说道。

“的确。”我点头，觉得这个缺乏逻辑性的论调虽然有些滑稽和荒唐，不过并不让人反感，“也许我可以说说关于‘窒息游戏’的事，或者你更想知道我的成绩表现？”

“不错的主意。”他打了个响指，“不过在那之前，我想给你念一些词语，而你要做的只是从中挑出你认为存在于学校的那几个，很容易不是吗？怎么样？”

“无所谓。”是的，无所谓，说什么都好，哪怕继续刚才的话题也好，我累了，我无法摸透这个男人的目的和期望，他的问题像散落在地上的珠子，我拾起这个，捡起那个，可我脑海中依然没有所有的珠子串连在一起后的完整样式。

“那么请在这些词中选择：运动员、荡妇、酒鬼、恶霸、懒汉、处女。”他念得很慢，词与词之间隔有近十秒的等待。

他又将这些名词重复了一遍，然后询问我的选择。

“全部。”我说，但无法给出原因，对于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我往往是无法解释其存在缘由的。他们充斥在我的高中生活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的同学，我的校友，我的老师，我似乎都可以从这些词中为他们选择一个标签，毫无偏差。

“还真是丰富！”他笑着感慨，唇角露出一丝不屑的轻蔑。

“我对他们没有兴趣，我只是上课，然后通过考试。”突然觉得可笑，我无法给自己定义一个适当的标签，似乎哪个都是我，似乎哪个又都不是我。

“只对上课充满热情？”他十指相交于胸前，没有再对之前的问题做过多追问，“假设今天你有四门课程要学，你希望学些什么呢？”

“没有备选项？”我已习惯从他给我的答案中作出选择，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我感到意外。

“随便问问而已，感兴趣的，成绩较好的，或者是希望学习的，什么都行。如果是你自己安排的话，一定会很惬意。”

“戏剧，文学，写作，地理。”我说，“说不定可以像爸爸那样成为小说家，人生太过无聊和乏味。”

“有时的确是这样，”他闭目将头仰靠在椅背上，“但你永远无法提前翻看明天的人生，也无法将过去改写。难道不是这样？就让我们用你的高中生活来举例吧，说说那些并不愉快的事情……”

对于米德维奇高中的印象，哈里目前能想到的就只有“寂静岭中产阶层首选”这一大众化定位。

整个镇子很小，有钱人也并不多，于是对于大兴土木修建气派的私立学校这种事一直以来也都无人问津。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方式保留着很多二十世纪的传统价值观念，为人谦逊、认真奋斗、知足常乐。

虽然近来有不少新兴的玩意儿通过媒体涌入这个小镇，但似乎并没有占据街头巷尾的主流位置，也许能和长久偏向于禁欲主义的市民文化相碰撞的，大概就是这群看着

电视打着电玩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不甘寂寞、吵闹、固执，相信自己的主见，经常参加派对，疯狂，没有节制地酗酒，寻欢作乐。他们看重学业，把全A成绩视为学生时代的荣耀，他们必须让自己成为佼佼者，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镇子已装盛不下他们日益膨胀的欲望。

他们都在为了离开而努力。

米德维奇高中就是这么一群孩子的集中地，见证他们的成长，塑造他们的成功，同时也容纳着他们勃勃的野心。

哈里没有在这就读过，但他已和其他的父母一样，在雪莉出生时，就决定要将她送入这所学校。他只想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接触新鲜的事物和更多的伙伴，至于女儿今后是否能够飞黄腾达他倒并不是太过在意。自己是个安于现状的人，所以他也期望雪莉的将来只要快乐就好，太过拼命和计较得失很可能会失去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

校门前的墙上张贴着主题为“快乐教学”的宣传海报，经过风雪的拍打此时已变得潮湿卷边。上面的女孩儿笑容纯真灿烂，清澈的双眸眺向远方，洋溢着对未来的好奇与期盼。

她让哈里想到了雪莉，只是女儿才刚七岁，未来和理想什么的对她来说还太过遥远，她现在正是享受童年乐趣的时候，她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能对将来的人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打算。

“雪莉……”哈里越是为女儿勾画美好人生，他内心此刻的焦虑感就越发沉重。

学校的正门被从内侧反锁，挂有安全出口标示的两个侧门也均被一人高的积雪抵住无法通行。惟一有可能作为入口的，就只有一扇开启了三分之二的窄小拉窗，看房间内的摆设，应是做储物室或杂货间之用。

哈里尝试了各种通过那扇小窗的方法，终于以半蹲半爬的姿势挤进了进去。

幸运的是储物室的门并没有上锁，开门出来的哈里恰好位于教学楼东翼的走廊尽头。走廊一直贯穿至西翼，尽管沿墙而立的学生私人储物柜占据了部分空间，但剩余之下的宽敞程度仍足以让人产生一种基于奢侈下的浪费感。墙壁在不久前刚刚重新粉刷过，与地面连接的基线处还留有漆料的痕迹。地上的瓷砖有几块出现了或大或小的裂痕，走上去会微微感到松动，听到碎片摩擦时的清脆声响。墙上贴有各俱乐部和校内活动的宣传照，有些被恶作剧地涂鸦或篡改，透着股属于学生时代的冷幽默。

哈里很中意这里的环境，如果非要挑出什么不足，那就是走廊的壁灯太过苍白，尤其是在没有安置窗户的楼内，难免使人感到胸闷和压抑，更别说是在今天这个全校停课的日子了，只身一人行走在走廊中，仿佛全世界缩小成了这所学校，而自己偏偏就是惟一的生命。

东西翼的过渡地带正是学校正门入口的玄关大堂和通往二楼的楼梯间。在距入口不远的墙上悬挂着米德维奇高中的布局地图，哈里很高兴地发现，自己要去的体育馆是与西翼走廊连在一起的，这为他节省了不少时间，因他本打算如果找不到体育馆就按原路返回，在户外锁定类似体育馆的建筑后再用同样爬窗户的方式进入——乐观些说在那儿避难的人会主动开门也说不定。

微弱的光亮从体育馆入口的门缝下透出，靠近门旁，隐约听到有人正在伴着柔缓的音乐歌唱。

哈里推开门，看到了一场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最冷清的派对。

课桌被拼接在一起覆上淡雅的碎花餐布，上面摆放着供以自助的蛋糕、沙拉和饮料，但却没有动用过的迹象，烤制的牛排已被切分到餐盘中，现已冰冷干硬，毫无新鲜稚嫩的口感，几瓶尚未开封的红酒孤独地立在桌上，酒杯倒扣着，防止尘土落入。地上躺着各色气球，有些已开始干瘪，狂欢用的礼帽和华丽假面被弃在椅子

上，礼帽上的彩带无力垂落，红蓝相间的灯光自馆顶洒下，使得假面眼部的空洞被无限量地放大。

结束在开始之前，无人参加的派对，除了哈里，还有台上的女子。

那是个临时在馆内用铁架和木板搭建的简陋舞台，中间竖有一支需要插电的麦克风。没有任何装饰，台子后方的角落放有一把歪斜的木椅，摆在上面的录音机缓缓旋转着带子，播放着音质沙哑粗糙的伴奏曲。

她只穿了一件粉色的无袖礼裙，肩带和裙摆镶着蕾丝，踩于脚下的细跟舞鞋让她的身姿有着稍显僵硬的挺拔。她盘着发，细小的棕色卷发，有几缕从两侧滑落至脸颊旁。妆容精致，大方又不失可爱，简单又不失性感。

她自他进来前就在歌唱，附着录音机中的曲子，唱得陶醉，唱得随性，有时会突然走音，但她从不介意，继续吟唱。她的歌声空灵飘渺，像阵阵的叹息，带给灵魂一片荒芜。

"我无法将你忘怀……"接近曲终之时，女子反复唱着这句歌词，如自言自语般重复着，直至乐声被台下的掌声取代。

她这才注意到为自己鼓掌的哈里，她不知道这个男人何时进来，待了多久，但他让她感到惊喜。

"这里不是避难所吗？"哈里问道。他方才一直静静站在台下，正对着女子的位置，听她唱歌，不忍打扰，出于礼貌，也出于自己确实被这首歌吸引，其本身的歌词，还有女子忧郁的歌声。

"怎么，你不是来参加派对的？"女子好奇地打量着哈里。

"不，不是。"

"我本来是和男朋友约好一起来参加这个校友聚会的，可他到现在都还没到，就连别人也都没来……难道是因为这场雪而取消了？这么说只有我一个人没接到通知……"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做了个自认倒霉的鬼脸，然后用双手撑着哈里的肩膀从舞台小心翼翼地跳下。

哈里顺势护着她着地。这是车祸以来自己见过的最正常的一个人了，他想。

"我叫米歇尔，这种鬼天气里你来这做什么，如果不是参加派对的话？"她双臂交于胸前，环视了一圈空荡荡的体育馆。

"我是哈里·梅森，我来这是找我女儿的，我和她在车祸后走散，我以为她会在这儿。"遇到这个'最正常的人'并未让哈里感到多么轻松，雪莉不在这，而且这似乎也没有被用作避难场所。线索断了，下一步该如何是好，他没有任何头绪。

"你女儿？"

"她叫雪莉。"

"是这的学生？"

"不，她刚七岁。"

"等等，你说她叫什么？"米歇尔似乎想起了什么，方还慵懒地倚在桌边的她此时走到哈里面前，认真问道。

"雪莉，雪莉·梅森。"哈里的心中闪出一丝希望，米歇尔的神情让他确信她认识——至少是见过雪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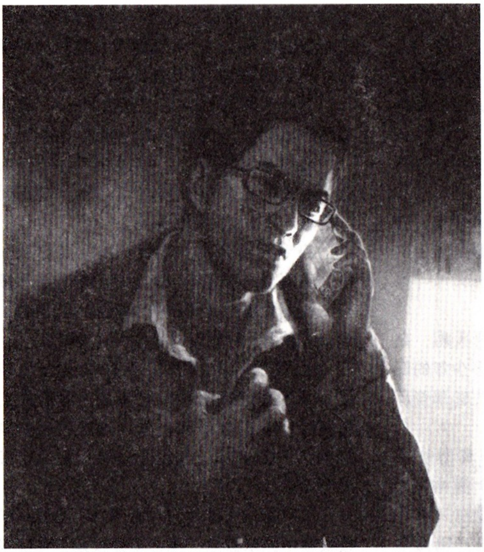
"比我大一届的学生中到是有个叫雪莉的女孩。"

"不，那只是同名而已，我说了，我女儿只有七岁。"哈里垂下头。失望，又一次失望，像是接连不断的深渊，跳进一个，又进入另一个，无休无止。

"这里有她的照片，你不妨看看。"未等哈里做出拒绝的回应，她就拉着他的胳膊走到舞台旁的一面用硬纸板拼接做成的"照片墙"前，然后指着其中一张女生的相片，"看，她就是雪莉，雪莉·梅森。"

哈里轻轻将照片取下，表情有些不解。其实他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就已确定上面的女孩儿并不是自己七岁的女儿雪莉，但这相片上的女生，却也让他产生一种熟悉感。

他在哪里见到过她。他对她那双忧伤深陷似有泪要涌出的眼睛印象深刻，它们会让他的心在瞬间如被揪紧般疼痛，他没有缘由



捋清一条说得过去的思路。如果那也叫雪莉·梅森的女孩并非自己的女儿那么一切都好办，他只要向米歇尔道谢然后在西比尔警官到来前继续到别处寻找女儿就好。可万一真如米歇尔所言，照片中已经长大的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那么问题就要复杂且变得没有道理，就算是自己在车祸后昏迷了多年因此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可为何自己清醒过来时仍在车祸现场而非医院……

这已不是他愿不愿思考的问题，而是他不得不去面对且要亲自去找到的答案。

“我们到了。”米歇尔看着发愣走神的哈里，叹了口气，提高声调，“哈里，我们到了。”

地想要了解她，帮助她，让她的脸上不再带有与其青涩年龄完全不符的成熟和隔绝世界的绝望。

这种连带而成的伤感，并不是自己第一次体会，他知道，可却想不起上一次产生这种情感波动是在何时何地。

“不，她不是。”哈里定了定神，摇头将照片交给米歇尔。

“这么个小镇能有几个叫雪莉·梅森的？”米歇尔坚持着自己的记忆，她觉得面前这个男人此时的心情很是混乱，他很焦躁，经常迟疑，她虽不知他为何混乱，但至少他需要一个向导，帮他回想起正确的事情。

“校长室的电脑存有往届学生的记录……”她提出建议。

“不，我想还是……”哈里支吾着。

“走吧。”米歇尔用力握了一下哈里的手臂，示意让他跟着自己。

他们折回西翼，她告诉他校长室就在二楼。

走在米歇尔后面，哈里仍在试着给自己

“啊，抱歉。”哈里跟着米歇尔步入校长室，步子走得小心翼翼，“我们就这么闯进来？”

“我也觉得不合适，不过……情非得已嘛。”她顽皮地笑道，走到办公桌前启动了电脑。

“你确定我们要这么做？”对于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哈里仍是有些心虚的。

“为了你女儿。”

哈里点头，一切都是为了女儿。

他来到电脑前，找出历届学生的档案数据库，然后在搜索一栏输入“雪莉·梅森”。

“哦该死！”哈里一拳砸向键盘。雪莉的档案刚被调出，电脑的显示器就花了屏，任哈里如何操作都无法复原，屏幕画面始终停留在已是一片乱码的档案表上。

“再仔细看看，”米歇尔指着屏幕右上的位置，“比如这里，还有……这里。”

顺着米歇尔所指的方向，哈里发现了两组未受乱码损害的数据，是雪莉的出生日期

和家庭联系方式。

“怎么样？”

“我……我不知道。”哈里不得其解。出生日期与自己的女儿完全一致，世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

“为何不打个电话？联系方式中不是写着了吗？”米歇尔建议道。

哈里将屏幕中的电话号码输入手机，在按下通话键的前一秒他再次看了眼屏幕上的家庭住址：西蒙斯街1008。

我们搬家了？

越来越多的事情让哈里感到头痛，自己究竟昏迷了多久，究竟丧失了多少年的回忆，如果仅仅是丢了回忆，那么先前那些反常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他宁愿自己的脑子真的被撞坏，这样一切的经历就都是一个精神病人自己的臆想而已。他觉得似乎现在只有用这个说法，才能让心烦意乱的自己稍微平静下来。

他独自走到校长室隔壁的房间，拨通了电话。

“上帝啊，我只想要一个答案……”他闭目祈祷。

“你好。”一个女人接听了电话。

“雪莉？”哈里下意识地喊道，继而发现这声音要远比女儿成熟许多，应是个中年女人。

“不，我是达莉亚。”女人的声音拖着一丝疲惫，“你找她？你是哪位？”

“她在你家？雪莉在你家？”重获希望的哈里已顾不得证实这个“雪莉”的身分，他恨不得现在就飞奔过去，他的雪莉只有一个，他确信那女人所说的“她”就是他的宝贝女儿。

“你是谁？”女人警惕地发问。

“我是哈里，哈里·梅森！雪莉的父亲！哦上帝，请告诉我她一切都好……”他感觉自己快要哭出来了。

“哈里？”女人的声音产生了一瞬间低微的颤抖，她顿了一秒，突然爆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吼叫，“别开玩笑了！你以为你是谁？不要用这种方式来骚扰我！”

“也许是我没说清，我是哈里……”未等哈里多做解释，对方的电话已经愤怒地挂断。

他试着重新拨打，可对方没有接听，或者说听筒中连等待的嘟嘟声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由弱渐强的杂音。

杂音穿透听筒，与整个房间融合成一体，回响着，萦绕着，像电台的信号乱了频率，像金属被一毫米一毫米地放入切割机，像众人在同一时刻无休止地大声尖叫。

哈里仿佛看到了从手机中涌出的声波，他的视线追随着这些波纹，看着他们将所经之处凝成了冰，看着这些不断增厚的冰包住了沙发，裹住了书架，覆盖了四周的墙面。

“米歇尔！米歇尔你在吗？”哈里想起校长室中的米歇尔，他必须去救她，在那些怪物发现她之前。可身后的门，刚刚走出的通往校长室的门，此时已被冰封住，任凭哈里如何敲打都没有丝毫破碎的迹象，而门的另一侧也未传来半点声响。

他听到怪物们细碎的跑动声，他知道它们已离此处不远。他必须跑，他要活下去，为了雪莉，为了心中找寻的答案。

哈里决定先离开学校。

这里的教室和办公室大多只有一个出入口，一旦被怪物堵在里面，自己恐怕很难逃脱。他朝着楼梯的方向跑去，脑子里回放着整栋楼的布局：正门被锁住，几个侧门被外面的雪封死，也不能去体育馆，那里没有其他出口。他现在惟一能想到的路线，就是回到来时的储物间，从那个狭窄的窗户逃离。

失败。

一楼东翼被无数个冰柱破坏，形成了若干不知通向何处的路径。

哈里选择了最接近外侧的路线，那是教室的方向，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他能找到一个通往外界的出口。

但这是条笔直且深邃的狭长小道，没有灯，也没有光线从户外射入。哈里只得打开手电，照着不见尽头的路提心吊胆地前行。手电光线似被两侧的冰墙吸收、晕染，发散的光束给揉成一个朦胧的光团，模糊了视线，弱化了空间的存在实感。

好在路没有太多的转弯，哈里不必在顾及脚下未知道路的同时再花心思担心会有怪物突然冒出。

路的尽头让哈里感到绝望。那是一扇被冰封死的双开门，冰面很厚，没有缺口或裂痕。他只能回到原点，然后另择路线。可这个决定已做得太晚，他能听到怪物们逼近的声音，它们尖叫着，踏出细碎零乱的脚步声。

他退到门旁应是墙角的地方，关上手电，蜷缩地蹲着，屏住呼吸，如果可能，他甚至想让因恐惧而剧烈跳动的心脏也停止下来。

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起，有信息传入。这着实让渴望着绝对安静的哈里出了一身冷汗，他瞪大双眼，在四周的黑暗中搜寻着危险，他仔细地听，想要辨别怪物的方位和距离，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过度的紧张让他感到头晕，想要呕吐，他需要新鲜的空气。

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杂音和怪物的声音在同一时刻消退，仅留下一片空落落的死寂。

哈里一动不动蹲坐在角落，他还在观察，在等待。黑暗让他感到安全。

他用力眨了眨干涩疼痛的双眼，然后小心翼翼地掏出手机，动作缓慢，像慢镜头播放的画面一样。

是一条含有照片的短消息。

照片的内容显而易懂：一对正在车内偷情的男女被发现并被拍了照。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和性感随意的年轻女子。二人用手臂遮住脸，下意识的躲避动作充满了惊恐和羞耻感。图片的下面是一段文字："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取得全A成绩的。她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纯洁，她是个荡妇，那个男人的岁数都能当她父亲了。居然在这里偷情，他们连到旅馆开房间都等不及吗？"

"学生和老师么……"哈里重新调出照片，看着副驾驶座位上的女子。尽管她极力后缩着身子遮挡镜头，但这样的做法也只是对完全陌生的观者才会起到作用，她的发色和从双臂间露出的眉眼早已让其暴露在学校的众目之下，以及哈里的面前。

"雪莉？"他认出了她，半小时前他刚在体育馆和校长室看过她的照片。

不，不只是半小时前，还要早，更早些。哈里知道自己并不是完全凭借这张半遮的面孔来下的结论，那是一种整体上的感觉，是从她的全身所散发发出的熟悉感。

"是森林小屋中的照片！"他恍然大悟。那个被灌了毒品而赤裸全身躺在冰雪中落泪的少女，与这个在车内为了成绩而与老师偷情的女子，她们是同一个人，同是一个名字叫做"雪莉·梅森"的人，而正是这个人，这个雪莉，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极有可能就是他哈里·梅森的女儿。

"雪莉……"自己究竟遗忘了什么，错过了什么。女儿已经长大，究竟是什么让她堕落和自暴自弃，她到底经历了多少苦痛，隐忍了多少悲伤。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自己又在何处。

他必须找到她，找到雪莉，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答案。哈里对此确信不疑。

他站起身，打开手电。原先被封住大门的冰此时已经融化，周围的冰墙也消失不见。他这才注意到这里是一间放置体育器械的小型库房，回忆着曾看过的校内地图，这个房子位于教学楼的后方，那么这扇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是通往学校后面的公路。

哈里推开门，看到了向两旁延展的长长道路，以及正立于雪中焦急等待着他的米歇尔。

寒冷的夜晚。

哈里记得自己进入学校的时候天色才刚

亮起，现在居然又变成了晚上。“我在学校待了整整一天？”他莫名其妙地挠着头，在楼内停留的时间明明连半天都不到。

“你去哪儿了？”米歇尔关切地询问。

“被一些事情耽搁了。”他简短地回答。

“有何打算？”

“去西蒙斯街，把事情弄清楚。”

“那地方很远，我开车载你一程吧。”接受了哈里的道谢，米歇尔示意他跟着自己，“我的老板有辆车，钥匙暂时寄存给我，车离这不远的。”

他在她的侧后方走着，觉得心中的谜团已经开始有了些眉目和进展，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要不要披上我的夹克？”风夹杂着雪花拍打着哈里的脸颊，产生微微的刺痛感，让尚未适应户外温度的他打了个寒战。他看着走在前面的米歇尔，她依旧穿着那件粉色吊带礼裙，没有披外衣，雪落在她裸露的肩上化成水珠，被风吹动的裙摆不时裹贴在膝上，她就像是朵在风雪中摇曳的花，单薄，脆弱。

“我不觉得冷的。”她扭头朝他莞尔一笑，“你穿着吧，已经出了车祸，就别再添其他病了。”

“也给我绅士一下的机会嘛。”他被这一拒绝弄得有些尴尬。

他们离开店铺琳琅的商业街，拐入了一条将拱形石门当做出入口的小道。一路上，惟一让哈里感到存活感的除了走在前面的米歇尔，就是那些闪着迷离彩光的霓虹灯。商店均已打烊，公寓的窗户都熄着灯，路上没有车辆驶过，也没有行人的踪影。

如果不是夜已深人们都已休息，那就是他们都从这个镇子上消失了。“怎么可能。”他为突然在脑袋里冒出的莫名其妙的想法感到可笑，“哈里，现在可不是你发挥作家想像力的时候。”

“喏，就在前面。”米歇尔指着前方路口拐角处一家名为“巴尔肯”的夜店，“它可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店哦。”

“是吗。”看着店门前用酱紫色霓虹灯管拼成店名的招牌，哈里随着应了一句。

“你不知道这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米歇尔慢下脚步，与哈里并肩而行，“我在这家店唱歌，有时也调调酒，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工作，在我确定人生目标前。”

“有什么计划？”

“我想和男友在一起。他是个律师，在马萨诸塞州工作。也许我会搬去，虽然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但能和他一起生活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交往了五年，但一直过着各自的生活。”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爱情，她的担忧，她的未来。她觉得哈里是个很好的听者，他很有耐心，而且她相信他是能理解她的心情和想法的。

“律师都是如此，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他不擅长安慰别人，比起言语，他更喜欢静静地陪伴在伤心的朋友身边。不过也许这仅是为词穷的自己所找的借口吧。他想。

“约翰不是这样的人，学生时代他可相当富有激情。”她向哈里神秘地眨了眨眼。

“不妨分开一段时间？也许这会让你们发现自己是多么深爱着对方。”

“哈？这算什么道理？”她扑哧笑出了声，“你是小说家么？”

“你猜对了。”他笑。

“所以我更愿意和律师约会。”她夸张地摇着头来表示对哈里的失望和不屑，同时为他打开店门，还不忘再讽刺他几句，“非营业时间，大胆进来吧，没人会笑你穿得土气。”

“这衣服可是很棒的！”哈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穿着，皮子夹克，棉布衬衣，有些磨损的仔裤，黑色休闲鞋，他不得不承认这的确不是出入这种风花雪月场所的打扮。

“要不要喝一杯？”米歇尔走到吧台后

为自己简单调了杯鸡尾酒，有水果的香味。

"不了，我等你就好。"哈里在米歇尔对面的吧台椅上坐下，长时间的紧张和奔走让疲惫和倦意在这难得的放松时刻袭来，他的双手相互紧紧地攥着，以此来强迫自己打消睡意，保持清醒。

"哈里，一切都会好的。"米歇尔看出了他的焦虑，这个男人需要休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过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你的女儿，当然，还有妻子。"

"妻子？"哈里一愣。

"你的戒指。"她用手指轻点着他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妻子……我的妻子……"哈里盯着这枚婚戒陷入了迷茫，"我的妻子……"

"你还好吧？"看着对方恍惚的神情，米歇尔问道。

"……"没有回应。

"哈里？"她有些担心。

"抱歉，我可能是太累了，脑子里乱乱的，我去清醒一下。"哈里走进洗手间，站在洗手池前不停地向脸上泼着凉水，"快想起来，哈里。"

关于妻子的一切像是被从记忆中强行抹去，他什么也回忆不出。他们何时结婚，妻子的姓名，样貌，喜好，包括他内心应有的对于妻子的爱情，他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如果不是米歇尔的提醒，他甚至连自己还有个妻子这回事都不会去想。

难道是对女儿的思念太过强烈而遗忘了妻子？这太荒唐了，完全没有逻辑性可言。他宁愿用"车祸后遗症"来含糊其辞地充当借口，也不想用这种情感转移的解释来为自己开脱——感情这东西可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家……"哈里想到了西蒙斯街的家，如果那里就是雪莉住的地方，那么妻子也应是住在那里。

去西蒙斯街，现在。他要去见他们，告诉女儿他有多么想她，然后请求妻子原谅他失去了关于她的记忆。

从洗手间出来的哈里快步走向吧台："米歇尔我们走吧……"

"米歇尔？"坐在吧台后的是另一个女人，年龄与米歇尔相仿，却是一身街头的摇滚打扮。

她放下手中已经喝得半空的酒瓶，有些醉意地向哈里走来。紧身短袖T恤露出她纤细的腰肢，破了洞的仔裤上也镶满了金属亮扣。短发，化着浓艳的妆，棕黑的烟熏眼影，玫瑰紫的口红，眉毛被修得高挑妩媚，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这里没有什么'米歇尔'。"她伸了个懒腰。

"她明明刚才就在这。"哈里环顾四周，"米歇尔！"他叫着她的名字。

"嘘。"女子靠近哈里，身子和他贴得很近，她用食指压住他的唇。他闻到她脖颈处散发的香水气息，浓郁，有些刺鼻，但并不讨厌。

"这里只有我，达莉亚，镇上最性感的女人。"她对他耳语，声音轻佻。

"达莉亚？"哈里想起了那通在学校拨打的电话，"西蒙斯街的达莉亚？"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自称是达莉亚的女子没有理会哈里的疑问，拉起哈里的手将其轻放在自己胸前，"连这里也不认识了？"

"啊？"哈里可不觉得得这是个高明的玩笑，至少在当下这个场合。

"你戴着这玩意儿好傻哦。"达莉亚痴痴地笑着，摘下哈里的眼镜置于一旁，饶有兴致地端详着他，"这样就好多了。"

"我说你到底……"

"别出声，"未等哈里说出完整的句子，达莉亚再次温柔地让他收了声，"你再这样闹下去就真的把我吓坏了。我们不是要去西蒙斯街找雪莉吗？走吧。"

她拉着他的手走到店外，一辆白色跑车停在门口。

哈里坐进副驾驶的位置，疑惑地看着

身边开车的女子。他没有办法拒绝她，在她面前他的理智和思考能力都不再起作用，他束手无策，只得乖乖服从，且没有怨言。他的手心现在还尚存着她手掌留下的温度和汗液，温暖，湿滑，热情洋溢。

“我说……你真的不记得我了？”达莉亚问道。

“不记得了。记忆有些混乱，大部分事情还是记得的，但一些细节就……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哈里摇着头。

“真的？”

“嗯。”

达莉亚不再发问，也不再提起任何话题。她沉默地开着车，若有所思。

待车驶上一座吊桥时，哈里打破了车内的沉寂：“如果你认识我女儿……”

“我只是听说过她。”达莉亚将车停靠在桥中央的护栏旁，直视着前方，冷漠地回应哈里。

“我爱雪莉，我要找到她，求你了，帮帮我，我知道你认识她的。”哈里握住达莉亚紧攥方向盘的右手，乞求着。

“别说了！闭嘴！住口！”她用力甩开他的手，发疯般地冲他叫嚷，“你非要这样吗？你就不能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吗？”

“达莉亚……”哈里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性感轻浮的女人竟会在瞬间爆发怒火，他呆呆地望着正愤愤拍打方向盘的达莉亚，想不出安慰的话语，也做不出任何辩解。

有汽笛声响起。一艘小型私家轮船向吊桥高速驶来。船身虽然不高，但也是需要吊桥吊起后才能顺利通过的。

轮船没有减速的趋势，而是沿直线向吊桥撞来。

“达莉亚！”哈里见状转身令达莉亚开车下桥，却发现刚还在发火的她此时已成了冰人，而整个车体也被冰层包裹，无论他如何蹬踹车门都无济于事。

河水结了冰，减缓了轮船前行的速度，但还是未能将其完全抵消。船终还是撞上了桥，船体歪向一边，卡在塌落的桥身和河面被掀起的大块碎冰之间。

哈里的车坠落在一块碎冰上，继而滑入河中。冰冷刺骨的河水从车门的缝隙涌入，没过了哈里的脚踝，渐渐又没过了他的膝盖。

他感到死亡逼近的恐惧。他无法打开车门。水面已上涨至腰际。他无处可逃。

一只怪物趴在车前窗上，用力拍打着玻璃。他感到它随时都会进来。

车内的广播突然开启，寂寥的空灵歌声在车内狭小的空间萦绕。女伶的声音和米歇尔很像，如泣如诉，反复吟唱着那句“我无法将你忘怀”的歌词，一遍一遍地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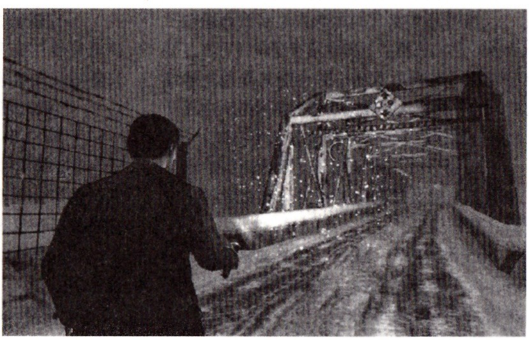
水面在没过哈里的肩部后不再上升，怪物也变得安静下来，只是在车体上不断地爬行。

哈里背靠车座，仰着头急促地呼吸，他并不认为自己躲过了死神，死亡只是推迟了而已，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光临。

车内的氧气迅速消耗着。他耳鸣得厉害，浸在冰水中的身体已经僵硬麻木，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他感到困倦，眼睑沉重。

“我无法将你忘怀……”

这是哈里在意识消失前最后的记忆。



Chapter 4 Forsaken Lullaby

他闭目仰靠着椅背，双臂环抱在胸前。

从我开始讲述自己的高中校园生活起，他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他的呼吸均匀，平静，好像入睡一般。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的经历太过普通，对于一个人生已过了半辈子的人而言实在幼稚并且缺乏新鲜感，或者是我倾诉的方式过于沉闷，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忘了不同年代人之间是存有代沟的。

其实我知道，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在思考，只是不予表态而已。他摸清了我的需要，甘愿当一个沉默的听者。他提起话题，然后把时间交由我来处理，没有启发式的询问，也没有纠正对错的说教。他从不中途打断，遵循我的步调，任我走走停停。

不提建议，不做任何提示，他将寻找答案的机会给予我，仿佛一场自我的救赎。我身负原罪和待被宽恕的罪孽，于他面前，祷告，自省。在进入这个房间之时，我已是个罪人，迷途的羔羊。这个男人不是人子耶稣基督，他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欲望和黑暗，他的爱不是于全人类的博爱，他亦不会死而重生。

但他可以拯救我，我希望他能，并在此时开始相信。

请不要再作我的听者，请制止我的倾诉。我的罪太过沉重，深不见底的泥沼我已坠落得太深。我已自暴自弃，但又不敢正视，害怕，惶恐。请惩罚我，但也请饶恕我。

帮我。给我希望。

同我说话，予我回应。

救救我。

我看着他，等待他结束沉思然后告诉我我的高中生活无非是一场充满堕落感的荒诞喜剧。

他依然如故，平和的呼吸，安详的面容。

他让我想起神话中为了等待救世而沉睡至末日的先知。可他不是，所以他会醒来，很快。

或者他不会，而是就这样永远地睡去。那么到那时，我又该如何将他放在我的记忆中呢……

“你在想什么？”他慢慢睁开双眼，微笑，“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我看。”

“救赎，还有死亡。”我说。

“不错，很有深度。”他拍手表示赞扬，“你畏惧死亡吗？”

“不知道，”我摇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死去，但这也并非是出于对死亡的畏惧。”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死亡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每天都会有人死去。”

我点头。没错，我讨厌死亡，甚至讨厌念出这两个字。如果不存在死亡就好了，如果没有人会死去就好了，他们可以随时陪在心爱之人的身边，当然，还有那些爱着他们的人，也不会再在悲伤中度日。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死亡是无法逃避的。”他犀利而又深邃的目光让我想要逃离却无能为力，他有着压倒性的力量，近似一种征服和控制，但并非出于唯我独尊的傲慢，他自信，言语有度，冷静，理智，甚少做出决定，但又会让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自然地进行，并且正确，没有疏漏。我的心再次被他窥见，他就像是我的另一半人格，将我好不容易披上的伪装毫不犹豫地撕毁。强硬，残忍，但也让我有种释然的解脱感。

“像我这年岁的人，随时都可能死去，你刚才不还是这样想的吗？”他继续，“那么你又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呢……”

“我……”

“别说，让我猜猜。”他故作神秘地托着下巴，用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看着我，“你很容易让自己陷入悲伤，你内心痛苦不堪，遇到过不愉快的事于是就在想自己是不是变得无可救药，但你心中有爱，你的记忆中尚有美好的部分容不得侵犯和玷污，你爱的你的家，珍惜你的家人，珍惜他们给予你的身体，所以如果你有能力自己选择死亡，你是不会选择伤害自己肉体的方式，比如他杀、割腕、跳楼，就像你不会去伤害你的家人一样。我说的对吗？”

“是。”我静静地听，我知道他会推出我所选择的答案，但我还是耐心地听着，我想让他说，只有这样，我才仍然对自己能够获得拯救而尚存希望。

“一些事情让你的成长过程并不顺利，但你并不糊涂，你的内心是明白造成今天你坐在这里的真正原因的。你拒绝帮助，依赖酒精放松，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你在逃避，现在的你只会用逃避来麻木自己，而且相当乐在其中。这种没有方向的前行终将消耗掉你的生命，在你仍沉溺其中的时候，比如——酗酒。我想你更希望在酒醉时而死吧，死于一场场幸福的幻觉。”他重重击了下掌，宣告推理结束，“如何？和你的答案一样？”

“我说了我讨厌死亡。”我低下头，没有对他讲出这么多年来的每次饮酒，我是多么希望可以在醉生梦死中离开这个世界，梦见自己依然是七岁的女孩儿，天真无邪地荡着秋千，爸爸守护在一旁，我们一起拍照，他高高举起我，我开心地笑，喊着“我爱我的爸爸”……

“好吧，我又说得太多了。”他说着从纸箱取出一打相片，一一并排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七张黑白照片，四男三女。每个人都以并不太舒适的姿势仰躺在床上或歪坐在沙发上，看不出痛苦的表情，但也找不到安逸的痕迹。

“来，告诉我，在这些人中，哪个正在睡觉，哪个其实已经死去？”他令我将这些照片按他所说的分成两组，“左边，死亡；右边，睡觉。”

我打量着这七个人：光线从侧后方洒落在他们身上，每个人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像是哥特小说插图中的人物，慵懒、颓废、绝望、自生自灭。也许只有在梦中，他们的痛苦才会得到解脱，可若是死去，就什么也无法感受了，什么都没有了，快乐，难过，所有的回忆，回归于零。

我把所有的照片推向右侧：“我恨死亡。”

“所以我说……你在逃避。”他伸出手，把它们反推到我的左边，“事实上，他们都死了。”

哈里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中的自己在空无一人的街上不停奔跑，找寻着失踪的女儿，天很黑，雪很大，视线模糊不清，身体突然失重，跌入冰冷的河水，他拼命向岸边游去，可堤岸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他精疲力竭，四肢冻得僵硬，于是开始下沉，看不见河底，伸手抓不住任何东西，耳边是女儿哭泣的声音，悲伤地唤着爸爸，他无能为力，也无法呼吸，只能无助绝望地挣扎，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

他惊醒，感到全身无力且疼痛。苍白的双手微微地颤抖，头痛欲裂，嘴唇干涸，嗓子灼烧般难过。噩梦的结束并未让他觉得轻松，那个梦太过真实，真实得就像深印于脑海中的回忆，就像梦中的那个世界才是现实，而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所经历的一切才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梦魇。

“哈里，你醒了？”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是西比尔警官。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坐在轮椅上的，而西比尔正推着他走在医院的走廊中。

“发生了什么？你险些死掉。”她停下脚步，站到哈里身旁。

“桥塌了，车子掉进河里，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尝试站起来，可两膝的关节依然僵硬得难以顺畅活动，他只得暂且坐回轮椅，反复将小腿慢慢地弯曲、伸直，他想尽快离开这里。

“又是车祸？”哈里的回答并未让西比尔感到信服，在她印象中，他是个固执、爱惹麻烦而且脑子有些不正常的家伙，“这次又是谁找不到了？”

“是达莉亚，不过恐怕她已经……。”他摇头表示遗憾，如果不是自己惹她生气害她把车停在桥上，那么现在可能早就到了西蒙斯街见到了女儿。

“哈里，那座桥早在暴风雪到来时就禁止通行了。”她的语气带着失望，她依然觉得他在说谎。

“那又如何？”为了雪莉，他甚至可以和这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纠缠。

“你是不可能过桥的。”重音落在每一个字上，她对他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消耗殆尽。

“但我刚才……”他知道达莉亚是真实的，他们要去西蒙斯街，他们的车落入水中，达莉亚被寒冰包裹……他知道这不是梦。

“听着，哈里。”西比尔走到轮椅后，推着哈里继续前行，“桥完好无损，没有事故，没有车辆，也没有你说的什么达莉亚。我是在岸边发现你的，你半个身子浸在河里，我以为你淹死了。你浑身湿透，我把你带到医院，随便给你找了件衣服穿上。”

“这不可能，当时我被困在车里……”哈里把说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他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济于事。到目前为止，他经历的一切都在被西比尔否定，她甚至都不相信他丢了女儿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也许她现在正准备推着他去做个脑电图或酒精度测试之类的检查。

可假如问题真的出在自己身上呢？哈里不得不正视这个从遇到西比尔后就一直藏于心底却始终不敢面对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城镇的异变似乎只是出现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那些没有皮的怪物，好像也只把他一人当做了猎物。他丢了记忆，找不到家，时间和空间概念混乱，好不容易找到女儿的线索却被告知她已经长大……这些在科幻小说中也未必同时出现的事情，如若是他人相告，想必自己也是定不会相信的吧。

“哈里，我们必须好好谈谈。”西比尔的口气不容拒绝。

“随便你好了。”

“我查了你的资料，关于哈里·梅森这个人。”

“所以呢？”哈里无心理会她，随口应道，“所以又怎样？”

代替西比尔回答的，是突如其来的尖锐啸叫，从身后走廊的尽头一路袭来。

“哦不。”哈里怀着不祥的预感回头，看到了正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冻结起来的走廊，以及已经化为冰柱的西比尔。她依然保持着推着轮椅的姿势，双唇微张，她还未来得及回答哈里的问题。

尖叫声刺痛着哈里的耳膜。不同于前几次那些萦绕在整个空间且起伏不定的叫声，今次，它们就存在于他的耳边，用近乎超出人类噪音极限的音量，涌入耳道，灌进大脑。他捂住双耳，他感到这持续不断的声音仿佛只属于他一个人，与他的生命交缠在一起，永远无法摆脱。

他撇下轮椅，拖着尚欠灵活的双腿撞开走廊中惟一未被并封住的门。

他跌跌撞撞地跑着，还未完全缓解的双膝让他难以掌控身体的平衡。他知道那些怪物就在自己的身后，或者在前面的某个房间、某条长廊等候着自己，而且它们的速度现在肯定比一瘸一拐的自己要快得多。

他在一间看似手术室的房间抓了一把手术刀握于手中以备在同怪物纠缠时得以防

卫——尽管他并不确信那些东西是不是有着刀枪不入的身体。他不想死在这里，不想死在抓住希望的时候。他的雪莉在等她，他马上就能见到她了。

他将走廊上的长椅横在当中阻挡怪物的追赶，把医疗架上的器材和瓶瓶罐罐通通推到地上以此拖缓它们的速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和机会。

他沿楼梯向一楼跑去，他相信只要找到出口，世界就会在自己走出医院时恢复正常。

在距一楼还有五级台阶时，一只怪物从哈里身后扑来，他下意识地俯身躲避，却在躲过怪物袭击的同时踩空了楼梯，滚落至地面，手中的小刀也掉到了手能触及的范围之外。

恐惧让他忘记了身体的疼痛，眼看导致自己摔倒的罪魁祸首就要将自己压于身下，哈里使出全力一脚踹向怪物的腹部。

怪物其因突然受力而后退了几步远，哈里趁机手脚并用地从地上爬起，摇摇晃晃地跑进距自己最近的一间病房，用力拉过一张病床抵住房门，任怪物在门外拍打。

尖叫声仿佛也被关在了门外，逐渐从他的体内抽离。他瘫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看着被冰封住的窗户感到绝望，他被困在了这里。他必须另找出路，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隐约中，哈里听到似有人声传来，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幼的女孩儿的说话声。

他寻着声音的方向，来到病房屏风后的隔间，隔间中有一扇可以通行的门，而声音就是从门的另一侧传来。

“陷入这鬼地方的人不只我一个吗。”哈里感到奇怪。

“您女儿的病已有好转，”隔壁房间的男人好像在同某人通着电话，“我想您应抽时间过来看看。是的，她现在很好，正在玩她的玩具熊。那件事还没有对她说，我想……”

“我要听那首歌！医生，快把收音机的音量调高些！”女孩儿打断了男人的通话。

哈里即将推开房门的手定格在了伸出的一瞬，他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在这一刻凝固，呼吸像是被卡住一般闷得胸口疼痛。

他再熟悉这个声音不过了，这个快乐，甜美，尚未脱去稚气的声音。这个声音曾陪伴他度过了将近七年的美好时光，他曾无数次地听这个声音叫着他，“爸爸”。

“雪莉！”他冲进病房。

世界恢复了原貌。病床上铺着洁白的床单，床头柜上整齐摆放着急救用药和水杯，有光线从窗外射入，墙上浮动着斑驳光晕。

没有医生，没有孩子。雪莉不在这里。

等待着哈里的，只有墙角储物柜上正处于播放状态的收音机，悠扬的音乐在空落落的房间演奏。

那是首叫做《父亲的女儿》的传统民谣，是雪莉最喜欢的床头歌，几乎每晚，她都缠着哈里让他唱这首歌哄她入睡。

“雪莉……”泪水模糊了视线，他抚摸着病床，试图感受女儿的温度。几秒钟前，她明明还坐在这里，玩着他送给她的玩具熊。他听到她的声音，如此真切。可为什么……

“雪莉，我究竟该如何才能见到你……”哈里最后望了一眼整间毫无生气的病房，失落地离开，将属于他和女儿美好回忆的音乐留在了身后。

从医院侧门出来的哈里决定步行到西蒙斯街。

此时天已大亮，风已息，雪已停，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尽管自己并不认为已经耽搁了两天的时间。

在拐入医院同侧的街巷时，他听到了一阵沉闷的撞击声，继而一股强烈的焦味扑鼻而来，浓烟从前方转角处冒出，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大声喊着救命。

哈里前跑了几步，但见一辆因撞到街边

灯柱而完全报废的私家车，带着火星的黑烟从车前方涌出，看不清车内情况，挡风玻璃散落在地上，有几块较大的碎片上带有丝丝血迹。

呼救的女子此时正用力拉扯着副驾驶的车门，从着装上判断，她应是这家医院的护士。

"需要帮助吗？"哈里在她身后问道。

女子转身惊魂未定地看着哈里，她右侧的额头淌着血，虽然受伤的面积不大，但血依旧没有凝固，看样子也是撞得不轻。

"车里还有别人？"哈里上前一步打算帮她拉开车门。

"不，没有。"女子摇头，在哈里靠近她后精疲力竭地扑在他的怀中。

"好了，没事了。"他环住她的肩安慰道，他能感到她正在颤抖。

"抱歉，我想我刚才是吓坏了。"她露出略显尴尬和羞涩的微笑，"我本来是今天休息的，可因为天气原因这里需要护士。"

"我想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还有包扎伤口。"哈里指了指她的额头。

"是的，我想是的。"

"回医院处理一下？"

"我想还是回公寓好了，我可以给自己包扎的。"她将工作卡递给哈里，"我是护士，叫我丽莎就好。"

"我是哈里·梅森，你确信一个人回公寓没问题？"刚刚经历了车祸的哈里对于丽莎有种同命相怜的感觉，他不想让她也"撞坏脑子"。

"公寓距这只有两个街区。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丽莎并不想摆出一副一切都能自己解决的女强人的样子，和许多年轻浪漫的女性一样，她更喜欢被绅士般的男人保护的感觉。

哈里答应送丽莎回她的公寓，一方面他觉得这个要求对于受伤的她来说并不过分，另一方面他也正想找个人询问前往西蒙斯街的路线。

丽莎很健谈，和她聊天让哈里感到轻松。他简单地将车祸后自己遇到的匪夷所思的事情讲给她听，他并不希望她能完全理解，他只是觉得她不会像西比尔那样用异样的目光对待自己，他需要她的信任来给予自己勇气。

丽莎默默听着哈里的倾诉，没有提问，没有质疑，神情淡然。

"我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实，"待哈里说完，她沉思了片刻，"我有时全天24小时地照顾病人，他们都把我当成天使，可我只是我，没有什么天使存在。"她自嘲般笑道，然后认真地望着哈里。

"但至少现在，哈里，至少现在，我是真实的，我就在这里。"她说。

"谢谢。"哈里点头，心存感激。尽管她没能对造成这一切异样的原因作出解释，尽管她并未言明是否相信他所说的事情，但她简短的话语让他感到温暖，他走在她身边，烦乱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是的，自己没有必要纠结于何为真实的问题上，他只要将眼前存在的一切视为真实，那么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抛下任何顾虑，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雪莉。

哈里原本是打算将丽莎送至公寓所在的街区然后就告辞离开的，但后者却硬要为他冲杯咖啡以此答谢他的帮助。哈里推辞不过，于是也就在强调"只停留五分钟"后走进了丽莎的公寓。

她为他端来咖啡和甜点。

"为了体力。"她说。

"别忘了你的额头。"他抿了口咖啡，笑着提醒她。

"当然。我很快就回来，你可以看看电视什么的，不必拘谨。"她从盥洗室取出医用包，然后走进卧室开始包扎头部的伤口。

虽然丽莎的安慰和体贴让他的紧张情绪得以缓解，但哈里此时的心思也完全没有放在品尝蛋糕看电视这上面，五分钟对于自己太过漫长，他不知道在这五分钟内会发生什

么事情，也许此时还待在家中的女儿，在五分钟后就会出门到别的地方，或者像在医院里那样，凭空消失也说不定。

“你知道通往西蒙斯街最近的路吗？”哈里如坐针毡，他不想再等了，一分钟也不想。

“附近有家购物中心，从里面穿过去就是了。”丽莎从房间走出，额头包着纱布，她换了一身居家的休闲服，看上去有种懒洋洋的惬意。

“我想我该……”看到她平安无事，哈里决定告辞。

“知道吗，上次有男人来我公寓还是夏天的时候呢。”她苦笑着侧躺在沙发上。

“一切都会好的。”

“那就再绅士一下吧哈里，盥洗室的柜门里有我的药，黄色的，拜托拿给我，我有些头疼。”丽莎的声音轻柔带有一丝寂寞，像个不愿独处的撒娇的孩子。

“你确信你没事？”他按她的要求从盥洗室取来几个黄色胶囊，顺便又为她倒了杯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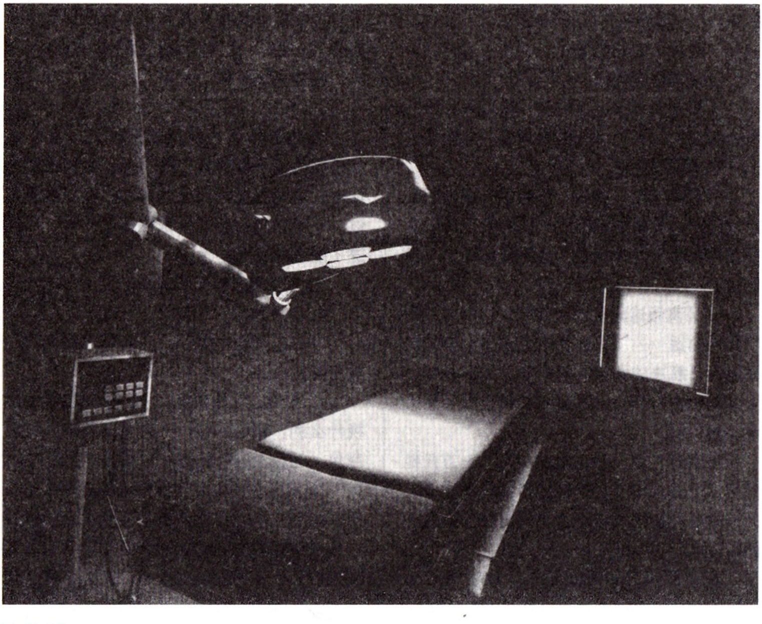
“头部受伤后的正常反应而已。”她喝下药，重新躺回沙发，“谢谢你，哈里，你是个很好的男人。”

哈里没有马上离开，他陪在她身边，看着她在药物作用下沉沉地睡去。

他在沙发旁站了约十分钟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她一直睡得平静，呼吸均匀，面部肌肉放松，嘴角挂有浅浅笑意。于是他终于放心，决定离开。

出门之前，哈里再次望了一眼蜷躺在沙发上的丽莎。她让他想到生病时的雪莉，不愿单独待在卧室中养病，她需要爸爸的陪伴，给她讲童话故事，喂她吃饭喝药，即使睡觉也要拉着他的手直到甜美梦境的降临。

“做个好梦。”他露出充满无限父爱的微笑，然后关上门走出公寓。



Chapter 5 Lives Wasted Away

我想自己并不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我并非对他人的心情毫不在乎，只是觉得既然彼此生活少有交集，那便没有为其喜怒哀乐去操心的必要。谁都没有真正在谁的记忆中停留，那又何苦自作多情呢。

母亲说我太过固执，自我保护欲望强烈，所以才会拒绝他人走进我的世界。其实她错了。我仅仅是不知道，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个人出现在我的世界中，我该如何继续维系那个世界的平衡，如何去回应、包容、接受那个人，而一旦有一天那个人离开了，我又该怎样做才不会让我的世界崩塌。

不付出就得不到回报，那么不接受是不是就永远不会体会失去的滋味呢。比如仅与人保持点头之交的关系，这样我就不会失去朋友或被朋友背叛；比如不定期地更换恋人，这样我就不会在分手时留有遗憾或像其他女生一样哭红了眼；比如我从未尝试过轰轰烈烈爱上一个人，爱到能够为他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从我的世界中消失的时候，我就不必为他难过，不必每天抱着和他一起死掉的绝望心情形同躯壳地苟且存活。

为何我不早些明白这个道理，非要等到握在手中最最珍惜的宝物化为虚无的时候才开始让自己活得轻松呢？

"知道吗，我恨我自己。"我对考夫曼医生说。

"从何时？"他问。

"母亲接我出院的那一天。"

"为什么？"

"你明白为什么的。"

"我想让你告诉我。"

"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

"什么事是你的错？"

"参加陌生派对，吸食毒品，与老师偷情，混乱的私生活。"

"那么是什么让你感到自责，以至于会恨你自己？"

"……"

"是什么？"

"道德标准？"

"哦算了吧，你明明知道引起你自责的根源是……"

"不！我不知道！"我尖叫道。

我用手捂住脸，不想让他看到我脆弱流泪的样子。可我又在期待，期待他来安慰我，告诉我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或者指责痛骂我一顿，说我是一切事情的元凶。

可他只是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面无表情，一语不发。

求你了，快对我说些什么，什么都行。我听到自己内心的呐喊，像是等待一场宣判，命运徘徊在定罪与赦免之间，无法忍受面对结果前的煎熬。

他终于停在我的身旁，我低着头，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正直视着我的灵魂。我没有勇气抬头，也不去猜测他此时的神情，我甘愿接受他的全部结论。

"自从我们开始交谈，你的话语中就充满了负罪感。"我听到他的叹息。

是的，我说过我不懂得察言观色，但即便如此，此刻的我也能够感觉出他语气中的失望与疲惫。

他会和其他医生一样放弃对我的治疗吗？

不，不要。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已经破坏了我内心世界的平衡，我已陷入混乱，我开始学着相信一个人，开始尝试从深不见底的泥沼中伸手去找寻光明。难道你现在就要甩手离开，将我重新推回已被你分崩离析的世界？

我真傻，明明已经不打算接纳任何人。

完完全全的自作自受。

“是的，我是感到罪恶。”我倔强地抬头和他对视，充满敌意。此时的我很想激怒他，想让他恼火，让他直接赶我出去。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回到只有我一人的世界里，虽然会寂寞，但在那里，我是安全的。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负罪情绪。”他的反应如故，得体的微笑，适度的肢体语言，但和之前不同，他的眼神中参杂着一丝满足的喜悦，仿佛比起我抽丝剥茧般艰难地进行回忆，他更希望我以这种将内心情感爆发出来的方式同他交流。

“这种情绪每个人都会有，”他继续，“我们每天都在假设：如果那天我没有说这句话；如果我选择另一条道路；如果我换一种方式处理那件事；如果……这些‘如果’就是我们的负罪感。我们不停地后悔，不停地希望一切可以重新来过。我们责备上帝，责备他人，责备自己。结果呢？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你的意思是负罪感毫无必要？”我有些被他弄糊涂了。

“不，我的意思是，我们背负的自责太多，其实只要找寻到引起这众多自责的源头，我们就大可将今后发生的那些引起自责的事视为不可避免性的存在，生活也就不必那么痛苦了。”

看到我一脸的茫然，他笑着欠了欠身子：“抱歉，明明保证今天不谈理论的。那么……讲个故事如何？”

“只要别太长。”

“当然。”他做了个OK的手势，然后开始讲述，“从前有一位王子，他爱上了邻国的公主，可公主对他却没有感情。王子前去向公主的父亲请求成全这门婚事，国王不顾女儿的意愿直接决定将公主许给了王子。在新婚之夜，公主从王子的宫殿逃跑。她逃到了一片原野，遇到了一头野牛。野牛向公主冲撞过来，公主倒地而亡。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很短吧。”

“是个悲剧。”我说。

“没错。”他说着伸出右手的四个手指，“故事共有四个角色：国王、王子、公主、野牛。你认为他们谁最该为这场悲剧负责呢？”

“王子。”我回答。

“原因呢？”

“如果他不去求婚，后面的事就都不会发生。”

“说的好。”他点头表示认可，“所以说，我们要回到产生负罪感的源头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而避免乱加责备。”

“源头……”我不想回到这个话题。

“是，源头。”他坐回转椅，向前探出身子，盯着我正试图躲避他视线的眼睛，声音温柔低缓，“那么我再问你一次，让你背负那么多自责的负罪感的源头，是什么呢？”

“是……是……”泪水从我的脸颊滑落，我紧咬着下唇用乞求的眼神看着他——请不要再问。为什么他要对我那么残忍，明明早就知道一切，却还要让我亲口说出。难道就不能让我的世界再保留一丝幻想吗……

“你能做到的，来，说出来吧。”他用微笑鼓励着我，就像当年的爸爸一样，向蹒跚学步摔倒在地的我伸出温暖的大手，说，“你能做到的”。

“是……是那场车祸……”我趴在沙发上，失声痛哭。

购物中心的四周被两人多高的铁丝网围住，哈里绕着铁网行走了一圈也未能找到入口。他曾以为可以通过停车场从地下直接进入商场，可没想到停车场的入口也被关在了围栏之内。

其实如果按照丽莎所说穿过购物中心即可到达西蒙斯街的话，那么即便将这栋建筑绕过也未尝不可，只是时间上会耽搁很多，这一点让哈里感到很不甘心。

正当他犹豫着要不要尝试翻过铁丝网直取捷径时，衣袋中的手机响起铃声，有电话打入。

“哈里，是我！”哈里刚按下通话键，另一端就传来丽莎惊慌失措的声音。

“丽莎？出什么事了？”他的心头一紧，不祥之感遍布了整个大脑。

“我做了个噩梦，很不好的梦，太可怕了……”丽莎抽泣道，“我看到血，到处都是……”

“你还好吗？丽莎，放松些，那只是个梦。”他试着安慰她，可效果甚微。

丽莎的声音颤抖得厉害，而且越来越微弱：“哦哈里，帮帮我，我害怕……”

“听着丽莎，冷静下来，哪儿也别去，等着我，我这就赶来！”哈里挂断电话，沿原路折返。

他一路飞奔，左右辨识着街道两侧的标示和店铺招牌，生怕走错了路或绕了远道。他心急如焚，他不是没有想过诸如有坏人闯入公寓或是发生火灾之类的事情，但最让他担心的，是同样经历了车祸的丽莎会像自己一样被卷入那个冰冻的世界，面对成群的怪物，无处可逃。

他说不清自己此时的心情到底源于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向视女儿为全部的自己暂且放下寻找雪莉的使命而选择保护一个刚认识了不到两个小时的人。也许是同命相怜而产生的同情与怜惜，亦或是她带给他的女儿般的娇弱感觉和保护欲。总之，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确保她的平安。

哈里大约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跑回丽莎的公寓，他庆幸自己并未走得太远。

他敲门，喊着丽莎的名字，可无人应答。

他后退了几步，铆足了劲侧身用肩膀将门撞开。

他舒了口气，屋内没有被寒冰覆盖，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声响。供暖设备工作良好，房间暖暖的，空气中飘散着方才喝过的咖啡的香气。

“丽莎，你还好吧？”哈里走进客厅，见丽莎依然躺在沙发上，只是已经醒来。

“哈里？”她呻吟了一声，扶着额头试图坐起，可马上又表情极其痛苦地倒了下去。

“丽莎！”他跑到她面前蹲下，察看她额头的伤口。

伤口被很专业地包扎，早先渗出的血液也已经干涸。可此时丽莎的面容却毫无血色，苍白得如一张接近透明的薄纸。她的呼吸微弱急促，鼻翼两侧和脖颈布满了冰冷的汗水。

“哈里……”如同叹息般，她唤着他的名字，已触碰到他脸颊的手猛地垂落。

“丽莎？”他伸手试探着她的鼻息，接着又于她的颈部试图摸到最最微小的心跳反应。

他感觉不到任何生命存活的迹象。

她已经死了。

“哦不，我的上帝啊！”油然而生的惊恐让哈里喊出了声，他本想起身后退，却因太过慌乱而失去平衡摔坐在了地上。

他艰难吞咽着口水，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看着丽莎的尸体，看着一股股鲜血如泉涌般从她微闭的眼睛和鼻孔中流出，染红了她的面颊，浸湿了她的棕色长发，不一会儿就在沙发上汇成了一滩血水。

“怎么会这样……”他抱头蜷坐在地上。他将她的死归结到自己身上，后悔万分，如果当初自己再多停留一会儿，也许就可以让她及时获得救治。她明明像个需要有人陪伴的孩子一样。

他想不明白，药物已经起了作用，半个钟头前，这个血泊中的女子还在安稳地熟睡。

“药？”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他确信自己是按照丽莎的嘱托取了黄色的胶囊，他记得柜门中的药瓶很多，自己曾一一将其打开确认药品的颜色。他相信自己

的行动不会有错，然而却无法相信只身处在的这个世界，他经历的事，看到的异样，对别人而言都是难以想像出的虚幻。假若呈现在他面前的事物均是以非常理的模式存在，那么或许在自己眼中看来为黄色的胶囊，根本就是另一种色彩。

“是我的错吗……”哈里捂住双眼，现在他对自己的感官充满恐惧。他知道萍水相逢的丽莎对自己的信任和依赖，她未对他讲述的离奇经历表示过怀疑，她邀请偶遇的陌生的他送自己回家，她甚至看都没看他递过去的药剂就一口气喝下，她对他说，你是个很好的男人。

“是我……杀了她吗……”他喃喃着，神情涣散。

“别动！”

哈里听到手枪上膛的咔嗒声。

是西比尔警官。她站在与他五步远的地方，配枪的准星正对着他的眉心。

“听着，事情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哈里双手上举，缓缓站起身，他知道这一切解释起来会很困难，但也绝不想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

“住口哈里，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西比尔看了一眼丽莎的尸体，随即不忍地别过头，“太惨了……”她痛心地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这完全是场意外！”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哈里只能不断地否定自己杀人的事实。

他向西比尔迈进一步，却被对方用枪直指胸膛。

“够了！”丽莎的死让西比尔积压于心中的对哈里的不满和猜疑在此刻彻底爆发。出于警察的职责，出于身为一个人的正义感，也出于对同为女性的受害者的同情，她必须让眼前这个杀人犯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处。

怒火从她的眼中喷出，现在的她已不是那个同小镇居民和睦相处的热心警官，而是化身为象征权力且充满威慑力的国家暴力机器。

“我已经受够你那堆废话了！”她厉声对哈里说道，“自始至终你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查了你的资料，你这家伙根本就不是哈里·梅森！”

“哈？”哈里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他确有听到西比尔的每一句话，但唯独最后那句让他觉得荒谬得可笑，“我不是哈里·梅森？那你说我是谁？”

然而未等对方回答，寒冰就已从西比尔的脚下一瞬间蔓延过了全身。房间的暖意骤然消失，温度急降，四壁和屋顶被盖上了冰层，冻结住的家具好似琥珀中的小虫。丽莎的尸体也裹上了冰衣，冰底处的血迹隐约可见。

他不能再待下去，在怪物发现自己之前，他必须离开。

他冲出公寓向购物中心奔去，他现在的目的地只有一个，西蒙斯街，雪莉的家。

哈里庆幸地发现购物中心外围的一处铁丝网被一座因异变而竖起的冰墙豁开了一个足以供他穿过的缺口。

他迅速钻过铁网的洞口，同时祈祷那些怪物的智商不至于高到让它们发现这个入口的程度。

进入购物中心的大厅后，尽管四周依然是一片冰封的世界，但哈里却看到了一丝曙光，因为只要穿过这里，他就能见到女儿，这场仿佛持续了一辈子的梦魇也将真正结束。

这里的布局很简单，所有的店铺均以大厅中央的喷水池为圆心而呈放射状直线排列，每排店铺之间于是也就构成了一条供顾客行走的通道，而丽莎所说的通往西蒙斯街的后门，应是在其中一条通道的尽头。

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哈里去思考哪条是正确的路线，他已经听到怪物的嘶叫声从大厅的各个角落传来，很可能每一条通道都有

它们在等候着自己。

他选择了直对正门的那条路，他相信为了方便顾客购物店家定会将这些通道在尽头处彼此贯通，所以即使选错了路，只要他能够抵达所选路线的终点，就定能找到出口。

正如哈里所料，每条通道的尽头实为相互联结在一起，也即是整个正圆形建筑的弧形边缘地带，而他要找的出口，就在左侧相隔三个通道的位置。

在躲过几个突然从店铺扑出的怪物后，他撞开门来到了购物中心的后广场。怪物们在拍打了几下被哈里用背抵住的门后，也不再试图冲出，似是放弃了这即将到手的猎物。

广场周围的冰墙随着门内骚动的停滞而化为一阵水汽慢慢扩散、消失，露出一条被一片贫民窟特有的砖房公寓充斥着的街区。那些约有半个多世纪的破旧房屋大概自建成后就未再二次粉刷过，原本棕红的砖墙此时已布满了黑色的污垢。几户人家的窗外用细绳挂着尚未晾干的廉价衣服，公寓之间的小巷早已被生活垃圾堆满，无法通行。

哈里走至一栋公寓前，看到门牌上面“西蒙斯街1008”的字样。

他走进去，看到靠近楼梯间的一扇房门上贴有一张儿童的简笔水彩画。画中的女孩儿拉着爸爸妈妈的手站在房子前，他们的旁边停着一辆红色轿车，画纸的右下角是一颗粉色桃心，里面写着一个“爱”字。

哈里认出这是雪莉五岁时画的一副名为“幸福之家”的画，是的，画中的房子还是他们位于莱文街的家，当时女儿就像这样把这张画挂在卧室的门上，不让任何人将其摘下。

“雪莉？”哈里敲门。

门虚掩着，在他的手刚触到之时便顺势打开。

他走进客厅，没有见到女儿和已被自己遗忘的妻子。

厅很小，一张粗布沙发横在房间中央，旁边是一盏落地灯，灯罩上附着厚厚的尘土。摆有电视的柜子没有喷漆，木板的接合处露着未完全钉入的钉子。窗前有张四方形的小餐桌，上面堆着冷掉的饭菜残羹。

与丽莎温馨的单人公寓相比，这里如同一个落魄者的临时居所，每天机械般的度日，乏味，毫无情调可言。

“我……住在这里？”哈里感到失望，这并不是他理想中充满亲情的家应有的样子。

“是你吗，雪莉？”一个中年女人困倦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怎么回来这么晚？我已经开始为你担心了。”

卧室的门开着，里面点着昏黄的台灯。方才说话的女人穿着宽大的棉布家居服歪坐在床头，她在床上一堆衣物中翻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她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

“你是谁？”哈里立于门前质问。他现在不想再接触任何人。他害怕再出现一个人告诉他雪莉根本不住在这里，或者像西比尔那样连同他的身分一起否定掉，他也害怕自己又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别人——因为那所谓“亲眼看到的事实”。

“不是雪莉啊，”女人瞥了哈里一眼，又开始在那堆衣物中翻找着什么，“看来她还待在灯塔里呢。”

“你认识雪莉？”哈里走到女人面前，“你怎么会在我家？”

女人将吸了一半的烟在刚刚找到的烟灰缸中掐灭，抬头迷惑不解地看着哈里。

“哈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喜悦，“哈里，天啊，真的是你！”

“我们认识？”他的记忆中没有她的位置，她对他是完全陌生的存在。

“你不记得了？”她紧握住他的双手，温柔抚摸着，“我们之间有着永远的羁绊，我们曾立下誓言，不论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

“你是……”哈里注意到女人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和自己佩戴的戒指款式一模一样。

“你是我的妻子？”他问。

她没有回答他。

厚厚的冰层已将她包裹，并很快遍布了整个房间。

他仍握着她的手，只是温存已不在，手指所能体味的，除了刺骨的冰冷外没有其他。

他用指尖轻轻触着她结冰了脸颊，他同情她，但对她没有爱情。

哈里重回客厅，却发现空间已再次扭曲。

没有家具，没有天花板，甚至连地板也失去踪影。脚下是不断向下延伸的狭窄阶梯，悬于一片黑暗之中，看不到尽头。

时间概念丧失，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久，已经下了多少级阶梯。

手电的光线永远只能照到前方三个台阶的距离，他觉得自己始终是在原地踏步，从未向前移动过半寸。

他听到身后怪物追来的叫声，于是开始奔跑。他左右晃动着手电，试图寻到一扇门或是另一条更加安全的路。可除了黑暗，他一无所获，只得暂且先顾及自身的安全，防止在这一人多宽的阶梯上绊倒落入无底的深渊。

他猛地收住正要迈向下一级台阶的右脚，气喘吁吁地擦着额头渗出的冷汗——这里是阶梯的终点，可问题是，前方无路可走。

哈里用手电向下照着，光线被黑暗吞噬，没有任何反光东西的存在。

怪物们奔下阶梯的速度显然要比他快很多，它们嘶鸣着朝他逼近，他已经能够听到它们零乱细碎的脚步声回响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黑洞中。

一个怪物出现在哈里手电光的照射范围内，光线似乎让它变得兴奋起来，它停在距他两个阶梯的位置伸展着双臂尖叫着，然后突然向他扑来。

哈里后退着躲避，却忘了自己已没了退路。他一脚踩空，整个人从最后一级台阶上跌落下去。

他感到自己一直在向下坠落，速度逐渐加快，于是他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到来。

“我爱我的爸爸。”女儿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雪莉！”他睁开眼，看到原本漆黑一片的周围此时被无数的胶片铺上了壁纸：他和女儿在家门前朝镜头招手，他将她高高举起，他为她打开车门，他带她到街角的公园玩耍，他们站到卡通板后拍照，爸爸是骑士，女儿是公主……“我爱我的爸爸。”她说。

那是他最美好的记忆。

他微笑，看着那些定格的胶片不断上升，汇成一组动态的影像。影像反复重复着，越来越快，画面变得模糊，颤抖，最后在一瞬间消失。

当微弱的光线再度降临时，哈里发现自己正躺在客厅的粗布沙发上，安然无恙，且身体没有坠落地面的痛感。

但他也发现了异样。他认得这张沙发，认得沙发前的那台电视，他也知道自己所在的就是家中的客厅。一切如故，只是少了东西，少了除沙发和电视之外的所有东西。没有地灯，没有餐桌，连窗户也都消失不见。

他推开通往卧室的门，却看到了一个同客厅一模一样的房间，只是面积略大了一些。

一扇接一扇的门被打开，一间又一间只有沙发和电视机的房间呈现在哈里面前。他焦躁不安，他讨厌这种无休止的循环，他不想让自己整个人生都浪费在没完没了地“开门”的动作中，因这太寂寞，太让人感到绝望。

终于，一扇贴有“幸福之家”简笔画的门出现在哈里面前，他推开它，走进一间被蝴蝶标本所装饰的卧室。

“雪莉……”

这是女儿的房间，蝴蝶是她最喜欢的昆

虫，她过说它们很美，像精灵一样。

哈里站在房间中央，看着储物柜上的零乱放置的书籍和饰品，看着被随手丢在床上的夹克和仔裤，他感到了女儿生活在此的气息，如此真实，仿佛她刚刚走出卧室去参加一个聚会，很快就会回来。

是的，她很快就会回来。

他在她的单人床上坐下，决定等待女儿归来。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相框，里面是父女二人的合影，他们站在莱文街的房前，他抱着七岁的雪莉，那是盛夏时节的照片。

“终于可以见到你了，雪莉……”哈里仰躺在床上，想像一会儿女儿见到自己时的反应，她会哭吗，还是希望她笑啊，因为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她最爱的爸爸。

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让倦意席卷了哈里的全身，他笑，决定先小睡一会儿，说不定醒来时，女儿正陪在自己的身边。

他睡得很沉，忘却了经历的所有噩梦，也忘却了握于手中的相框。

相框从他的指尖滑落，摔在地上，玻璃镜面自中心扩散出无数条裂痕，切断了相片中父女俩幸福的笑容。

Chapter 6 Lost Truth

他在我面前摆放了六张图片，上面分别画有男女各三人。这并不是作为艺术收藏而绘制的画作，而仅仅是为了单纯起到表意作用而画的简易插图。六个人有着相同的样貌身材，男女的差别依照头发的长短来进行区分，背景是统一的万里碧空和灌木花丛。惟一能看出绘图者还算费了些心思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穿有不同色彩的衣装，但也仅是色彩而已，风格上除了袖子的长短有所差异外，也只能在是否休闲的款式问题上钻钻牛角尖加以分别。

“我想让你把他们配成三对夫妻，”他说，“随便什么原因都可以，凭借你自己的依据。”

可无论是随意搭配还是冠上一个的牵强的理由，我都无法认同自己最后配出的结果。我看不到他们彼此间的情感气场。也许是绘图有够糟糕的原因，我感受不到任何一对之间是存有爱情的。

最后我只是按照他们衣服颜色的搭配效果完成了这道难题。

“如何？”我把成对组合好的图片展示给他看。

“还不错，”他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么你觉得他们当中哪一对最有可能天长地久呢？”

“我不知道。”我打了个哈欠，以此抗议这个话题的无聊。

“开个玩笑而已，我好像总会把气氛弄得很压抑不是吗？”他略显尴尬地笑着，朝我摆了摆手，让我不必介意刚才那个毫无逻辑感的问题。

我耸肩，对他自问自答式的的话语不予置评。我知道他确是要说些什么的，这个婚姻速配的游戏只不过是个引子。他是个聪明且城府很深的男人，他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同病人谈笑风生的聊天上的，他会在他认为最恰当的时候给我灵魂深处已被冻结的脆弱以致命一击。

“看样子你大概猜到接下来我们要说

些什么了。”他佯装思考，顿了几秒，“婚姻，是吗？”

我点头。

看，我想得没错，他一直清楚自己的计划并一步步地将其实现，他始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完美的理性至上主义者。

“我们的人生太过短暂，于是我们都渴望自由，尽情欢愉，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品、酒精、嗑药、乱性……”他面露陶醉的神情罗列着现代人纸醉金迷放荡不羁的生活。

“可是，”他神秘地放低声音，双手合十，“我们终将被某样东西束缚住，那就是婚姻。”

“这样挺好。”我说。

“你真的这么认为？你认为有了婚姻，我们浮躁的生活就能回归平静了？”他失望地摇头，“假如婚后我们能少活几年，或许还能相信婚姻的神圣。但你不觉得那些所谓的结婚誓词在蜜月期还未结束之时就已经开始腐烂了吗？”

“你不相信婚姻？”我问。

“也许是你太过相信婚姻？”他笑，“人们一旦结婚就要一辈子将这种状态维持下去——这就是你的想法。”

“我只是觉得他们有这个责任。”

“为了在这个没有信仰的年代向上帝立下的誓词？”

“是为了孩子。”

“孩子？”他眼前一亮，频频点头，“是的，孩子，是的。我想我们已经步入问题的正轨了。很好。也就是说，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妻，为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将婚姻持续下去，是这样吧？”

“至少他们应该尝试。”

“尝试失败的话就可以离婚了么？”

“我不知道。”

“你会怨恨选择离婚的父母？”

“不，只是感到无助，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他们？”

“爸爸和妈妈。”

“他们彼此相爱？”

“我想是的。”

“那为何会选择分开？”

“他们并不了解彼此。”

“这很矛盾：相爱，但缺乏了解。”

“基于虚无的感情。”

“说下去。”

“爱上的只是被自己完美化了的对方。妈妈会为了一点小事唠叨个不停，抱怨爸爸是个不得志的小说家，然后爸爸就会喝很多酒，不断质疑他们的结合。”

“没有什么人是完美的。”

“也许。”

“那么你呢？”

“我？”

“被你完美化了的人，存在于你虚无精神世界中的……最爱的人。”

“啊……”我一副落败的样子向后仰头靠在沙发背上。我再次落入了这个男人天衣无缝的陷阱，被他牵引着，按照他周密的布局，不知不觉，自作自受，心甘情愿。

他要让我亲手击碎长达十八年的梦境。

“那么，我们继续吧。”

我点头，笑着流出悲伤的泪。

哈里猛然醒来，他听到房门开启的吱呀声，感觉有人向自己走近，呼吸轻柔，是年轻的女性。

“雪莉！”他支起身，却看到了一脸担心状的米歇尔。

不是雪莉。他失落地垂下头，希望被再次从眼前生硬地夺走。

“哈里，你还好吗？我趁你去洗手间的时候到二楼房间取了车钥匙，可回去时你已经走了。”她还和初遇时一样，粉色礼裙，精致的晚妆，充满活力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他问。

“校长办公室，忘了吗？当时我也在

那儿，我也看到了西蒙斯街这个地址。”米歇尔环视了一圈雪莉的房间，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挂满蝴蝶标本的墙上，“你女儿不在这？”

“有个女人说她在灯塔。”哈里拾起地上已摔得粉碎的相框，轻抚着玻璃镜面上的条条裂痕。

“灯塔？可那里早就不开放了。”

“但我必须去，米歇尔，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雪莉。”哈里将相框中的照片抽出放在床头柜上，饱含深情地望了数秒，然后起身准备离开前往灯塔。

“等一下哈里，”米歇尔拉住哈里的胳膊，“我和约翰开车送你去，车就在公寓外。”

“谢谢。”他同她一道走出房间。在关上房门的前一刻，他依依不舍地看了最后一眼女儿的卧室，以及床头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约翰的车开得很粗暴。突然地加速，突然地减速，毫不顾忌路上脚踝深的积雪而大幅度地转弯，寂静的街道上时不时发出轮胎飞转摩擦地面的刺耳声响。

坐在后排的哈里看出了约翰糟糕的心情，虽然他不知道也没有心思追问原因，但也是不愿在见到女儿前因为司机疯狂飙车的行为而死掉。

他想提出放慢车速的建议，可又觉得自己此时在约翰和米歇尔之间的存在太过尴尬，于是也只好紧抓着车窗上方的扶手，强忍着被颠簸得上下翻腾的胃部不适。

“听着，约翰，我们需要好好谈谈。”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米歇尔叹了口气，目光忧郁地看着车窗外。

“现在不行。”约翰冷漠地回应。

“我知道哈里在这会让你感到为难，可我不想再拖下去了。”

“这与哈里无关，”约翰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后面的哈里，“抱歉哈里，别介意。”

“没关系的，你们不用在意我。”哈里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

“好吧，你要说什么。”约翰一脚油门踩到底，车窗外是车轮扬起的雪雾。

“我最近一直在想，从我们交往的那天起，你就没有真正在乎过我，也没有爱过我。”米歇尔的声音充满寂寞和失望。

“我爱你，亲爱的。”被说得含糊不清的句子从约翰的唇齿间飞快滑出，他没有看她一眼。

“你变了，约翰，你变得让我感到陌生。”米歇尔没有理会约翰那句无任何感情的表白，“这么些年你都在向我许诺，幸福、婚姻、美好的将来，可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难道你没发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吗？”

“我说了，我是爱你的，米歇尔。”这次他把词句咬得很清楚，他将重音放在每一个字上，带着心不在焉和快要压制不住的愠怒。

“得了吧约翰，你根本就没来参加校友聚会，你忘了我们的约定。”米歇尔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心烦意乱地调播着频率钮。

坐在后面的哈里一直闭着双眼，强迫自己入睡或去想些其他事情——明明还有很多事需要自己操心烦劳，然而约翰和米歇尔那带有火药味的对话却字字灌进他的耳朵，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并不认为事情有米歇尔说的那么严重，正如她之前对自己所说，她要搬到约翰工作的城市和他一起生活，而且前提是她爱他，既然如此，只要约翰诚恳地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就够了。可事情似乎逐渐在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虽然哈里是个局外人，但受过米歇尔帮助的他也是不想亲眼见证一份感情破裂的。

他曾想过下车，让他们单独交谈或许能让两人都放下因他的存在而始终把持的无谓自尊，敞开心扉，让一切回归正常。但哈里却在每次话到嘴边时又将其咽了回去，一来他觉得从上车就开始装睡的自己突然提出

下车的要求会让三人之间的气氛更加尴尬，二来稍微自私一点考虑，他还是希望能尽快到达灯塔的，只要自己不去参与那两人的争执，努力忍一忍也就罢了。

“我只是被这该死的暴风雪耽搁了。真见鬼！别再抱怨了好吗。”约翰赌气地用力扳动方向盘，车子猛地180度转弯，米歇尔发出尖叫，哈里的头撞在车窗玻璃上很是疼痛。

“停下来约翰！你疯了吗！”米歇尔拉扯着约翰的胳膊命令他停车。后者低声咒骂了一句，一个急刹车将已失去平衡的车停在一根灯柱下。

“对不起哈里，”米歇尔对揉着疼痛前额的哈里充满歉疚地说道，“本来我以为今天会很快乐。可是我错了……”

她打开车门头也没回地下车，甩上车门跑进了最近的一条街巷。

“我已经受够了！”约翰双臂抱在胸前独自生了一会儿闷气，然后气急败坏地下车去追米歇尔。

哈里坐在车内等了约五分钟的时间。像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喜欢看到他人争吵，一方面他觉得那些在人们因气愤而丧失理智后脱口而出的言语往往太具伤害性，很多时候一些明明能够挽回的局面或情感就是在双方均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后土崩瓦解，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讨厌那种身为局外人的束手无策的感觉，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争吵，无能为力，只能在内心期盼战争的结束和平静生活的开始。

他决定独自前去灯塔，给米歇尔他们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这样或许对自己和他们都更合适。

他下车沿大路行走，刻意避开米歇尔跑进的那条巷子。

灯塔位于托卢卡湖对岸，哈里必须找到船只前往，否则在这个连私家车都见不到的深夜他就只能步行去绕两公里外的高架桥，对于已经身心疲惫至极的他来讲，那可不是轻松的活儿。

他拐入一条店铺街，盼着能遇到哪家尚还营业的店，然后找店主借辆车子，这样即使需绕行到灯塔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

有音乐声从一家快餐店中传出。哈里生怕下一秒店主就在店门挂上闭店的牌子，于是紧跑了几步半推半撞地开门进入店内。

“哈里？”店内没有侍应生，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只有米歇尔一人坐在最内侧的餐桌旁，寂寞地用叉子摆弄着盘子中的蛋糕。

“米歇尔？你怎么在这？”哈里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结束了……我和约翰。”她抿了口蛋糕上的奶油，然后毫无食欲地放下叉子，“他并不爱我，其实当他说要去当律师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我真傻……”

“米歇尔……”他为她如此真挚的爱情在瞬间泯灭而感到遗憾。

“知道吗哈里，也许我爱上的并不是约翰他本人，而是一个被我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我的、完美的约翰。”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安慰道。

“好像我也对你说过这句话呢。”她笑，“对了，你还执意要去灯塔吗？”

“当然。”

“好吧，穿过餐厅后门外的巷子就是游乐场，那里临着托卢卡湖，有通往灯塔的船。”

“万分感谢。”哈里起身决定立刻行动。

“哈里！”米歇尔左手托着下巴神情忧郁地看着哈里，像是在挽留心爱恋人一般伸出右手摸着哈里无名指上的那枚婚戒，“做好心理准备，哈里，也许那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

“不管怎样，我会接受全部答案的。”他将手从她温暖的掌心中缓缓抽出，再次道谢后从后门离开了快餐店。

他在我面前摆放了六张图片，上面分

别画有男女各三人。这并不是作为艺术收藏而绘制的画作，而仅仅是为了单纯起到表意作用而画的简易插图。六个人有着相同的样貌身材，男女的差别依照头发的长短来进行区分，背景是统一的万里碧空和灌木花丛。惟一能看出绘图者还算费了些心思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穿有不同色彩的衣装，但也仅是色彩而已，风格上除了袖子的长短有所差异外，也只能在是否休闲的款式问题上钻钻牛角尖加以分别。

“我想让你把他们配成三对夫妻，”他说，“随便什么原因都可以，凭借你自己的依据。”

可无论是随意搭配还是冠上一个的牵强的理由，我都无法认同自己最后配出的结果。我看不到他们彼此间的情感气场。也许是绘图有够糟糕的原因，我感受不到任何一对之间是存有爱情的。

最后我只是按照他们衣服颜色的搭配效果完成了这道难题。

“如何？”我把成对组合好的图片展示给他看。

“还不错，”他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么你觉得他们当中哪一对最有可能天长地久呢？”

“我不知道。”我打了个哈欠，以此抗议这个话题的无聊。

“开个玩笑而已，我好像总会把气氛弄得很压抑不是吗？”他略显尴尬地笑着，朝我摆了摆手，让我不必介意刚才那个毫无逻辑感的问题。

我耸肩，对他自问自答式的的话语不予置评。我知道他确是要说些什么的，这个婚姻速配的游戏只不过是个引子。他是个聪明且城府很深的男人，他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同病人谈笑风生的聊天上的，他会在他认为最恰当的时候给我灵魂深处已被冻结的脆弱以致命一击。

“看样子你大概猜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了。”他佯装思考，顿了几秒，“婚姻，是吗？”

我点头。

看，我想得没错，他一直清楚自己的计划并一步步地将其实现，他始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完美的理性至上主义者。

“我们的人生太过短暂，于是我们都渴望自由，尽情欢愉，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品、酒精、嗑药、乱性……”他面露陶醉的神情罗列着现代人纸醉金迷放荡不羁的生活。

“可是，”他神秘地放低声音，双手合十，“我们终将被某样东西束缚住，那就是婚姻。”

“这样挺好。”我说。

“你真的这么认为？你认为有了婚姻，我们浮躁的生活就能回归平静了？”他失望地摇头，“假如婚后我们能少活几年，或许还能相信婚姻的神圣。但你不觉得那些所谓的结婚誓词在蜜月期还未结束之时就已经开始腐烂了吗？”

“你不相信婚姻？”我问。

“也许是你太过相信婚姻？”他笑，“人们一旦结婚就要一辈子将这种状态维持下去——这就是你的想法。”

“我只是觉得他们有这个责任。”

“为了在这个没有信仰的年代向上帝立下的誓词？”

“是为了孩子。”

“孩子？”他眼前一亮，频频点头，“是的，孩子，是的。我想我们已经步入问题的正轨了。很好。也就是说，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妻，为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将婚姻持续下去，是这样吧？”

“至少他们应该尝试。”

“尝试失败的话就可以离婚了么？”

“我不知道。”

“你会怨恨选择离婚的父母？”

“不，只是感到无助，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他们？”

“爸爸和妈妈。”

“他们彼此相爱？”

“我想是的。”

“那为何会选择分开？”

“他们并不了解彼此。”

“这很矛盾：相爱，但缺乏了解。”

“基于虚无的感情。”

“说下去。”

“爱上的只是被自己完美化了的对方。妈妈会为了一点小事唠叨个不停，抱怨爸爸是个不得志的小说家，然后爸爸就会喝很多酒，不断质疑他们的结合。”

“没有什么人是完美的。”

“也许。”

“那么你呢？”

“我？”

“被你完美化了的人，存在于你虚无精神世界中的……最爱的人。”

“啊……”我一副落败的样子向后仰头靠在沙发背上。我再次落入了这个男人天衣无缝的陷阱，被他牵引着，按照他周密的布局，不知不觉，自作自受，心甘情愿。

他要让我亲手击碎长达十八年的梦境。

“那么，我们继续吧。”

我点头，笑着流出悲伤的泪。

哈里猛然醒来，他听到房门开启的吱呀声，感觉有人向自己走近，呼吸轻柔，是年轻的女性。

“雪莉！”他支起身，却看到了一脸担心状的米歇尔。

不是雪莉。他失落地垂下头，希望被再次从眼前生硬地夺走。

“哈里，你还好吗？我趁你去洗手间的时候到二楼房间取了车钥匙，可回去时你已经走了。”她还和初遇时一样，粉色礼裙，精致的晚妆，充满活力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他问。

“校长办公室，忘了吗？当时我也在那儿，我也看到了西蒙斯街这个地址。”米歇尔环视了一圈雪莉的房间，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挂满蝴蝶标本的墙上，“你女儿不在这？”

“有个女人说她在灯塔。”哈里拾起地上已摔得粉碎的相框，轻抚着玻璃镜面上的条条裂痕。

“灯塔？可那里早就不开放了。”

“但我必须去，米歇尔，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雪莉。”哈里将相框中的照片抽出放在床头柜上，饱含深情地望了数秒，然后起身准备离开前往灯塔。

“等一下哈里，”米歇尔拉住哈里的胳膊，“我和约翰开车送你去，车就在公寓外。”

“谢谢。”他同她一道走出房间。在关上房门的前一刻，他依依不舍地看了最后一眼女儿的卧室，以及床头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约翰的车开得很粗暴。突然地加速，突然地减速，毫不顾忌路上脚踝深的积雪而大幅度地转弯，寂静的街道上时不时发出轮胎飞转摩擦地面的刺耳声响。

坐在后排的哈里看出了约翰糟糕的心情，虽然他不知道也没有心思追问原因，但也是不愿在见到女儿前因为司机疯狂飙车的行为而死掉。

他想提出放慢车速的建议，可又觉得自己此时在约翰和米歇尔之间的存在太过尴尬，于是也只好紧抓着车窗上方的扶手，强忍着被颠簸得上下翻腾的胃部不适。

“听着，约翰，我们需要好好谈谈。”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米歇尔叹了口气，目光忧郁地看着车窗外。

“现在不行。”约翰冷漠地回应。

“我知道哈里在这会让你感到为难，可我不想再拖下去了。”

“这与哈里无关，”约翰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后面的哈里，“抱歉哈里，别介意。”

“没关系的，你们不用在意我。”哈里

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

“好吧，你要说什么。”约翰一脚油门踩到底，车窗外是车轮扬起的雪雾。

“我最近一直在想，从我们交往的那天起，你就没有真正在乎过我，也没有爱过我。”米歇尔的声音充满寂寞和失望。

“我爱你，亲爱的。”被说得含糊不清的句子从约翰的唇齿间飞快滑出，他没有看她一眼。

“你变了，约翰，你变得让我感到陌生。”米歇尔没有理会约翰那句无任何感情的表白，“这么些年你都在向我许诺，幸福、婚姻、美好的将来，可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难道你没发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吗？”

“我说了，我是爱你的，米歇尔。”这次他把词句咬得很清楚，他将重音放在每一个字上，带着心不在焉和快要压制不住的愠怒。

“得了吧约翰，你根本就没来参加校友聚会，你忘了我们的约定。”米歇尔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心烦意乱地调播着频率钮。

坐在后面的哈里一直闭着双眼，强迫自己入睡或去想些其他事情——明明还有很多事需要自己操心烦劳，然而约翰和米歇尔那带有火药味的对话却字字灌进他的耳朵，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并不认为事情有米歇尔说的那么严重，正如她之前对自己所说，她要搬到约翰工作的城市和他一起生活，而且前提是她爱他，既然如此，只要约翰诚恳地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就够了。可事情似乎逐渐在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虽然哈里是个局外人，但受过米歇尔帮助的他也是不想亲眼见证一份感情破裂的。

他曾想过下车，让他们单独交谈或许能让两人都放下因他的存在而始终把持的无谓自尊，敞开心扉，让一切回归正常。但哈里却在每次话到嘴边时又将其咽了回去，一来他觉得从上车就开始装睡的自己突然提出下车的要求会让三人之间的气氛更加尴尬，二来稍微自私一点考虑，他还是希望能尽快到达灯塔的，只要自己不去参与那两人的争执，努力忍一忍也就罢了。

“我只是被这该死的暴风雪耽搁了。真见鬼！别再抱怨了好吗。”约翰赌气地用力扳动方向盘，车子猛地180度转弯，米歇尔发出尖叫，哈里的头撞在车窗玻璃上很是疼痛。

“停下来约翰！你疯了吗！”米歇尔拉扯着约翰的胳膊命令他停车。后者低声咒骂了一句，一个急刹车将已失去平衡的车停在一根灯柱下。

“对不起哈里，”米歇尔对揉着疼痛前额的哈里充满歉疚地说道，“本来我以为今天会很快乐。可是我错了……”

她打开车门头也没回地下车，甩上车门跑进了最近的一条街巷。

“我已经受够了！”约翰双臂抱在胸前独自生了一会儿闷气，然后气急败坏地下车去追米歇尔。

哈里坐在车内等了约五分钟的时间。像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喜欢看到他人争吵，一方面他觉得那些在人们因气愤而丧失理智后脱口而出的言语往往太具伤害性，很多时候一些明明能够挽回的局面或情感就是在双方均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后土崩瓦解，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讨厌那种身为局外人的束手无策的感觉，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争吵，无能为力，只能在内心期盼战争的结束和平静生活的开始。

他决定独自前去灯塔，给米歇尔他们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这样或许对自己和他们都更合适。

他下车沿大路行走，刻意避开米歇尔跑进的那条巷子。

灯塔位于托卢卡湖对岸，哈里必须找到船只前往，否则在这个连私家车都见不到的深夜他就只能步行去绕两公里外的高架桥，对于已经身心疲惫至极的他来讲，那可不是轻松的活儿。

他拐入一条店铺街，盼着能遇到哪家尚还营业的店，然后找店主借辆车子，这样即使需绕行到灯塔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

有音乐声从一家快餐店中传出。哈里生怕下一秒店主就在店门挂上闭店的牌子，于是紧跑了几步半推半撞地开门进入店内。

“哈里？”店内没有侍应生，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只有米歇尔一人坐在最内侧的餐桌旁，寂寞地用叉子摆弄着盘子中的蛋糕。

“米歇尔？你怎么在这？”哈里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结束了……我和约翰。”她抿了口蛋糕上的奶油，然后毫无食欲地放下叉子，“他并不爱我，其实当他说要去当律师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我真傻……”

“米歇尔……”他为她如此真挚的爱情在瞬间泯灭而感到遗憾。

“知道吗哈里，也许我爱上的并不是约翰他本人，而是一个被我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我的、完美的约翰。”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安慰道。

“好像我也对你说过这句话呢。”她笑，“对了，你还执意要去灯塔吗？”

“当然。”

“好吧，穿过餐厅后门外的巷子就是游乐场，那里临着托卢卡湖，有通往灯塔的船。”

“万分感谢。”哈里起身决定立刻行动。

“哈里！”米歇尔左手托着下巴神情忧郁地看着哈里，像是在挽留心爱恋人一般伸出右手摸着哈里无名指上的那枚婚戒，“做好心理准备，哈里，也许那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

“不管怎样，我会接受全部答案的。”他将手从她温暖的掌心中缓缓抽出，再次道谢后从后门离开了快餐店。

Chapter 7 Shattered Memories

他在为自己斟了半杯酒后突然笑出了声。

“知道吗，我刚刚才想起，有一个话题我们直到现在还未有谈及。”他喝了口酒，摇着头，自言自语般地说道，“这可不好，那可是引发很多事情的根源，你和我，所有的人都无法避免。”

他用期待的目光等待我的回应，大概是认为我又一次猜出了他接下来要进行的谈话内容。

但他错了，我没能猜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没有去猜。我已放弃在他面前再做多余的挣扎，放弃了辩解，放弃了逃避，甚至放弃了遵循他的指引去思考。我不想再落入他的陷阱，那种自我解剖似的过程太过于痛苦，我只想让他直接对我进行宣判，责罚也好，地狱也好，我全部接受。

“是什么？”我想让他直接告诉我。

他踱着步子走到转椅旁，将酒杯举到与视线平行的位置轻轻摇晃，他在透过那些棕色的液体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也许你真的不知道我准备说些什么，”他说，抬高了杯子，让杯中的酒在吊顶灯苍白光线的照射下泛出晶莹光彩，“不过没关系，你的内心、你的灵魂其实在踏入这间诊室时就已在期待这个话题，这个所有心理医生在面对大多数病人时都会提到的话

题——性。”

我一直都在期待吗？我为何要期待这个早已习以为常的词。性于我而言是一种相较于婚姻更能让我产生真实感的羁绊，不会出现婚姻的疲惫期，不必为了一句誓言而信守终生，它可以有爱情的存在，但又不绝对地依赖爱情——我喜欢并欣赏这一点。

我们在某一刻相遇，擦碰出火花，知道对方可以填充自己空虚的躯壳，于是我们开始为了自我情欲的满足而相互拥抱，以空白的感情为依托。欲望是个没有尽头的东西，你往里填充的越多就越发现它还有足够装下整个宇宙的容量饥饿地等待着下一份食物。是的，我的灵魂总是鸣起饥饿的铃声，饥饿让我感到身体空荡荡的难受，我需要不断进食，频繁更换伴侣，寻求更多的激情，然后在暂且酒足饭饱的时刻让记忆成为空白的胶片，大脑似也停止了运转，喜怒哀乐都趋向于同一种不愿释怀的感受，那是种醉生梦死般极致的幸福。

“不要跟我说你对性没有兴趣，啊，请不要否认，”他看到我边摇头边欲言又止的样子，“你觉得之所以我们会谈到性是因为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对这话题情有独钟？哦不，真正对此感到热衷的人是你。性让你着迷，它可以让你暂时抛却所有顾虑、悲伤、噩梦、还有负罪感什么见鬼的玩意儿，难道不是吗？你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你缺乏安全感和对爱情的信任，于是性就成为了你的疗伤手段，你的麻醉剂。”

“难道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想像眼前这个男人的婚姻生活，他的身上没有禁欲主义者的气息，倒是透着一股感性情怀，想必是个懂得浪漫的人，但职业的理性又让他变得万事严谨，有些让人难以接近，他的伴侣应是对他从一而终的妻子，他会厌烦她吗，褪去社会和道德感的外壳，裸露在外的终归还不是作为动物最原始的欲望。

“每个人对性的需求并不相同，”他从转椅旁的纸箱里翻找出一打卡片拿在手中，“但凡得到满足的人都不会来接受治疗，他们的生活是完整的，不需要依靠无度的性爱来帮助他们逃避。而你，你来了，坐在这里，对性痴迷，深陷其中，它已满足不了你。”

“它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说。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来填充生活的乏味和干涸的精神世界。看家庭录像？那只能让我产生更多的空洞需要填补。

“活着？”他笑，对我的回答嗤之以鼻，“无节制的性爱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好吧，就让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

他将手中的卡片在我面前摊开，每张卡片上涂着抽象感十足的各种色彩，暖色与冷色杂糅在一起，或扭曲，或喷溅，一副副挣扎的姿态。

“挑出你认为象征着性的图案。”他说。

“不会都是吧？”我想到方才那个关于死亡的测试，不愿被他再当成傻瓜来愚弄。

“这取决于你。”他对我的怀疑不置可否。

我的手在每一张图片上稍作停留，将其抽出，然后放回。绿色太过单纯，它不是性；蓝色让我感到窒息，它不是性；红色是激情的象征，可却过于美好几近失真，它也不是我心中的性。我需要一种迷幻般的色彩，它会让你感到陌生，有那么些恐惧，但那种刺激又让你迷恋，甘心被吸引，为之沉沦。

我选出一张紫色与黑色交融的图片，它像一朵绽放到败落前最后一刻的玫瑰，又像是一个漩涡，将我的欲望拽出，卷入这个无底深渊。

“只选这一张？”他问。

“是。”我回答。

“事实上，性就像一枚硬币，它让我们忘我地陷入，也会在我们无法自拔时将我

们拉至谷底，那就是性的另一面——”他将我选中的卡片翻至背面，那是一辆红色的轿车，像极了爸爸开过的那辆，家庭录像中的那辆。

“死亡。”他说。

“不……”我摇头，我不想要这个答案，这不是我今天来这所期望的结果。

“看来我们已经接近问题的核心了。你沉醉于混乱的性生活中，却否认作为性的另一面的死亡。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让你拒绝承认一切有关死亡的事情。”

我将停留在图中那辆红车上的视线移向对面的男人，与他严肃充满审视的目光交汇。

我知道，这是他给我的最后机会，他已经将我逼到悬崖边缘，我或者选择跳下把握重生的可能，或者永远停滞在原地看着他离去，完全地将我放弃。

我紧咬下唇，迟疑着是否放弃那个自己生活了十八个岁月的世界，冰封的世界。

深夜的游乐场失去了白天的喧闹和欢乐。娱乐设施停止了工作，也关闭了晚间运营时绚丽的彩灯。路灯洒下孤零零的昏黄光线，位于灯光投照四角的店铺像一片幽静的墓冢陷于阴影之中。高耸的摩天轮在冬夜寒风的拍打下发出沉闷的金属声，似要倒塌一般。马戏团宣传海报上的小丑狰狞地笑着，掉了多半喷漆的旋转木马睁着的浑圆眼睛毫无神采，“爱情之旅”的隧道游戏招牌上画着两只天鹅共衔一颗红色桃心，上面被涂鸦颜料喷上“因故停用”的歪斜字迹。

哈里立于湖畔，望着眼前一潭泥沼般的的托卢卡湖发呆。没有月的夜，湖面在风中泛着墨色的波澜，汩汩的古老之音从湖底不断冒出。

他刚接听了女儿打来的电话，她用幼小的声音哭着求他不要前往灯塔，她让他离开。

“雪莉……”他眺望对岸，漆黑中有一繁星大小的光点，那是他此行的终站。女儿在害怕，她遇到了麻烦，也许是危险。她还是七岁的雪莉吗，或者她真的已经长大？她在为即将面对一个记忆混乱的父亲而苦恼吗？

这并不重要，哈里想。现在女儿就在那里，她需要爸爸，他必须去，他要像骑士一样守护她的安全。

一艘名为“俄尔普斯号”的小型轮船从旁边的游轮停靠处缓缓驶来，停在哈里所站的岸边。船舱内亮着朦胧的光，有人影在窗前一晃而过。他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艘船，可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他认定这只是个错觉，他已不敢再轻易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太多的状况已将其彻底地否定。

“是啊，我甚至连哈里·梅森都不是。”他悲凉地笑着，踏上轮船的甲板。

他在船舱内见到了达莉亚。

她看见他进来，可故意没有理会，继续趴在床上摆弄一瓶尚未开启的红酒。

她换了件紫色的低领衫，松松垮垮地罩在身上，露出雪白圆润的双肩和线条分明的精致锁骨。牛仔短裤紧裹着她上翘的臀部，纤细的双腿套有镂空的黑色丝袜。她重新化了妆，带有闪粉的眼影替代了原先夸张的黑色眼圈，唇涂成了水润的亮粉，两颊扑了浅浅的腮红。比起之前在夜店遇到她时的性感狂野，现在的她又添加了一层妩媚。哈里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具有诱惑性的女子。

船舱内的桌上点满了含有玫瑰香精的蜡烛，烛芯燃烧发出短促的噼啪声，隐约能听到动力室发动机的隆隆声响。

“达莉亚。”他来到她面前，用手按住她正在把玩的酒瓶。

“哈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她抬头，慵懒地对他微笑。

“你一直在这？”他记得她冻结成冰，与车一起沉入河底。

“我正无聊得厉害，独自开着派对，”她爬起身跪坐在床上，整了整过低的领口，然后环抱住哈里的脖子，“来陪我吧，我是

这里的派对女王，这里有酒，有点心，我们还可以再找些乐趣。”

“我要去灯塔，达莉亚。”哈里别过脸淡漠地回应。

“别这样哈里，你以前可比现在要讨人喜欢。”她靠近他，抚摸他的脸颊，嘴角挂着恶作剧般的邪邪笑容。

“该死你没听懂我的话吗，我说我要去灯塔！”哈里愤怒地将她的手打开，他已经受够这个风尘女人的低俗玩笑。

“好吧好吧，如你所愿。”达莉亚慢吞吞地下床走向隔壁的动力室，按了几个按钮，推了一下控制杆，然后返回船舱，“船很慢，需要二十分钟，你得耐点心。”

“耐心？你知道我都经历了些什么吗？”哈里叹着气在床边坐下，方才怒气的爆发似乎损耗了他仅剩不多的体力，此时的他已经像个泄气的皮球，全凭也已快殆尽意志力来支撑肉身，他已懒得再抱怨或再多说一句话了。

“我当然知道。”达莉亚坐在他身边轻声说道。

“不，你不了解的。”他弓着背，低垂着头，声音无力，“我看着你沉入河底，看到一个中年女人自称是我的妻子，我去了女儿的房间可她不在那儿，还有一个警察对我说，说我不是哈里·梅森……”

“哦，哈里……”她侧着头倚着他的肩膀。

“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就连我的记忆也是混乱甚至是错误的。达莉亚，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只想找到雪莉，可我越是接近希望，就觉得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越是遥远。”

“可她现在就在灯塔里，并不遥远，不是吗？”

“达莉亚……”他看着她，盯着她那双满是柔情的双眸，刹那间，他不再认为她是个自负的夜店女郎，在她的脸上，他已看不到任何媚惑的神情，她在听他倾诉，安慰他，帮助他前往灯塔。

“会好起来的，哈里，会的。”她轻吻他的唇，看着他吃惊的表情嗤嗤地笑道，“味道不错吧，是不是好些了？”

“达莉亚，你究竟是谁？”他熟悉她亲吻他的感觉，没有情侣间的激情与浪漫，而是一种更为长久的默契和羁绊，她正在弥补他脆弱的伤痕。

“我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你获得心灵慰藉的避风港，也是你无法摆脱的阴影和诅咒。”她像诵咏诗篇一样在他耳边喃喃。

“是妻子？”他将她的手温柔地握于掌心。

“你说呢？”她滑入他的臂弯。

“我不知道。”他亲吻她，与她相拥而眠。

船体的一阵剧烈晃动将哈里惊醒，他睁开眼，看见了挂满冰凌的舱顶和被冰层覆盖的四壁，舱内的蜡烛也已熄灭且冻成了冰柱。

他扭身看躺在身边的达莉亚，却发现此时的她已被另一个女人所取代，就是他在西蒙斯街的家中遇到的那个自称是他妻子的中年女人，只是现在的她穿的仍是方才达莉亚那身性感惹火的衣着，看上去就像是二十年后的达莉亚。

“你们……是同一个的人——我的妻子吗？”哈里抚摸着对方已凝了冰霜的脸庞，他知道，所有的答案都正在灯塔等着自己。

托卢卡湖面已结了厚厚的冰，船被卡在湖中央无法行驶。

哈里沿船侧的绳梯下到冰上，庆幸灯塔的光依然在为他指引着方向。

手机铃声响起，听筒传来达莉亚惊慌的喊声：“停下！哈里！快回来！”

“对不起，我必须去，我需要答案，需要真相。”哈里一边说一边向着灯塔的方向跑去。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她呜咽地祈求他回去。

“再见，达莉亚。”他将电话挂断。

冰面很滑，哈里无法快速地迈开大步飞奔，他只能一边保持平衡一边踉跄地小跑。

他确定自己是正对着灯塔光源呈直线前行，可却始终不见距离上的缩短。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处在移动的状态。

然而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因没有障碍物的阻挡，成群的怪物正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光滑的冰面对它们起不到任何作用，它们伸着双臂，尖叫着，将哈里团团围住。

他尝试从它们中间挤出一条生路，可他刚刚推开一个怪物，就有三个家伙从背后扑了上来。他想把它们甩掉，但他完全低估了这群怪物的重量，它们压得他无法动弹。

一个怪物从侧面箍住了哈里的腰，他失去平衡，一个踉跄滑倒在冰面上。

他趴在冰上无力起身，怪物们按住了他的四肢，压在他的背上。他感到脖子被死死地勒住，呼吸困难。它们在他耳边嘶鸣，用冰冷湿滑的手触碰着他的肌肤。

他用惟一可以活动的手指紧抓着冰面，留下一道道的指甲刮痕。他负重得厉害，他无法估算此时有多少个怪物围着自己或趴在自己身上。

“雪莉……”他拼命仰起头透过怪物间的缝隙望了眼湖对岸射来的光亮。

女儿就在那里，她在等着爸爸。

他不能在这里死掉，女儿不能没有爸爸……

哈里极其不甘地用拳头捶打着冰面，这是自己距离希望最近的一次。

冰面由远及近传来断裂的声响，哈里还未反应过来就只觉得身下的冰层突然绽裂，而自己也连同怪物们一同落入托卢卡湖中。

怪物们仿佛失去了行动能力和生存的本能意志，毫不挣扎，像石像一样一动不动地向湖底沉去。

灯塔射来的光照亮了整个湖面，迎着明晃晃的光线，哈里看不清岸上的情况，也不知自己距岸究竟还有多远。但希望没有消失，他就要把它攥入手中了。

他朝灯塔的方向游去，他渐渐看到了湖岸上的积雪，又看到了湖岸外的公路，就差一点，只差一点了。

然而意志力毕竟只是肉体的附属品，哈里的四肢因长久浸在冰冷的湖水里而变得僵硬，他很难通过自己的大脑来控制手脚的划动。他游动的速度越来越慢，他划水的幅度越来越小，他的体力已完全透支。

他艰难地踩水，防止身体下沉，但他的腿部已无法用力，只能像痉挛一样微微颤抖。

在他精疲力竭、身体彻底没入湖水的时候，他感到有一只手将自己拉出了水面。

“哈里，拽住我，马上就到岸了。”他睁开疲惫的眼，朦朦胧胧地看到西比尔的面容，他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她带着他游至岸边。

“在湖岸附近淹死岂不太可笑了。”西比尔看着拼命咳嗽的哈里打趣道。她发现即将溺水的哈里时其实他已经距岸不到百米远，与其说自己是帮他游到岸边还不如说是把他拖拽上了岸。

“听着，你不能阻止我去灯塔！”稍微缓过力气的哈里气喘吁吁地声明。

“我没有打算阻止你，哈里，”西比尔走到他跟前，递给哈里一张照片，“这就是你那七岁的女儿？”

那是警局为了对抓捕的犯人予以记录备案而特意在其入狱前拍摄的相片。相片中是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女，手中拿着写有囚犯编号的身分牌子，双眼红肿凹陷，一副迷茫的神情。

“雪莉……梅森。”哈里认得照片中的女孩，他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她的照片。这个生活一团混乱的可悲少女，难道

真的是自己已经长大的女儿？

“问题就在这，哈里，”西比尔收回照片放进警用腰包，“我在警局查了你的记录，上面显示哈里·梅森在十八年前就已经死了，死于车祸。”

“死了？十八年前？”尽管哈里做好了接受任何答案的准备，但这一说法显然让他无法信服，“这太荒谬了，我现在就站在这，活生生地站在这！”

“是的，你确确实实站在这，但这不表明你就是哈里·梅森。你只不过将自己视为他，过着他的生活，寻找着他的女儿。”西比尔刻意在每一个“他”字上加了重音。

“我想我是出了些什么问题，可我确定自己不是别人，确认雪莉就是我的女儿，”他坚定地望着西比尔，“我要去找她，她就在灯塔。”

西比尔默默地点头，目送哈里穿过公路走向对面的一栋建筑。

来到公路对面的街道上，哈里仰望寻找灯塔的光源，却发现自己一直追寻着的只不过是不远处某高层公寓顶端的照明灯。

“灯塔……”他环顾四周，米歇尔和达莉亚都确定灯塔就在这附近，可是……

哈里的视线停留在面前一栋普通建筑正门旁的牌子上，其上焊有用霓虹灯管拼成的字——灯塔心理诊所。

他走进诊所，大厅中空无一人。

他在接待处的登记表上看到了雪莉的名字，“离开时间”一栏仍是空白，她还在这里。

哈里的心平静了下来，从大体空间概念上讲，现在的他是和女儿在一起的。

走廊尽头的房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内容听不真切，哈里只听到一句“那都是你的幻想”。

那是整条走廊中惟一有光线流露的房间，他确信雪莉就在里面，而那个说话的男人应就是表格上填写的叫做“考夫曼”的心理医生。

“终于……”哈里觉得现在的自己不论什么答案都可以欣然面对，他的女儿就在这栋建筑的某个房间内，不论是七岁还是十八年后的二十五岁，不论她是乖乖女还是个误入歧途的问题少女，她都是他的女儿。

“雪莉，爸爸来了。”哈里走至考夫曼医生的诊室前，露出释然的笑容。

他深吸了一口气，推开房门进入了诊室。

Epilogue

“那都是你的幻想——这就是结论。”他端着酒杯站在我面前。

“那不是。”我摇头。

“你又开始逃避了，你究竟要否认到什么时候？”他愤愤走到转椅旁，我时而配合时而躲避的态度终于将他最后一丝耐心和忍让磨没，“我尽力在帮你，可你就是听不进去一个字！你糟糕的校园生活，沉重的负罪感，自甘堕落的生活，无节制的性爱……这是因为什么？你还在否认吗？十八年的长久否认啊！是时候清醒了！”

他重重将酒杯摔向身后的墙壁，棕色的威士忌如泪水般淌下壁纸，玻璃绽碎的声音在房间回响，像是一个世界宣告着终结。

“我只是爱我的爸爸。”我强忍着泪水，“这有错吗？”

“不，你爱的只是你幻想出来的父亲。”

“我爱他！”我尖叫。

“他已经死了！”他两手重重地拍在茶几上，“七岁的孩子，在车祸中失去了父亲，幸存下来的她除了自责还能做些什么呢？幻想，幻想出一个爱她的父亲，在她创造的世界中守护她爱了她十八年的父亲！”

“爸爸……”诊室的门打开，我看到那个我最爱的男人向我走来，他还是那么年轻、帅气。此时他正充满关爱地看着我，他唤着我的名字，雪莉。

“看，他是真实的！”我对考夫曼医生嚷道。

“看谁？”他皱了下眉。

“爸爸，是爸爸！他就在这！就在我眼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不回身，爸爸明明就站在他的侧后方。

“醒醒吧！哦上帝，你爱的父亲应该是你七岁之前的那个父亲，现在你脑子里的那个人连个鬼魂都算不上！”他站在爸爸的旁边对我吼着，我看到他的手臂从爸爸的身上穿过。

他没有看到爸爸。

爸爸，你真的只是个幻影吗……

“你所爱的父亲，从未真实地存在过。他并不完美，他不是英雄，不是你的骑士，他在你七岁的时候就死了，而那时仍是个孩子的你能了解他什么？你什么都不了解他，你也无法再有机会了解他了！”

爸爸他爱我，给我买来宠物狗，为我讲睡前故事，带我去兜风，同我一起照相……这些记忆是真实的，可是，它们都是我七岁之前的回忆。

我看着爸爸走到我面前，蹲下身，握住我的双手。

爸爸的手掌宽大且温暖，皮肤有些粗糙，爱抚我的时候会有痒痒的感觉，他的右手中指关节有着厚重的茧，因为爸爸总在握笔写作的缘故。

这是我记忆中爸爸的手，是真实的爸爸的手。

然而此刻，我的手，被握于他掌心的手，却感受不到任何东西。

空气，只有空气。

“爸爸……”我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他只是我的幻觉。

“雪莉。”可为何他的声音竟如此真切。

“不。”我摇头，我爱的爸爸不是他，不是眼前这个有着爸爸躯壳的男人，我不了解他，我无法从他那里体味爸爸的爱和温暖。

“爸爸？”他温柔的神情在瞬间凝固，寒冰开始沿着他的手指向全身蔓延，迅速遮住了他的脸，盖过了他的头顶，最后整个冰柱从底部开裂，冰碎成了雪，雪化成了水，水变成雾气于空气中消失。

我再也看不见他的面容。

“再见，爸爸。”我对着面前的虚无泣不成声。

我回到家，妈妈已经睡下。我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播放那盘家庭录像。

位于莱文街的房子，红色的轿车，卡通画板上的骑士和公主，七岁的我……还有已经不在了的爸爸，我最爱的爸爸，只给了我不到七年回忆的爸爸。

十八年里，我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那里有我幻想的爸爸给予我最完美的父爱。

十八年后的现在，我幻想的世界被击得粉碎，什么也没有留下。

爱的那个男人，不是我的爸爸，我的记忆中有着十八年的空白。

我要填补这片空白，用真实的记忆和真实的爱。

“我爱我的爸爸。”

我按下回放键，让影像一遍遍播放。

影像中的他，是真实的，再也不会消失。

全文完

官方小说

光环 猎头者

原著/乔纳森·高夫
译/小乖的小布头



第一章 鲜血横飞 弹痕累累和肾上腺素在体内燃烧沸腾

“嗨！”

话音未落，乔纳忍不住又朝身上携带的动作探测器瞥了一眼。

“我找到一个‘好朋友’啦。”虽然乔纳刻意压低了嗓门，但言语中的兴奋与喜悦仍然难以掩饰，溢于言表。

“你肯定吗？”罗兰半信半疑地应答道，这一路上他被那无数次所谓“发现敌人”的错误警报搞得几近神经错乱。

“完全肯定。”乔纳没好气地小声嘀咕道。

这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下来——万籁俱寂，静若处逸。

“千真万确……哦也，这次我敢保证。”乔纳再次确认了自己“伟大”的发现。

假如乔纳所言不虚——罗兰可是从心底渴望乔纳这一次没有再“谎报军情”——那么这是从六天前两人秘密渗透潜入这片区域后第一次切切实实地遭遇敌人。在这六

天枯燥而又沉闷的“苦难行军”中，这对倒霉的老搭档畏手畏脚，畏畏缩缩地朝着目标坐标足足爬行了二十三公里的“遥远”距离。与这对斯巴达Ⅲ战士小心谨慎的步步为营相比，就连蜗牛都可以称得上是“日行千米”的神行太保了。

“这一切肯定会相当有趣。”乔纳兴奋地咕哝道，声音愈发激动起来。

“没错，用不了多久一切都将变得非常有趣。”罗兰对于要在敌营中动辄即要小心翼翼地爬行数十公里，乃至一动不动隐蔽上数天的潜伏“前奏曲”可谓厌恶到了极点，不过罗兰真正期待的则是在经历枯燥乏味后才会正式上演的精彩好戏——鲜血横飞，弹痕累累和肾上腺素在体内的燃烧滚沸，一想到这即将触手可得的极限快感，罗兰的内心就激动不已。不过假若和自己的搭档乔纳进行一番比较，那么罗兰此时此刻内心的这一点“波澜起伏”就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与罗兰仅仅对大开杀戒的战斗过程垂涎三尺不同，乔纳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执行任务的每一分每一秒，无论是战斗，撤离还是那漫长而又艰苦的潜入行军，乔纳都能够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执行与面对。作为UNSC中凤毛麟角的顶级星盟屠戮者，作为为数不多的人类杀敌精英，无论是连续十二小时埋伏隐蔽于泥泞污秽的沼泽泥地中，还是手持匕首悄无声息地割开星盟精英武士的喉咙血管，抑或是手持M7S消声冲锋枪虐杀那些可恶的星盟杂种，乔纳对这些都乐此不疲并深深地陶醉，他可以从潜行，杀敌与作战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绝大多数普通人类民众都对乔纳和罗兰，以及他们身后数以百计的斯巴达Ⅲ代战士一无所知，这些如同鬼魅般的斯巴达Ⅲ代战士的行踪与身世，任务与作战都被军部列为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身居要职的军中高层才有权接触到与其相关的机密资料。对于这群斯巴达Ⅲ代战士来说，他们的前辈——也就是那群富有传奇色彩的斯巴达Ⅱ代战士——面对星盟来势汹汹的毁灭与屠杀毫无畏惧，他们奋勇杀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光荣牺牲的斯巴达Ⅱ代战士，都赢得了无上的荣耀和难以撼动的尊重和敬仰，而相比之下，斯巴达Ⅲ代战士们的命运就要悲惨许多，他们要在各个战场上同星盟入侵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绝大部分人都难以逃脱战死沙场的最终命运。然而对于这些长眠于战场的斯巴达Ⅲ代战士来说，他们的阵亡没有鲜花和追悼去安慰，没有泪水和哭泣去祭奠，只有那些仍然活着的斯巴达Ⅲ代战士将他们的名字默默铭记于心中，并将他们事迹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对于斯巴达战士们来说这些已经足够，这群无所畏惧的伟大勇士从来都不看重那些华丽的勋章和嘈杂的赞美声。尽管斯巴达Ⅱ代和Ⅲ代战士的训练环境、成长经历与作战历程各不相同，但这两支人类军队中最为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的核心思想却是几乎毫无改变地传承了下来——完成任务为贵，忠信次之，生命为轻。而说到荣誉和名望，这些从来都不为斯巴达战士们所关心与在意，他们从不希望自己那屠戮星盟的残酷战斗为平民百姓在星系间传唱歌颂，他们也从不奢求自己在功败垂成而战死沙场之际得到任何人的唏嘘与怜悯。这严厉到令人难以想像的保密措施让这群斯巴达Ⅲ战士相比其他的人类部队来说更加与众不同，而其自身肩负不为人知的使命的特殊与重要性却让斯巴达Ⅲ战士感到极为庆幸与感激。毕竟，面对着眼前誓将整个人类文明摧毁殆尽的

强大异星文明，只有心无旁骛、专心作战，方能为自己和整个人类种族在宇宙中的延续与繁衍留存一线生机，留存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

作为战争中的“活体武器”，斯巴达Ⅲ代战士通常被当做“一次性”便当武器而部署到战况最为激烈或者是目标价值极高的作战区域——降落，部署，杀敌，尔后就是等待华丽的弹幕焰火从天而降。通常情况下斯巴达Ⅲ代战士会首先接到由海军军事情报局抑或是其他UNSC直属司令部直接下达的作战命令，这些命令大都需要他们突入到星盟占领区域，然后摧毁那些“极具战略价值”的星盟目标或者是尽己所能给星盟部队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与混乱。假若任务成功，那么执行任务的斯巴达Ⅲ代战士，或是绝大部分执行任务的斯巴达战士能够活着返回基地，万事大吉——而任务失败则意味着全军覆没，但哪怕是已经毫无胜算，哪怕是已经战到还剩最后一人，这群从不服输的斯巴达Ⅲ代战士仍然会竭尽全力对目标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还会拉上足够多的星盟杂种来陪伴他们一起上路。对于任务与自身肩负使命的忠贞不二和坚决执行使得这群无所畏惧的人类勇士即使是面对几乎无法逃脱的死亡命运也绝无丝毫的怯懦胆寒，恰恰相反，视死如归的勇气与胆量更加坚定了这些斯巴达勇士努力杀敌的决心与信念。然而在这群坚定无畏的斯巴达Ⅲ代战士中，还有一群更加英勇善战，更加团结一致的佼佼者，即使是普通的斯巴达Ⅲ代战士，也对这群经过精挑细选的同伴的来历与身世知之甚少。

在那群星环绕的银河中，在星系远端，远离UNSC控制星域的一颗毫不起眼的无名卫星上，罗兰和乔纳不慌不忙地在茂密的异星丛林中一点一点地开拓着前进的道路，缓慢而又坚定地朝着乔纳动作感应器上的信号来源不断前行。



第二章 猎头计划的来龙去脉

计划向某一个热点地区一次性投放数名斯巴达战士——譬如袭击星盟的高价值目标，或是协助防守UNSC关键性重要设施——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曾经被一些高级军官广为诟病。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领地化为灰烬，以及越来越多的鲜活生命惨遭屠戮，大部分战士与民众都已经丧失斗志，许多人都私下认为战争的失败与人类的毁灭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的存亡时刻，在一次单独任务中失去数名斯巴达战士，失去这些人类对抗星盟惟一所向披靡的传奇勇士——将会对上至军中高层下至平民百姓的士气产生毁灭性打击。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斯巴达代号：猎头者小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从斯巴达III代战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勇士被以两人一组的小队形式投入到敌后，其任务就是进行破坏、渗透暗杀等工作，而这些猎头者小队队员的存在则被UNSC列为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机密。在军部高层的整体组建计划中，猎头者小队满员时将会包含六个独立作战小队，每个小队由两名队员组成，同时还安排了五名斯巴达III战士组成了猎头者预备队，以便一线小队在任务中出现伤亡后能够迅速由预备队员补充伤亡队员的空缺，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作战能力。乔纳和罗兰都进入了猎头者小队初次选拔的八人名单，从那之后，两人就成为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默契搭档。

猎头者小队的通常任务需要他们做到能够不用或者是尽量少加使用那些为任务目标量身打造的特种作战装备，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潜入防备森严的敌军设施或营地，战舰以及任务中心等要害部门。在整个任务中猎头者小队都严禁同上级或者同伴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于此同时也不会有任何救兵或者后援来帮助他们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猎头者小队唯有孤军深入，方有可能最终完成任务，猎头者小队的任务部署通常是为了给UNSC之后的大规模作战突袭扫清障碍并在敌人内部造成混乱，或者是在极大程度上吸引牵制住星盟的注意与兵力，为UNSC主力在其他地方的作战行动提供方便与支援。

在人类同星盟无休无止的战争中，也许是偶尔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也许是偶尔得到了神明上苍的赐福，虽然次数极其有限，但是人类战士偶尔也能够在敌后战场上获得几次硕果累累的重大胜利，偶尔也能够狠狠地教训这群桀骜不驯的异星人一番——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秘密渗透破坏任务最重均已失败而告终——军部失去了同战地行动小队的联系，尔后，所有参加行动的作战人员都被无奈地假设宣判为失踪或阵亡——当然，通常情况下都是阵亡。然而如同不朽传奇一般的斯巴达II代战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人类敌后渗透破坏行动屡战屡败的尴尬战绩，这群斯巴达II代勇士通常能够成功潜入敌方区域，然后干净利索的干掉或者解决任务目标，

最后仍然能够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虽然这些斯巴达Ⅱ代战士并不能够做到百战百胜，并不能在每次任务中都对星盟部队造成最佳的打击效果，但是至少，这些斯巴达Ⅱ代战士能够取得胜利，而他们对星盟一次又一次的迎头痛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已经濒临崩溃的民众士气和涣散的军心。而对于采用了更加合理的训练手法，配备了更加先进装备的斯巴达Ⅲ代战士们来说，这些全新技术使得他们能够深入星盟领地去执行更加危险与复杂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的立项与开展都是在极其小心与谨慎的态度下展开的，而斯巴达Ⅲ代猎头者小队，则隶属于海军军事情报局最为机密的军情三处，归由其麾下的BETA–5特战分局直接指挥。

被挑选进入猎头者计划的斯巴达Ⅲ代战士必须满足BETA–5分局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只有那些能够活着完成两次以上特殊训练任务的Ⅲ代斯巴达战士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阶段的选拔考核中。一旦所有潜在候选者的花名册编制完毕，每一名位列名单上的斯巴达战士的个人资料和任务简报——包括他们每个人从出生至今的完整信息情报，以及他们在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所有活动——都会被一同汇编总结并交由军情局顶级的科学家进行分析计算与整理筛选。

乔纳和罗兰不仅符合BETA–5特战分局所谓“活着完成两个特定任务”的硬性要求，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余所有的测试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只是对整个猎头者计划有着并不清晰的了解，但是听到能够重返敌后杀对方个底朝天，乔纳和罗兰想都没有多想就报名加入了猎头者小队。

一旦正式被选拔为猎头者小队的候选队员，候选人就将同自己先前的队友们告别，并由专门的舰船负责直接将其运抵由军情局所直接控制的位于奥星另外一端的特殊训练基地。在完成为时三个月的特殊训练后，这些第一批获选进入猎头者小队的斯巴达Ⅲ代战士将会被分为四个双人作战小队，而且在分组过程中，还有专人负责对斯巴达Ⅲ代战士进行严格的配对和细致入微的分析评估，以便计算出最佳的分组配对结果。罗兰和乔纳在组队测试中的配对相容性高达97.36%，这一数值在全部四个小队中位列次席。

此时，两年漫长而又艰苦的训练岁月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些训练包括七个月的引导战场训练，六个月的实战突击训练，紧接着是必须完成十二个双人战场突入作战任务。在完成了所有艰苦卓绝的训练后，乔纳和罗兰终于毕业了，眼下他们正置身于远离人类领地的一颗不知名的小型卫星上，而陪伴他们的只有那凶狠无情、杀戮成性的星盟杀手。他们这次的任务目标非常明确——潜入星盟控制的卫星。军情局的高层相信，在这颗卫星上埋藏着这群虔诚的异星信徒们的一个所谓“神圣无比”的地下遗迹群落。乔纳和罗兰要做的就是炸毁目标区域外围十个巨大异星营地中的六个，而剩下的四个营地则由另外一个猎头者小队负责摧毁。营地被摧毁和补给被切断这两件事将会在异星部队中引发极其严重的混乱，这样一来军情局下一步的总攻行动就会变得十分轻松——由斯巴达Ⅲ代战士和行星轨道突击队所组成的联合部队将会全力袭击，卫星上的星盟残兵败将会插翅难飞。

第三章 鱼还是熊掌？

罗兰动作捕捉器上的雷达准确地显示出了目标，无论是咕噜人还是精英武士，豺狼人或是鬼面战士，总之那家伙就在前方不足十米的地方。乔纳和罗兰小心翼翼地向前爬去，希望在不暴露目标的前提下，目视确认近在咫尺的敌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守卫营地周边区域的星盟哨兵极有可能利用黄昏后夕阳在森林中投下的阴影来隐藏自己。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那个狗娘养的混蛋配备了一套具有曲光效果的动态伪装作战服。这就意味着，乔纳和罗兰面对的敌人要么是一个鬼鬼祟祟、隐藏在远处树顶上的豺狼狙击手，更糟的情况可能是一名全副武装的星盟精英战士正在营地外围警惕地巡逻侦查——毫无疑问，这些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异星战士就是星盟中最为危险的致命杀手。

无论前方的敌人是诡计多端的豺狼战士，还是勇猛无畏的精英武者，它都会对两名斯巴达战士的任务产生极大威胁。乔纳和罗兰在一起反复盘算着消灭敌人的方案：假如敌人是一名豺狼狙击手，那么在远距离直接对其发动攻击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危险与麻烦；假如没能将其一击毙命，那么长着如同秃鹫脑袋般丑陋脸庞的可恶家伙就有可能发现两名斯巴达战士的藏身之处，并有机会向自己的同伴发出警报。退一步来讲，即使能够干净利落地一枪毙敌，对方的尸体仍然有可能在子弹冲击力和地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一路折枝断椏直至跌落地面——而由此引发的砰然巨响在宁静的午夜中同样极有可能引起周围星盟守军的警惕与觉察；但假若想要干掉一名星盟的精英战士，乔纳和罗兰就不得不同这个身穿坚硬异星铠甲，手持强大火力武器以及拥有压倒性力量优势的异星武士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正面对决。独自巡逻的精英战士通常会装备至少一支制式星盟等离子冲锋枪，一支等离子手枪作为后备武器。当然，威力强大的等离子手雷也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与此同时，假如乔纳和罗兰的运气着实够差的话，他们还将有幸近距离观赏到星盟光剑的华美刀锋。

总而言之，无论敌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乔纳和罗兰都必须抢在对方之前确认他的身分并锁定其藏身的具体位置。罗兰示意乔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在没有确认敌兵的具体身分并设计好将其消灭的具体方法前，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千万别忘了，这家伙可能还有隐身迷彩呢。”乔纳呢喃道。

罗兰没有做声。

特殊加工的点对点式头盔内嵌式着语音交流系统，这一系统能够确保斯巴达战士在分享战术情报、探讨作战计划时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和作战意图，虽然头盔隔音效果极佳，而且几乎不会泄露任何声音，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一旦进入到战场，斯巴达战士就会分头行动，独自作战——直觉和本能是这群致命孤狼们惟一可以依靠

的制胜法宝。

多年来，UNSC耗费了难以估量的人力物力希望能够研发出动态伪装系统的复制产品。那些身披动态伪装铠甲，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身遁形于战场中的星盟战士已然成为UNSC部队最为头痛的敌人——更不要说这群异星武士还拥有远超人类科技的武器和护盾技术，他们对于断层空间跃迁技术的娴熟掌握和巧妙运用更是领先人类认知千年以上。

虽然官方多次对外宣称，UNSC不计其数地投入巨资所开展的动态伪装作战服装研发实验工作均已毫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但实际上，自从斯巴达III计划开展伊始，军情三处旗下BETA-5分局就已经开始着手研发测试改进型动态伪装作战服的工作了，其中经过全新升级的视觉侦查系统，更能帮助斯巴达III代战士发现那些同样配备了隐身作战铠甲的星盟武士。

虽然此种经过升级换代的新型动态伪装作战服并没有在UNSC普通作战部队中实现大规模量产配发，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新型作战服的产量相当少，即使是在斯巴达III代战士中也无法达到人手一套的程度。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与危机，UNSC高层还是希望新近升级更新的VISR系统，即智能视觉加强与侦查跟踪系统（Visu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econnaissance），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大规模量产，并大批配发到普通的作战部队当中。

由于绝大多数的实验和测试工作都必须以实战数据为基础进行，所以目前几乎所有的猎头者小队都装备了VISR系统。除此之外，罗兰身上的动力装甲还安装了军情局新近研发的实验性动态伪装作战模块，这套系统由装甲上一套独立的动力供能核心提供能量，一旦开启动态伪装作战模式，罗兰就能够彻底隐身于周围环境中长达三分半钟到四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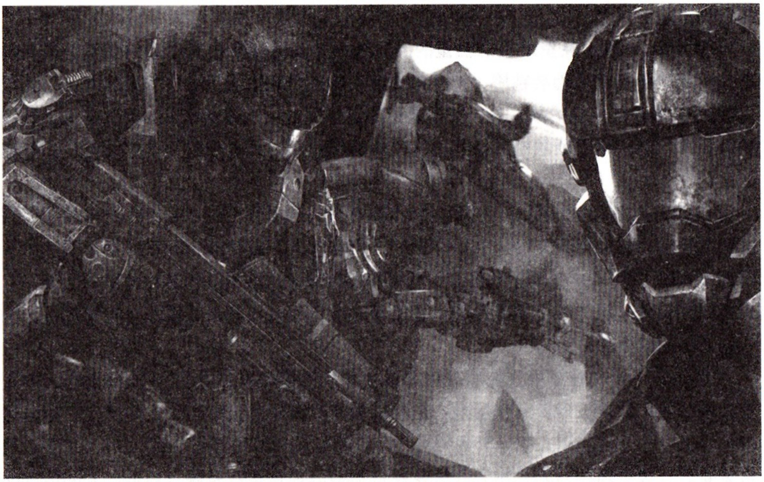
一旦使用了动力装甲的伪装功能后，整个供能核心需要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进行重新充能，在这段时间内，装甲所具备的其他功能，譬如护盾、生理检测、跟踪路径以及目标瞄准等功能的运转都会低于平均的最佳效率，直到伪装隐身供能核心充能完毕为止。四分钟左右的隐身过后将会是一小段时间的“半身不遂”——而这段时间恰恰是斯巴达战士最为虚弱，也最为危险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罗兰都必须谨慎与明智地使用装甲的伪装功能。

“我想应该是隐身的小杂种。”乔纳没有理会罗兰的沉默，继续侃侃而谈道，“十有八九是一个傻傻的狙击小子。”

乔纳顿了一下，继续道：“我敢拿出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来打赌，这家伙已经开启了隐身装备。”

说着，他慢慢挪到了罗兰的身边：“敢不敢和我赌一把，小罗？我来干掉这个家伙，你帮我观察整个区域中敌人的动态。”

自从初次确认敌人的信号后，乔纳就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兴奋与激动。罗兰心中清楚，自己搭档此刻的啰里啰嗦已经说明了其心中的不安与焦躁，惟有痛快的屠戮方能



稍稍缓解乔纳心中积蓄已久的暴力倾向和虐杀欲望。

“好吧，你到底想赌什么？”

“不知道。”罗兰回答道，继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动作捕捉器上的信号来源——自从发现那个身分仍然有待确认的敌人以来，对方竟然从未移动过一丝一毫。

“四唇怪们可是很少有毅力这么长时间不动弹的。”罗兰漫不经心地总结道。

乔纳小心翼翼地举起右手按下启动VISR模式的按钮，罗兰也一同启动了VISR模式——两人隐藏在森林中的草地上，目不转睛地搜寻敌人可能藏身的地方——夜晚漆黑无比的万物在VISR加强视觉的特殊标记下闪烁着各不相同的诡异色调。

“我连根毛都没看到。”罗兰抱怨道。

动作捕捉器上敌人信号的来源处那里空无一物，两个斯巴达战士将目光向上望去，开始检查起头顶森林的冠层来。

“见鬼！”罗兰猛然低下脑袋，咬牙切齿道，“那杂种藏在大树的最上面，就在一点钟方向稍微靠右的树林冠顶。”

“哈，一个狙击手。”罗兰平静地回答道，并没有抬头去看。

“对。”乔纳沮丧地回答道。

罗兰慢慢抬起头重新朝树顶望去，然后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在树林顶部一个自然形成的狭小树干平台上——就在树林和蓝天相交会的地方——一个孤零零的豺狼身影蜷缩在那里，并不时地端起那把他所信赖且随时可至敌人于死地的狙击步枪，仔细地巡视着身前的丛林地面。

“真是奇怪，这个白痴竟然没有发现我们。”乔纳笑道。

“那是当然，我们可是最棒的潜行专家。”罗兰应和道，他俯身在草地上，正使

用头盔中附带的电子测距仪器估算豺狼狙击手栖身的树木冠顶与自己所处位置之间的具体距离。

罗兰继续道：“不过，更重要的……你现在欠了我一顿午饭哈。”

“哈，我可一向是说话算话。”乔纳回答道，“比起午饭，眼下我更关心到底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那个挡道的傻蛋。”

“我们有几种选择能够悄然无声地干掉敌军哨兵。”罗兰低语道，他已经想到了一个清除威胁的绝佳方法。

“我看你应该启动隐身系统大摇大摆地爬到树顶，然后把我们的豺狼小朋友砸个脑袋开花。”乔纳轻轻推了罗兰一下——经过了长时间的苦闷行军，罗兰很能理解乔纳渴望战斗的迫切心情，这很正常，在经过了之前漫长而又枯燥的“苦难”，以及谨慎入微而又无比小心的匍匐渗入后，终于就要能够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了，而这“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恰恰是任务中最为凶险难料的部分。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准备、忍耐和匍匐潜行——那穿越百里平原而不被敌军岗哨卫兵以及不计其数的电子侦察系统发现所付出的汗水与艰辛——都是为了最后能够同敌人面对面地大战一场所做的必要努力。

“所以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测试一下我们带来的那些酷毙了的全新玩具，而不是你。”罗兰回答道。

“为什么又是你？”乔纳立刻反驳道。

“我们身上的这套伪装潜入作战服可是货真价实的稀有宝贝儿。”没等乔纳把话说完，罗兰就迫不及待地解释道。

“那又如何？”

“这就说明……”罗兰组织着自己的措辞，“为了干掉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豺狼狙击手你就想要轻易启动装甲上的隐身系统？倒不如考虑去送给我们的咕噜朋友一只漂亮闪烁的水晶鞋。”

“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意思。”

“而毫不夸张地说，和你相比，小乔老弟，我能够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浮躁和焦虑，还可以更加清醒地根据任务目标和行动条件的不同限制，理智地选择它们所各自所需的装备。”罗兰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上帝啊，难道说这个周末你不准备把车子借我用了，罗兰老爹？”

“这可是你说的，不过话说回来，确实如此。”

“好吧，好吧……”乔纳已经把心收了回来，“我想你脑子里应该已经制定好一整套干掉这个狙击手的计划，我说的没错吧？”

罗兰内心中的激动和兴奋溢于言表：“我在想……用‘自动伐木机’来干掉他。”

三十分钟之后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罗兰和乔纳就成功地将变形炸药安装在豺狼狙击手栖身的大树根部，于是二人再次向任务目标进发。

顾忌到在开始突袭目标之前豺狼狙击手会进行轮替上岗的可能，乔纳和罗兰将变形炸药精心隐藏在大树根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样就能够保证换班的豺狼狙击手绝对不会发现炸药的存在。假若对豺狼狙击手的存在放任不管，那么在开始对星盟基地的突袭后，这些尖嘴巴的小杂种将会利用绝佳的高度与地形优势对斯巴达战士造成难以预料的大麻烦。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森林中仍然隐匿着更多狙击岗哨，可斯巴达战士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逐个解决已经发现的“潜在威胁”。

使用“自动伐木机”干掉盘踞于树顶的豺狼狙击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能够为之后的基地突击行动扫清外围的威胁，同时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吸引星盟守军的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罗兰非常喜欢用这种方法干掉敌人为自己所带来的极限快感——将威力巨大的爆炸装置安装在敌人藏身的树木或是其他人造高塔的底部，然后在一定距离外只需轻轻按下引爆器上的引爆按钮，就能够欣赏到树木连根折断或是金属扭曲弯折的痛苦哀嚎——这种感觉着实太爽了。

斯巴达战士距离任务目标所在的星盟营地只有不到三百米的距离了。根据军情局提供的情报来看，只要到达前方不远的山脊后，他们就能够直接观察到敌军营地的构造和星盟部队的防务配置。

这对搭档的行军速度在穿越星盟外围防线区域时一度放慢不少，而刚刚为了解决盘踞于树顶上的豺狼狙击手又耗费了相当长的宝贵时间，当两名斯巴达战士最终成功抵达基地外围的岸堤后，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这里已经进入了星盟哨兵的视线死角，没有人能够发现这对斯巴达战士的行踪与存在。

当这对斯巴达战士终于成功爬上最后一道山脊，并将山谷下风景如画的森林美景尽收眼底时，距离他们设置好送给豺狼狙击手的意外惊喜已经足足过去了四个小时。尽管BETA—5分局的情报专员已经数次交代了有关这次任务目标的所有资料，乔纳和罗兰仍然坚持要亲自进行一番侦查和测绘——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之前不计其数的训练，包括最初位于奥星的训练和之后参与的十二次实战突袭演练都让乔纳和罗兰懂得了一个万年不变的战场真理——永远不要过分依赖上级提供的所谓战场情报。尽管这些情报确实不可或缺，但这些信息在实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极为有限。战场上的变数根本无法预料，战术情报所提供的资料更新往往无法赶上真实敌情的千变万化。敌人有无可能就在不久之前，修改重设了基地中的防御计划？敌人的防御力量是否得到了加强，或是进一步被削减裁撤？敌人的防御部署是否发生了改变？敌军卫兵的巡逻路线是否就在任务执行前的最后一天进行了更改？会不会在任务执行前的最后十分钟里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数？天空中到底是万里晴空还是阴云密布？目标区域下雨了吗？也许这些能够参照一定的资料或者数据作出预测，但终究只是预测而不是现实，预测的结果和现实往往会有很大误差，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对于猎头者小队的斯巴达战士来说，只有第一手获得的战场资料才是惟一可

以绝对信赖的可靠情报。

检查完所有的装备后，乔纳小心翼翼地匍匐来到了突起岩石的边缘，这块巨大且陡峭的岩石为斯巴达战士观察敌情提供了绝佳的便利，山谷中星盟基地里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够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

乔纳慢慢地抬起头，聚精会神地观察山谷下方的星盟营地。在靠近临近山峦的地方有一块面积不是很大的平整空地，而此次的任务目标——那块目测直径不过七十公尺的星盟营地就坐落在空地中，六座身型圆滑、闪烁着紫色光芒的星盟建筑和一些能量护盾整齐地排列在一个巨大的挖掘现场周围。乔纳朝远方努力望去，只见绵延不绝的山谷中还坐落着很多同样的星盟营地，而在起伏山峦的中央则矗立着一座宏伟巨大的异星城市——华美高贵的建筑，高耸神秘的尖塔，俨然一个失落之神遗留在峰峦中的机械圣地。

眼前的景象是如此雄伟壮观，然而乔纳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诧或慨叹，他的反应相当简单——只是感到非常满足，满意之余——近乎邪恶的念头跃然而起：我简直等不及要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痛痛快快地烧个精光。

远眺着如此壮丽的美景，疑问也随之而来。

“你知道吗？”乔纳开口问道，“这个该死的地方为什么对星盟如此重要？为何重要到军情局从前线抽调大量精锐之师，并冲过重重阻碍来到这个鬼地方来，不惜一切代价要将这个地方夷为平地？”

乔纳深知远处那些雄伟壮丽的异星遗迹一直以来都是军情局所关注的头等目标，他还知道星盟同样深深地崇敬着这些遗迹的主人与建造者——那是一个掌握着超神科技，然而最终命运却无人知晓的神秘种族。但是罗兰仍然很难相信在眼下战事如此吃紧，UNSC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的不利情况下——为何军部仍然执意抽调斯巴达战士到这个鸟不拉屎的遥远卫星来摧毁这些与战争几乎毫无关系的远古遗迹，这简直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军情局说这里的目标非常重要，派遣我们前来将其摧毁一定不会有错，我们只管负责按照计划摧毁目标，胡乱质疑任务是否重要根本毫无意义。”罗兰取出背包中整备武器专用的清理装置，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我并不是想要抱怨什么，只是想搞清楚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而已。”乔纳继续观察山谷中星盟营地的情况，“我的意思是，难道这里真的如此重要，需要一次派遣两支猎头者小队来彻底扫荡这个荒无人烟的偏远卫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军情局的那些家伙为了完成单项任务而一次投放两支猎头者小队来进行共同作战。”

“那些蠢到极点的异星杂种一直将这些形状怪异的远古遗迹奉为神器，星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些遗迹的探索与发掘。”罗兰回答道，“所以，鬼才知道这些遗迹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许是某种武器系统，抑或是其中含有星盟迫切希望得到的某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这又关我们什么鸟事，对吧？就算这群星盟蠢蛋掘地三尺只是为了挖出一些蚯蚓而已——我们也很乐意让这群傻蛋忙活半天最终无功而返。”

罗兰说的在理——乔纳没有搭腔，继续蹲坐在一旁仔细观察星盟基地的防御部署情况，而罗兰则继续检查随身携带的装备。

“对了，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去到下面的星盟基地中呢？”乔纳手持清理装置，一丝不苟地摆弄着手中的M6C手枪。长途跋涉中的战士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会受到周围自然环境巨大的折磨与考验，假如一名战士不能及时发现并处理枪械的故障，那么在后面作战中，武器将有可能会罢工歇业，或者更糟的是，保养不佳的枪械会在手中爆炸，对于一名士兵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我们的目标眼下看起来情况如何？”罗兰朝着星盟营地的方向努了努嘴，低声发问道。

“一切都和之前得到的情报毫无二致，我认为咱们不再需要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天里继续进行无聊的侦查了，以验证从军情局得到的情报是否确实无误。”

“那敌军防御的情况呢？”

“好消息不多。”乔纳继续观察星盟营地中的动静，“敌人数量大约二十余人，最多三十出头，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过坏消息是……”

“这次是鱼，还是熊掌？”

“哈？”

“我们这次要对付聪明的鲨鱼，还是愚笨的呆熊？”

乔纳撤回到罗兰栖身的巨大石缝中，他们还要在这里待上足足一天半的时间。

“目前只看到了几只四瓣嘴的鲨鱼而已，还没有发现鬼面兽出没的任何踪迹。通常情况下这对老冤家是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的——我看星盟内部的种族关系也并不和谐。”

“只要鬼面兽不在，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乔纳察觉到罗兰长长松了口气。

“精英战士确实很难对付。”罗兰继续侃侃而谈，“他们很聪明，是会使用头脑进行战斗的对手，对吧？既然他们懂得战术，又会用策略，我们就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可以引他们上钩。”

闻言，乔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过那群该死的鬼面兽，他妈的。”罗兰骂了一句，“那些白痴只是一群野蛮粗暴，没有脑子的远古蛮人，他们会迎着你的子弹嚎叫冲锋，丝毫没有任何可供推测的规律可言。”

“他们确实只会不讲谋略地横冲直撞，不过这只会让这群白痴显得更加有趣——如同被逼急了的十二岁小屁孩一样逗人发笑。”

“你简直和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一样残忍，我的天。”

“我吗？不不不，我只是那些被逼急了的十二岁小屁孩。”

“呵，你难道就不能怀有一丝同情……或者说慈悲之心……”

“同情？让同情见鬼去吧，每月都有两次机会近距离面对这些异星杂种臭到极点

的丑陋屁股，我还会对其产生同情吗？与其被敌人残忍，倒不如先发制人来施残忍于人。”

“我只能说你确实与众不同，我的朋友。”

“嗨，我倒是觉得我各方面都相当正常。”

“正常个鬼，你只是一个为政府效力的……孤僻寡陋的怪胎而已……而我感觉你现在的状态很不正常，我的朋友，可以说是太不正常了。”

“继续，说的好像就你他妈是个大圣人一样。”

“我可从来没这么说过。”罗兰回答道，“但是相比之下，你更喜欢屠戮……这么说吧，你对我们执行的任务每次都能乐在其中而又无比自豪。”

“俗话说的好，干一行，爱一行……”乔纳不无得意地回答道。

“也许确实如此，没人会对你的自豪感提出反对或者发出质疑。”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聊点别的。”

“我想我们的新话题能够总结为：精英战士非常聪明，而鬼面白痴却无比愚钝。”

“完全同意。”

“而我对此进一步的分析是，我刚才就想解释清楚的是讲究策略的精英战士是地面战斗中的理想对手，我们能够依据情报预判出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和战术。但是当面对那些该死的鬼面兽时……”

“你就会透过狙击镜来对他们怒目而视……”乔纳补充道，“然后‘砰’的一声，这些白痴的脑袋就会被轰爆。”

“完全正确。”

“那是当然。”

“不过无论如何，鬼面兽确实是最为难缠的敌人——他们会没头没脑地向敌人疯狂冲锋，这比懂得迂回穿插的精英战士更难对付。”

“好了，到此为止吧，我已经明白你想要陈述的观点了。”乔纳连忙纠正道，“我他妈已经猜出你想要说些什么了，我们在这个话题上足足进行了不下一千次的无聊争论。”

“确实如此，而且你我的意见至今仍然与我相左。”

“好吧，让我们再来好好地分析一番。”乔纳咯咯地笑了起来，“自从加入猎头者小队以来，你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卖弄自己臆想的所谓‘重大’发现——你那聪明、容易对付而愚蠢、难缠至极的荒谬理论。我确实是……怎么说呢……无法苟同您的‘真知灼见’。”

乔纳停顿了几秒，看到罗兰没有搭腔，他又继续嘟囔起来：“好吧，我确实明白你所要阐述的那些所谓道理，不过经过无数次的冥思苦想之后，我不得不说你的逻辑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怪诞。好了，小罗，就让我们今天安安生生地……”

“你这家伙从来就不曾细致入微地观察分析敌军作战的思维套路。”

“需要去分析什么？”乔纳不服气地反驳道。这对搭档的对话通常会演变为一场口头上的小型辩论赛，两人都会抓住对方细微的口误来死追烂打——二人都坚决认为自己观点的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又拼劲全力试图找出对方论点的纰漏之处。

“我已经细致入微地分析过了，我的结论就是……”乔纳把到嘴边的半截话又咽了下去，“好了，到此为止，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你这家伙对我接下来想说的也是心知肚明，对吧？这场辩论到此为止，因为你我都太了解对方的所想所感了。”

“说的没错，所以……”

“所以……就由你来补完我想要阐述的个人观点，按照我的思维将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乔纳催促道。

“没门。”罗兰可不希望轻易让乔纳的愿望得到满足。

“快点说。”乔纳有些着急，“尽管讲吧。”

“你这家伙一直认为敌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罗兰开口讲道，他也不希望这场谈话变成一次无休无止的口水战。

“完全正确。鬼面兽，精英战士，他们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截然不同的‘惊喜’与麻烦，不过无论敌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在我们眼中的身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他们只是我们准星中待宰的羔羊而已。无论是人高马大的敌人，还是矮胖短粗的敌人，无论是聪明绝顶的敌人，抑或是愚钝至极的敌人，这些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要做的永远只是将准星对准这群杂种，然后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或者是掏出匕首如同切分奶酪一般一刀刺入这群贱货的胸膛。我们只要让这群异星杂种彻底死绝，再将他们沾满鲜血的石块踢得遍地乱滚，然后我们暂时告别舞台，准备下一场更为精彩的杀戮演出。”

“你这家伙总能将屠戮和绝杀说得如此轻松，而且极富诗情画意。”不计其数的星盟生命在自己和乔纳的枪下化作冤魂，罗兰总是感到十分惊奇，乔纳从未为敌人的死亡感到一丝一毫的忧伤，抑或是因为敌人的毙亡而心烦意乱，有时乔纳藐视生命、蔑视死亡的轻浮态度也会让他感到非常滑稽。

“不要在我面前扮演假惺惺的生命卫道士。”乔纳不屑一顾道。

“不要发火嘛，我没有任何批判你的意思，我只是发表一点自己客观的评论而已。”罗兰已经清理好自己的手枪，将清理装置递到了罗兰的手中，“让我来亲自窥探一下星盟基地的情况。”他慢慢地探出头。

“所以，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我真的是一个反社会，反生命的极端主义疯子吗？”乔纳假装悲哀，幽怨地嘟囔道。

罗兰扭过头来：“我可没说你是一个不称职的战士，我的意思是假若鄙人未来有幸娶妻生子，那么我可绝对不会让你这个混蛋去祸害我的小宝贝。”

“你他妈老婆都没有，去哪里能弄来孩子？”

“所以我们两人眼下都无需担心嘛。”

乔纳大笑起来，而罗兰则重新观察山谷下的敌军动态。

入夜后，两个斯巴达战士轮番守夜，一人继续观察异星守军的一举一动，一人则抓紧时间小憩片刻——这样的轮替休息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斯巴达战士在不久后同星盟的正面交锋中保有最佳的作战状态。

接下来的两天里，斯巴达战士继续进行着突袭星盟营地的紧张准备，他们仔细记录着星盟守军的巡逻路线，部队构成和武器配备——敌军的数量，阶级以及防守区域都被两名战士在作战计划册上一一标注并根据其威胁程度的大小而确定优先打击顺序。营地四周的所有重要区域都被注明不同的特殊代号，以便作战中迅速区分。

时光飞逝，在抵达星盟控制卫星三天后，当夕阳再次滑落山巅时，两名斯巴达战士开始朝星盟营地悄悄摸去。

好戏即将上演。

第四章 朝圣之旅，哈？哪里有什么可去朝圣的狗屁地方？

“这样的感觉还算不赖。”在确认所有星盟士兵都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后，乔纳满意地自言自语道。

基地中仅存的几个精英战士和为数不多的咕噜士兵注视着如同鬼魅般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独狼斯巴达战士，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两名斯巴达战士潜入星盟基地不过只有区区十分钟而已，他们干掉了基地外围正在呼呼大睡的三名咕噜战士，继而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一旁的存储仓库。

斯巴达战士重新确认了即将执行的任务计划：罗兰将会启动战斗装甲的隐身功能，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高能炸药安放在基地中心的四座反应堆上。与此同时，乔纳会直接突入敌军营地，首先利用闪光弹和军情局最新研制的能量干扰器来使星盟守军陷入恐慌和混乱中，接着一鼓作气将其全部歼灭。乔纳终于能够等到自己一展身手，大开杀戒的时刻了。

假如一切都能按照计划顺利执行，这如同狂风骤雨般突如其来的猛烈袭击会瞬间击垮星盟守军的防御体系，即使那些侥幸生还的异星杂种也根本没有机会重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来——他们甚至至死都无以知晓到底是何方神圣将自己踹下万劫不复的毁灭深渊。虽然乔纳和罗兰渴望能够痛痛快快地杀上一场，但是这些从前线被抽调至此的二流部队的战斗力却根本不堪一击。而猎头者小队，这些千里挑一乃至万中选一的精锐斯巴达队员则是人类中最为骁勇善战且无所畏惧的顶级战士。

拥有实力和自信，同时怀揣着誓死完成任务的决心，乔纳开始从藏身的仓库后方朝兵营方向慢慢摸去，一场屠杀即将开始。罗兰则紧跟在乔纳身后，向距离自己最近的反应堆方向走去，借着参天树木在星盟营地中所投下的巨大阴影，两名斯巴达战士

都顺利抵达了各自的指定位置。

乔纳一手端着自己的M7S微型冲锋枪，另一只手伸进放置能量干扰器和闪光弹的弹药袋中，无声地等待着罗兰“开始任务”的特殊暗号。

就在星盟营地的另外一端，罗兰也正在对自己随身携带的武器和炸药雷管引信等装备做着最后的检查。就在此时，一队例行巡逻的精英战士踱到此处，他们此刻同罗兰相隔的距离是如此之近，罗兰就匍匐于两人左边的地上，然而有惊无险的是，精英战士全然没有察觉到罗兰的存在，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行进。

目送着两名精英战士渐行渐远，在确认了两人对自己无法构成威胁后，罗兰掏出身上的无线电信号收发机，在打开了安全保险后用拇指按下了信号收发机的启动开关。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远方传来，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荡，就在远方的茂密森林里，一棵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躲在树上的星盟狙击手没能幸免，可怜的豺狼人被摔成了肉泥。“自动伐木机”的顺利启动就是意味着“任务开始”的作战信号，伴随着爆炸声的久久回响，原本平静如水的星盟营地瞬间就炸开了锅。

罗兰启动了装甲上的伪装隐身系统，开始朝第一座反应堆组缓缓前进。与此同时，同样听到爆炸声的乔纳一个箭步冲到了营地中央的兵营前方，奋力将手中的特制能量干扰器朝兵营正门投掷而去。



同罗兰身上这套伪装作战装甲以及猎头者小队所配备的其他高科技装备一样，军情局最新研发的试验性武器——也就是乔纳所投掷的能量干扰器在战场中也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精彩表现——这些军情局顶级专家依据缴获来的星盟科技产品而加以改造的“能量炸弹”能够使一定区域中的所有星盟护盾、电子武器以及能量护盾系统瞬间瘫痪。

在战场中不得不使用敌人发明的武器让乔纳感到有些怒火中烧，但是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手法更是让斯巴达战士感到无比兴奋，乔纳又奋力扔出了两颗闪光炸弹，然后朝兵营入口冲去。

兵营四周顿时陷入极度的混乱中，武器的开火声，巨大的爆炸声以及星盟垂死的嚎叫声不绝于耳——而罗兰此刻仍然远离风暴中心，继续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自己的破坏行动，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乔纳昂首阔步踏过不计其数星盟战士尸体的场景——此时此刻，这里对于星盟守军来说确实是糟到不能再糟的噩梦地狱，然而对于斯巴达战士乔纳来说，这里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美好天堂——一个充斥着火光、鲜血、杀戮与死亡的美好天堂。

头显上的任务时钟突然发出的刺耳警报声将罗兰拉回了现实，留给自己完成任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罗兰心中清楚，自己盔甲的隐身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在引爆了“自动伐木机”以干掉远处豺狼狙击手的同时，自己和乔纳就已经身处一场同时间赛跑的生死竞赛中——森林中冲天而起的巨大爆炸毫无疑问会让整个区域的星盟部队产生警觉，而自己和乔纳则必须在其他营地的星盟援军驰援此地之前了结一切并迅速撤离。

罗兰此刻的惟一任务就是在营地中的四座反应堆组上安放炸药，在搞定了第一座反应堆组后，罗兰举枪干掉了一群企图在一处星盟炮塔附近建立起防御阵地的咕噜和豺狼杂兵，然后继续朝第二座反应堆组疾速进发。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罗兰已经完成了三座反应堆组的炸药安放工作，就在他扭头向最后一座反应堆组前进时，麻烦来了——一组由五名精英战士和四个咕噜人组成的巡逻小队朝着兵营方向飞奔而去。

虽然确信自己的战友能够轻松应对这群赶来驰援的星盟杂种，但罗兰还是放心不下，担心乔纳被这群突如其来的巡逻部队打一个措手不及——罗兰掉转枪头，从身上摸出一枚碎片手雷，瞄准敌军人群正中扔了出去。

这颗貌不惊人的小小手雷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两名精英战士的中间，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和四散飞溅的致命弹片瞬间就耗尽了距离着弹点最近的两名精英战士的护甲，并将他们炸成了碎片，距离较远的两名精英战士虽然侥幸生还，但护盾也已因为过载而暂时失效，而那些又矮又胖的咕噜士兵则有三个在爆炸中顷刻毙命，最后的一个也已经身负重伤，意识全无地躺在了地上。

罗兰举起手中的微型冲锋枪正要开火，远方山谷传来的另外一声爆炸巨响将斯巴达战士的注意力暂时吸引过去。对面山谷的爆炸一定出自第二队猎头者小队所炮制的好戏，罗兰心中默默念道，虽然两组猎头者小队相互独立行动，但是乔纳和罗兰则被

军情局列为执行本次任务的一号小队——他们将会作为整个行动的主要突击力量被投放到敌后的战场上，这也就意味着第二队猎头者小队必须见机行事，一切都要等待一队开始进攻后方能行动。

而罗兰引爆“自动伐木机”则意味着向二号小队发出了作战开始的信号，他吃惊的是二号小队的反应竟然这么快，能够迅速跟上自己和乔纳的节奏展开突袭。在星盟自以为无人知晓的偏远行星上几乎同时发生了两起突如其来的猛烈袭击，这群异星杂种的指挥与调动系统一定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中。虽然二队恰到好处的进攻进一步增加了斯巴达战士胜利的筹码，但是罗兰仍然不敢抱有任何掉以轻心的侥幸心理。

罗兰扔出了第二枚手雷，先前生还的两名精英战士被炸个正着，虽然两人均未当场毙命，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已经彻底丧失了继续抵抗的能力——一名战士的双腿被齐根炸断，而另外一名的腹部则被四散飞溅的弹片射出一个大洞，鲜血夹杂着破裂的内脏一股脑地流淌出来。

穿过营地中的空地，乔纳径直奔入兵营的房间，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晕头转向的星盟战士——在这支由四个精英，两个豺狼人和六个咕噜人所组成的战斗小队的每个成员的脸上，乔纳都读到了莫名其妙的困惑和束手无策的慌张。

远方森林传来的第一声爆炸着实让这群星盟战士吃了一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冲出兵营，能量干扰器的突然出现又瞬间吸干了他们身上的能量护盾并弄瘫了他们手中赖以自保的武器装备，而接踵而至的闪光弹则彻底让星盟部队继续顽抗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面对眼前东倒西歪、毫无抵抗力的星盟守军，乔纳当然不会放过这先发制人的绝佳良机，他要把心中对于星盟的憎恶和仇恨全部发泄出来——乔纳的父母姐妹、亲人朋友全部在星盟入侵俄瑞涅星（乔纳出生的母星，原意为和平女神）的铁蹄下惨遭杀害——他们的肉体被摧毁、蒸发、融化，而现在是时候血债血偿了。

当乔纳手中M7S无声冲锋枪所射出的微型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在距离自己最近的敌人身上——当子弹撕裂精英战士的胸膛，穿透豺狼、咕噜的心脏时，乔纳心中的悲愤和绝望连同亲人的音容笑貌一起在脑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杀戮和蹂躏所带来的无可比拟的极限快感。

“这样的感觉还算不赖。”这句挑衅和宣战让乔纳确实满足至极。

斯巴达战士无所畏惧，沉着冷静地伫立在星盟兵营前方的斜坡上，尽管全身都被厚重的装甲包裹得严严实实，但罗兰仍然能从同伴身体那放松至极的挑衅造型中读出乔纳的自信与骄傲，虽然无法一眼望穿乔纳的头盔屏幕，罗兰仍然能够想像出队友那招牌式的放荡笑容，而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杀戮即将开始。

“这样的感觉还算不赖。”想到头盔下乔纳那不可一世的滑稽模样，罗兰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所剩无几的星盟守军惊恐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群残兵败将的震惊几乎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就在己方营地的正中央伫立着一名独狼斯巴达战士，而这只卑微

而又可耻的人类贱狗，全身上下都被星盟战士的鲜血与内脏所覆盖缠绕——而这样的景象惟有在地狱中才能见到。

在确定自己已经吸引了所有星盟部队的注意后，乔纳缓缓蹲下身来——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眼睛死死地注视着眼前已快要愤怒发狂的星盟战士。

乔纳的右手上，紧紧握着一把锋利无比的格斗匕首，厚厚鲜血肉块和已经凝结的紫绿色血块从刀锋上缓缓滴下——如同饥渴的唾液正从注视猎物的猛兽口中快要滴落般地挂在刀边。他慢慢蹲下身，用左手在地上摸索一番，然后提起了什么东西重新站了起来。

罗兰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座反应堆组的跟前，然后向一旁的阴影慢慢踱去，装甲供能核心的能量因为启动隐身伪装而即将耗尽，他躲在一旁静静观察着，而眼前的星盟杂兵已经开始慢慢从慌乱中镇定下来，他们准备开始行动了。

罗兰甚至能够亲身感受到前方两军对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幸存的星盟守军并不准备坐以待毙，他们绝不会放任这名孤身来犯的不速之客全身而退。悲愤、暴怒使得罗兰注视着仅存的三名精英战士的肌肉紧绷起来——他们随时可以朝乔纳冲杀。也许他们心中已经明白自己已然难逃一死，但作为精英战士的荣耀和自豪却决不允许他们带着胆怯和懦弱迎接死亡。是的，他们要竭尽全力来做这无畏的拼死一搏，这群崇尚光荣的异星武士绝不允许一个人类杀手来侮辱蔑视自己已然踏上朝圣之旅的袍泽同伴——是的，他们发誓要将乔纳碎尸万段。而这却正是乔纳想要的东西，罗兰心中明白，无论执行何种任务，乔纳都喜欢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的猎物永远不会得到爽快而又利索的平静死亡。

营地中顿时静了下来，这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的寂静持续着——片刻前热闹非凡的爆炸和哀嚎已经被这死一般的沉寂所彻底取代，罗兰心里清楚，真正的好戏终于开始了。

罗兰将最后一组炸药安放在目标上，并开启了炸药的引爆信号接收装置。在做完了所有份内的工作后，他弯下身来捡起一把死去的豺狼战士掉落的星盟卡宾步枪，虽然剩余存弹量不足一半，但是罗兰仍然端起卡宾步枪，稳稳地对准了距离乔纳最近的精英战士的巨大脑壳，只要斯巴达战士扣动扳机，炽热无比的致命射线就会顿时将那个家伙的头颅轰个粉碎。

眼前的星盟杂兵并没有轻举妄动，乔纳站起身来，左手中拎着一个鲜血淋漓的精英脑袋。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头颅，在通讯频道中兴奋地低语道："罗兰，这回换你来打爆这群杂种的脑袋吧。"

话音未落，领头精英战士的头颅就被罗兰精确的三点射击轰了个粉碎，紧接着精英战士毫无生气的庞大躯体重重地跌倒在地。剩余的星盟部队如同大梦初醒般端起武器瞄准乔纳，乔纳则举起手中的精英头颅，奋力朝不远处一个手持等离子手枪正在蓄积能量的咕噜士兵砸去。蕴含着巨大动能的精英头颅不偏不倚恰好命中咕噜人的胸膛，矮小肥胖的异星人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那发过载蓄能的等离子飞弹也随着咕噜

人的身体失衡而直冲云霄。

愤怒至极的咕噜战士企图重新举枪射击，但还没等他站稳，乔纳就已经掏出手枪一枪打在他的面门上。乔纳一边躲避着三名精英战士联合组成的火网，一边用手枪挨个打爆那些作鸟兽散的豺狼、咕噜的小小脑壳。星盟残兵在乔纳和罗兰所组成的交叉火力面前几乎毫无生还的希望，慌乱至极的星盟杂兵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不堪一击。

罗兰两发两中打爆了两名精英战士的脑袋，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干掉最后一名精英时，卡宾步枪却不合时宜的弹药耗尽。仅存的最后一名精英朝乔纳疾速奔去，而后者此刻正在努力瞄准企图一枪打爆一名蜷缩在能量护盾后的豺狼战士的脑袋。看到乔纳终于连发两枪放倒了令人生恶的豺狼孤兵，罗兰大声警告道："小乔，注意七点方向！"

说完，他端起M7S微型冲锋枪对准精英战士的背后扫射起来。

听到警告的乔纳猛地转过身来，精英战士则全然不顾来自身后的打击，继续朝乔纳飞驰而去，眼中满是悲愤和狂怒。眼看精英战士已然冲到自己面前，乔纳举起手枪连发两弹，将精英战士两腿的膝关节击得粉碎，暴怒的精英翻滚着重重跌倒在地。

乔纳不慌不忙地为手枪换上一支新弹夹，然后注视着罗兰从藏身处跑了过来。身负重伤的精英战士挣扎着想要重新站起——虽然他已经被斯巴达战士完全击倒，却还没有被人类彻底击败。在发现自己的顽抗已是徒劳无益后，精英战士停止了那无谓的挣扎与抵抗。

"枪法不错。"罗兰捡起地上掉落的等离子手枪，斯巴达战士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幸存星盟。

"多亏了你干掉了他的护盾。"乔纳走到负伤的精英战士身边，低头注视着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异星对手。

"还想再来和我战上一个回合么，大块头？"乔纳在精英战士活动范围外低头问道，"你难道还没有觉悟吗？在近距离真刀真枪的对决中，你们这群杂种并无任何优势，我们能够轻松地击败你们，现在你明白了吧？"

精英战士抬起头来，他怒目圆睁，死死地盯着两名斯巴达战士。

"我只想说，嗯……"，乔纳继续道，"我一直想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们这群该死的异星杂种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才是优越高雅的上等种族？你们到底有何资本来向我们耀武扬威？"

精英战士的目光在乔纳和罗兰二人之间不停地游移。

"荣誉和信仰支撑着我们不断前行。"异星武士终于开口讲道，"而你，你们这群肮脏的人类？你们这群污秽不堪的杂种则必须由星盟从宇宙中彻底清除！"

"说的不错——可你口口声声说的污秽杂种并不打算临阵脱逃，恰好相反，眼下正好有两个杂种中的污秽站立在你的面前，而事实是你却对他们两人的嘲笑与调戏束手无策。"

"假如我们能够如同真正的武者一般面对面来决斗……"精英战士咬牙切齿道，

“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取胜希望，如同你们那不计其数的同类一样，终将会在我们的铁血攻势下尸横遍野，你们残缺不全的尸体将会在地上腐烂，发臭！而你们，你们并不是胸怀荣耀的高贵武士，只是一群隐藏于阴影中的无耻刺客而已，你们只是那弱小而又怯懦的刺客！”

“哈，不知道是哪些杂种最先发明这种在你口中所谓见不得人的隐身伪装作战服！？”乔纳不屑一顾道，“嗨，你，你这个光荣的星盟武士，那你能说说从轨道上将整个星球融化至渣到底在哪方面体现了你们所崇尚的光荣和荣誉？”乔纳踢了踢精英战士的身体，“回答我。”

“你们的存在必须从宇宙中彻底抹除，而那些被你们污秽躯体所玷污的星球也必须得到星盟神圣之光的洗礼与净化！”

“我是真的真的很讨厌这个丑陋的怪物！”罗兰在一旁插嘴道，“快点了结掉这家伙吧，小乔，我们这是在对牛弹琴。”

“我并不畏惧即将降临的黑暗与死亡，光荣赴死即意味着踏上那伟大的旅途，而朝圣之旅恰为吾一生所追求并向往的完美归宿。”身负重伤，已奄奄一息的精英战士面带荣耀地高声宣告。

“朝圣之旅，哈？”乔纳忍不住打断道，“哪里有什么可去朝圣的狗屁地方？”

精英战士紧紧盯着乔纳头盔上的显示面罩，继续讲道，“你们这群杂种永远没有机会……”

乔纳的手臂如闪电一般猛地一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中的格斗匕首插进了精英战士的喉咙。

精英战士的身体猛烈地战栗起来——黑紫色的血从喉咙上深深的伤口中涓涓流出，一直流淌到精英战士微微张开的四片嘴颚中。

乔纳保持着将匕首插入精英头颅的姿势——斯巴达战士忍住不断翻腾的恶心与反胃，低下头来仔细检查已全无气息的精英战士——接着猛地将匕首从精英的脑袋上拔了出来。

“我认为你无法理解我所提出的问题。”乔纳愤愤不平地继续嘟囔道，口气中满是厌倦与不屑。

乔纳觉得还不解恨，他掏出腰间的M6手枪，对准异星人的脑袋猛射起来——一枪，两枪，三枪，直到射空了整个弹夹。

“好了，小乔，不要做得太过分。”罗兰在一旁打哈哈道。

乔纳并没有理会罗兰，他重新换上弹夹，又对准精英的胸口连开四枪——扑，扑，扑，扑——伴随着枪响，精英战士的胸膛瞬时化为一滩烂泥。

“为了保险起见，防止这个该死的杂种没有死绝。”乔纳将自己的手枪重新挂到腰间。

“你可真有意思。”

“我看我们应该对躺在地上的精英朋友送上最后一个离别的笑脸，小罗，我的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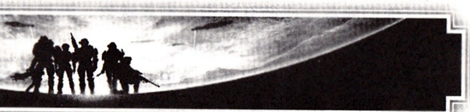
伙计，你看如何？”

罗兰此刻正在检查装甲上供能核心的充电恢复状态：“那可不行，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优先解决，现在就出发如何？”

“没问题！”乔纳最后朝这片狼烟滚滚的星盟营地放眼望去——破碎毁坏的武器和凌乱不全的星盟战士尸体散乱遍地，“确实，这片营地已经彻底完蛋……”

乔纳的话未说完，只听见一声能量波动的诡异怪声就在自己身后响了起来。

第五章 不速之客



罗兰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的躯体毫无征兆地痉挛着，四肢也一同猛烈抽搐起来——紧接着，抽搐又毫无预兆地猛然停止了。

乔纳转身向后退去，本能地掏出手枪，随时准备射击——这一切发生得如此快，他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不到一秒钟之前，乔纳还好端端地站在原地和自己谈天说地，而转瞬间他的装甲和胸膛就如同薄纸般被一把星盟光剑的炽热利刃所轻易刺穿。乔纳的目光落到了那沾满了罗兰鲜血的赤色刀锋上，这把令人生畏的异星利器已经深深刺入了自己搭档的胸膛。

乔纳从震惊和迷茫中迅速反应过来，他举起手枪，朝着罗兰肩膀靠上一点的位置猛射起来。射出的子弹似乎被一堵无形的墙所阻挡，纷纷弹开并掉落在地。乔纳又射光了一个弹夹，而眼前的这堵巨墙仍然岿然不动。腾于半空的罗兰全身的肌肉都已经松弛下来，他抬起脑袋，艰难而又含混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语：“一切就绪……”

所有的一切——那把星盟光剑，罗兰和乔纳，甚至于头顶的整片星空都静止下来——这种可怕而又怪诞的风平浪静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秒钟，惟有光剑炙烤罗兰血肉所发出的嘶嘶响声在提醒乔纳时间仍在继续流动着。如同插入罗兰身体时一样出其不意，悬浮于半空中的光剑猛地抽了回去，剑锋径直从斯巴达战士右侧肩膀和脖子中间原路退了回去。

光剑的猛然抽回几乎将罗兰的身体一分为二，夹杂着喷涌而出的滚滚鲜血，罗兰残缺不全的躯体无力地瘫倒在地。喷射四溅的鲜血勾画出了一个生物巨大的轮廓——这个身穿隐身作战服的星盟战士就站在罗兰尸体的上方，手中紧紧握着夺取他生命的那把双刃光剑。

如同鬼魅般现身于战场上的星盟战士并没有动弹，虽然乔纳还无法确定袭击罗兰的凶手到底属于星盟中的哪个种族，但是敌军使用光剑发动袭击的作战习惯说明其十有八九会是一名身手敏捷、勇猛善战的精英战士。乔纳启动了手枪上的红外瞄准射

线，朝着一具躺倒在地的咕噜人尸体慢慢挪了过去。

一旦得到了这个已经毙命的小家伙的等离子手枪，乔纳就可以用它在交战中击破隐身精英赖以自保的能量护盾。虽然乔纳身上仍有两个能量干扰器可以使用，但考虑到还有一个星盟基地需要破坏，不到万不得已的生死关头，乔纳是不会冒险使用这些仅存的珍贵装备。自己刚刚失去了一名生死之交和多年的挚友搭档，但是无论如何，完成任务才是眼下第一优先的考量目标。

乔纳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等离子手枪，他确信精英战士会趁自己弯腰捡枪的这个破绽发动袭击。

但出乎乔纳意料的是，精英战士一动不动，稳稳地屹立原地——这样的谨慎克制和自我约束即使在训练有素的精英战士中也非常少见。通常情况下星盟部队会在旗开得胜的情况下乘胜追击，扩大优势，直到将敌人彻底击垮或者碾碎为止。但眼前的这个精英战士却是与众不同，他并没有插手干预斯巴达战士在星盟营地中的虐杀与屠戮，这家伙只是在阴暗的角落中默默地隐藏着，默默地等待着，默默地观察着。

这到底该如何解释呢？精英战士并不是胆小的懦夫，同那些狐假虎威，只会跟着主子耀武扬威的咕噜人和豺狼小子不同，精英战士是真正的剑客与武者，是足以令任何敌人都为之胆寒心惊的可怕对手。为什么这个家伙会有如此的耐心和韧性，悄无声息地等待自己所有的战友都全军覆没后才现出原形并发动攻击？

乔纳想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萦绕在斯巴达战士心头的疑问实在太多太多——但是眼下这些疑问都已不再重要——眼下只有取得那个该死精英的项上人头才能稍稍平息乔纳心中的悲痛和愤懑，他渴望亲眼见证这个杂种的死亡，渴望亲眼见证生命的活力从这个杂种的眼睛中一点一滴地流逝，渴望亲手为它带来死亡。

乔纳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那不断翻腾的狂怒和愤恨，这股怨气犹如苏醒的火山般即将汹涌地喷发出来——精英终于开始了行动，开始沿着场地正中缓缓地挪动步子——乔纳举起双手各持的手枪和等离子手枪，对准了沾满鲜血而又因移动而模糊不清的精英战士的庞大躯体。

按常理来说，动作感应装置应该会在这个家伙靠近前发出警报才对，乔纳冷静下来，开始仔细分析刚才短短二十秒时间内所发生可怕袭击的前因后果，战友究竟为何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死于非命。

斯巴达战士和精英开始沿着场地正中慢慢绕起圈来，乔纳紧紧按住等离子手枪的扳机，蓄能超载的枪口稳稳地对准精英战士的胸膛。虽然乔纳和罗兰有时会从敌人身上找些“乐子”，偶尔也会故意在任务中吊儿郎当地搞些“麻烦”出来——但是他们从不掉以轻心，他们在任务中的小心谨慎简直到了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步。而这对亲如兄弟、艺高人胆大的绝佳搭档竟然会在这条不起眼的小河沟中翻船——乔纳做梦也不会想到和自己同样是身经百战的罗兰竟然会命丧一个孤狼精英的光剑下。

乔纳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不远处罗兰那惨不忍睹的残破躯体，愤怒几乎快要让他失去理智。

“该死的混蛋，真他妈是活见鬼了！”乔纳大喊道，“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该死的杂种？你究竟是如何设下这个见不得人的死亡圈套的？”

乔纳松开紧扣扳机的手指，一大团闪烁着绿色光芒的等离子能量团呼啸着朝沾满罗兰血污的精英战士飞去。虽然精英战士竭尽全力想要逃过这全力的一击，但是等离子能量团独有的追踪功能让它最后的努力与挣扎化为徒劳——能量球团结结实实地轰击在精英战士的胸膛上。精英战士愤怒地嚎叫起来，身上装甲的隐身伪装和能量护盾顿了几下，终于因为超载而彻底停止了工作。伴随着隐身涂装的消失，一个前所未见的精英战士猛然出现在乔纳的面前。虽然这名精英的身高和体型同普通精英并无二致，但是它所穿着的盔甲却更为厚实，更加具有流线型的美感。更让乔纳感到吃惊的还是，这家伙竟然还戴着一个包裹整个头部，只有中间露出一道面甲护镜的密封头盔。与此同时，这个家伙身上的装甲还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自主调节盔甲的外观色彩，这使得处于高速运动状态下的精英战士更难被分辨出来。虽然使用起来并不会像隐身伪装系统那样实用有效，但这套变色龙一般的自主变色装甲多多少少还是为精英战士增添了一丝战略上的主动与优势。

趁着精英战士遭到打击，立足未稳的空当，乔纳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致命凶狠的对手——这个家伙身上的装甲更加圆滑，曲线比普通精英战士铠甲更为优雅——上面甚至还佩戴了蚀刻的饰品——虽然在幽暗的光线下乔纳无法清楚地分辨出敌人身上装饰的形状和颜色，但是看起来这名精英战士所佩戴的小玩意儿和人类战士所钟爱的战争涂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外表华丽而又完美体现了装饰佩戴者的战技高超、地位荣耀。也许精英战士并不想在此地让任何人类“有幸”一睹自己身上涂装配饰的华美绝丽，但是有一点却毫无疑问，这名精英希望任何亲眼看到那象征自己地位阶级的华贵配饰的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乔纳没有犹豫，就在等离子手枪开火的同时，另一只手上的手枪也一起开火，他轻巧而又敏捷地扣动着手枪的扳机，以最快射速将弹夹中的所有弹药一股脑地倾泻到精英战士的身体上。

但是眼前这个对手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身手敏捷的精英战士躲过了绝大多数的子弹——作为UNSC中的顶级神枪手，乔纳感到沮丧汗颜而又极度震惊。

斯巴达战士将手枪放回到枪套中，他抽出挂在身后的SMG冲锋枪，并将其调为全自动射击模式，准星死死地对准精英的胸膛。但是异星战士的装甲已经充能完毕，能量护盾和隐形伪装，又重新启动起来。

“这不可能。”乔纳震惊地低声呢喃道。“好了，罗兰，我的老伙计！”

虽然不愿承认，但是乔纳已经想念起那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兄弟来，“看来我们这回真是碰上来头不小的不速之客了。”

乔纳启动了自己头盔中的VISR系统，建筑、树木、随意丢弃的武器装备和遍地横卧的敌军尸体都被冷光在屏显上勾勒出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VISR系统那高科技所铸成的火眼金睛。无论那个该死的精英到底藏身于何处，VISR系统都能轻而易举地追

踪到他的藏身地，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精英和他的同伴们，并没有躲藏的打算。这名来历神秘的精英战士如鬼魅般出现在几秒钟前消失的地方，VISR系统将精英战士那透明无形的身体轮廓用醒目的红色线条在头显上勾勒出来。

乔纳手中的SMG冲锋枪仍然稳稳的对准着精英的身体；但是斯巴达战士并没有贸然开火。

“见鬼。”乔纳低语道，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

不远外的精英战士发出了刺耳而又厚重的笑声，乔纳心中明白，这回自己可真是凶多吉少了。

又有三个身着同样盔甲的精英战士的红色轮廓出现在了乔纳头显的屏幕上，他们在杀死罗兰的精英战士的左边停了下来，而在那名先前同自己交锋的精英战士的身体右侧，又出现了两名全副武装的精英战士，他们漫不经心，若无其事地加入到了自己同伴的队伍中。这群该死的杂种自始至终都在一旁默默观察着基地中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军情局旗下最为精锐的斯巴达战士并不是败在一个独狼游荡者的光剑下。”乔纳咬牙切齿地诅咒道。

“这他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该死的圈套。”



第六章 物超所值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眼前战局的急转直下大大出乎了乔纳的意料。他心中清楚，自己已经没有时间赶在星盟主力部队回防前从营地成功逃出，更别提眼下还有六个难缠至极的精英特战队员大大咧咧地伫立在自己面前。联想到还有另外一个猎头者小队在山谷的另一端执行任务，乔纳希望他们没有遇到和自己一样棘手的麻烦。

也许是彻底看透了乔纳的心思，手刃罗兰的精英战士低声怒吼道：“不要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侥幸心理了，人类，你的同伴都死了，就像你身旁的那具尸体一样，这些可怜而又软弱的小杂种都被我们如同踩死蟑螂一般轻松地送上西天了。”

乔纳很吃惊，级别如此高的星盟特战部队被部署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遥远卫星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军情局得到的情报准确无误，这里确实隐藏着星盟某些见不得人的惊天秘密；要么这一切都是异星人为了引诱猎头者小队进入圈套而精心设计的一个死亡圈套。就在这一瞬间，乔纳猛然忘记了罗兰之死带给自己的震惊和悲痛，忘记了眼前六个体格魁梧，身手敏捷的异星杀手——他突然感觉无以伦比的骄傲与自豪——这些顶级精英武士的出现意味着至少有两个或是两个以上这样的星盟精锐作战小队仅仅只是为了如同保姆一般照看这个荒凉的遥远卫星而被从前线抽调回来。无论如何，能

够将如此致命的敌人从前线上引诱至此，对UNSC来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胜利。

“你们这群蠢货竟然设下圈套。”乔纳不屑地回答道，“这是一场骗局……你们只是为了来取我们的项上人头而已……呵呵，能够成为一名让你们如此畏惧，如此费尽心思来对付的‘可怕’敌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你死定了！”一名精英特战队员咬牙切齿道。

“你说的没错，不过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你难道就如此轻视自己宝贵的生命吗？”

“不，当然不是。”乔纳解释道，“能够成为一名UNSC麾下的精锐斯巴达战士，我感到此生无憾。但是你们这群白痴眼下和我身处一地让我感到十分满足。所有这些……所有你们为了设下圈套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还有为了对付我们而特意调遣你们这些所谓的‘顶级武士’到这个破烂地方来，都让我这个在你们口中只是一个‘可悲而又渺小’的人类战士感觉相当棒，可以说是棒极了。顺便再友情提醒一下，如果认为能够毫发无伤地干掉我这个‘肮脏’的人类，那你们可是大错特错了。”

“我倒要看看究竟谁才是大错特错的蠢货，一旦我们将手中的神圣光剑插入你那脆弱的身躯与血肉，你就会迫不及待地向那闪烁的万千群星哀嚎着吐露出自己所知的所有秘密。”领头的精英战士恨恨地回答道。

这些家伙确实与众不同，乔纳心底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丝刮目相看的赞赏与钦佩。

通常情况下星盟战士所信仰的战场教义极其简单而又扼中要点——“不留活口”，但是这群精英特战队员却与众不同，乔纳心中非常清楚，假若他们一开始就想要杀死自己，那么他早就和罗兰一样变成一具血迹斑斑的残缺尸体了。尽管眼下敌人已经现身于光天化日下并“主动放弃”了发动偷袭的绝佳时机，但是毫无疑问，眼下他们仍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人数优势。

“我看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酋长大人。”乔纳开口道，“要么您能够约束好自己蠢蠢欲动的手下，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和气气地好聚好散，要么我们就来个轰轰烈烈的同归于尽，我可是绝对不会一个人孤单上路的。”

乔纳举其手中的消声冲锋枪，继续道：“让我们快点开始这场派对吧，小伙子们，我已经错过了刚才那场激情四射的前戏，不过我绝不会再让你们这群小妞久等的。”乔纳并不确定这样的侮辱与调戏是否会被翻译为星盟语言，不过所有的这些都已不重要，是时候开始那狂欢的热情舞蹈了。

“你能够感知自己命不久矣，人类，这是一个好兆头。假如这样的先知先觉能够在死前带给你一丝的宁静与安逸，愿你的整个种族都能够平和地随汝而去。”领头的精英战士用星盟语言同自己的队员交谈起来。

三名精英战士举起类似改装过的星盟卡宾枪的武器对准乔纳，其余两个则启动手中光剑，缓步朝乔纳逼来。就在光剑刀锋猛然现身时，乔纳突然发觉了一丝怪异，原来刚才自己所见并非是罗兰的鲜血浸染到了精英战士的光剑上——这些家伙所使用的

光剑并非普通散发着蓝白色光芒的星盟制式光剑，他们手持的光剑边缘闪烁着夹杂有静电的微红光芒，如同炽热燃烧的血液般耀眼。

乔纳并不清楚这些血红光剑和普通蓝白光剑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不过有一点已经是相当确定：这群精英特战队员还会有更多“毛骨悚然”的惊喜展示给自己，想到这里，乔纳不禁感觉到脊背一阵发凉。

手持光剑的两名精英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如同准备开始捕猎的野兽般谨慎而又富有耐心。

乔纳大笑道：“你们知道我能看到你们，对吧？”

两名精英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们只是保持着同样的步伐与速度，一步一步朝乔纳逼来——他们早已蓄势待发，只等最后一击。

“我们早就注意到你们头盔上视觉系统的那点可怜更新了，人类。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已经干掉了你的同伴。所以现在立刻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我们的审问将会立刻开始。”

乔纳瞥了瞥一旁地上罗兰的尸体：“我赌二十块钱，你们这群混蛋在接下来的三十秒内……嗯，该怎么说呢……会一个不剩地升天玩完。”

领头的精英轻蔑地笑了：“假若你胆敢辜负我们慷慨的好意，我们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好了，肮脏的贱狗，现在立刻放下手中的武器……”

“说实话，我知道你们可能并没有随身带上足够的钞票，不过没关系，星盟外币我也是照收不误。”乔纳顿了顿，看到对面的精英对自己的提议没有任何反应，随即耸了耸肩，将手中的冲锋枪扔到了地上。

“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了？”逼近而来的两名精英加快了步子，而他们身后的精英战士则稳稳端平了手中的卡宾步枪。

乔纳的全身都放松了下来，他的膝盖，他的后背，他的肩膀好久都没有如此放松了。

眼看手持光剑的两名精英已然是近在咫尺，乔纳猛地蹲下身子——他的肌肉紧绷，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小腿上，然后如同展翅雄鹰般做出了一个如同梦幻一般的完美后空翻，这一跳足足将原本就在眼前的光剑精英一下子甩到了十码外（一码等于0.9144米），乔纳保持着地时候的半蹲姿势，一手握着能量干扰器，一只手里紧紧攥着炸药的引爆按钮。

在平时的任务及训练中，摧毁或者瘫痪敌军目标通常是罗兰份内的工作，而乔纳则通常专注于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交锋与战斗——并借此将敌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去。每一个执行渗透破坏任务的猎头者小队队员都必须携带一定数量的爆炸装置和相应的引爆器材以防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尽管此时乔纳希望找到能够帮助自己全身而退的妙计，但此时此刻他的心中也相当清楚，在历经了不计其数的战斗后，自己的运气终于要在此地耗尽啦。乔纳猛然想起自己和其它猎头者小队队员在奥星接受训练时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谚语：“当犹豫不决，前途未卜的时

候，将一切都轰个底朝天吧！”

乔纳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搭档与伙伴，他深深感谢罗兰在生命弥留之际拼死为自己尽力提供了最后的帮助——“一切就绪”，罗兰的奋力高喊同样也能够让乔纳帮自己血债血偿。

也许那名领头的精英队长所言不虚，这群精英特战队员确实在暗处默不作声地观察着刚才发生的屠戮和虐杀，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细节，罗兰在安装炸药的时候一直处于隐身状态，所以除非这群精英战士同样在自己锃亮的头盔上加装了类似VISR系统跟踪装置，不然这些该死的杂种没有可能知晓基地中的反应堆上早已全部安装好了威力巨大的高能炸药。

而“一切就绪”就意味着只要按下引爆器上的小小按钮，整个山谷都会被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所彻底吞没，毁灭之光横扫之处，除去焦黑如碳的土地和凌乱不堪的尸骨，一切皆会荡然无存。这为乔纳留下了扭转乾坤的一线生机，虽然这种近似疯狂的绝望之举同样会将他送上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

乔纳举起了手中的能量干扰器：“你们这群傻大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干掉他。”领头的精英战士毫不犹豫地下令道。

但是乔纳已经将手持光剑的两名精英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身处后方的精英战士就无法在第一时间使用枪械一击将自己击毙。即使光剑精英砍中自己，乔纳仍有时间引爆炸药，将所有的一切都炸个片甲不留。

乔纳启动了手中的能量干扰器，用力掷向了远处四名精英所伫立的地方，紧接着回身一退躲过了一名精英战士致命的光剑袭击，但却被第二名精英战士一把揽入怀中。精英战士猛地将乔纳摔倒在地，力道之大甚至将他胫骨的关节都摔得粉碎。剧烈的疼痛让乔纳痛苦的哀嚎起来。

能量干扰器的有效力场在远处扩散开来，四名待在原地的精英战士身上的所有武器和能量装甲全部彻底失效。抓住乔纳的精英战士如同撕扯死狗一般的摇晃着乔纳的躯体。

“污秽的杂种，你竟然胆敢欺骗我们？”他举起手中所持的光剑，用其边缘在乔纳的头盔上划开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切口，光剑刀锋直接刺入了乔纳的脸庞，乔纳的左眼在光剑刀锋的炙烤下爆裂开来——斯巴达战士又一次惨叫起来，但是乔纳仍然紧紧攥住手中的引爆器，手指紧紧地按在那小小的引爆按钮上。另外一名手持光剑的精英战士凑了过来，一把抓住乔纳的后颈。

往昔的愉快岁月和难忘记忆犹如电影般在乔纳脑海中回放起来，斯巴达战士用自己仅剩的右眼死死盯住眼前这群无比健壮，肌肉发达的精英特战队员，心中最后一次满足而又自豪地默默念叨，以一换六，真是物超所值，思绪至此，乔纳心满意足地将手指从引爆按钮上移动开来。

惨白明亮的闪光过后，一切又都归于沉寂。

全文完



战争机器·阿斯弗战役
(大结局)

著/卡仁·特拉维斯　译/东方蜘蛛

第十七章

我不能坐在那儿看着他们去死。

(大兵多姆·圣地亚哥,26步兵团特遣队,在测量员行动的正式报告中如是说道。)

阿斯弗原野,阿斯弗点被摧毁之后两分钟。

火光冲天而起,这意味着行动的结束和撤退的开始,但是佩拉斯法并没有被摧毁,而且看起来空袭遇到了麻烦。

"那他妈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卡洛斯看到一架直升机向大海方向飞去,下面的探照灯光在疯狂地扫射,"它们在找什么?"

多姆,多姆在那儿。

"你什么也干不了。"马库斯说道,"我们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们需要把自行导弹车干掉。"

"卡罗纳号指挥室,请告知我们海燕式的进度。"玛塔琪说道,她的语调温柔得不正常。

安雅依旧在岗位上查看战场，卡洛斯觉得现在任何人在说出最紧急的请求时都轻言细语，简直太神奇了，不过如果大吼大叫，一定会让刚刚失去母亲的指挥室控制员感到不愉快。

“我们需要干掉自行导弹车，另外，请告诉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紧急撤退……”

玛塔琪的声音停下来，一片死寂。一轮新的迫击炮火力又朝她的位置砸了过来。这个时候短暂地停了一下，感觉却好像有永远那么长，然后她又开始说话。

“我再说一遍，我有26名伤员。现有三架重机枪就位，防守着陆地点。”

“紧急制动二号，梅瑞特号已经派出了所有剩下的六架海燕式。他们在海岸上方遇到了奥斯特里空中编队，双方正在交火。”安雅也继续说道。她听起来有些心烦意乱，却没有减缓速度。

我能像她一样处理得这么好么？我们能像她一样处理得这么好么？

“海鸦直升机准备着陆，它们还有五分钟可以到达陆地。要飞两个来回，你明白吧？”

海鸦式直升机上只有有限的甲板空间，而且还要腾出一块地方安放处理伤势最危急的伤员，这就是说大部分士兵都要在海滩上等待直升机的下一次到来。

“军士，他们在移动。”加科夫斯突然说道，“自行导弹车正在开回到道路上。”

指望导弹车退出战斗实在是很过分的要求。卡洛斯通过望远镜看过去，发现导弹车正在穿越阿斯弗原野，朝连接阿斯弗点和外界的水泥公路疾驰而去。

“现在再去增援研究所已经太晚了。”加科夫斯说道，“我要说，它想在更好的角度上射击着陆区，也许它处在射程的极限位置上。”

“或者是它被呼叫过去增援海面上的战斗。”这句话对卡洛斯来说已经够受了，“我们别让这个混蛋穿过去。上，加科夫斯，你们准备好了么？”

“你可以打赌，我们准备好了。”加科夫斯说道。

“不要半途而废。”马库斯用力抓住卡洛斯的胳膊，抓得后者生疼，“仔细想想吧，我可以穿过这座桥，把它废了。”

“你的意思是说，就像史陶德一样。”卡洛斯已经准备跳起来朝那座桥移动，“我们只有几分钟了，放手一搏吧。”

“圣地亚哥，别充英雄。”玛塔琪厉声说道。通讯网络安静了下来，好像她把通往卡罗纳号的直接链接堵塞住了。不，她不想让军官们听到这乱糟糟的一切。这就是伯尔妮·玛塔琪的行事方式——把一切都捂在棚子里，这样当官的就会认为一切都天衣无缝，完美至极，甚至现在也是如此。“听从菲尼克斯下士的指挥，这是命令，我不想再说第二次，你们手里还剩下什么？”

加科夫斯的哥们马拉辛整理出一大堆弹夹和其他弹药：“还有些践踏者式火箭筒和枪榴弹。它们效果没有肩抗导弹好，但是在近距离上表现也不错。”

“如果我们靠得足够近，那我们的机会就大多了。”

“那就这样。”玛塔琪说道，“别站在最大射程之外。”

马上又传过来一阵砰砰砰的声音，这是迫击炮弹飞向她的位置。她停了一下，又继续说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到时候没办法接应你，你自己要动动脑筋，听从菲尼克斯的指挥，做好你们在训练时做过的事情。”

“下士，我们要在导弹车到达桥上之前把它干掉。”马库斯说道，“三十米远，每边一个

枪榴弹，同时发射。就算枪榴弹打不穿装甲乘员舱，至少能让导弹车没法动弹。”

“上！”玛塔琪说道。

导弹车运动的速度并不快，让人产生它只是随便转转以便不让自己成为固定靶子的印象，而且也不是朝某个目标前进。但是它一直在低声吼叫着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以自己的轨迹前进，朝道路攀爬上去。

士兵们能做的事情仅仅只是跳进水渠里，朝桥冲过去。这样走非常累，但是只要他们低下头，就可以确保自己不被发现。一到了桥下，卡洛斯就迅速爬上草丛，这样可以为两边提供掩护，然后弯下腰跑到加科夫斯和他的手下赫尔南身边。马库斯和马拉辛一起消失在右边的草丛里，他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做好准备。

榴弹可以通过冲锋枪的附件抛射出去，在这么短的距离之内，不瞄准也没有大碍。穿甲弹会击中自行导弹车的侧面，不可能打偏的。

两个小组都在离道路三十米远，在阿斯弗原野五十米深处的地方。

“它来了。”马库斯说道，“等一下，看我的信号。”

在卡洛斯的夜视镜中，自行导弹车现在已经清晰可辨，从挡风玻璃上邮箱式的投币口到装甲护板上的铆钉，再到镂刻在车身上单位识别代号……车辆每个细节都拖出着模糊的绿色动态影像，他甚至能看到一个人的脑袋，也戴着圆形的头盔和夜视镜，一半伸出导弹车的顶部舱口。现在他可以看见藏在履带中的滚轮，履带甲板上的刻痕，还有侧面长长的黑色沟槽。

“三……”马库斯说道，“二……开火。”

他们开火了，卡洛斯看到一团烟雾和光亮；响亮的“嘣”的一声，但听起来不像是爆炸，枪榴弹发射器很好地完成了标签上描述的事情。它在侧面护板上打出了一个参差不齐的窟窿，完全穿透了护板。自行导弹车突然转向，顶舱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一边的履带留在了地面上。

但是自行导弹车依旧在向桥梁开去，它又修正了角度，里面还有混蛋没死。

“他妈的。”马库斯说道。

卡洛斯本能地跳了起来，向桥冲过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他可以边跑边装填子弹，然后回到桥下一米或者更低的水沟里——只有膝盖那么高，不难，并不难——然后再从侧面突过去，从下面给它的底盘再来一发榴弹。他听见马库斯大喊着让他回去，等他停下来转身时发现加科夫斯和赫尔南也跟在自己身后。他们只是做出自然的反应，卡洛斯有一个计划，至少看上去他有一个计划，他就是那种别人会跟着他冲锋的人。

但是他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他回头时对面开火了，加科夫斯和赫尔南都被击中。赫尔南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面上，而加科夫斯还站着，他想要弯下腰抓起赫尔南，但紧接着他又挨了三枪。然后卡洛斯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重重打在自己的大腿上，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他以前也被击中过，那是在手背上；他知道挨枪子儿是什么滋味，就像是一柄大锤子打在自己身上，但感觉上并不像有什么东西穿透了自己的身体。他知道这次不一样，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滚到一边去。他终于还是倒下了，翻倒在浅浅的泥水之中。

“三个人中弹！”马库斯突然间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马库斯，不是那个沉默地像是木头的

家伙，他此时像个大家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叫喊，“卡洛斯！卡洛斯！挺住！你在哪儿，哥们？你在哪儿？”

“谁中弹倒下了？”玛塔琪大声问道。

我没有死，我没有死，我无论如何都要从这儿走出去。没有那么疼，不是很严重。

如果卡洛斯能感觉到什么的话，那就只有麻木，这是个悲惨而冰冷的夜晚。

“我跳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了。”他喊道，“我没事，马库斯，快趴下！”

“我马上过去！”马库斯说道，根本不为所动。

玛塔琪又在无线电中喊道：“到底是谁中弹倒下了？”

卡洛斯听见刮擦金属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闷响。

“我搞定了自行导弹车。”马库斯说道，“我在里面。”

“你什么意思，什么里面？”

“我在导弹车里面，现在可以驾驶。”

“我靠，马库斯，”玛塔琪惊道，“你能开火么？”

发动机还在运转，卡洛斯甚至可以在持续不断的交火声中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他紧紧抓住地面的莎草，艰难地将身体移动到了水渠边上，他抬起头，眼睛与桥梁的桥面平齐，桥面上甚至没有安全栏杆。

自动导弹车向回倒车，再一次面对阿斯弗原野。卡洛斯可以看见导弹车的车轮向奥斯特里的方向滚过去。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人对此作出反应——也许对方认为还有己方成员在攻击中幸存，正准备回撤。他们的无线电一定被打坏了，或者他们仅仅就像是和其他人一样迷惑不已。

见鬼，我感觉好累。

卡洛斯看见加科夫斯和赫尔南的尸体躺在地上。他看不见马拉辛，但是那家伙显然没有和马库斯在一起。他对马库斯感到震撼、罪恶感、恐惧——恐惧多姆遭遇不测，恐惧自己。卡洛斯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他的思绪一团糟，被脑海中一个尖啸着说要马上离开的声音不断侵扰，这个声音说“你挨了枪，你现在情况很糟糕，你必须快点行动，你这个白痴……”

导弹车减速停了下来，见鬼，这儿好冷啊。

卡洛斯把胳膊撑在桥上支持自己的体重，他能感觉到大腿和膝盖处传来的疼痛感，而这股疼痛好像又很遥远。

这很好，是么？如果能感觉到疼痛，并且清醒，那就说明没那么糟糕。

他低下头看自己哪里被击中了，直到这个时候，卡洛斯才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些辨认不出来的东西。在绿色的夜视镜视野里，他的裤子看起来是湿的，但是他知道内脏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现在他看到了自己的内脏。有一刻，内脏看起来根本就不真实，好像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然后他又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犯错。

见鬼，见鬼，见鬼，我能行的。大家总是吃枪子儿，之后都是这个样子，保持冷静，小心把它们塞回去！

然而，他没有这么干。他只是在观察。但是他现在要行动了，爆炸开始的时候，他正准备把自己弄出水渠。他勉强移动到干燥的地面上，发现自己的腿有点儿不听使唤，阿斯弗原

野一片混乱，因为有一辆自行导弹车在向其他轻型装甲车发射穿甲弹，向自己的友军开火。

马库斯开着一辆战车向敌军阵线的深处冲锋，可能他就此再也无法回来了。

你许诺过的，你许诺你会理智行事，马库斯。

卡洛斯现在躺在桥上动弹不得，他没法从自己的腰带上抽什么东西出来。那一刻他能想到的只是好像看见十岁的马库斯冲上前挥出一拳，打到校园恶霸的脸上，所有人都没料到他还能这样。

“军士。”卡洛斯终于还是按下了无线电，“军士，我准备在这儿躺一会，留神马库斯……”

近海面上，距离阿斯弗点不足一公里

基梅拉直升机根本不算啥，真的不算啥。

多姆在海浪中扑打，想要把头露出海面。他在直升机舱门射手击中他之前就会淹死，但是现在却只能集中注意力，看到剑鱼式正在吃水，摩根的脑袋在波涛中一起一伏，杨掉落在船舷上，卓则绝望地想把海水都舀出去。两个科学家正在奋力挣扎，嘴里不停地叫喊。剑鱼式沉下去的时候他们不可能逃脱，剑鱼式是一定会沉下去的，可他们的双手还被铐着。最后上来的六个平民之一努力想要把自己的同事都松开，她已经挣脱了贴嘴的封条，却怎么都弄不开塑料腕带手铐，因为她没有刀子。

我有一把，我有把刀。

多姆终于掉落到剑鱼式里面，他其他的事情什么都没做，只是专注于眼前——抽出格斗匕首，割开对方的塑料手铐。在黑暗中，这些人根本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多姆可以看到，就算他的夜视镜已经进了水也还是能看到：一些平民和佩桑士兵已经死了，子弹穿过剑鱼式的船体打在他们的身上，打到甲板上，打到船体的最低点，贝特瑞斯的头在水面以下，而海水还在不断涌入。梅瑞格的女儿——见鬼，他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还在拼死挣扎，想要把头露出水面。他把这两个人都搬成坐姿，但是对贝特瑞斯来说已经太晚了。

你永远不知道会怎么样，尤其是溺水的时候。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都救出去呢？

“多姆，看！”白泰克还在水中，在他身后爬上船的时候疯狂地打手势。

“把它们移开！”

多姆举目四望，本贾菲尔德开着另外一艘剑鱼式靠了上来。基梅拉还在附近——他听得到——但是现在他们顾不上为这件事情而烦心，现在才是最要命的。霍夫曼伸出手去够船边，想要够到摩根，而多姆把杨拎了起来，把他架到船舷上，两个小艇靠在一起，这样提米欧就可以把他拽到自己的小艇里。但是剑鱼式里面的尸体太多，要是都拖过去，就会让霍夫曼的那一艘船吃水太深，无法稳定船体。现在多姆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就是要救谁，不救谁。

现在没有海鸦直升机过来把他们绞升到安全的位置上，他们只能靠自己。

“五个！”霍夫曼高喊道，“里面有五个人，其他人可以扒在船边，让老天开恩。佩桑人

优先，我的手下优先。”

多姆也不知道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的只是自己绝不能停下来，他必须抓住每个机会不让这些人在基梅拉直升机转回来再次发动机枪扫射之前淹死。

“我们没问题。”白泰克喊道，“把平民抓上来。”

一共有五个平民，多姆内心的什么位置突然动了一下，做出了决定，没有争辩，没有时间让良心慢慢深思熟虑。贝特瑞斯——来不及了，没有时间再去检查他是否还有微弱的脉搏或者是按压胸腔进行急救，这些都要省掉。梅瑞格——还活着，但是她可以等等。他撕开对方嘴上的封条，剪断绑带。卓、西姆和劳恩都受伤了——不会马上死，但需要优先处理，他抓住另一艘剑鱼式上扔过来的绳子，霍夫曼和提米欧把尸体拉过去，他们的船靠得很近，自己也要冒翻下海去的风险。

“白泰克，加把劲！”霍夫曼喊道。

“你来搬动其他人，船马上就要沉了。”

这种天气下，只需要两分钟，或者是在水里泡上五分钟就会发生体温过低的情况。

多姆谁也舍不下，他知道自己很疯狂，而且任何神智正常的人都会尽快抓住机会离开这艘破船，但是霍夫曼和本贾菲尔德也和他一样疯狂，因为他们也想要把这些人都救出来。

剑鱼式吃水很快，多姆只能去想一件事情——必须保证将每个人都转移到另外一艘船上。这艘船在他身下逐渐下沉，他发现自己也踩在水里，他随手抓起一个漂在水面上的人，把他的手按在船壳上。

“在这儿好好呆着。”他说道，“别动！”

他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水渗进了夜视镜，他只能把夜视镜推到前额上。霍夫曼向下探出手，抓住了他的衣领。

“够了，圣地亚哥，你上来吧！”

多姆现在并不知道已经救起来了多少人，他只知道自己损失了一些人，这让他感到很崩溃。这倒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那些印地科学家们有什么亏欠，但是有一刻他想像一个人绝望地在一片漆黑的海中沉下去，这个场景让他受不了。

“我不能上去。”他说道，他的确也够不到霍夫曼伸出来的胳膊，自己的手臂已经没有力气了。即便是在体力最好的时候，他也并非游泳高手，他现在在想，自己还呆在水里算是怎么回事。

“我没事，就让我这么漂着吧……”

“你快上来！”白泰克吼道，军士还在他的身边，他推了多姆一把。

“你个混蛋快点上去，你还有小孩要操心。”

多姆的脑袋先进了船，等他挣扎着站直了，只感觉到自己的手也被冻得发抖，基梅拉直升机还在海面上盘旋，来回游荡。这架直升机一定是在救助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乘员，或者已经放弃了救助。

但是现在它已经在向多姆他们的方向飞，多姆从甲板上抓起一支冲锋枪。这可能是他今天做过的最愚蠢、最无望的事情，而且后来也证明确实如此。但是他一直等到基梅拉飞到射程之内，基梅拉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度，看来它不准备重蹈兄弟直升机的覆辙，于是很快就开火了。

马尔康姆·本贾菲尔德站在多姆身边一米处的船舵旁，胸部和面部都中枪，身体一下子翻进了海中。多姆感觉到子弹击中了船体，如果这一梭子子弹击中了其他人，他也不清楚，他所能做的只有开火回击。他非常确信提米欧还有另外一名佩桑人士兵也在全力开火还击，基梅拉直升机突然爬升又倾斜转弯，有一瞬间多姆觉得自己把直升机赶走了，但是把直升机飞行员吓得屁滚尿流的绝非是这几支冲锋枪。一个什么东西嘶嘶地从头上飞了过来，基梅拉已经在百米开外，这个东西拖曳着一股小小的尾烟，准确地击中了直升机的尾桨。

“我靠！”提米欧说道。

多姆蹲下身躲开了好像要飞腾过来的火球，但是并没有火球飞过来。直升机的碎片洒落在离剑鱼式很远的海面上，随即就熄灭了。这里离海岸已经有不短的距离，而多姆觉得水已经漫到了他的脚踝。现在这艘剑鱼式也要沉下去了。

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不，我还不能放弃，至少现在不能放弃，混蛋。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绝对不能就此放弃。

“白泰克？”霍夫曼趴在船舷上，朝黑暗中喊道，“白泰克！白！”

他用枪支的瞄准镜扫视海面，接着还是放下了冲锋枪，剑鱼式上一片沉寂，提米欧在无线电里呼叫波米罗伊号进行救援。

“波米罗伊号说机器人已经都收回来了。”他说道。

“真他妈的太强了！”多姆说。

“我们还没有被收回去。”霍夫曼说道，“白？白！”

提米欧回到了无线电当中。在有人赶来救援之前，他们非沉下去不可，他们顶多还能再往前漂流几百米。多姆开到自动驾驶这一档，转过头看看还有谁穿着救生衣。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一起在海上漂着，希望在另外一架基梅拉到来把自己射杀之前，波米罗伊号能发现他们。

“那颗导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多姆问道，他的脑筋转得不够快，寒冷让他的脑子有些生锈了，“附近没有他妈的海鸦。”

提米欧检查了一下与波米罗伊号的通讯，然后说道：“来自海岸，卡罗纳号的指挥室报告说菲尼克斯占领了一辆有对空导弹的印第人导弹车，遇到什么打什么。”

多姆不是特别相信，他有更大的问题，自己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想这么离奇的事情，或者想自己还有个哥哥在岸上，自己新得了一个女儿，他还没有亲眼见过她，现在看来也许永远都不会见到。

最后一个念头让他虎躯一震，他看到霍夫曼依然跪撑着，手弯成弓形搭在前额。

“长官，你没事吧？”

霍夫曼没有答话。

“长官？”

“白泰克死了。”霍夫曼最后说道，“混蛋，他的老婆怎么办？还有他的小孩？”

多姆无话可说，但是如果白泰克没有推多姆一把的话，白泰克现在也安全地在船上了。这种念头让人很难过，而且多姆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会越来越难过。

“杨也死了。”提米欧和霍夫曼一起向外舀水，“他妈的，我们损失了一半的兄弟。西姆的情况也很糟糕，该死的海鸦直升机在哪里？”

“要把我们一个个绞上去，需要很长时间。”霍夫曼说道，“他们说雷达上发现了更多的基梅拉直升机，这些疯子要我们开着剑鱼式直接冲进直升机的货舱里。”

“我来干！”多姆想都没想就说道。

“你确信你能搞定？”

“要么我开上去，要么他们转回来把我们打成碎片。”多姆当舵手的水平不如本贾菲尔德，但至少他知道如何开剑鱼式。他太累了，只想把这一切做个了结，用这种方式也行，用其他方式也行。“他们不会营救自己人，他们的指挥把自己人都他妈干掉了，连同我们一起。”

开回直升机会有多难？

多姆站在船舵前才意识到难度究竟有多大，他看见海鸦直升机在水面上着陆了——是的，着陆了，直升机真真切切地站在水面上——而且打开了货舱。操作一艘漏了水的剑鱼式登陆艇，四周还有浪花飞溅，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多姆终于艰难地把剑鱼式对准了货舱，透过盖满盐分结晶的夜视镜估算着货舱门的宽度。

“对准直升机径直开过去。”机长说道，“然后在最后一刻收起外翼。”

多姆的脑子里一片嗡嗡声，他告诉自己，橡皮艇如果撞上内部的隔板，橡胶会起到缓冲作用，此时海鸦直升机似乎向他冲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继续前进，保持路线，加速！”

“你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你需要冲力才能冲上滑板。来吧，相信我！”

多姆看了看霍夫曼耸起的肩膀，他好像在准备迎接一次大冲撞。然后他就驾艇冲了上去，多姆在心中默默地向上帝祈祷，他很少祈祷。海鸦直升机张着的大嘴好像一只噬人怪兽，他所想的惟一事情就是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他最不希望看见的就是霍夫曼的金属项链，这个可能把他的鼻子砸烂。

“收小油门，减慢速度，减慢速度！”机长喊道。

剑鱼式撞到了什么硬的东西上，然后又是一声沉重的闷响。船尾不断摇摆，黄色闪亮的身影——多姆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守在货舱里的机组人员——像苍蝇一样贴在舱壁上。然后剑鱼式完全停了下来，多姆几乎把轮舵贴到霍夫曼的背上。

“他妈的！”他说道。

滑板坡道在他们身后关上了，海鸦直升机起飞，海水从甲板上不断流下去。

多姆无力地趴在轮舵上，双臂盘在一起，脑袋靠在手臂上，身体疲劳得直发抖。

搞定了，搞定了，卡洛斯现在在哪儿？马库斯在哪儿？

“圣地亚哥。”霍夫曼拍着他的后背说道，“你知道你今天完成了什么壮举么？”

现在多姆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阿斯弗点和机器人还有被击落的基梅拉在他的思绪里都躲得远远的。

“知道，长官。”他说道，“我今天有了一个女儿。”

阿斯弗原野

自行导弹车在离伯尔妮一百米远的位置上开始减速，直到最终停下。车头朝前，对准了

水渠。

导弹车被印第人的轻装甲车击中了三次，而它刚才在战场上撒了十分钟的野，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击落海鸦直升机了。伯尔妮·玛塔琪知道短暂的停息不会持续很久。梅瑞特号上的海燕式已经袭击了佩拉斯法，马上就会进行第二轮轰炸。远处的地平线闪着橙色的火光，现在是撤退的时候了。

“中士，撤退，任务完成了，而且你还打下来一架该死的基梅拉。”

“卡洛斯和你一起回来了么？”

她没有看见卡洛斯，他在桥边倒下了，不过她听见卡洛斯好几次开火还击，但是从她的位置上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她说道，“他还在桥面上自由开火。”

“这个可怜的混球。”马库斯低声说道，“他甚至不相信我能自己一个人干掉几辆装甲车。”

车舱打开，马库斯跳了出来。不过他没有朝聚集点跑过去——那是海滩上，海鸦直升机可以短暂而珍贵地降落几分钟的地方——他朝相反的方向张望。

伯尔妮在心里暗自咒骂，见鬼，如果她不冲上去把他拽回来的话，马库斯绝不可能自己走回来。

“泰，带着落在后面的伞兵回到着陆区，明白？”她对卡利索说道，“菲尼克斯和圣地亚哥还在和那群白痴基佬们玩游戏。要知道，如果飞行员在十分钟之内还不知道我们活着的话，他就要飞回去了，我可不想徒步穿越整个国家撤回去。”

“是的，中士，你确认圣地亚哥还在外面没有回来么？”

“我确认。”

“我好几分钟没有听到他那里有什么动静了，而且在无线电里也找不到他。”

“我敢打赌这家伙没子弹了。”但是为什么卡洛斯不呼叫支援呢？他真的在留意马库斯么？“等我找到他，我要用靴子在他的屁股上踢五个大脚印。”

但是就在她还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一动，火力又从印第人的阵地位置倾泻过来。

他们还在那儿，还有很多人，他们只是没有任何防空炮火了而已。

马库斯应该听得见她在无线电里接下来说了些什么，但是她并没有回避。她跳到下一个能够利用的掩体后面，那是一丛厚厚的草，自动步枪的火力把离她几米远地方的泥土翻了起来。

“卡洛斯。”她说道，“卡洛斯，你能自己回到聚集点么？”

“不行。”卡洛斯听起来很糟糕，“我动不了，我中弹了。”

这时，马库斯的声音切了进来。

“我会去救你的。”他说道，“你在哪里？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呼叫医生？”

“因为我知道你会过来的，别过来，马库斯！”

马库斯到桥上的距离比伯尔妮要近。她看见他爬上河岸，但他一脱离掩体，对方立即开始射击，跟踪弹准确地指向了他。他倒下了，继续爬行。

见鬼，他就是不愿听我的。

伯尔妮切换到小队的频率上，马库斯还有一个未来在等着他，伯尔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每个人还有每条狗都能听见自己的手下违抗命令，让他自己也像个傻瓜。他是个完美的士兵——当然是不涉及卡洛斯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友谊超出了求生的本能和遵守标准操作流程的命令，虽然友谊还没有给他们带来麻烦，不过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如果他不遵守操作流程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把自己送上军事法庭。

“菲尼克斯，回来，这是一个命令。滚到水渠里去，回到着陆点。”

“不行，中士，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好吧，我最好还帮你一把。“我应该把你绑到炸药上。”

“那你为什么也朝他的方向走？”

伯尔妮沿着水渠的边缘飞跑，一直Z形前进，每过几米就会趴下。

而马库斯在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她非常确信，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被割草一样放倒，但是当对方火力凶猛起来的时候，他离桥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他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

就在这个时候，伯尔妮决定看一看卡洛斯究竟在哪里，透过冲锋枪瞄准镜所看到的景象让她胃里翻江倒海。

马库斯应该也能看见，如果他能抬头的话。卡洛斯被打成了两截。他的确躺在桥上，一只手伸着好像要撑自己起来，另外一只手紧紧握着自己的内脏。血水在他身边流成了小溪，他还有意识，这让伯尔妮感到不可思议，不，她感到恐怖。

“好的，卡洛斯。”她尽可能平静地说道，“我们来救你了，亲爱的，你坚持住，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

“回去吧，别他妈的犯傻了，别管我！”

“坚持住！”

伯尔妮又向前窜了二十米，她趴下然后抬起头，马库斯也在河岸对面的相同位置上。子弹掀起他身边的湿土，她觉得马库斯肯定是中枪了。

“中士，你们走吧。”卡洛斯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要哭了，他努力挥动着自己能用的胳膊，“求你了，你会送命的，加科夫斯和他的手下已经被我害死了。马库斯……不要死，好么？对不起，对不起，我搞砸了。我没想到，我让你们失望了。”

“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从来没有，别说这个！”马库斯稍微抬起身子，但是子弹立即飞了过来，“中士，你能帮我敲掉几个火力点么？”

马库斯更加年轻，而且跑得飞快。伯尔妮枪法更准，她没法和他争辩这个逻辑。

“好的，看我信号……”

但是火力这次朝桥上打去，有人听到了卡洛斯说话，他惨叫一声，好像又被击中了。伯尔妮听到马库斯做出了反应——不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单词，只是可怕的动物吼叫——她觉得自己要吐了，绝对没有比看到并听到一个同伴受伤却帮不到他更加糟糕的事情了。

“你最好照看多姆。”卡洛斯喘息道，“马库斯，你能听见我说话么？你要照顾好多姆。他也是你的兄弟，答应我。”

“少废话。”马库斯说道，“闭嘴，别说这事。我们把你弄回去之后，你自己去照顾他。”

这是伯尔妮第一次听到马库斯接近崩溃的边缘，他永远是那样超然，但是他终究是个人，而这正是他的弱点——他的哥们，他的兄弟。她朝开火的大方向打了几梭子子弹，那

边稍微安静了一下。等她回过头去看卡洛斯时，她发现对方终于用自己的另外一只胳膊抓住了腰带，这一次他胸部被击中，是在右上方，就是胸肌和肩膀连着的那个位置。这是一处新伤，但是伤口并没有使他停下翻寻口袋的动作。动作缓慢而艰难，但是她清楚地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看见他一手摸出了一颗手雷。

哦，见鬼，我太了解你们两个了！

你和马库斯仅仅是因为你们会为对方而死，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为对方而死。

"卡洛斯，等一下。"她喊道，"坚持一下。"

卡洛斯好像看不见那颗手雷。他颤颤巍巍地去摸撞针："我们来了，哥们。"

血水还在流淌，卡洛斯还没有失去意识，这太不公平了。仅仅是失去这么多血就应该让他昏迷过去，伯尔妮暗骂道。

"操蛋，打死我吧，马库斯。"卡洛斯喊道，"我不行了，我拉不动撞针，我不能让你因为我死掉。"

马库斯僵住了，伯尔妮觉得他永远都动不了了。

见鬼，看看卡洛斯是什么样子吧，可怜虫。就算我们能把他弄回来，他也活不下去。如果卡洛斯自己解决不了，那我就帮他个忙。如果马库斯下不了手，我就自己来。

"他妈的。"马库斯恨得咬牙切齿。

卡洛斯的声音更轻了："你肯定会送命的，回去吧，求你了。不能让你死，离开这儿。"

伯尔妮是小队的狙击手，这是她的活儿。而且马库斯永远走不出开枪打死自己好友的阴影，她知道。

宁愿让他恨我，也不要让他恨自己。

她举起枪，把光学瞄准镜的十字准星对准了卡洛斯的前额。她看着他的脸，她希望他能转过脸去，这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着他的眼睛。她要来个干脆的爆头，她想像出了一条从他的眼睛直到后脑的直线，一颗穿过他后脑或者侧面的子弹会立即送他上路，现在她要试试从前面打过去。

"卡洛斯，亲爱的甜心，闭上眼睛，好了。"

漫长而痛苦的几秒钟过去，马库斯又活了过来，又是他标准的没有感情的声音。

"少废话，卡洛斯，我们会把你弄出来的。"

他甚至没有停下来让她掩护自己。他只是撑起膝盖，弓着身子，准备合适的时机。

这才是马库斯，他准备上了。

"你这个蠢货。"卡洛斯说道，"你是最好的，你丫的不能让自己死掉。"

然后，终于，卡洛斯拉开了撞针。

伯尔妮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近，碎片击中了她——水泥碎片和泥巴——桥也塌了。马库斯怒吼，纯粹的愤怒和悲伤，甚至没有说一个字。但他只是前进，一直跑到尸体跟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伯尔妮单膝跪起身，尽量大范围扫射。伯尔妮发现自己想的不是什么子弹能杀死自己，而是马库斯到底能带些什么东西回来。她不想看，她只是不断开火。她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马库斯脚下水花飞溅，一路跑回来，在她身边蹲下。

"我们回家吧。"他说道，"我带卡洛斯回家。"

海岸线撤离点，阿斯弗原野东北部三公里处

伯尔妮·玛塔琪自从十八岁起就是一名士兵，那身护甲已经穿了二十一年，而且她看过很多男人和女人以各种方式死去。

有时候死得很快，有时候则不是。有时候——像马库斯·菲尼克斯这种人——他们只是死掉一点点，然后再活蹦乱跳十几年。马库斯单膝跪在海岸边，等着把他最好的朋友的尸体运回去。尸体就包在帆布里，现在她身边的马库斯不是原来的那个家伙了，再也不会是了。

她的无线电响了起来，"波米罗伊号呼叫玛塔琪，海鸦直升机向你的位置飞过去，估计十四分钟之后到。我们把你送到波米罗伊号上，卡罗纳号上的医生们都在为C连剩下的人治疗，腾不出手。"

"收到，波米罗伊号。"见鬼，波米罗伊号上的装备可能比卡罗纳号上的强一点，但是亚当·菲尼克斯也在上面。她瞄了一眼马库斯，看他听见了没有，或者是注意到什么消息没有。他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这里只有一个严重的伤员，下肢被打成碎片，我们撤出来的时候失血严重，但是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

"我们建议进行外科手术。干得不错，泰兰人，机器人已经回到家，完好无损，绝大部分突击队员都回来了。"

她必须要问一下，她简直无法想像马库斯面对更多坏消息时会如何反应。他在这个晚上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是马库斯已经处于她能想像的最糟糕的状态中。

是的，我本有可能干掉卡洛斯的，但是我没有，马库斯想要试一试，这是正确的。而且没有其他人听见……所以，这事算完了。

"多姆，圣地亚哥？"她问道，"他回来了么？"

"伟大的英雄，营救了几名落水的同伴，击落了一架基梅拉直升机，然后还把剑鱼式开到了海鸦直升机的货舱里，他会获得一枚勋章的。"

伯尔妮放下心来，想要哭："还没有人把他哥哥的事情告诉他吧，一个字都没讲，对吧？"

我们告诉他的，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听到这个消息。这是个很团结的步兵团。是的。

她要本人给多姆讲述，因为马库斯不在状态。

"霍夫曼少校呢？"

"现在正在擦洗他的冲锋枪，信不信由你。奇怪的家伙，波米罗伊号完毕。"

奇怪？不，是可悲！可怜的老维克。

伯尔妮认为，造就或者毁灭手下的士兵是她自己的事情。马库斯回不到那个亲密而贴心的家庭里面去了，他跪在甲板上，一只膝盖跪在地上，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保持着这个姿势僵着不动，脑袋低着，另外一只手放在应该是包裹的东西上。她转过身去，把手放在他的背上。

这是个好消息，但只会让他伤得更深。

"马库斯。"他说道，"我听说多姆平安，而且干得很棒。"

马库斯什么都没说，甚至一动也没动。C连剩下的十个男人和女人躺在破碎的的悬崖边上作为掩护，等待海鸦直升机着陆。

"是啊，多姆是个天生的士兵。"他终于说道。

"我会告诉他的，没事的。"

“不，这是我的事情。我是圣地亚哥家的一员，他们总是这么说，荣誉家庭成员。”

“你肯定？”

马库斯是个大块头，身体结实的小伙子，士兵的标志性缩影。他总是让伯尔妮无语，他似乎永远都在搜寻着什么，什么他绝望地需要的东西——认同、接受、影响——不管他需要的是什么，他从卡洛斯和多姆身上得到了。现在卡洛斯死掉了，他似乎人也缩小了一半。

“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哥们了。”他说道，“他，我，还有多姆。我在他家呆的时间比在自己家里呆的时间还长。”

是啊，你是一个孤独的小孩，你脸上都是这么写的。

“真的，对不起，甜心。”她再也不能像对士兵一样对他说话，这时他只是一个被击垮的孩子，“我感到很难过。”

马库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伯尔妮在一边等着。她觉得他会一直那样一动不动，直到海鸦直升机到来。他不是那种表演型的人，但是他的肩膀开始颤抖，然后是全身，不过还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知道马库斯正哭得撕心裂肺。

不过，他还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她很奇怪，一个人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他有没有必要一定不要出声。但是到最后，堤坝决口了。

“他妈的，他是我的兄弟。”马库斯低声地说，仍然没有看得见的眼泪，“可他已经死了，真的死了。没有了他，我该怎么办？”

“你要继续照看好多姆。”伯尔妮说道，“他也会为你冲上去，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这个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必须要习惯这些事情，你和多姆不会孤军奋战的。”

看着他的左手还放在卡洛斯的尸体上，越看越难过。他不是第一个把战友残缺的尸体拖回来的士兵，但是永远都不会有人能为这种事情做好准备，或者能轻松面对。甚至就连医生们治疗伤员的心情也不会轻松，这真是一场噩梦。

而且我们没有把史陶德带回来，直到事情真的发生，你才会去想这种事情。

可怜的安雅，另外一个身处地狱的孩子。

“你会开枪么？”马库斯终于问道。

“他妈的，我绝对会开枪，我当时已经举枪瞄准，但是他自己先下手了。”伯尔妮不知道这么说会让马库斯感觉更好还是感觉更糟糕。也许马库斯会认为这是在责难他，让卡洛斯自己拉了弦，他就不用去救他了。“而且我希望能有其他人帮我这么干。”

“我让他这么死了。”

“没有，你当然没有。”伯尔妮在说错话的雷区中仔细地挑选正确的前进道路，挑选最没有危险的言语，很幸运的是她正好猜对了，“卡洛斯是个好小伙，非常棒的小伙子，但是他自己身处那种环境，他应该留下来什么都不管，而不是第二次去占领装甲车。其他人也疯狂地跟着他，这并不会让你更加好受，但是你不必为他们的死而受到任何责难，他是自己行动的。”

“他是个他妈的英雄！”

“你们都是英雄，他把自己炸成碎块，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去救他被打死了。你已经准备为了救他而送命，还有什么事实比这更重要吗？”

“但是我应该阻止他，我应该在加科夫斯被击中之后就出来把他拖回来。我坐在自行

导弹车里冲锋之前就应该先拉上他，我本来应该更好地了解形势行动，是吧？”

“马库斯，他自己拉撞针的时候你也是在路上，想把他拖回来。要不然你还没碰到他就死了，自杀营救只在电影中才会有。”

“我犹豫了一下，他死了。”

“这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卡洛斯并不希望你为他去死。”

见鬼，每一刻情绪都变得更糟。

马库斯用手背擦了擦鼻子，“这会让多姆崩溃的。”

“也许最后还是我来告诉他比较好。”

而且现在他们要面临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伯尔妮知道家里人是怎么面对亲人阵亡的，当他们说想知道他们所爱的人遭了很大的折磨还是干脆利落地离开，他们实际上不知道答案对他们有多么大的影响。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则不能，但是他们非常确定自己不想知道他们的儿子或者父亲死掉是因为做了什么蠢事，还害得同志们一起丧命。封闭可以愈合伤口，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亲人起死回生。硬邦邦的事实最好留给很久以后的历史学家去研究，那个时候活着的人已经感受不到痛苦了。

多姆不需要什么都知道，而且其他人的家属也不需要，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告诉他，他的哥哥是个他妈的英雄。”她最后说道，“因为他的确是，他把你的生命排在前面，而且把桥炸断了。多姆还需要活下去，这个可怜的孩子。”

“是啊，”马库斯说，还在盯着自己的手掌，“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不会有人说出不同的意见，也再没有人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只能看见正式的报告，真相中省去了她和马库斯知道的那些与旁人无关的事情。

等待的时候，伯尔妮的手一直放在马库斯的背上，直到海鸦直升机降落在海滩上打开舱门，他们保证第一个被抬上直升机的阵亡者是卡洛斯。

GEARS OF WAR 第十八章

长官，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下士和中士么？我和我的弟兄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再说了，难道我的胳膊上多了几条杠，杀蛆虫就会杀的更多么？现在每个人的任务都非常简单直接——杀蛆虫，杀死更多的蛆虫，然后继续杀蛆虫。你并不需要更多的士官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我还是感谢你，长官。这个想法已经让我很感动了。

（大兵奥古斯塔斯·科尔对维克多·霍夫曼说，他再一次拒绝晋升。）

贾辛图市，今天：出现日之后的第十四年。

蛆虫们从废墟中钻出来，霍夫曼有一阵在想他们会把战俘怎么样。

他不准备当战俘，如果蛆虫们冲上来，他会让蛆虫们很不爽，能干倒多少就干倒多少。

“他们从那间地下室里面出来，”卡利索说道。“我们可以堵住入口，或者等他们出现。”

“上去试一下，然后就回撤，”霍夫曼说道。不可能回到装甲运兵车里面去拿更多的弹药，更不要说逃命。“我来掩护你。”

霍夫曼开火掩护卡利索，这个岛人匍匐前进，朝楼梯口扔了一颗手榴弹。手雷飞过三个虫族兵的脑袋，在楼梯上弹跳了几下，然后爆炸了。卡利索在这三个虫族士兵冲上来，霍夫曼还没有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之前就解决掉了两个。但是石堆后面还有六个虫族士兵冲了上来。

他们与人类作战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更加混乱。似乎他们没有组织，没有队形，没有霍夫曼能够认清楚的东西——只有经典的伏击，同时进攻多个地点，冲乱士兵们的队形。

味道。我讨厌那股难闻的味道。

而且他们似乎从来不进入位置就开火。他们总是冲上来近身格斗。

这是个心理战术，毫无疑问，因为他们知道在人类看起来他们有多丑怪。

但是我们可以习惯任何事情。并且把它们都杀掉。

面对蛆虫，卡利索从来不知退缩。他向前进，电锯轰鸣，把下一个冲到他面前的蛆虫的脸割开——不是致命的伤口，但是足够让它有一阵看不见东西，它只能撤回自己的电锯，而电锯又打到了自己的胸前。

霍夫曼肌肉僵硬，腿上的肌肉好像在燃烧，他的年龄又大了，不得不等待蛆虫向他们冲过来。他把枪平端到胸前，开火。也许，一切都错了，他只有最后几秒毫无希望的时间，他可以让蛆虫们冲过来，等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就引爆犰狳式上面的炸弹。

但是蛆虫们太聪明了，不上套。真是聪明。

他们只是在耍他。

他把枪放低，继续开火。卡利索撤了回来，几乎撞到他身上，一把把他推到水泥柱的掩体后面。他们想要伏击，所以可能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愿意呆在火力区的目标。“只有傻瓜才愿意呆在火力区。死掉的傻瓜才愿意。”

“我们并不是在同人类作战，长官。”

“我说，我们向他们冲锋。”霍夫曼相信，每个有生命的物种都害怕什么东西，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找出他们害怕的东西。要是失败的话，那就是说在他干掉你之前先把他干掉，自打有战争的时候开始，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则。“我就是无论如何都跑不过这些王八蛋。”

霍夫曼继续开火。卡利索切换到单发射击，就像伯尔妮一直单发射击一样，他们再交错装填子弹。耗费了不少子弹——霍夫曼算了一下平均数，发现是十粒子弹左右——才能放倒一只蛆虫。这就是说，每一梭子子弹只能打死六只蛆虫。而且如果他不悠着点的话，只需要五秒钟就能打光一个弹夹。我需要多回去几次才能更好地发挥冲锋枪的威力。我是一个需要负责的人。他从十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冲锋枪，但是老型号吃子弹没有这么快。他想看看能不能从商店里翻一些老型号出来，如果他已经养成了习惯的话。没必要配一支比你自己还好的武器。

习惯？我可能会像金中尉一样完蛋的，他被一把该死的虫族战刀捅得到处都是窟窿。而且我会把卡利索也拉下水的。

现在计算一个人值多少已经很容易了，只要和他自己的性命比一比就行了。卡利索三十多岁，身体强健，咄咄逼人，他在战场上顶五个霍夫曼还多。

牺牲自己，让他以后还能战斗，是非常值得的。

见鬼，为什么我还有想死的意愿？

霍夫曼发现自己希望让愤怒占据思绪，然后把电锯像砍刀一样挥向下一个蛆虫，愤怒的大潮本身就让人振奋，飞溅的血花一点也没有让他有一丝震动。他从柱子后面冲出来，压低身形，向上开火。卡利索还在对付蛆虫，没法阻止他。另外一只蛆虫向他猛冲过来，几乎撞倒了霍夫曼。他向后靠向最近的一堵墙，努力把他推开。

“上校，”一个焦躁的声音在他耳机中响起，“我知道你能听见我，所以我们在抄蛆虫后面的时候你要小心别把自己的脑袋搞掉了。”

卡利索怒吼着，奋力拔出电锯刺刀。“别进入我的火力弧线，马库斯。”

“我们现在处于纯接收单工状态，”霍夫曼说，“他听不见你。”

“我的冲锋枪会替我说话的，长官……”

霍夫曼把他的耳机切换到了可收发的双工状态。他要指引马库斯的火力，但是马库斯动作太快了。菲尼克斯和多姆从罗屯达那一边的大厦跑过来，立即交上了火。

菲尼克斯总是冷静得不同寻常，直到他近旁有一只蛆虫的时候，他似乎总是把自己的痛苦和崩溃都攒在一起倾泻在他们身上。就霍夫曼看来，菲尼克斯积攒了不少愤怒。他冲了过来，高举起冲锋枪，把电锯砍到第一个转过身来面对他的蛆虫的锁骨上，一下砍穿了。

蛆虫并没有倒下去，电锯砍得太深，一只手拔不出来，菲尼克斯不得不把脚登在它身上才能把枪抽回来。另外一只蛆虫扑了过来，多姆开枪打中了它。它向马库斯蹒跚而行，马库斯一张手抓住了他，就像拽着舞伴；马库斯勒着它的脖子靠在自己身上，就像一面盾牌；他一边朝自己的同志方向走，一边用冲锋枪扫射。马库斯的力量显而易见；虫子脖子上的每块肌腱，每条血管似乎都要爆裂开来，但它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最后，子弹割开了无助的蛆虫，马库斯到了同伴身边，两个人都倒下来。

多姆快速开火，迅速装填。他也喜欢战斗匕首。出于很多原因，他不喜欢蛆虫，但是他似乎不需要像菲尼克斯一样需要杀蛆虫来放松自己。

他们四个人干掉了十四只蛆虫。这片废墟终于安静了下来。

“多谢，中士，”霍夫曼小心说道。我不想被别人解救。我尤其不希望被你解救。在我做了那些事情之后，不希望这样。“干得漂亮，你还是保持了特种兵的感觉。”

多姆只是点了点头，恰如其分的表示了谦虚。“那现在莳萝式怎么样？”

“他们在底盘下面安装了炸弹，”卡利索说道。“我们不能再损失一辆战车了。”

菲尼克斯刮着自己的下巴，奇怪地感到了放松。“我不把巴尔德叫回来。安雅？我们可以让杰克完成爆炸品处理工作么？”

“机器人就是干这个的……”

“是啊，但那是在我们还有很多机器人的时候。”

“这不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编排预算的人就站在你身边。”

预算，政府管理中已经没有金钱的位置了，现在是以物易物经济。

"那就这么办。"霍夫曼说道。"如果我们的莳萝式和杰克都炸飞了，普瑞斯科特会给我买单的。"

他们撤退到安全距离，找好掩体，看他们等待的时候会有多少去冲过来，杰克可以发现这些蛆虫。

"杰克在这件事情上有选择么？"多姆问道。似乎他让机器人上阵也会带来罪恶感，自从从阿斯弗点撤回来的时候他就这样。"他们总是让我生气。"

"这只是一种感觉，"卡利索严肃地说道。

"虫子也是有知觉的，但是你不会介意把它们切成片或者切成丁。"

"我就是这么一说。"

"我喜欢道学家，"菲尼克斯低声说道。"我的这些狗屎哲学观点可和巴尔德一点关系也没有。"

霍夫曼焦急地看着。杰克在莳萝式的底盘下面张开双臂，不断盘旋颤动，就像是一个微波炉里的转盘。它花了不少时间，霍夫曼有些不耐烦了，他估计蛆虫们随时可能回来。但是几分钟之后，杰克撤了出来，把一个什么小器件扔到霍夫曼脚边的地上，就像一条忠实的狗。然后盘旋着，等待指令。

菲尼克斯蹲下身，看着这些器件。"杰克，现在安全了，对吧？让我们交给巴尔德，他喜欢摆弄这些玩意。"他朝犰狳式战车打了个手势。"好的，回到基地。"

这一天真的快要过去了。霍夫曼可不幻想着明天再来一遭。但是，当然，就像他手下的士兵们一样，每天都周而复始。有时候他会知道到底是什么感觉。被遗忘的感觉让他不寒而栗。

我感觉自己老了，真快。

而且我必须看着他们的眼睛。

"在安全警戒线外面把我放下来，"霍夫曼说道。"我想走过这座城市。"

"你的腿中枪了，长官，"多姆说道。"而且你再也不是年轻人了。"

"多谢你提醒，圣地亚哥。"

"好的，长官，"他说道。"如果你走，那我也走。"

"如果他也走，他就会撑不住，"菲尼克斯说道。"所以他走的时候我还是下来吧。卡利索，过了游民分界线就把我们放下来。"

卡利索耸了耸肩。显然他们都认为霍夫曼疯掉了。他只是想在外面转一转，呼吸点新鲜空气，远离办公室，也不用被塞在装甲运兵车或者巨鸦直升机里面。他害怕被曾经整天呆在一起的人分割开来。他想要看到的就是市民——不是游民，而是正常的市民，这个他要拯救的社会——看着他和他的士兵。

"您先走，长官。"菲尼克斯说道，费了很大的劲让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像个混球。

贾辛图：车辆检查点

他们步履沉重地走进贾辛图的时候，正值华灯初上。

“我觉得我还是会把那条狗吃掉的，”多姆说道。霍夫曼使出吃奶的劲儿想要靠自己走，但是多姆和马库斯两个人一手架着他的一个腋窝。多姆知道霍夫曼感觉很不爽，因为这样一瘸一拐的回去，感觉就像是一个老头子。“给我来些咖啡。”

这就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维度。在这一边，甚至没有一个游民在外面闲逛。在安全区里面，街上的清洁工和维护队利用短暂的宁静让市中心保持整洁而甜美的样貌。这种坚持不懈总是让多姆赞叹不已。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可不像士兵一样，靠着战斗本能而分泌出来的肾上腺素。城市的味道甚至也与外面不同。消毒剂的味道，草坪的切割，附近面包房里传出来的香味——这些细节无不告诉人们这个地方虽然已经在世界的尽头命悬一线，但是在这一小块能正常生存下去的地区，人类并没有被完全打垮。

维护街道的人们停了下来，瞪着他们。多姆意识到这是因为自己的护甲上面都是虫族的血和内脏，而其他人也是这个德性。他等着他们对这些脏兮兮的污迹评头论足，但是这些平民只是简单的放下扫帚和铲子，笔直地站着，好像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事情，然后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让多姆不知所措，他都要哭了。*我太疲劳了，他告诉自己。*

“干得不错，”马库斯朝维护街面的人说道。一股干涸的血迹从眉弓一直流到脸颊。

一路走进城，都是一样的。早上起来去工厂或者办公室上班的工人，还是像平常的鼓励一样，停下来拍拍他的后背。

一个女人——三十多岁，长的不难看，但肯定和玛利亚一点也不像——走到霍夫曼面前，在他的脸上狠狠亲了一下，霍夫曼看起来更像是震惊，而不是被恭维。

“你太有魅力了，长官，”多姆开心的说。“脸上还有口红。”

“这是真吧，不是么？”女人看起来很高兴，“他们被打败了，我们终于打败了虫子。”

“我也不知道，女士，”霍夫曼说道。他终究还有谦虚的时候。“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一切。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杀虫子，直到再也没有虫子可以杀为止。”

多姆早就不去想结束战争这回事情了。但是走在大街上，看士兵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看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市民血肉相连，真是美好。现在他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士兵们享有超额的食物配给了。

霍夫曼知道他在干什么。士兵们看起来、闻起来像是一堆垃圾——血迹，破碎的护甲，胡子拉茬，身上都是丧命蛆虫的碎块和飞溅的斑点——这一切都在告诉世人，我们在外面殊死奋战，这效果秒杀任何秩序联合政府官方的漂亮海报。

而且这种自发的欢迎回家当然远胜任何数量的勋章。回怀特曼医院这么远的路上蹒跚而行，绝对是值的。多姆没有花多少时间与路障内的市民们一起，不过这提醒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而他们的世界又与自己有着多么大的差别。

“我希望你认为这条街上的剧院值得你付出伤口恶化的代价，上校，”医生出现在医疗部的一侧，这样批评霍夫曼。海曼医生年龄比伯尔妮要大，但是耐心却只有伯尔妮的一半，她从身后抬起霍夫曼的脚，就像是兽医在检查马蹄。“还有你，中士，你这头傻骡子要在这儿检查一下。你知不知道虫族的排泄物会感染伤口？”

马库斯耸了耸肩，查看了一下自己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好的，我以后会注意不开枪打

他们的内脏了，女士。”

对马库斯来说，这就是很开心的聊天了。多姆觉得把他扔在这儿交给医生处理挺好，自己就回到主营房去。他最需要做的事情——清洗完装备上的那些脏东西之后——就是洗个澡，然后找个最大号的餐盘，吃一顿饱饱地早餐，然后在伯尔妮改变主意之前找到她。

不，她已经向你许诺了。她会遵守诺言的。她会告诉你真相的。

对多姆来说，洗一个澡就是文明人与动物状态之间的区别。他让热水从头上冲下来，手掌放平撑在瓷砖上。然后他看着自己的身体，上面到处都是新伤，护甲边缘在皮肤上的压痕清晰可见，因为汗水已经在那儿泡了半天。

我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我还有多少时间？见鬼……

那个时候他想的事情仅仅是，他终于找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已经认不出他来了，或者她也不需要他了，因为他再也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人。

“你太累了，瞎想这些都没意思。”他对自己高声说道。“你又在想这些狗屁事情。去吃点东西吧。”

他清洗完自己的装备，又洗完澡，已经十点钟了。他走进食堂的时候，还有其他几个小队在——卡帕小队和欧米克隆小队——也在吃饭。欧米克隆小队的中士安得瑞森对他点头示意。

“嗨，圣地亚哥，打猎战果不错吧？”

“比平常稍微少一点，”多姆从安得瑞森的盘子里叉起几大块面包片，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不过也够惨的，霍夫曼差点完蛋。”

他们都笑了。

“你应该再卖力些，你这懒虫，”安得瑞森说道。“你觉得光子炸弹能把它们炸个稀巴烂？我们有没有送蛆虫们都回老家？”

“不知道。”

“游民们说他们都已经从托伦离开了。这几天都没有发现攻击。地面震动很大，但是没有蛆虫。”

多姆能听懂他们的弦外之音。他们希望多姆能带来好消息，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因为在他们眼里，多姆是霍夫曼精英小圈子的一分子。但是他没法这么说。

“我们希望如此。”多姆说道。

“我们还在帮你留意玛利亚。”

“多谢。”多姆瞥了一眼安得瑞森手下的士官，他的手撑着脑袋，昏昏欲睡。他的早餐都凉了，多姆把餐盘从他那里抽过来，自己全塞下去。浪费粮食在这个年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今天。“如果伯尔妮·玛塔琪在失踪这么长时间之后还能重新出现，那一切就都有可能，是吧？”

“圣地亚哥，你总是有一种奇特的魔力让别人活下去。”中士睡眼惺忪地说，眼睛还是闭着。他根本就没有睡觉。“甚至菲尼克斯也能活下来。他怎么样？在斯莱布监狱呆了四年，绝不会对他身体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真的有这魔力，那我怎么没有让卡洛斯活下来？

“他是马库斯。要让他完蛋非得扔颗光子炸弹才行。”

多姆相信这一点。马库斯就像过去一样强健，除了多了几道不如从何而来的伤疤，还有几道疤痕。他只是更加沉默寡言。他的处事方式就是这样。

多姆吃完早餐，到备餐室去找更多吃的。他必须吃饱肚子去见伯尔妮，伯尔妮已经警告过他：他要听到陈旧的坏消息。

怀特曼基地，阿尔法小队至德尔塔小队的营房区

伯尔妮坐着，脚翘到椅子上，明白想要跟上年龄只有她一半的那些小伙子是什么意思。

疼。从眼睛到裂开的嘴唇，再到膝盖和手腕，浑身都疼。健康只是一个方面，恢复时间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霍夫曼比他还大几岁，所以她知道自己经历的痛楚，霍夫曼也一样不少。在隔壁房间里，费德里克·洛加斯打着年轻人熟睡时特有的鼾声。巴尔德在清理他的靴子。科尔支起一张椅子，趴在远角的桌子上。

好的，巴尔德是个天生的废物。我可能不会被分配到德尔塔小队。我和他关系如何，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她还从来没有讨厌过一名士兵。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想要和这个混球之间达成谅解。

“嗯，”她说道，“安雅·史陶德，金发小子。”

巴尔德的眼光并未从膝盖上的靴子上移开。“她怎么了？”

“她现在这么大了，为什么还是一名中尉？这小孩是个奇迹。”

“升职有什么意义？”巴尔德嘟囔道。“只有混球才会想要升职，才能升职。无论如何，自从你走了之后，奶奶，女人的选择就只剩下喂奶或者做后勤杂工。她没法要小孩，所以她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他就是个时刻准备吃枪子的目标。她是个狙击手。虽然她一直秉承善意，但还是忍受不住。“你也升到了下士，他们是不是因为你一万个不愿意，用枪指着你逼你升职呢？

巴尔德顿了一下。“我们还要争论多久，奶奶？”

“直到你坚持不住，金发小子。永远别去招惹老牌士官。”

“火箭筒女士说出了真相，达蒙小子。”科尔还在便签纸上写写画画。

“你永远赢不了一个能吃猫的女人。”

“我对你和对小队里的其他人都一样，玛塔琪。”巴尔德说道。

科尔朝自己点了点头。“这也是真的，宝贝儿。达蒙就是有这么点招人喜欢。他就是缺少我这种自然的魅力。”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真相。“那你在干啥，科尔？”伯尔妮问道。

“给老妈写信。”

“我还以为你家人都已经不在了。”

科尔停了一下，眼睛还盯着纸面。“他们的确不在了。”

伯尔妮楞了一下，明白过来。科尔可能是他们之中最理智的那个，他是可靠先生。在一个死人比活人还多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理智实在是个很难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每个人——绝对是每个人——都以最残忍的方式失去朋友和家人的社会里，“正常”一词的定义也要变一变。

她探出头，看着科尔。他坐在桌子旁边，两张桌子拼成一个，不然就太小了。他费力的写着什么，有时候脸上带笑，有时候眼泪却流下了脸颊。巴尔德似乎并不大惊小怪，但是伯尔妮却吃惊不已。

“你没事吧，科尔？”

“我没事的，我一直都没事。”

伯尔妮站起身来，坐到他桌子旁边的板凳上。他又继续写了一会儿。

“我能问问么？”她说道。

他用左手擦了擦脸。“继续，宝贝儿。”

“你为啥要干这个？”

“见鬼，都是些她活着的时候我觉得没来得及说的话。她是死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就不能写出来了。这些话还是写出来为好，比闷在心里强。”他坐回到板凳上，椅子吱吱直响，读起了他写的东西。然后他把信纸折叠起来，装进口袋里。“他妈的，我真想念她。我想念他们。”

伯尔妮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她不想让科尔看见自己也几乎掉泪。“对不起，打扰了，科尔。”

“你没有带来什么麻烦，从来就没有。”他抓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掌太大了，伯尔妮的手一被握进去就看不见了，而且，伯尔妮还不算小个女人。“你还好吧？在和渣滓们厮混了多年以后，觉得回到我们这些好人当中很难了？如果你想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不再缠绕在心胸之中，伯尔妮，就说出来吧。我就在这里，你不要感觉到什么压力。”

科尔总是能感觉到别人的想法，这甚至有些恐怖。是的，很难再次相信他人了。

很少有人知道，她睡觉的时候匕首和上膛的枪不是放在枕边，而是握在手里。就在她知道自己安全了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她一阵放松，过去的几年历历在目，感觉就像是地狱：无政府状态，部落制度，暴力，所有隐藏在人类皮肤下的兽性都显露出来。

但不是虫族的兽性：是人类的兽性。

蛆虫们本身就是兽类，而且从不知好歹。人类——人类更加糟糕，因为他们能够选择成为文明人。人类已经开化了几百年，上千年，没有理由。人类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堕落了，而惟一残存的理性——她在过去的十四年中看到的惟一值得保存的人性——就是秩序联合政府。

她从来不认为，她看到这个政权入侵并征服她的岛屿是为了守护人类更高的价值所在。

但是现在只剩下秩序联合政府，她穿过半个星球是为了重新回到士兵们当中，而不是为了重新回到秩序联合政府。

“我曾经做过很糟糕的事情，”她终于说道。见鬼，她已经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了。一个热水澡，长久以来被遗忘的美味，炮火之下被压抑的同志情谊的力量，禁闭洪水的大门突然打开。“不是我剥皮的那只猫。”

巴尔德写写画画的有节奏的声音停了几个节拍，又继续开始。

“好的，火箭筒女士。”科尔说道。他的声音平静而认真，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科尔。“我敢打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肯定事出有因。”

这很有意义：科尔总是明朗的开心，这不是他藏匿恐惧的方式。他的感情也很强烈，

他很有自知之明，不需要在黑暗中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他这样表现是为了自己所在的小队——让每个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感觉刀枪不入。科尔是那种终极的团队成员。

“我需要上个厕所，”她说道，迫切需要自己一个人。“五分钟。”

她跑下通往盥洗室的楼梯，找到一个位于远端的小隔间，坐下去哭泣。科尔很体贴地想像她回来的原因。他就是那种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的人类。她受到的打击很大，她花了十分钟用浸了冷水的毛巾擦洗自己的眼睛，直到她觉得可以控制住自己在科尔开玩笑的时候不朝他打一耳光，才回到房间之中。

但是多姆·圣地亚哥正等着她，满脸期待地看着她的脸，像极了卡洛斯。

她走进去的时候，多姆站了起来。

“你已经让我等了很多年，”多姆说道。“我并不愚蠢。我每次问你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的脸色。你根本不想谈起卡洛斯。”

他基本上没有错。科尔朝她点了点头表示意会，他站起身来把巴尔德牵引开。

“嗨，达蒙，”他开玩笑的猛击了巴尔德一下。“这些靴子已经搞好了。”

“我知道。”

“那就收拾好装备，宝贝儿，因为我们说过要去接卡车。”

巴尔德会意，不过他还是用食肉动物的眼光瞪了伯尔妮一眼，但是伯尔妮根本不为所动。“我们会在车场等你，奶奶。”

她等着门关上。

“好了，多姆。你想知道什么目前尚不清楚的事情？”

“真相。”多姆说道。

“真相和事实是不一样的。”

“那就交给我来判断。你是一个诚实的女人，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吧。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了。”

他把手伸到衬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选了一张给她看。照片大出她的预料而且让她震惊不已，只是三个年轻人的普通合影而已——多姆、卡洛斯和马库斯。卡洛斯在中间，胳膊搭在另外两个人的肩膀上。让她震惊之处在于，马库斯咧开嘴笑，嘴巴都要咧到耳后根上了，而且没有戴那个他几乎从来不摘下来的头巾，所以她费了一番力气才认出这是那个她所认识的士兵小时候的样子。这和她今天所认识的马库斯——满脸伤疤，不苟言笑，永不安宁的马库斯之间有一条海湾那么大的鸿沟，她简直没法将二者连接起来。

“卡洛斯没有活到能见到我女儿那一天，”多姆说道，把这张照片插到其他照片当中，好像他在安放一个圣物。“告诉我吧，这样我做的一切才有意义。拜托了。”

卡洛斯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不过长得漂亮似乎也是浪费，他要把人类社会从威胁中拯救出来，潜伏在地下的圣物要毁灭整个人类世界。

“好吧，”伯尔妮说道。“卡洛斯是个英雄——最好的那种英雄，他为他人而成为英雄，而不是为了什么理念成为英雄。如果需要冒什么风险，他会第一个冲上去把马库斯推开。他不知道什么叫放弃。他很欣赏你，而且他也为你而自豪。”嗨，女人，这比告诉他最糟糕的事情还要糟。你还要玩弄手里的刀玩弄多久呢？“我仍然很想念他，你想知道这个么？我可能还记得一些零星的好玩的事情，就像那次他在副官的床上尿尿——”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他得到了恩布里之星勋章，这难道不说明了很多东西么？”

“不，恩布里之星勋章什么也不能说明。我知道的只有颁奖词里说的。”多姆和卡洛斯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没错儿。他从来不放弃，他也不肯后退，就算知道不后退就会受伤也一样。“你在那儿——当时正在那儿。还有马库斯，但是我不能把他推到让他伤心透顶的绞肉机里面去。告诉我你看到的一切吧。”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需要知道。

也许多姆确实想要知道。

她肯定知道会带来什么麻烦。一旦你告诉某人真相，就再也无法收回，而他们的余生就会陷在这个真相形成的盒子里面，无法逃脱。伯尔妮太喜欢多姆了，她不愿因为自己的无心之失让多姆也不能自拔。

“多姆，他死了。”伯尔妮说道。“你作为士兵已经服役了十八年。你知道死亡和电影里根本不一样。你需要知道像电影那样的细节？”

多姆的表情和卡洛斯也一样；他咬了一下牙，嘴唇紧绷着，狠狠皱着眉头，好像他在努力思考着什么。

“是啊，”他说道。“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他的兄弟。他有这个权利。这不是我应该保守的秘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感觉还是我的罪恶？

“这会让你感觉很不安。”她说道。

“好的，是啊，我没问题的。多谢了。”多姆点了点头。伯尔妮想拎着巴尔德的衣领把他拽回来，让他看着多姆，看看真正的男人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对不起，我不想把惨痛的记忆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再翻出来。”

伯尔妮几乎迷失了，多姆和卡洛斯有一样的能力，就是总是首先为他人着想。但是十六年之后，她再也不会犹豫，让一个勇敢的人完成最困难的事情。她再也不会凝住不动，让另外一个卡洛斯把她从一个艰难的抉择中解救出来。

对不起，卡洛斯。但是你已经证明了。你已经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男人，而且我没有剥夺你证明的机会。而且，我不用每次举起枪的时候就仿佛看到我的子弹正奔你的眉心，然后痛恨自己杀了你。

甚至就在最后，卡洛斯也挽救了伯尔妮。

“你的哥哥，”她说道，“做了一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要至少做一次的事情。他搞砸了，但是他冒死去救马库斯，而马库斯几乎为了救他而丧命，而且他们两个人想都不想就会为你去挡死。人类之间没几个人会有这样的爱。这种爱主要在士兵中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爷们。这已经超越了家庭，这是文明。这是人性中最精华的一部分。甚至巴尔德，这个近亲生育的杂种。有趣的是，有一群混蛋会用电锯去砍其他的人。”伯尔妮把她的手放在多姆的肩膀上，让他坐下；他的脸庞看起来更加有生气，而不是被打击，好像他发现了一直躲避他的终极宗教信仰。“现在我要做一件高尚的事情，告诉你每个该死的细节。因为卡洛斯是个他妈的英雄。”

GEARS OF WAR

第十九章

你是什么意思，佩桑人不够格得到恩布里之星勋章？这到底是什么狗屎排外主义？你是说你必须在得到承认之前先要被秩序联合政府打败才行？佩桑人自愿和我们并肩战斗，他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他们的人是我们的该死的附属地区人口的两倍。

（少校维克多·霍夫曼，在26团团部对将军的副官说。此时他完成了攻击阿斯弗点的报告，推荐军功章）

战舰波米罗伊号，奥斯特里海岸某处，十六年前，测量员行动结束之后几个小时。

“给我一个小时，”通讯室的中尉说道。“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卫星窗口。我保证可以让你打个电话。”

“多谢，长官，”多姆说道。“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也不会问了。但是我老婆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而且自从她生产以后，我还没有和她说过话。”

“没问题，”中尉说道。“能把一艘剑鱼式开到移动的海鸦直升机里面的人，肯定排在第一位。”

这一次，多姆非常自豪的享受VIP的待遇——小多姆·圣地亚哥，被所有这些军官所款待——但是现在的一切都让他充满罪恶感，迷惑不已。他睡不着觉。他因为疲劳而发抖，但是每次他滚到周遭都是空位的床铺上，想要闭上眼睛，内心深处的野兽就开始说，别睡觉，别睡觉，你不知道自己做梦的时候会看见什么。他发现自己的情绪从一个极端奔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一会是摇晃着孩子睡觉带来的纯粹的流着眼泪的欢笑，一会是因为那天晚上失去战友而带来的极度的悲痛，他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平衡。

大概两点半的时候，他穿过走廊，来到机库甲板，等待巨鸦直升机飞进来。波米罗伊号依然处于防卫状态，它所有甲板灯都熄灭了，一直要等到它冲出奥斯特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等卡洛斯和马库斯回来，我就好了。

等他们回来，一切才有意义。多姆等待的时候，他身子探出甲板上的栏杆，甲板船员就在他身后来来去去。有的人停下来和他握个手，消息传的很快。霍夫曼过来站在他身边。

“我没有什么保证，”霍夫曼平静的说道。“但是我已经推荐你得到恩布里之星勋章。”

“我还没死，”多姆说道。“我应该死掉才能得到那枚勋章，对吧？”

他只是半开玩笑而已，他的哥哥死了。霍夫曼没有答话。他失去了本贾菲尔德、杨，还有摩根，还有相知数年的佩桑人部队，有的人从砧骨门之战开始就跟着他，他一定也很难受，今晚没有人是胜利者。

“但是我也没有死，”霍夫曼说道。“或者提米欧，西姆，其他的手下，都算到你这儿了。”

“我不是个英雄。”多姆只是想回家，看看玛利亚和孩子。“那其他人怎么样？他们有勋章么？”

好像霍夫曼想说些什么，但他只是点了点头，靠在栏杆上，沉默不语。霍夫曼是个不怒自威的军官，但他不是一个和他人关系亲密的家伙，其中肯定有什么事情。

看到马库斯走下海鸦直升机的时候，多姆明白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等着卡洛斯现身，但是甲板上人走光了，伤员也都搬走了，他觉得大脑一片空白，甲板的一头显得无比遥远，就好像突然之间被投石机扔到了甲板的另外一头。玛塔琪中士和马库斯一起经过，和她轻轻地说话，拍了拍他的后背，才走向霍夫曼。

“伯尔妮，”霍夫曼说道。“看到你真高兴。”他转身向多姆。“今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所以如果你想找我聊聊——你知道我在哪里的。”玛塔琪中士握住多姆的手，握了一会儿。

是的，的确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失去了自己的手足。他们把他带到了卡罗纳号上。

多姆不想动。他身体的一部分感觉如果他不走第一步，就可以永远地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到来。身体的另外一部分告诉他，他要面对现实，因为这件事情终究挥之不去。他挪动了脚步，半路上遇到了马库斯。

“多姆，”马库斯停在甲板中间。他看起来很恐怖。他摘下自己的头巾，攥在自己的拳头里，死死盯着，好像他在挣扎着说些什么、

“多姆，对不起，对不起。”

他也只能这样——他也只需要这样。多姆可以听见他自己说，“不，不，不应该是卡洛斯……”但这不是真的。他的脸感觉僵住了。他的嘴巴动不了。

他错了。这就是世界的末日。

贾辛图市主权大厦；五周之后

在钟摆战争中，奖章授予和颁发都非常快。联合政府在战争期间效率非常高，而且它已经在战争中运行了超过八十年，而且——霍夫曼愿意这么想——政府想让活下来的人依然在政府里的时候就让奖章挂上去作为装饰，这样他们就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人分享荣誉。

对媒体报道来说，这也更好些，霍夫曼站在那儿等颁奖典礼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一点。

绝大部分获得恩布里之星奖章的士兵都不能亲自享受这一时刻。霍夫曼与多姆·圣地亚哥和马库斯·菲尼克斯一起加入了活着被授勋的少数人的名单之中，他在这里感觉却不是荣耀，而是尴尬。玛格丽特觉得早就该得到晋升；而霍夫曼根本不屑一顾，他不想让玛格丽特也来参加典礼，这让玛格丽特很生气。但是中校已经签署了备忘录，让她过来，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连衣裙，霍夫曼觉得太高调了，不喜欢。不过这改变不了什么。这只是让他离报名参军时想做的事情又更远了一步：前线作战。

霍夫曼和其他准备被授予荣誉的人在巨大的接待室里面等着。接待室里光洁的大理石柱子像一片茂密的森林，红棕相间的颜色更让人觉得像是迷失在茂密的丛林中。墙上挂着建国先父们的画像，都镶嵌在镀金的画框之中。华丽的雕像比其他公共建筑中的雕像更加

精美，但是这儿秩序联合政府拉了一条线，让最中心的地带做出了自我牺牲，只保持简朴的公共用途。

士兵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穿着各个战役中的游行礼服，不光是测量员行动。这里还有寡妇和孩子——还有鳏夫，他们都穿着平民服装，顺着舞台的方向，准备在照相机的镜头中接受勋章，摆出一副禁欲主义者的自豪感。其中的一个孩子自己就穿着军装：安雅·史陶德。听着自己的妈妈被炸得粉身碎骨，一个人怎样才能应付这种事情呢？她自己就值得获得一枚勋章，因为她在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坚守岗位。她在和马库斯还有多姆谈话，眼睛垂着，面色苍白。他们两个人都伸出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像是在保护她。他们两个人替她挡住了照相机。一切不言自明。

霍夫曼发誓如果有哪个不知趣的媒体记者在待客厅里给这几个人拍照片，他会跟着他们把照相机都砸烂塞到他们的屁股里，让他们看看自己下面的牙齿长得什么样。

见鬼，不戴头巾的话，马库斯·菲尼克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孩子。而且他的确是个孩子。

霍夫曼一直觉得媒体是必不可少的魔鬼，就像是空袭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喜欢他们。这些人从一堆人走到另外一堆人中间，在颁发奖章仪式开始之前进行采访，霍夫曼祈祷他们不要过来到自己这儿。

他们当然会过来。一个礼貌但是瘦弱的年轻人直对着他走了过来，他显然还不知道成为一名士兵意味着什么。他满脸都写着我得到了不当兵的豁免。

"快滚吧，寄生虫。"霍夫曼说道。"为什么你们不报导仪式结束之后的事情，你们自己还要养活自己的小孩？"

不出他所料，那个小孩一样的记者一点都不退缩。他一定习惯于在这么大的年龄就被当作童工，这可是虐待儿童。"听起来你好像不支持战争，上校。"

"我当然不支持，"霍夫曼咆哮着说道。"我只支持赢得战争。参加战争的惟一意义就是尽你所能，尽快结束战争。这他妈的不是一个业余爱好。"

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能想出来的惟一解决方式。

达尔耶尔手下搞公共关系的走狗们正在四处寻觅。一个人找到了霍夫曼，抓住他的胳膊，而他的同事们带走了这个正在笔记本上狂乱写着什么的记者，阻止了一场灾难。

"霍夫曼上校，这对我们毫无帮助，"她说道。"你知道他们就像蚊子一样叮着着我们。"

"对不起，女士，我是不是泄露了什么机密？"他向前走了一小步，进入了她的个人空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蛮不讲理，但是他对待手下的女兵和对男兵都是一样，而且对于任何玩笔杆子的平民，他也不会变更这项原则。"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损失了一半手下。"

但是霍夫曼并不是媒体真正想要追逐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打算：多姆·圣地亚哥，一个令人震惊的年少英雄，在接受自己的勋章的时候也代亡兄接受了勋章，而他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也和他们一样勇猛，他就是圣人般的亚当·菲尼克斯之子，可怜的马库斯。马库斯的心都碎了，他虽然穿着崭新的中士礼服，眼睛却没有丝毫血色，空洞迷茫。泰鲁斯最勇

敌最好的士兵却满脸写满了悲哀，这真是一幅颇有讽刺性的图画。他们甚至可以加上挂着英雄母亲的恩布里之星勋章的金发小女孩的图片，这可是五星级的头版头条，获新闻奖的赌注。

但这是真的，这都是真的，这是悲剧。他们都是好小伙，好姑娘，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但却成了这样，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他们做到了。

颁奖仪式快速而低调。达尔耶尔主席和参谋总长有许多勋章需要颁发，从恩布里之星到国父军事奖章不一而足。霍夫曼在达尔耶尔面前立正，眼睛直直瞪着达尔耶尔。

"非凡的勇气，上校。"达尔耶尔说道，伸出了自己的手。"政府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一次作战行动颁发这么多恩布里之星奖章。"

霍夫曼没有去握手。他拒绝伸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这次晋升会是最后一次，而就为了这个举动，也值了。

"我代我所推荐但却没有获得勋章的的佩桑人部队接受这枚奖章，"他说道，看着达尔耶尔的脸都要抽筋了。"佩桑人是志愿盟军，而不是被征服地区的傀儡士兵。他们自愿参加我们的战争。所以，这枚勋章应该给白泰克中士和他的乡亲们。"

是的，霍夫曼的职业生涯完蛋了。达尔耶尔的眼睛就是这么说的，霍夫曼看见了，而他感觉一片平和。他知趣的朝舞台一边下去，很配合宪兵。他走到院子里，抬头仰望着蓝天，他的心在愤怒的跳动。

他笨拙的拔下勋章，勾破了口袋里面的线，破口大骂。

"你能戴上你的恩布里之星勋章么，上校？"一名摄影记者问道。他甚至没有听见这个家伙走过来。"拍一张照片，很快的。"

这个可怜的混蛋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我他妈的不行，"霍夫曼说道。

而且他自己也没办法解释原因。这是个机密任务，媒体除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摧毁敌方设施，营救秩序联合政府人员的生命"，根本不知道测量员行动的其他任何细节。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除非过了很多年之后政府解禁。但是这里的媒体已经习惯了这种限制。毕竟现在依然在打仗。他们已经习惯了无法被说的太细的英雄，而且学会了不要问太多为什么。

霍夫曼在无名烈士墓花园的小石凳子上等着。砾石铺就的小道从园子中穿过，小道的两边是修剪得非常整齐的微型篱笆，密密的篱笆只有二十公分高。小道走到头，是一座新的坟墓，光洁的大理石墓碑不会被天气侵蚀，也不会长苔藓，上面刻着：

列兵卡洛斯·贝内迪克托·圣地亚哥，恩布里之星勋章，26步兵团——在奥斯特里阿斯弗原野阵亡，战争历77年雾月15日。年龄二十。

"这就是你的命，大兵。"霍夫曼说道。"这就是你的生命，一共六行。"

卡洛斯的家人没有参加仪式；亚当·菲尼克斯也没有参加，多姆的老婆也没有参加，因为她还要照看两个孩子。霍夫曼不会责备圣地亚哥家的任何人，因为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悲伤在众人面前藏起来。他在这里看着太阳划过墓石，直到菲尼克斯和多姆最后沿着砾石小道走过来，看着他，好像他冒犯了什么。

"我会走的。"他说道。

“不需要走，长官。”多姆把装着他恩布里之星勋章的红色皮质盒子攥在手里。

“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饭，所有的人都在，实习生史陶德和菲尼克斯教授也在。你愿意来么？”

“那这真是太客气了，大兵圣地亚哥。”霍夫曼抬起头看过去，发现菲尼克斯只是盯着墓碑，神情肃穆。“我必须要挺过去。我还有老婆要照顾。但是我如果能和你喝一杯酒，不胜荣幸。”

霍夫曼站起身，和他们握了手，缓步走向依然等在大门处配给他的轿车。轿车会一直等在那里，除非他特地绕开，自己一路走过这座城市，收起自己的思绪，仔细考虑他现在要做什么。他现在已经彻底毁了自己晋升的机会，甚至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也不可能。那又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宁愿重新去做士官。他停了下来，回头去看马库斯和多姆。

霍夫曼从来就不知道该去如何评判马库斯·菲尼克斯，他只知道他是个超级士兵。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完全是个谜，而且霍夫曼对那些动机不明的人从来就处不好关系。

起码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菲尼克斯蹲下身来，用刀掏挖墓碑上的白色大理石碎片，一直挖出了一个洞。他花了很长时间。这个景象让霍夫曼吃惊不已，并且……是的，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霍夫曼这么一直看着，直到他的副官沿着小道一路跑来。

“上校，你的车还在等着……”

新的军衔让人很不舒服。“我知道。”

“他在干什么，长官？”

这一刻，霍夫曼说不清道不明地感觉要保护什么。“你回司令部去吧。我可以自己回去。你走吧。”

就算菲尼克斯现在知道有人在看着他，他也根本就不在乎。他拂去了手上的灰尘，半蹲着，扭了扭自己的头。然后他取下自己的恩布里之星勋章，放在圣地亚哥墓碑上面的小洞里，然后把泥土和大理石碎片填回到小洞中。

这像一记耳光打在霍夫曼脸上。有一刻，霍夫曼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也不能下咽，不仅仅是到了掉下眼泪的边缘，而且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生命中他可以依靠的支点，仿佛处在悬崖边上。他肯定已经做了自己需要去做的一切，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人到中年的人生输家，疯狂的要扔掉自己已经辛苦赚来的一点点辉煌。

你不能理解的，玛格丽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释。

霍夫曼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恩布里之星勋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坐下来开始给白泰克的遗孀写信。他在信封里装上了恩布里之星勋章和一张银行支票，这对一个佩桑乡下山区的农妇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产，足够她花到最后一刻。

瑞道特酒店 东路障处，那天晚上

这是个痛苦而悲惨的晚上。

多姆的父母在餐会开始之前就离开了，他们还要赶回去接替孩子的保姆，而且他们看起来丝毫不为错过餐会感到遗憾。他们混得最好的时候，这也不是他们该呆着的地方，而不要说他们现在每晚都为卡洛斯垂泪。

这也不是多姆该呆着的地方：银质餐具和浆洗得雪白的餐桌布让他非常害怕自己洒了什么东西在上面，不过最让他不习惯的还是恭恭敬敬的侍者。他简直不敢相信会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你为别人服务的时候，别人看都不看你一眼。他和马库斯都穿着正式的制服，只有恩布里之星勋章的绶带告诉你白天发生了什么。而且马库斯看起来比多姆感觉更不舒服。

菲尼克斯教授意图是好的，多姆非常确信这一点，但是他只是不会处理这种事情。这顿饭几乎没人说话。事实上他们也别无选择，因为他们都承受了沉重的损失，就好像还有其他人也坐在桌子旁边，他们想说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重的沉默，所有人都不愿意说话。

其他桌子上频频碰杯，餐厅里挂着厚厚的窗帘，碰杯声显得沉闷了不少。

"你准备把卡洛斯的勋章借给团部的展览馆么？"菲尼克斯教授问道。

多姆不知道怎么办。马库斯在那种成排的书架和充满古董的世界里长大，他才会得体地回答。"不，先生。我要给父母。"他希望马库斯的老头子不要再问他将如何处理自己的那一枚恩布里之星。他希望贝内迪克托留着它。"现在本来就应该给他们。"

"安雅？"

她看起来也有些茫然无措，她坐在马库斯和他老爸中间，没法避开这个问题。多姆倒是希望她避开这个问题，当妈妈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总是有钢丝一样的神经，而且实际上她是个安静的女孩子——偶然的几次接触他就能感觉得到。

但是她内心中已经有些事情改变了。

"不，先生。"她坚定的说。"这是她留给我的惟一的东西，我不能让陌生人看着。大家已经看够我的丧亲之痛了。"

很好，这是一个崭新的安雅。马库斯看起来也很吃惊。他慢慢地、小心地看了她一眼，他觉得自己自己这样偷看一眼别人是不会注意到的，而且多姆希望他们两个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约会或者干个什么。

"我理解，"教授说。"如有冒犯，再次道歉。"

这就是很刻板而且正式的道歉了。埃杜阿多·圣地亚哥会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她从未有过的父亲式的拥抱。史陶德少校是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难怪她会受到马库斯的吸引：他们两个骨子里都是孤独的天才孩子。

见鬼，菲尼克斯老头子甚至不能给马库斯讲自己母亲的事情。那我怎么能期待安雅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呢。

多姆又让自己想起卡洛斯，尽力不要让自己总沉溺在无休止的回忆最后的日子当中。

他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他们最后实际上说了什么，没有留下消息——多姆只是想不起来了。

丧亲之痛是连续的两击。首先它让你沉浸在挥之不去的悲痛之中，甚至你睡觉的时候也不放过，然后它就调转刀锋所向，在你的耳边说它一直在你的生命中警告过你，但你就是不听——等我走了，你会想念我的，珍惜每一天吧，说不定哪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你会不惜代价地争取一个机会告诉他们你是什么感觉……

这都是真的。没人可以说他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都认为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或者要发生的时候，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但事实绝非如此。

玛利亚在桌子底下抓住了多姆的手。他现在想的只是回家，锁上门，然后——

家，他意识到，是他父母的房子。是的，这就是他需要回去的地方，和玛利亚还有孩子们在一起，和整个家庭，自己所爱的人完完整整的一起度过几个晚上。这种需要让他充满了罪恶感。因为马库斯也需要他，虽然他从来不承认。

“还有人需要加杯咖啡么？”菲尼克斯教授终于问道。“玛利亚？安雅？”桌子上面摆着各种奇怪的杯子，全都半满——水，各种酒，甚至还有白兰地——但是没有人真正在喝各种饮料。安雅喝了两杯酒，马库斯喝了三杯。多姆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算是很多了。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回去了，”安雅说道。“多谢你，教授，在一起真是太愉快了。”

我们必须要走，我受不了了。

多姆发现自己觉得安雅很适合马库斯，因为如果你把身体靠在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损失也就不那么难以承受了。在阿斯弗点之前，她肯定对他有意思，而且她不在看着他的时候，马库斯盯着她大腿的时间也未免长了一点。现在他们两个似乎被一种感觉连接了起来，这种感觉就是他们无须相互解释自己受到了多大的伤害。也许天资聪颖的小孩长在强势的父母身边，注定要经历各种坎坷，没有什么平常人觉得理所当然的知心的时刻。

她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夹克衫。“你没事吧？”多姆说道，弯着他的肘子。

她穿着高跟鞋的时候从来就走不顺当，而且她现在还喝了一两杯，有些站立不稳。“马库斯，我会给安雅叫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军官宿舍。”

“多谢，我会没事的，”她说道。“我要去妈妈的房间里面去看看。”她转向玛利亚。“你的多姆是一百万人里面才有一个。他的确如此。”

安雅很少这么说话。你的多姆。这好像是她想要澄清他们只是朋友而已，而且她也不准备和他之间设计些什么事情出来。也许其他人都觉得她咄咄逼人。

马库斯走了过来。

“我要看看她有没事，多姆。”他说道。而且，他以一种正式的老人才用的方式向她伸出手，好像他曾经受过训练如何对待一位女士，这绝对不符合他的性格。

“我们会没事的。”

多姆叫了一辆出租车，塞给司机几块钱。“这两个人，”指着马库斯和安雅，“带他们到

他们想去的地方。”

多姆和玛利亚回到了他们父母的房间，他一晚上都陪她蜷在沙发上，怀里抱着贝内迪克托和席尔维亚。他不敢闭眼，或者把他们放下来。他不知道他怎么回去继续执勤，因为他不想转过身面对自己的家庭，因为他害怕只要转过去一秒钟，再回来的时候家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说的没错，”玛利亚说道，眼睛闭着。“你真是百万人里面才挑出一个。”

“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知道。”

“我们最后只是在那个房间里等着那枚勋章，那完全是……我不知道。我，他和马库斯的友谊中间出现了点什么。”

“现在，马库斯和安雅……”玛利亚说道。“我知道这看起来对你是个好主意，但是那两个人在今晚之后就再也不一样了。别想着去替他们搞定。而且，她是一名军官，他也是军人，他们最后会被起诉的。”

“如果只是在非值班时间，就不会被起诉。”多姆憎恨摧毁希望。他希望明早就看见马库斯爱的昏天黑地，而不是整天埋着头，这样多姆就不用用肘子推推他，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情况会改变的，人是会改变的。”

生活总是这个样子。阿斯弗作战之前如此，阿斯弗作战之后也是如此。多姆现在生活在后阿斯弗时代，这个时代是一块奇怪的新大陆，他所能认出的地标只有自己的家人和马库斯·菲尼克斯。

而且就算是他们，也再也不会一样了。

GEARS OF WAR 第二十章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对他什么都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个阿斯弗点的守卫，他的名字肯定不是纳坦，而且，如果他是我的手下，我会为他而感到自豪。请保证他不要被遗忘。

（霍夫曼少校关于袭击阿斯弗点的正式报告，已经遭到大幅修改。于奥斯特里大使馆的保管室中发现：盖上未使用的章。）

怀特曼医院医疗楼恢复室，出现日之后十四年，现在

“你弄完了么？”霍夫曼质问道。

“没有。”海曼医生戳了戳他腓肠肌的后面。这里还是没有知觉，而且他也看不见她在做什么，因为此刻他正面朝下趴着，这并没有让他更开心一下。“你有没有试过用更加平和的态度？”

“少来这一套，我治疗过的伤员比你灌下去的灌肠剂还多。”

“那个时候我们还承担得起失去几名士兵的损失。”她说道。“现在甚至像你这样可怜的老混蛋都要拿着枪打仗了。相信我，我可以用灌肠剂让你一个星期都痛不欲生。”她转向另外一张病床，看得出来非常生气，不是做做样子。“我再也不想听你，或者菲尼克斯中士唠叨了。如果我知道你刚从斯莱布监狱出来，我几天先就会让你呆在这儿了。你身上几乎有人类能得的所有疾病。”

“我洗过手了。”菲尼克斯说道，他的声音就像一个将死的蛆虫被拖过碎石路。

“洗两次。”

“好吧，你们两个人就相互做个伴，我去处理真正的病人。他们刚送来一个十八岁的下士，两条腿都没了，所以你们两个他妈的英雄就继续吧，为自己感到悲哀，直到我回来。”

这个消息起到了一点效果。霍夫曼感觉像是吃了苍蝇。但是他现在被自己关了禁闭，还和马库斯在一起，躲都躲不掉。他们没法随便聊聊，他们除了处理蛆虫不在的时候横在他们之间巨大的障碍，什么也做不了。

我有了很高的荣誉，他永远别指望有我这种机智。

“我需要知道一些事情，菲尼克斯。”霍夫曼违反了海曼的指令，翻过身坐起来，因为他必须要看着这个人的眼睛。“我做了那些事情之后，你到底为什么要回来救我？”

菲尼克斯盯着天花板，手指交叉在一起枕在脑后。“不抛弃任何士兵。也许我回去是为了卡利索呢。”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没法容忍做事只做一半。我把你扔在那儿等死。”

“是的，”菲尼克斯说道。他就是那种确实如此的语气。“你把我扔在那儿交给虫子，可是你让强奸犯、食人族、恋童癖和连环杀手都大摇大摆地走了。”

霍夫曼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菲尼克斯脸上完全看不到愤怒的迹象，这也让他有些担心。他必须要揭开盖子。“你现在要算清帐，是吧？”

“没有啥要清算的。”

“我打赌有。”见鬼，他和他的老头子一样。一台该死的机器。如果我没有在圣地亚哥的坟墓那里看到他，我会以为这个家伙一点感情也没有。“你觉得这事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感觉。只是小小的误会，诸如此类。”

“我们只是得到命中注定的东西。”

不，你没有。有你那样光辉记录的人不应该如此。

霍夫曼感觉自己快要被罪恶感吞没了。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理智喷薄而出，自己一点也控制不住，他知道这并不能让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变得理所当然，但是他现在的嘴巴处在自动驾驶的状态。

我害怕了。我一直都害怕。不是死亡。比死亡还糟糕。我搞错了。冤枉别人了，做错事了。

“你当时胡乱行事，士兵因此丧命，中士。”他说道。好像我就从来没有过？“你让我们丢失了贾辛图。你的老爸只是打了个响指，嘣的一声。你离开了手下，躲开了定位激光束。你觉得那么做的话，到最后自己就不是个混蛋了？你有个多姆一样的哥们，他会为你流尽最后一滴血，就算他的老婆找不到了，他也把你放在第一位，而你对最那些依靠你的人们做了

些什么？”

“我的意思是，”菲尼克斯缓缓说道，“在很久以前，有些人因我而死，所以我不能抱怨说有人对我也做一样的事情。”

这彻底的出乎霍夫曼的预料。他不知道如何把话题绕回来——或者，更准确一点，借坡下驴。他想要道歉，他的确很想道歉。

“那就告诉我真相，”他说道。“说出那些你没有告诉军事法庭的事情。我需要知道。你的老爸手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至于你要离开职守，非拿到不可？因为我无法相信亚当·菲尼克斯会指望他的儿子当逃兵，只是为了救自己一命。”

“我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也从来就不知道。”

“他一定说了些什么。”

“他总是把秩序联合政府放在首位。他有自己的原因。这就是我惟一信任他的一点。”

“我听过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个狗屎理由是最烂的，”霍夫曼说道。现在，他的嘴巴又在快速开火，所有的怒吼都在掩盖真相，他听到这个最强硬的士兵承认自己的老爸是个混蛋，这让他尴尬不已。实际上，霍夫曼信任菲尼克斯。他可能不会在军事法庭上说，因为公开承认亚当·菲尼克斯不是智慧和道德的完美模范太痛苦了，无法处理。但是你可以去苛责一个死人，说几句过火的坏话。“你太晚了，你的计划没有实现，人也死了，我们丢掉了贾辛图的绝大部分地区。”

“我知道我搞砸了，上校。我的审判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太晚了。如果你想要挑拨让我怨恨自己，你也太晚了。”

霍夫曼的愤怒——对自己的还有对菲尼克斯的——消散了一些。“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吧？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跑到你老爹那里去，好像他还在控制着你的生命。”

菲尼克斯用一只手肘支起身，转向霍夫曼，跨过治疗台的间隙。他们两个人几乎鼻子碰鼻子。“你是个混蛋，但你不是那种虐待狂式的混蛋。你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么？”

“我他妈的一直在问自己，”霍夫曼冲着他的脸喊道。“每天都在问，因为我没法相信自己我竟然那么做了，为什么我不一枪蹦了你，而是把你扔到监狱里。也许是因为我不可以，因为在那一天之前，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士兵。”

他在不久之前就救过菲尼克斯的命。这个混蛋在把光子炸弹朝目标扔出去之后就需要救援；要不是霍夫曼伸出援手，多姆也没法把菲尼克斯拉上巨鸦直升机。似乎是命运给了他一些机会来做个补偿。

但是霍夫曼知道这并不能一笔勾消，而且永远都不能。

门突然重重得甩开了，先碰到瓷砖上，又弹了回来。海曼医生走了进来，那副表情专门留给严重的物理创伤。霍夫曼太了解她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了。

“闭嘴！”她吼道。“这儿是他妈的医院，不是酒吧。菲尼克斯，现在你穿上衣服，去药房拎好你的药物。出现任何症状——就回到这儿来。并不是因为我在乎你，而是因为每过一天疾病都更加难以控制。霍夫曼——我会好好享受用这支针管扎你，你现在翻过身来，

闭上嘴巴。”

霍夫曼知道他自己并不值得别人给与恩惠，因为他自己也不给别人恩惠。他非常清楚，每过一年，他心中的麻木之墙就会增厚一分，这样他才让自己更加坚定，而且他怀疑海曼医生的工作是不是也把她自己变成了一样的冷酷之人，她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自己变疯——或者更糟，发现她的任务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而她会让那些把生命交付给她的人失望。

菲尼克斯抓起自己的衣服走了出去。霍夫曼这一刻被海曼抓住了，他举起一只手，高喊着菲尼克斯。这儿非常安静，菲尼克斯就算走到大门口也能听见他的话。

“对不起，”霍夫曼喊道。“那样，就是我说的。我把你扔在那儿，我很对不起。你本该拥有更好的待遇，你这个变态的混球。”

如果马库斯听得见，他也不会停下来。他的靴子沉重地踩在大厅里，一个台阶都没有落下。

海曼医生举着注射器，看着针管里还有没有气泡。“好了，”她说道。

“记着，只是疼……”

霍夫曼等着被狠狠的冲击。这条母狗在家里一定总是喜欢挥舞电锯，但是如果他对打针的反应是吓得发抖，那他自己就别混了。

她一定选的是城市里最钝、最旧、最大号的循环使用的针管。

但是她是对的，只有疼痛而已。

格林大学，贾辛图飞地之外

卡利索坚持要来。他发誓说他要把那些卡车里烧焦的尸体都带回来，这是第一个停靠站。

伯尔妮和小队剩下的人，除了马库斯，都挤进莳萝式运兵车，也向他们那里进发。

多姆需要一点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这也不错。

没任何人和卡利索争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他极为看重自己部族的勇士传统这个事实——根本不是伯尔妮的岛民那一套——但是他是个倔强的混蛋，看上去脾气就不好。真正的卡利索根本没有他看起来那么暴力，但是人们总喜欢让这个家伙享受被怀疑脾气暴烈的好处。

伯尔妮太清楚他的的冲动是怎么回事了。她花了一个小时给多姆讲他的哥哥如何悲惨的死去，收集剩下的骸骨已经成了一个原则，正戳在人的痛处，已经成了文明对野蛮最后的象征性堡垒。她见过的游民和见过的蛆虫一样多。这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士兵，因为游民处处让人生厌。她觉得这不是因为秩序联合政府让她恨她才恨，只因为她自己和蛆虫们一起呆了太长的时间，她自己见得太多。没有一个士兵会去做她看到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士兵——也许是任何人类去做那些事情。

“你没事吧，多姆？”她问道。

多姆，保佑他，不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抱抱她。就像科尔一样，童年时为他生活打

下的基础非常牢固，为他遮挡了不少风雨。

“只是想想卡洛斯，”他说道。“这解释了不少事情。在阿斯弗战斗之后，他改变了很多。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而且他现在和去监狱之前也不太一样。”

“那，你准备和他谈谈这个事情么？”

“我会去的。我和他之间没有秘密。有趣的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会让卡洛斯失望。我真的这么想。”

在没有比等着另外一个人和你澄清什么事情更能腐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伯尔妮希望多姆能放马库斯一马。但是多姆是真心想知道，而且就算他感情受到了伤害，也不会让马库斯知道。

卡利索一拳砸到了莳萝式的舱门上。“搞定了。”他说道。他把很多大块烧焦了的什么东西拖到货舱里，伯尔妮一开始楞了一下，以为那是要回收的金属，而不是人类的残骸。不，卡利索弄这些事情绝不会出错。“来吧，让我们把这个拖车开回去。”

这辆重型铰接式平板大拖车在格林大学附近停着。就在莳萝式到达链接点的时候，他们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游民蜂拥而至，就像一大坨屎壳郎。

金属制的发酵大桶依旧在平板车上放着，但是一些起重用的吊绳已经松开，这就是说已经有些王八蛋已经离开去找起重机。还没有等多姆关掉发动机的引擎，伯尔妮就下了车。

今天她看一切和士兵无关的东西都不爽。她甚至没有出言警告，只是用冲锋枪指着头上一米高的位置放了一长串子弹。游民纷纷躲进掩体，她大步走向拖车。

“火箭筒女士，”科尔说道，随着她也跳下了车，走在她的身后。“记住，猫已经够坏的了，但是吃人却大错特错。”

她也看见了，但是她这么做离人类毁灭时候最下作的行为还有十万八千里。一个游民发现掉下来什么小球，他冒险从掩体后面出来，面对着她。

“你这个傻瓜，你可能会杀死什么人的，”他说道。“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说的没错，我可能把你干掉。”她又变成了那个伯尔妮，过去的几天她一直高兴地把自己原来的形象丢在一边。她让电锯空转了几秒钟，震耳欲聋的噪声让他们都注意到了。他们可能以前根本没有近距离见过刺刀这样切割。“规则很明白。你们要是抢东西，我就开枪。现在，你们这些有病的混蛋赶快滚回茅房，把你们偷走的每个铆钉和弹簧都拿回来，或者帮我烧掉每个可能藏了东西的房子，明白了没有？”

巴尔德大摇大摆的站在她身边，神气活现。“照她说的做。”他看了看表。“十分钟，快点儿。”

这个人的视线穿过了他们，直达犰狳式。“圣地亚哥？圣地亚哥，这不对劲儿——告诉她。我想你们了解我们。我们已经为你们做了这么多。”

多姆跳下莳萝式的时候，伯尔妮想从他的语气中听到一点不同意的意思。

她并不想冒犯多姆，就像科尔一样，他是她定义正派人士的标杆，而且她在出现日之后有很多次都找不到标杆，她觉得界限可能以后会模糊，这让她不寒而栗。

我不想和这些野蛮人一样。我还想当个人，留在文明的阶段。我是一名士兵。

“照中士说得去做，”多姆平静的说道。“我们需要这些东西维持粮食生产，如果你们这些人再继续当混蛋，也可以加入我们，这样你们也有吃的。”

伯尔妮不确定多姆是不是因为早上的记忆太具冲击性而导致他心烦意乱，或者是不是因为她自己不像他印象中的伯尔妮那么好而感到失望。她和巴尔德还有科尔一起等着，看着从车上被拆下来的燃料罐、卡车座位、发动机零件和其他战利品在街上堆成一堆。

“如果你们还藏了什么东西没有拿出来，我会知道的。”巴尔德说道。“因为我会把这个卡车重新组装起来。”

而且他也动手做了。

伯尔妮不得不把事情交给他做。巴尔德有一种罕见的工程上的天赋，而且他能把零件中的缝隙以精确无误的准确性弥合起来。她惊叹不已，最后，她看到了他们有取得共识的基础，他们之间能建立起一种他们自己所希望的关系。德尔塔小队也许已经习惯了他总是喋喋不休的抱怨，但是她已经太老了，翻不过去这个坎，她见过太多的小杂碎，在生命中已经忍受了太多的悲剧。她需要与他之间达成和平。

“你以前修卡车也是这样的么？”

“从来没有。”巴尔德放松了表情，现在是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这感觉真是让人惊讶。他从发动机舱室直起身，伸手去够一个扳手。“但是弄清楚卡车又有多难呢？这只是一台机器而已。”

“你知道你对付这些玩意比其他人都强。”她说道。“别埋没了自己。”

她敢发誓他正在等着什么东西刺一下，当他找不到东西出言讽刺的时候，感觉像是怅然若失。他们回到怀特曼医院的时候，他一直一言不发，然后显然他不知道怎么应付低级无聊的垃圾话之外的事情，甚至在和小队其他人员打扑克的时候看起来也焦躁不安。

马库斯出现，坐在桌子旁边的时候，他甚至看起来有些感激。马库斯一直都很清楚他自己最想要达成的目标，他的目标比伯尔妮这种老家伙有成就感。也许是因为风险更高。马库斯是活生生的记忆里能吞没城市的休眠火山，而且像茅房那样又臭又硬。

“嗨，白痴，”巴尔德随口说道，视线没有从手里的扑克中抬起来。

“嗨，混球。”马库斯还是和以往一样平静，从科尔下家的位置上出牌。“我听说我们把卡车弄回来了，一样都不少。”

“奶奶用电锯和那些害虫们聊了聊天。”

“她这么干真是太好了。”马库斯看了她一眼，那种说出“过一会咱们聊聊”的表情。她非常清楚他的原因：多姆。“我们本来可以用火箭筒的。”

“所以，”巴尔德说道，“你会告诉我们你到底和多姆说了些什么，奶奶？”

伯尔妮在最后几天已经找到了一种大家能接受的舒适的平衡，她可以信赖这种文化，在她以为世界终结之后文化已经灭绝的时候，她发现这种文化还是零散的洒落在各种人物之间。当然，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十四年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巴尔德现在踩在了一个

地雷上，他在多姆和马库斯面前挑起卡洛斯这个话题之前，本来不是她的事情。

“没你什么事，亲爱的。”她说道。见鬼，这只是会让他劲儿更大，继续下去而已。他永远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又在装腔作势地展示感情。”

“又是我们的英雄中士搞砸的另外一个事情，没错吧？”

他合上了开关。巴尔德不知道他自己对马库斯的犯规有多严重，但是伯尔妮知道，而其他人——除了多姆——都不知道。她再也不能坐着无动于衷。有些事情必须要说，必须要捍卫。

“不是的，”她说道。“实际上，不是的。帮我个忙，别再提这件事情。”

科尔轻声哼着不成调的歌曲。“达蒙，宝贝儿，你能不能去琢磨一下猫猫狗狗的？”

“好的，”巴尔德说道，“为什么我要把性命托付给一个穿了四十多年军装，帮助我们把贾辛图输给虫子的人，但是我却不能问一下他的服役记录？”

多姆还来不及说出一个字，伯尔妮就插进来了。“也许，”她说道，“这是因为我告诉过你对一个真正的老人要表示尊敬，金发小子。”

“我靠，”科尔说道。“我正在享受牌局呢。你们两个亲个嘴儿和好，行么？”

“不，该死，让我们这次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伯尔妮站起身来，立在桌子一边，感觉喉咙处脉搏一冲一冲。“来吧，打嘴炮上帝，让我们看看你是啥成色，除了要嘴皮子还会干啥。”

巴尔德站起身来，手放在屁股上，双脚分开，摆出一副和你死磕的架势。

“别以为你在史前弄了个中士肩章我就要向他道歉，亲你的屁股，玛塔琪。”

寝室里一片安静，很多士兵都在旁边看热闹。

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生命依旧脆弱。所以这甚至不算是她失心暴走——没错。

巴尔德年轻二十多岁，更快、更壮、更高。他受过格斗训练。伯尔妮走过去的时候，他缩成一团，显然防备蛋蛋上挨一脚。不过他得到的是下巴上的一记右钩拳重击，就在耳边。

这种重拳疼得要命，每次都能收到奇效。

巴尔德几乎倒了下来，他撞到墙上。他当然出了几声，而房间里其他围观的人发出一阵鼓励性的喝彩。多姆伸出手拉住伯尔妮，不让她回来，但是她真的也没有准备撤下。科尔则抓住了巴尔德的后颈。

“还记得猫猫狗狗么？”科尔说道。“现在老实点。”

“他妈的，”巴尔德终于出声了。“他妈的。”

马库斯坐在桌子边上，仍然玩弄着手指，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当然不会关心，伯尔妮知道的。

“如果你不知在伏击中在杰夫身上展示了一点人性，我现在就等着机会把你撕烂，金发小子。”伯尔妮退后了几步。她并不指望巴尔德不会出手打女人，就算是科尔抓着他也一样。“不过你还是最好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嘴巴，明白没有？”

她转过身去，从容走开，很小心地不让他人看出来自己有惊慌的样子，甚至准备好巴尔德在后面再追上来一记重拳，要是再开战她肯定输得很惨。但她只是回到衣帽柜那边坐下，知道自己已经向他展示他冒犯她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严重的错误。现在让他们去找惹毛伯尔妮的开关在何处吧。我怎么忘得了呢？

马库斯跟过来，站着，低头看着她，好像他想起来了什么事情。"这一拳打得漂亮。"

"是啊，从侧面打下巴最容易打爆。神经会很痛，这小子可以停止演出了。不过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马库斯依然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什么解释。

"什么？"她问道，自己失去了控制，觉得很尴尬。

"只是想想。"可能马库斯看起来只是一块面部肌肉失调的板子，但是她绝对不会忘记他极为聪明，永远不会放松警惕，判断人也非常准确。"你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你可以打赌肯定是这样。"有时候我喜欢蛆虫更甚人类，相信我。一个独自旅行的女人一定充满创造力。"

"巴尔德是个被吓坏了的孩子。他只是喜欢嘴上乱说，而不是让自己吃亏。就是这样。"

"他和你年龄差不多大，马库斯，而且他穿军装的时间和你一样长。你是一个被吓坏的小孩么？"

马库斯扭头看了一眼窗户，玻璃的裂缝已经拿胶布贴上了，而且落了一层灰，灰蒙蒙的。

"是啊，绝大部分时间里我是的，"他说道。"我们都是被吓坏的小孩子，成年人没有答案，我们没法相信他们。"

"好吧，你告诉我说要尽力弥补，对他要友善。"

"不，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纯正的混球，他现在就是游民帮派的头子了。他现在还穿着护甲，而且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他这人就是嘴贱。"

"那好吧，但是我不能让他那样说你。"

"脏话，"马库斯说道，耸了耸肩。"啥时候都能听到。"

"所以我告诉多姆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马库斯突然之间看起来像是被打败了，好像另一块支撑他信念的基石坍塌了。"我已经同意永远不那么干。"

"那是那个时候。他现在需要把这事渡过去。我警告过他这会让他很不安。"

"他失去了整个家庭。"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知道。"

马库斯的脾气从来就不超过低声咒骂两句，但是她知道她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她非常害怕他自己留下被人背叛，这一点最让她担心。

"别忘了多姆是我的朋友。"这是朋友，不是哥们。他这么说只是想要澄清一个事情，而且不会考虑有人代替。"如果我付出生命的代价能找到玛利亚，我会付出这个代价的，你理解么？"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伯尔妮说道。"我也在那儿，记得么？"

她离开的时候拍了拍他的后背。巴尔德质疑马库斯的勇气，这让她非常生气。马库斯生气是因为使用了英雄这个词。

他实在对当英雄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伯尔妮重新梳理手里的牌的时候，巴尔德还是个比较安静的聪明人，至少现在如此。她觉得这次彻底看错了一个人，开始对自己产生动摇。

巴尔德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心灵的交汇。就像所有的小屁孩一样，他只需要老妈时常拎着他的耳朵教训他。

“好，就这样了。”她说道。

德尔塔兵营宿舍区

多姆尽力拖延，但最终还是要对付的。

他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忍受卡洛斯的死。接着是贝内迪克托，然后是席尔维亚，和他的父母。他知道自己可以忍受这种悲伤，就像他忍受其他的丧亲之痛，不过这种痛苦仍然每个人都各有不同。每一次失去亲人都有其特别之处，都让他措手不及。

但是知道了卡洛斯之死的细节之后，好像让他再次迷失了自己。这变成了另外一次死亡，一种不同的痛。多姆现在要把自己的时间重新搭建起来。当他走到马库斯那里的时候，好像谈话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多姆问道。

马库斯躺在床上，手背在后面，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看都没有看多姆，这让多姆很不爽。

“这会扭曲你对他的看法。”马库斯终于说道。

“嗨，我爱我的哥哥，但是我又不是瞎子。他可能是个疯狂的混蛋，我知道的。”

“他是个英雄，从我遇到他的那一刻起他就是个英雄，他仍然是个英雄。”

是的，他是英雄，但是这不光和卡洛斯有关，这和马库斯有关系，这和真相有关系，而且为什么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要撒谎呢。无视也是一种撒谎。多姆需要知道有关于他兄弟的一切，而且他现在也知道了。他感觉撕心裂肺，而且在内心最深处感到绝望的孤单，并且……无法自拔。

新至的痛苦，让他内心深处感到冰冷，肾上腺素让他的喉咙后部有种怪怪的感觉，多姆却感觉到一阵放松。卡洛斯只是一个平常得会死的普通人。多姆并没有辱没他的英名。他们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在那一天，卡洛斯最大的努力也没有挽救自己的生命，在另外一天，有可能就是多姆。在阿斯弗点，即将沉没的剑鱼式上，他差一点也完蛋了。

“这么多年之后还要苦苦追寻他死时的样子，而且这么些年以来你也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多姆并没有责骂马库斯，他只是想确定，他们还能够应付那些心有灵犀的事情，因为多姆喜欢把感情表露出来，而马库斯不行，怎么样努力都不行。“你认为我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你没有告诉我的？”

“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马库斯坐起身来，把脚放在地板上。“爸爸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知道我老妈消失在何处，记得么？”

这是多姆童年里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一个真正的谜团。他记得那一天马库斯告诉自己老妈不见了。“他叫你回去是不是为了这个事情，你就因此离岗？”

“不是。”

“好吧，见鬼，马库斯，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事情肯定非常丑陋。多姆不想让自己深陷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悲痛之中。他不得不提醒自己马库斯只是在解释，想要向多姆证明他并没有对他的损失抛到脑后，他的沉默和不露感情只是因为他知道痛苦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虫族隧道里面寻找定位激光束的感光水晶。我们发现了母亲的尸体。”

“他知道她去那儿了？我靠。”

“是的，他做野外研究的时候在一些禁区呆过。”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应该是一个长篇故事，他也不知道马库斯怎么能藏下这么多恐怖的记忆，他的朋友只有知道了这些事情才能真正了解他。

“哦，对不起。”

“我让你一天都不舒服。现在又是你来担心我的问题。又是如此。”

“狗屎，”多姆说道。“至少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关于卡洛斯的事情。是为了保护我。他让你照看我，对吧？”

马库斯点了点头。

“而且你一直都在照看我。”多姆开玩笑地在他胸口打了一拳。“等你准备好了，我要知道在监狱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已经改变了。”

马库斯哼哼几声。“这是早先的事情了，”他说道。“我会告诉你的。找时间。”

谈话结束了。多姆仍然需要再说几句，所以他去找伯尔妮，她可以既没有痛苦也没有负罪感的谈起卡洛斯。他发现伯尔妮正在擦自己的枪。

“想看看我小孩的照片么？”他问道，知道她不会因为这个而感觉不对劲儿。

伯尔妮放下钢丝刷和小桶机油。桌子上的布上面沾满了碎片，多姆这时候也不想知道那究竟是啥。

“我非常乐意，”她说道，把冲锋枪放到了一边。

GEARS OF WAR 尾声

我们本来可以和地面上行走的种族携手合作，完成相互的救赎，但是他们是人类，他们只懂得统治和占有，我们的选择只有战斗到死。虽然他们有所谓的智能，但是人类一直都看不见近在眼前的威胁。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我们只好孤军奋战。而且我们会踩在他们的尸体上战斗。

（梅拉，虫族女皇）

怀特曼医院，几天之后。

蛆虫出现的数量还是不多，而且就算出现也大部分都是工蜂。

多姆从来不想用无聊这个词形容没有仗打的生活，但是他现在显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人。

“见鬼，我要找点什么业余爱好，”科尔说道。“可是我他妈的上哪儿去找呢？”

“捉弄巴尔德，”多姆说道。“这也是个很多人热衷的运动。”

甚至是日益缩编的巨鸦直升机机队也抓住巡逻任务骤减的时机，将一半飞机留在地面检修维护。多姆有一种想改变的感觉，非常想改变，但是他却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不开心。也许是因为在找到玛利亚之前，重新开始生活根本没有意义。

但是他们遇到的新问题的第一个征兆——环境问题，不是蛆虫——是在早上的巡逻简报上，只是地质调查官员的例行参考简报，他说由于托伦发生洪水，难民们开始涌入游民定居点。托伦在贾辛图市以南两个小时的路程。

“这是我们的问题么？”霍夫曼问道。“除了安全区之外的公共秩序形势会更加紧张之外。”

“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调查官员说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将会到什么程度。可能只是带来不便，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能需要卫星网络调查几天。”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们今天从紧急事态管理中心收到了这则消息。这个该死的鬼地方到处都是水，救救我们，你们这群混蛋。好吧，这非常清楚，科学没法解释。”

多姆在贾辛图周围的游民社区已经混了十年。他并不反感去更远的游民定居点再去转一圈，因为那里有游民，那里就可能有玛利亚，或者至少会有玛利亚的信息。

“那儿还剩下什么人么？”巴尔德说道。“我以为那里十几年前就疏散完了。”

“游民，”科尔说道。“那里总是有游民的。”

巴尔德哼了一声。“我就说过，那儿并没有人……”

多姆在出现日之后曾经去过托伦几次：那儿非常灰暗，又大又荒凉的公共建筑，还有无尽的高架道路。至少在虫族到来之前那里也是那个样子。它现在被丢给了秩序联合政府。

“想要我们去看看么，上校？”马库斯问道。不管过去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马库斯和霍夫曼现在好像达成了共识。多姆希望这种共识能维持下去。“只是看看，以防万一。”

“记住我们不能疏散平民，”霍夫曼说道。“我们没办法处理空运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去，你就有一个明确的命令，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带乘客回来。”

多姆决定一会儿把马库斯带到一边去给他解释一下。这就是阿斯弗点的遗产，霍夫曼一直相信马库斯会把一个侦查潜入行动变成人道主义救援撤退行动。他仍然对自己应该为那些秩序联合政府之外的人负责而惴惴不安。

但是多姆已经学会了怎样去看待霍夫曼，他永远不会满意任何人，也不会满意任何事情。这个人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潜藏着害怕失败的心理，害怕自己被那些永远本不应该在军阶中提升的后来者所咆哮。他害怕像普通人一样屈服于自己的冲动，害怕自己的平庸被那些比他强的人发现，被用来对付他。

看上去他好像一直把人类的存亡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而且只抗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感觉应该为自己每一个手下的伤亡负责。

可怜的混球。甚至在他对马库斯做出这些事情之后……可怜的混球。但是他的确帮助我把他拉进来。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家伙。

多姆是看着马库斯长大的，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很多高期望没有实现而非常沮丧。霍夫曼可能也不喜欢马库斯，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像了。霍夫曼的声誉是带头冲锋赚来的，虽然他并不必要冲在前面，也可以对那些在糟糕的通讯链路中神秘丢失的命令装作没看见。也许马库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一想到自己变老了以后也是那个样子就不寒而栗。

“就是个观光旅游，”马库斯在简报之后说道。“我们在上面飞过去，进行侦查。你，我，还有巴尔德。”

“光子炸弹？”巴尔德问道。

“什么意思？”

“我们不知道它爆炸的时候会引起地表陷落多少。也许有一条地下河被它炸得转向了。地下有许多我们从未见过的河流。”

马库斯耸了耸肩。“我们去看看吧，现在我们呆在这里也没事儿干。”

巨鸦直升机很少飞到离城市这么远的地方，直升机价值太高了，也太繁忙了。多姆爬上乘员舱的时候，他肯定有一种感觉……不是激动，而是对成员非常感兴趣。巴伯尔是机长，飞行员是吉尔·盖特纳。多姆有一个不是很强烈的噩梦，有一天他会在直升机里面随着海曼医生一起回撤，飞行员就是吉尔·盖特纳，而在飞行中他一定会留下终生的心理创伤。他们两个都是“别问我为什么，小孩”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做起飞前检查的时候，巴伯尔一直不动，安静地转着眼睛。

“我很多年都没有飞到那么靠南的地方了，”盖特纳说道。“我甚至没法确定能不能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地方。”

“我可以保证，”巴尔德说道。

“我们要是指望你就能干得更好，电锯男孩？”

多姆用肘子使劲捅了捅巴尔德。“不，中尉，”多姆说道。“我们的这位朋友只是一个在飞行的时候会紧张的家伙。”

“哦，我应该自己替他打包降落伞，然后……”

巴伯尔祝他们好心情，然后系上安全带。从机舱门上看，飞机下面被摧毁的建筑就像是打靶用的同心圆图纸一样，而贾辛图是正式那个形状不规则的靶心。他们一边向南飞，一边拍摄侦查图像，零散的定居点出现在空地上然后又消失在树丛的掩盖之中，提醒他们还有几个人依旧在城市外面极其危险的生存着。他们快到托伦的时候，

郊区的废墟开始取代树木。

多姆注意观察他身下的土地，就像他在当特种兵的时候受到的训练一样，大概猜测各个地方的距离，记在脑子里。巨鸦好像开始盘旋。

“巴伯尔，”盖特纳说道。“帮我查看一下最新的飞行目视剖面视图，好么？”

巴伯尔把手伸到舱壁的袋子上摸纸质地图。“这是六年前的了。”

“嗯，但是城市又不会长腿跑掉……”

“我已经给你说了。”巴伯尔低声说道，但是他感觉要在这里停下来。

盖特纳又开始盘旋。巨鸦斜向俯冲的时候，多姆在破烂的塔楼和房屋之间看到了炫目的反光。

“哦，见鬼，”他说道。

巴伯尔在膝盖上展开地图，又把地图折到合适的那一块，身子伸出机舱寻找地标。

“我和圣地亚哥在一起，”他说道。“真是狗屎，真的，我竟然跑了这么远。”

盖特纳的微小的愉悦显然突然安静下来。“我很高兴我还没有到妄想狂的程度。”

“看看，我没有疯掉，对吧？”

托伦地区的大小让他们有些琢磨不透。在城市的边上依然有一些建筑，但是城市的中央是一个湖，看起来方圆好像有好几公里。只有当巨鸦直升机爬升之后，多姆才能看清楚湖面有多大，他估计了一下，大概是十公里左右。这儿除了废渣什么也没有——树木、大片的屋顶——在湖面上飘荡，这不像是一片湖，更像是一片翻腾的海。

城市消失了，它消失了。

巨大的气泡在湖面散开，就好像是深水炸弹在水下很深的地方爆炸。有一刻，湖面就像是沸腾的大汽锅，然后气泡越加稳定和缓慢。他们看着的时候，有一阵气泡更加猛烈。

水面下面的建筑肯定在坍塌，不断向上送出气泡。

还有尸体。多姆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去找扒在湖面上什么东西上面的幸存者，不过搜寻也没有意义。不管他看到什么他都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救援。但是他什么都救不了，他所能带走的只有噩梦一般的罪恶感，因为他任由人们去死。

气泡真是太壮观了、

“见鬼，各位，抓住机舱。”盖特纳操纵直升机猛地斜扎下去，离开这片翻腾不已的水域。“我是说真的。必要的时候准备好开到沟里，这可不妙。”

巨鸦直升机倾斜俯冲的时候，巴伯尔紧紧贴在多姆身上，仍然伸出脑袋看外面是怎么回事。“你那里怎么样，吉尔？”

“甲烷。如果这是一个甲烷气泡，而且如果它浮上来了，我们就会像他妈的一吨砖块一样掉下去。如果一个气泡打开就能让城市陷落的话，它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排放出来。”

“见鬼。”巴伯尔说道。这只是喘口气之间的事情。

多姆不知道盖特纳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开始梳理他们的谈话，但是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湖泊——哦不，是一片海面——让人不能不去想啊。他们撤退得越远，这片水面看起来就越加不可思议。

而且看起来也越圆。

“这不是甲烷，”巴尔德说道。

“哦，我是不是应该回来检查一下你的假说，教授？如果我们垂直掉下去，那你就错了。可以这么干啊。”

巴尔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嘴巴还贱还刻薄的家伙。他闭嘴了。

“甲烷会让空气和水的密度更低，”马库斯平静的说道。靠在多姆身上，好像他不愿意看起来更聪明。马库斯当然知道：他们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是最像科学家的那个。“船舶无法行驶，飞机无法飞行。啪地一声掉下来。有时候气泡在地震的时候就从海床底下升起来。”

“够近的了。”巴尔德从座位上面努力向外探，使劲张望。“但是我还是要说那不是甲烷。这只是个很规则的椭圆形。大自然不会形成规则的几何图案，看。”

巨鸦直升机现在在湖面45度斜上方，够高也够远，能看的清清楚楚。巴尔德是对的，水面看起来很规则，几乎就像是人画的。

“椭圆形火山口，”巴伯尔说道。“六边形的玄武岩塞住了，大自然实际上也会做几何题的，下士。”

巴尔德耸了耸肩。“那你认为光子炸弹在这儿震出了一个完美的圆形才能有这种效果。”

“你在矿区见过大型的地质下陷么？”巴伯尔把双掌合在一起。“垂直的边缘，下陷下去，就像……”

“就像一吨砖块。”盖特纳说道。“就像我说的一样，在这儿拍足够的照片，观察员先生？”

“不，但是你不准备再来一遍么，对吧？”

“猜得不错，这些飞机可没有换的。”

马库斯把耳机压到耳边，等待指挥室回应。“安雅，这是德尔塔小队。我发现了些狗屁事情要报告给霍夫曼。”

“我非常乐意把这些狗屁事情转达给他，马库斯。”

马库斯皱着眉头，一动不动。总有一个时候眉头会散开。“托伦现在是个湖。”

“发生严重的洪水？”

“就像泡在湖里。全部在水里面，就是这样。整个城市已经消失不见了。”

安雅停下来吸了一口气。仅此而已。“是啊，这绝对够得上是狗屎事情。”

至少听到马库斯还在外面，她好像很高兴。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巴伯尔、巴尔德和马库斯还伸着脖子看湖面逐渐在远处消失，慢慢又变回面无表情的样子。

“可能有完美的自然原因来解释这个事情，”多姆说道。“这个星球的地壳还在

运动，对吧？地震性活动，天气模式，冰川融化，等等这些狗屎事情。”

“是啊，”巴尔德说。“自然原因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是他们回来了，虫子们回来了，相信我吧。他们回来了，但是我他妈的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这是直观上的巨大飞跃，就像马库斯所说的一样，可能是一个聪明人的疯狂想像，但是聪明人也很容易犯错啊。但是巴尔德有恐怖的一长串保持正确的记录。

“要想把人类赶走，这可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巴伯尔说道。“除非光子炸弹真的把它们干倒了，而且他们的武器生产也被破坏完了，他们只好堵塞河流。”

“那不是一个发洪水的城市，”巴尔德在一个折了角的便签纸上乱画，好像它正在为这个地区设计什么救援图。“这是一个沉没的城市。看看旁边升起的陆地吧。”

“你疯了。”巴伯尔说道。

“蛆虫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思考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想要些什么，对吧？”

巴尔德的思维像刀片一样锋利，尤其是在考虑有关蛆虫的问题的时候。这只是他要分解并理解的另外一种机器而已。“战争的动机永远不会仅仅是要把另外一拨人杀光。我们只需要找到究竟是什么。”

“你是可以，倒是那些科学家不行……”巴伯尔说道。

“你这混蛋，”巴尔德咕哝道。“他们研究了十四年也没弄出答案，没错吧？如果我因此而只相信自己的脑瓜，不相信他们的脑子，那我请你原谅。”

机舱又是一片沉寂，只有稳定而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和电机的吼叫声。巨鸦直升机在内部听起来和在外面听截然不同。多姆看着新形成的湖面闪着光，在远处缩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后来又是成片的树木和废弃的建筑。

“蛆虫们会游泳么？”他问道。

“他们会淹死么？”马库斯说道。

多姆只能祈祷他们会淹死。

马库斯双臂交叉放在胸前，闭上眼睛，好像在打盹。多姆太清楚了，他没有打盹，他只是在琢磨那些永远不会和你讨论的事情。

多姆的思绪又回到了玛利亚身上，然后他告诉自己，她不可能留在这个已经陷落的城市里，因为她还活着，而且多姆一定会找到她。

活着的玛利亚，他知道她还活着的。

全文完


里昂！
你还能战斗啊？
当然了！赶快站起来，斯坦！
跟克雷巴姆的战斗进入高潮！
……可恶，尽要些小把戏！
转瞬即逝
译：Soild
第二十三回 春日部晶


把他们撕成碎片！
还以为这是个好机会……！
如果没有那条龙的话肯定能制止克雷巴姆！
经过激烈的猛攻后还能保持如此充沛的体力
一直站在前线跟克雷巴姆打个平手并非偶然
虽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与生俱来的体力，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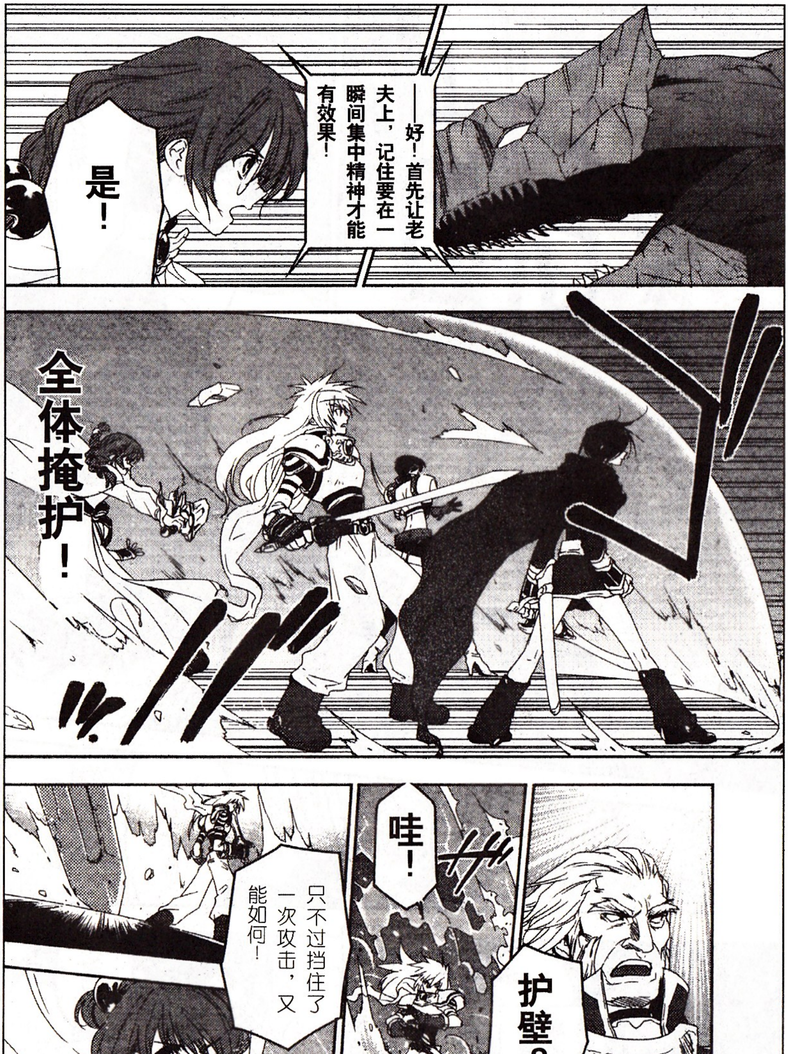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守护者——
狄穆罗斯的保护让伤害减到了最低限度
守护者的属性相关图
有效
减少
例外
在拥有众多元素之力的守护者中，狄穆罗斯的属性是“火”
据我所知，克雷巴姆的伊肯迪诺斯使用风属性力量，跟火属性最合不来
飞龙的火焰弹以及风压攻击伤害我想也是因此被降到最低
这样的话真正能跟克雷巴姆交手的也只有这家伙了
斯坦！
呃？



你说过只要那条飞龙停止攻击就可以制止克雷巴姆
此话当真？
——放心，交给我吧！
那样的话就让我们来打开胜利之门吧！
等一下，里昂你不用治疗吗？
抱歉，现在没工夫管这些！
——


各位主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从现在开始我将代替少爷给与大家作战的命令！
呜！
对啊……克雷巴姆听不到我们声音
魔神剑·双牙
首先要借助克雷门提和亚托怀特的力量
等飞龙回来攻击的那瞬间——

游漫堂




……谢了，菲利娅！我的咏唱也刚好赶得上！
尝尝我的全力一击！
深渊浓雾！
尽耍些障眼法！
这就够了
那只龙恐怕跟塞伊咯鲁特的飞龙一样都属于“生物武器”……
如果是生物的话那应该是通过眼睛来捕捉猎物


突然看不到我们的身影的话一定会让它感到混乱
也就是我完成晶术的瞬间！
当浓雾使地面和空中的攻击停止的那一刻——
伊肯迪诺斯！去引导狄穆罗斯！
听到了吗？狄穆罗斯，这边！
哦！


这种程度的障眼法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吹散！
气旋！
——咏唱结束
集中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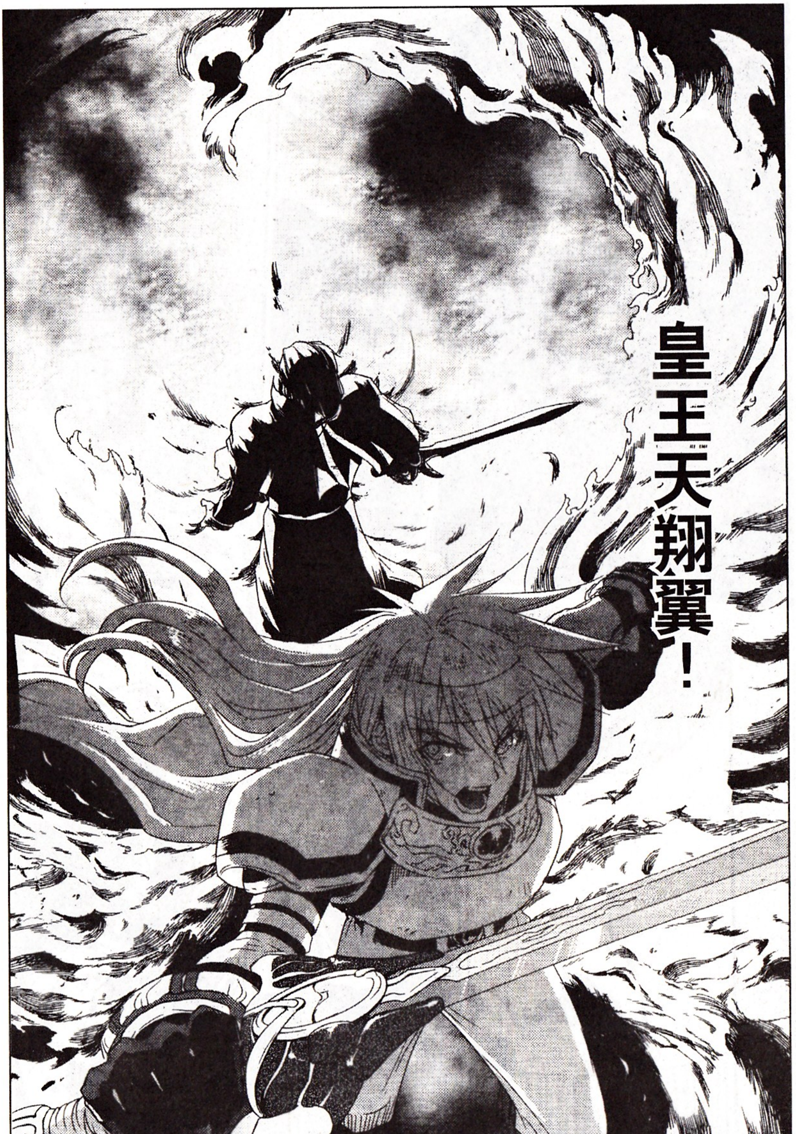

落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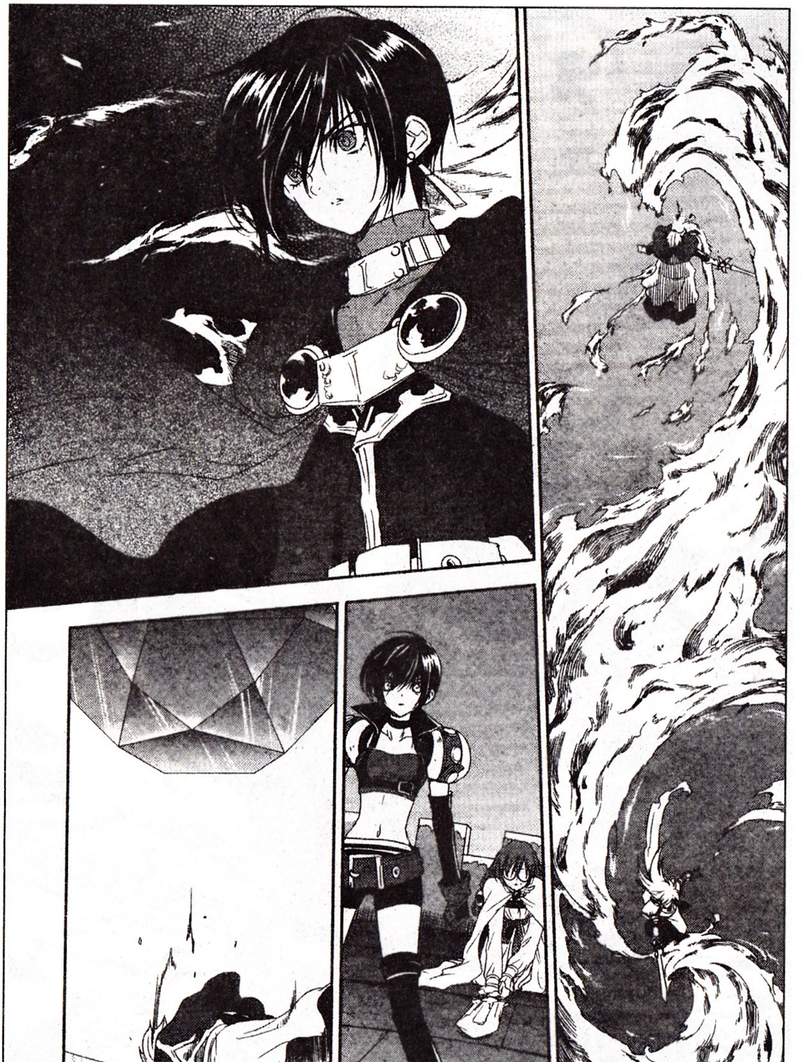

恶魔长枪！


你们竟然把
龙……！
全力一击也只能把
它打成脑震荡吗？
已经足够了！
这样的话它应
该不能再行动
哦！
来，斯坦！
按照说好的给
与克雷巴姆最
后一击！


可恶！
我可不会输！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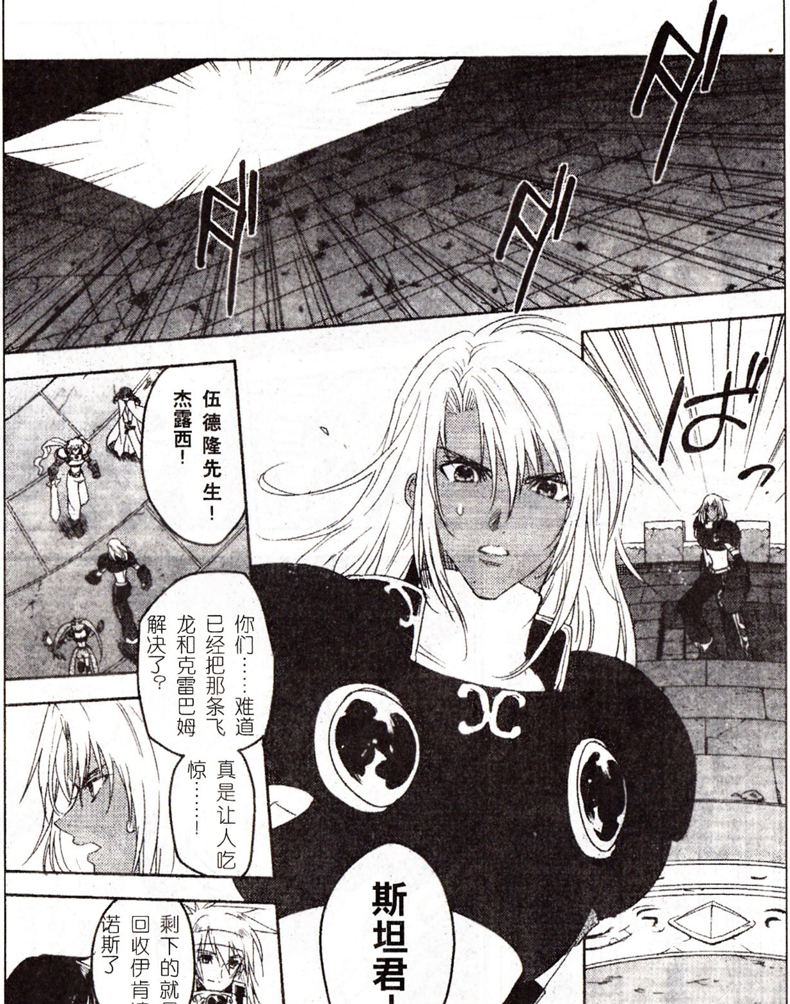





はぁ
はぁ
干……掉了吗？
好，辛苦了
很漂亮的一击呢
とん


竟然能打败同时拥有伊肯迪诺斯以及神之眼力量的敌人
果然
我把克雷巴姆交给你解决是正确的选择
你们干得很好
都现在了还说得像是自己的功劳似的
噗
在没有一人倒下的情况下
我们把神之眼取回来了

游漫堂


ダダダダ
ばっ
伍德隆先生！杰露西！
你们……难道已经把那条飞龙和克雷巴姆解决了？
真是让人吃惊……！
斯坦君！
剩下的就是回收伊肯迪诺斯了
那个将来也是要作为新王位的证明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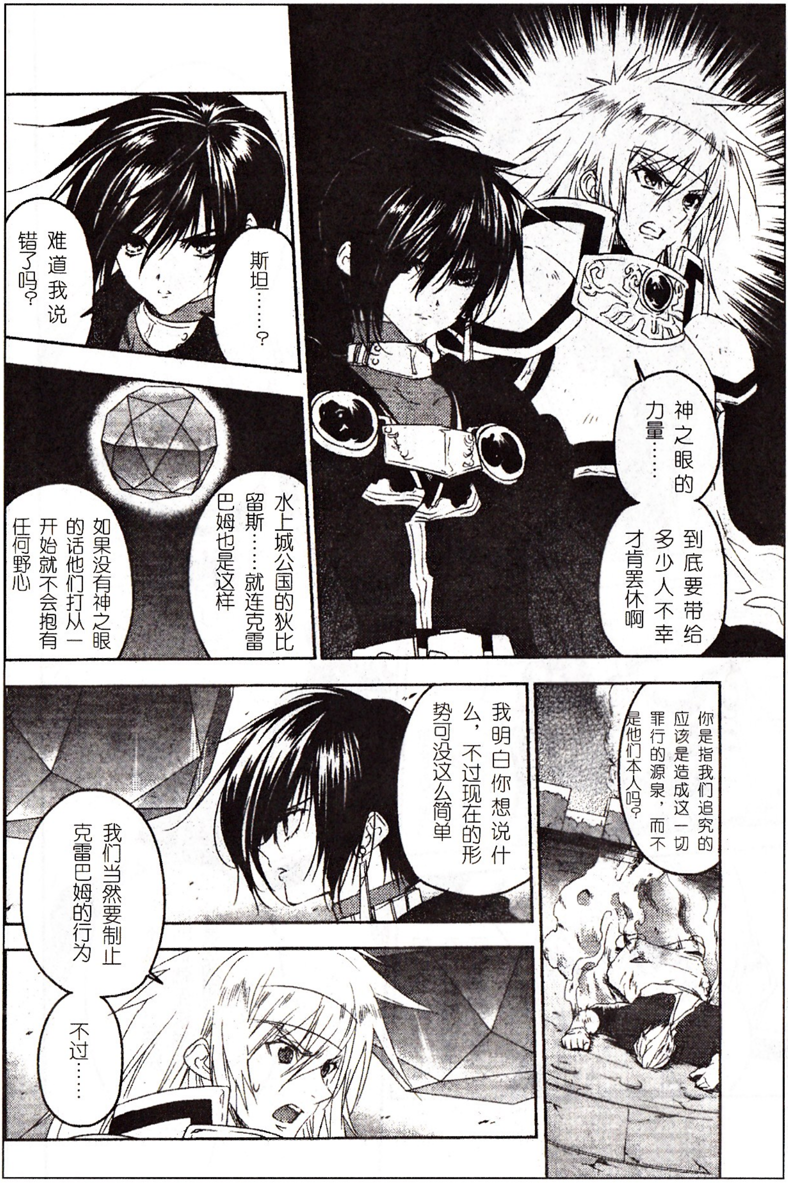

辛苦了，里昂君——
——！
克雷巴姆！
哼……可惜这把剑仍然要为我效劳
神之眼现在还受我的意志所控
只要把神之眼力量注入守护者的核心水晶里，我就可以把你们统统干掉！
什么！那样做的话……！
伊肯迪诺斯！

游漫堂




伊肯迪诺斯！没事吧！
伊肯迪诺斯！
刚才的爆炸使核心水晶出现了破损
虽然机能本身没有消亡……不过意志传递出现了故障
就是说持有者不能跟剑进行对话？
这么辛苦才取回来，竟然……
不……
能够让它回到王家手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一直以来你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父亲伊扎克，真是辛苦你了
以后哪怕是你不能说话也希望能一直守护我国的未来……！
……哎

游漫堂


神之眼的力量……
到底要带给多少人不幸才肯罢休啊
斯坦……？
难道我说错了吗？
水上城公国的狄比留斯……就连克雷巴姆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神之眼的话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会抱有任何野心
你是指我们追究的应该是造成这一切罪行的源泉，而不是他们本人吗？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不过现在的形势可没这么简单
我们当然要制止克雷巴姆的行为
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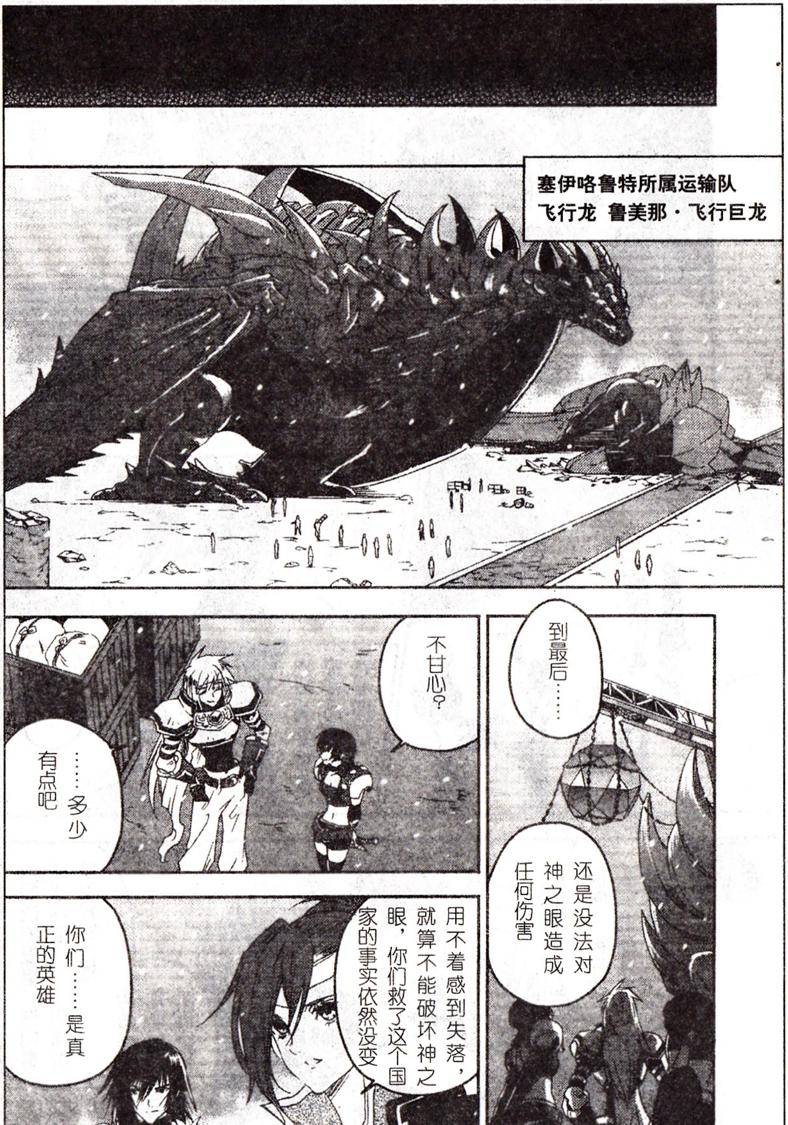

我们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摧毁神之眼吗？
不从根源上解决的话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和平！
斯坦……！
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的任务吗？
如果不把神之眼夺回来的话就要回到牢房了呀
……啊


对……啊
不过……
“充满了纯真的人性”
在卡尔巴雷伊救了我后一点都没变
依然是凭着那股老实而正直的直觉来行动
抱歉，里昂
我还是想毁掉神之眼
这就是名叫斯坦这位男子的器量
我该如何是好？


——我什么都没看见
一切都是在跟克雷巴姆战斗中发生的意外事故
不要怪我泼你冷水，少爷
就连我们守护者的力量也破坏不了神之眼，恐怕……
嗯，估计他们也破坏不了
你已经知道了？
一千年前的你们也破坏不了，究其原因的话也只能这么想了
那为什么还让斯坦他们……


……不知为什么
总感觉让他们来干的话好像就能成功
……白费力气
包括我在内……
就连抵抗伟大力量的你们也不过是傀儡而已……
哼，真是啰嗦的家伙
你在卡尔巴雷伊也好像说过傀儡之类的话吧
看来自己隶属于神之眼这一点上你还挺有自觉的


哼哼……！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也来帮忙
谢谢了
大家一起上！
想不到里昂·马格那斯……
你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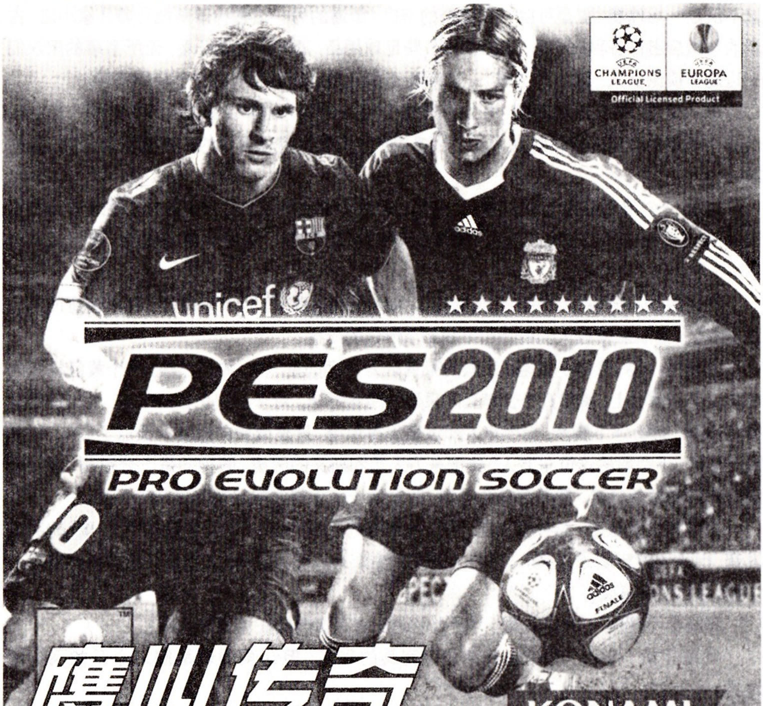

塞伊咯鲁特所属运输队
飞行龙 鲁美那·飞行巨龙
到最后……
不甘心？
……多少有点吧
还是没法对神之眼造成任何伤害
用不着感到失落，就算不能破坏神之眼，你们救了这个国家的事实依然没变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谢谢你，玛丽
不过太好了，里昂允许玛丽留在这里
うりうり
难得活着见到自己的丈夫，可不要再离开他哦？
露蒂！
我有空还会再来玩的
嗯
到时我会煮露蒂喜欢的料理等着你们
她们说的没错，你们是凡达利亚的……应该说是世界的英雄
应该昂首挺胸地带着神之眼凯旋回去
嘿嘿，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种感觉


……对呢
这个冒险之旅也算是结束了……
玛丽不跟我们同行吗？
菲利娅小姐
抱歉，如果我们国家也有史特雷兰慈神殿就好了
不……让你们劳心了，这样就足够了
克雷巴姆的遗体将在塞伊咯鲁特的总根据地进行严肃的哀悼
说起来，里昂在这边吗？
不，没看到他来这
这也是我们未能阻止他踏上邪道而做的补偿
……
怎么了，菲利娅


运送克雷巴姆遗体的时候虽然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不过里昂看上去有些心事重重……
飞行龙 船室
夺回神之眼！
——不过克雷巴姆的遗言让里昂……下回，进入全新章节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文/王子　编/夜蓝



鹰心传奇
——《PES 2010》同人

序章　鹰之心开始飞翔的地方

巴比拉纳，一个地处阿尔卑斯山脚，濒临地中海的小镇，和欧洲很多的小镇一样，这里散发着岁月缓缓走过的气息——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欧陆式小房依着山体、错落有致地占据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楼房之间的空隙被青石板铺成一段段蜿蜒的小道，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像一个轻纱半掩的少女，让人忍不住想一窥全貌，但转过街角，或许能看到丁香一般的姑娘，但更多是在阳台晾衣服的妇女和街上疯狂地踢着足球的小孩。

长街的一边是一座小型足球场，巴比拉纳有属于自己小镇的球队，尽管是处于最低级别的联赛，但小镇的居民却从未降低过对自己家球队的热爱。每逢周末，巴比拉纳队有比赛的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家老小挤进球场看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这不仅是一场球赛，更是可以一家欢聚的节日。街道的另一边稀稀落落地开着几家小店：古老的杂货店出售各种日用品，当然也有一些足球用品；酒吧的门敞开着，无所事事的闲汉们一边高声谈论女人、政治和足球，一边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几个特别来客。

来人之中，有人西装革履，有人手提摄像机，一举一动都带着城市人的干练。其中一个器宇轩昂的中年人开口向众人说：“你们好，我们是天空体育台的主持兼监制迈克·科林斯……”

这时一个闲汉忽然大叫起来：“是他，迈克，我在电视上常常看见他，他的节目棒极了。”闲汉们纷纷围了上来，迈克·科林斯亲切地笑了笑，“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想请问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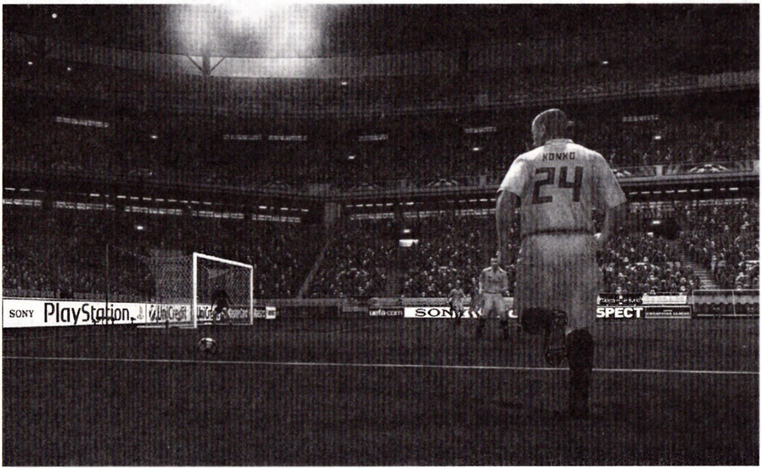
巴比拉纳已经很久没有陌生人来访了，偶尔有稀客来访，也大多是为了那段传奇而来。没过多久，摄制队就在人们的指引下找到了传奇的所在。

清幽的小径、矮矮的篱笆，淡淡的茶香融入湿润的空气中，沁人心脾。一个黄色皮肤的中年人坐在露台上，看着几个少年兴高采烈的踢着野球。对于不速之客的来访，少年们都觉得很新鲜，纷纷停下脚步。而中年人却没表现得惊讶，只是微微向摄制人员点了点头。科林斯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东方人，典型东方人柔和斯文的脸庞，眼神却是十分锐利，眉宇间隐隐有种孤傲的气势。然而谁又会想到，他就是十多年前叱咤足球场的传奇巨星。

东方人站了起来，科林斯上前，用还算熟练的汉语问道：“请问您是伊戈（‘鹰’的英语发音‘Eagle’的音译）先生吗？”东方人微笑着请众人入座，待到众人就位之后才淡然说道：“你们好，我是黄鹰。”

科林斯不解问：“黄鹰先生，为什么你退役之后要选择在这里居住呢？”

黄鹰坦然一笑：“或许这不算是个完美的回忆，但这里的确是鹰之心开始飞翔的地方。”



第一章 背叛与启程，来自中国的邀约

当老佩里从残破的长途汽车走下来的时候，脚下不禁一阵发软，二个多小时的颠簸几乎拆掉他这身老骨头，要不是接受了老板的重托，他也不会来这里的。老佩里四下望去，很快就发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正向他走来。

“老朋友，好久不见！”其中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给老佩里来了一个结实的熊抱。

老佩里调侃地说：“哈哈，哈里森，是什么风把你这位首席球探吹到这里个小镇？”

那个叫哈里森的老人哈哈一笑，“还不是和你一样吗？这个少年还真不简单，连我们这些老古董都被他请出来了，走，我们先去喝一杯，下午一起去看比赛。”

球探之间本来是各为其主，但如果大家目标一致的话，在不侵犯双方的利益前提下，相互之间还是很友好的，毕竟大家都是经常一起工作，谁也不确定今后是否会同为一支球队效力。所谓的豪门恩怨就留给俱乐部的高层去策划、让球员和球迷操心好了。

巴比拉纳已经很久没有试过那么多的陌生人来访了，镇上的居民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些来客，而心中很自然就想到那位神奇的中国少年。

二十多年前，一对中国夫妇来到巴比拉纳旅游，小镇质朴的气息和对足球的热爱让他们深深爱上这个地方，不久他们便带着儿子从中国来到了巴比拉纳定居。身为意大利餐馆掌厨的父亲开了一家餐馆，兼营中西餐。凭着出色的厨艺和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厚道，一家人迅速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但是父母很快发现，原本活泼的儿子变得闷闷不乐，经常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孩子在踢足球，父母于是将他们的儿子带到了那群孩子的身边。很快一群大男孩就请中国男孩出去踢足球，“球场”上的男孩们很快就认识了这位新的名叫“伊戈”的队友，他那精湛的技术根本就不像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孩，男孩们不断为他的精彩的表现而欢呼，而他就是黄鹰。那一天，是黄鹰在异国过得最开心的一天。日子一天天过去，黄鹰越发展现出过人的足球天分，在陌生的国度里，足球也成为了沟通心灵的语言。

当佩里他们走进球场的时候，不禁为之惊讶，一场最低级别的联赛竟然能吸引一千多名群众，而这几乎等于巴比拉纳小镇全镇人口的总数。这其中不仅有男人，还有妇女和小孩，每个人都沉浸在足球和家庭带给他们的快乐之中。

这时比赛已经开始，客场作战的赛尔比竞技队反客为主，率先发动强攻，使得巴比拉纳队不得不收缩防守，一时间巴比拉纳队的门前一片风声鹤唳，正当赛尔比竞技的队长站在禁区前沿接应队友的回敲，准备拔脚怒射的时候，一道蓝色的身影从他的盲点斜插而出，一下就把球断掉，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那道身影已经推进到中场附近。

“拦住他！”那位队长一边回追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但此时他发现那个那晃动着的数字“18”离他越来越远。球场上开始骚动起来，巴比拉纳的球迷开始为自己的队员忘情欢呼。

当蓝衣18号球员轻松晃过对方一名防守球员之后，巴比拉纳的两名前锋已经从两侧由后插上，“18号”看似随意的一脚长传，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越过右边前锋的头顶，落地之后稍微向前弹，那名前锋十分舒服地控下球，继续往对方腹地推进。全线压上的赛尔比竞技

队后方空虚，巴比拉纳的前锋推进到大禁区右侧才受到堵截，那名前锋将球横传禁区。而接应的赫然又是“18号”。

赛尔比竞技队的队长奋力追赶，终于赶回到己方禁区，看到对方传球马上斜插上去堵截射门线路，而赛尔比队的后卫与门将也都严阵以待。而“18号”则展开双臂，右脚拉弓——就在人们都在期待着“18号”以什么方式完成这次进攻的时候，只见他忽然右脚发力，让过了足球，接着脚后跟一磕，皮球绕过了上前包夹的球员，贴着地面往球门的左下角直奔而去，呆若木鸡的赛尔比球员只能目送着皮球入网！

“Eagle！Eagle！——”球场场上爆发出激烈的欢呼声，而看台上的老佩里激动得紧紧攥住拳头，在刚才那一瞬间，他分明看到了一只苍鹰在绿色的“天空”中肆意翱翔，凌空而下让人拜服；而直到现在他才看清楚那个“18号”的面容：典型东方人柔和斯文的脸庞，眼神却是十分锐利，眉宇间隐隐有种孤傲的气势。

老佩里和一众球探们不禁惊叹：“天才，绝对的天才！这个叫黄鹰的少年绝对前途无量。”

当黄鹰走回中圈的时候，不自觉地向看台的上方望去：那里有一个穿着一身长衣，颈上围着黑白间条围巾的中年人向他默默点头。很多都知道这个中年男人是意甲豪门尤文图斯队的特使塞克。但是罕为人知的是，与那些现在才开始关注黄鹰的球探相比，尤文图斯早已对黄鹰开始了考察，双方甚至达成口头协议，只等细节敲定，黄鹰就可以披上梦寐以求的黑白间条衫，与儿时偶像德尔·皮耶罗同场献技。每念及此，黄鹰总是不经意地露出笑意。

那场低级别联赛很快就失去了意义，无论赛尔比竞技的队长如何声嘶力竭地指挥，对方的后卫和门将竭尽全力防守，仍然无法阻止黄鹰的疯狂进攻，进球助攻都完成了帽子戏法。黄鹰用表现征服了现场的球迷，而欢呼“伊戈”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小镇。

比赛结束后，老佩里摸了摸胸前口袋里那件薄薄的东西，径直地走到巴比拉纳队的球员休息室，正当他想敲门之际，里面忽然传来咆哮似的声音：“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另一把声音响起，“黄鹰先生，请你冷静一下。”

小小的休息室里面对面坐着两个人，此时黄鹰早已没有了球场上的那份从容淡定，他紧紧地攥住拳头，凌厉的眼神里充满着了怨恨与不甘，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人；而坐在他对面的，赫然是那位来自尤文图斯的特使塞克。

黄鹰强忍着怒火说：“那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塞克叹了口气：“黄鹰，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已经拥有了迭戈和梅洛，还有吉奥文科这样的中场发动机，而且我们手头上也没有了非欧盟球员的名额（注：意甲联赛规定，每支球队每个赛季只能引进一名非欧盟国籍球员，黄鹰当时还没有取得欧盟护照），很难给你在一线队腾出空位，俱乐部上层最终决定放弃和你签约。”

“你们现在出尔反尔，那你们当初所谓的承诺，所谓的口头协议，难道只是儿戏吗？”黄鹰开始忍不住怒火。

塞克从容地说道：“亲爱的黄鹰，你知道，那些东西是没有法律效力，对此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衷心祝愿你——”

黄鹰挥手打断了塞克的话，冷冷地说道：“请你收起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腔，然后离开，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塞克也收起了笑容，起身连头也不回就离开了休息室，当他正要关上门时，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一股巨力撞在门上，塞克一阵踉跄险些跌倒，他摇了摇头，苦笑着离开了。

没过多久，更衣室门被敲响，黄鹰愤懑地说道："你走吧，我不想见任何人。"

门外那人没有离开，反而打开了门，黄鹰抬起头，只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站在门外，脸上带着和煦的微笑，但是眼神中却迸发出激动的火光，黄鹰见对方是位老人，一时不好发火，冷冷地说："请问您来找谁？"

老人有意无意地瞟了一下地上的足球，自我介绍道："我叫佩里，是英超伯明翰俱乐部的体育主管，这次是受杨先生的委托，专门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黄鹰略微惊讶地抬起头说："杨先生，是不是那位以9000万镑入主伯明翰俱乐部，矢志成为中国球迷的主队的杨先生？您请进吧。"

老佩里走到影碟机前，从怀里掏出一只光盘塞了进去，画面开始跳动，黄鹰散乱的目光中流露出惊讶的神色，画面上播放的，竟然是他进入巴比拉纳队一年来他所有的比赛的精华片段！

老佩里从怀里掏出一份协议，一面说道："我知道你的名字是'鹰'，我们能给你展翅翱翔的空间，伯明翰俱乐部诚挚希望你能加入我们，这里是一份意向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章　中国鹰之心，喜忧参半的欢迎式

迈克·科林斯不停地记录着要点，黄鹰用遥控器打开了音响，一阵激动人心的摇滚乐响起，播放的是凌云乐队的《鹰之心》（《Eagleherat》）：

一整夜他都醒着躺在那儿，思考着他还能承受多少苦难
看着影子在墙上舞蹈，他渐渐地陷入恍惚
梦想无数次燃烧成了灰烬，那最高的山脉依然有他攀登的身影
准备飞翔是因他无法原地停留，他的血脉中燃烧着狂热
勇敢的决心冲破了枷锁，背对着血色天空下的墙
时刻准备战斗至死，那激情一天比一天烧得更炽烈
他的眼中有火焰燃烧，渴望着内心最深处的梦想
鹰之心，飞越彩虹
进入新的世界寻到太阳，展翅于所有的痛苦之上
那就是，鹰之心的荣耀

看着一脸不解的摄制人员，黄鹰微笑道："当年那段录像的配乐，就是这首《鹰之心》，而它陪伴了我整个职业生涯。"

迈克·科林斯不解地问："黄鹰先生，据我所知，其实当年你的选择还有很多，而伯明翰只是英超的下游球队，单凭一份录像就足以让你加盟吗？"

黄鹰答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从那些细微的举动中，我都感受到了杨先生和俱乐部对我的真诚渴求，这就已经足够。如果还要说什么理由的话，亲爱的主播先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在球场上听到来自我的祖国球迷的呐喊。"

飞机划过天际，降落在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英国伯明翰是靠贸易起家的城市，小至曲别针，大至到小汽车，只要能赚钱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伯明翰的烙印，而她的工业产量占英国出口总额的1/4。著名的罗佛（Rover）和美洲虎（Jaguar）汽车，流行组合UB40和吉百利巧克力都是产自伯明翰，同时她也是英国乃至欧洲重要的珠宝产地之一。与拥有多家诸如切尔西、阿森纳那些知名球会的伦敦城相比，伯明翰城拥有的伯明翰，西布朗和阿斯顿维拉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显得相形见绌。

而尤为讽刺的是，作为以这座城市冠名的球队，成立于1875年伯明翰俱乐部不仅无法与切尔西、阿森纳这些巨擘抗衡，甚至还长期活在同城的死敌阿斯顿维拉的阴影下，基本上每次德比结束后，伯明翰队的球迷都是无比沮丧地走出球场。但是这一切将会由两个中国人而改变。

当中国香港商人杨嘉诚以9000万镑入主伯明翰之后，扬言要将伯明翰成为"中国球迷的主场"，有人甚至将他和切尔西的主席阿布拉莫维奇相比，称之为"中国的阿布"。的确，

杨先生的一系列举措使这座工业城市迅速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而引进中国籍潜质球员则成为最多人关注的一项措施。黄鹰载着这样的光芒驾临了伯明翰国际机场。

刚下飞机，几十支“长枪短炮”就对准了黄鹰这位“天才少年”，连日来老佩里给黄鹰讲述了英超联赛的风格、球队情况和一些处理媒体问题的技巧，黄鹰略带腼腆地回应着记者的提问，但他眼神中迸发出的锐气却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黄鹰坐在了苏格兰主帅麦克利什和杨先生身旁，那位面带微笑的杨先生以他出色的口才阐述了他宏伟的计划，麦克利什则偷偷地和黄鹰耳语了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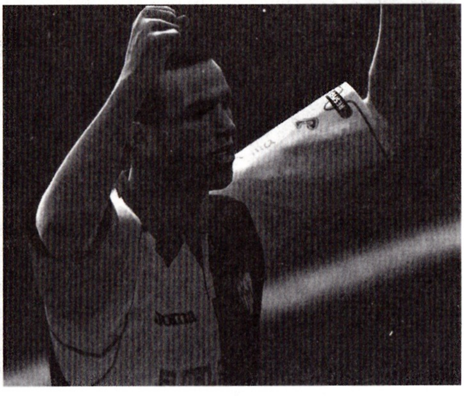
当记者问到对签下黄鹰的看法时，杨先生露出自豪的神色：“鹰属于蔚蓝的天空，而伯明翰这身蓝色的队服正是黄鹰展翅高飞的天空！”而黄鹰被问及加盟感受时，也从容地答道：“伯明翰在我最失落的时刻给与了我来自故乡亲人般的温暖，感谢这片天空给予我起飞的空间。”

签约仪式结束，黄鹰从杨先生手中接过印着“H·Ying”的10号球衣，圣安德鲁斯球场外飘扬起一幅幅五星红旗，而全世界亿万双眼睛关注着台上的两个中国人，多少中华儿女见证着这历史的一刻。中国足球和中国球员留洋经历了太多的坎坷，而第一个中国人控制的五大联赛顶级俱乐部所签下的第一名中国新星，这足以载入史册。

然而，一个人风光的背后，总会有人抱着敌对的态度。当老佩里和麦克利什陪着黄鹰正准备走进更衣室的时候，叫嚣的声音响起：“那个中国小鬼连毛都没有长齐，凭什么一来球队就可以直接进入一线队，就直接穿上10号球衣？就因为我们的老板是中国人吗？”话音刚落，马上有人就起哄附和。

老佩里一听那声音，不禁皱起眉头，那起哄的两个人，是出名的刺头儿，绰号“小雪柜”的李·卡斯利球风凶悍，场下也不是个斯文人。而“英超第一恶汉”李·鲍耶更可谓是“恶行累累”：场上动作粗野，场下经常因为种族歧视而斗殴闹事，甚至有过和自己的队友比赛中大打出手，结果双双被罚下这样令人忍俊不禁的事迹。虽然这两人近来脾气有所收敛，但天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爆发。想到这，老佩里一阵头疼。

倒是麦克利什微微一笑，拍拍黄鹰的肩膀，“我知道你能够应付的。”然后推门进去，黄鹰深深地看了那位中年谢顶的苏格兰人一眼，跟着走了进去。麦克利什给每位球员引见了黄鹰，黄鹰和每一个人握手，但当到和鲍耶握手时，这位壮汉一边扭头和卡斯利说笑，一边随便地握了一下手，态度极度嚣张。黄鹰没说什么，和大家寒暄几句，然后换上了训练服，跟在大队后面去球场训练，而那两位壮汉故意走在队伍后头，转过头来狠狠地对黄鹰说，“我们球场上见。”



第三章 以技巧破拙，训练场上降蛮牛

热身之后，麦克利什吩咐开始进行练习赛，黄鹰被分在替补队那边担任前腰，而鲍耶和卡斯利则是在主力队那边架起了双后腰。比赛一开始，两个恶汉就直接将黄鹰围住，不断用小动作影响黄鹰的发挥，当黄鹰启动时，总有人在后面暗推一把；而每当黄鹰要接球的时候，两人马上左右夹击，硬生生地将黄鹰铲倒。但作为裁判地麦克利什却好像有意偏袒两人，他们从没有因为侵犯黄鹰而被吹罚。

场边的老佩里有些急了，不停地向麦克利什嘀咕着。麦克利什笑道："请相信黄鹰，他能处理好这件事情的，佩里先生。"而黄鹰所表现的则是一次又一次倒地，污泥早已染满了训练服，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投入比赛，没有任何抱怨，只是用鹰准般锐利的眼神死死地盯住两人的每一个动作，饶是鲍耶和卡斯利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粗野壮汉，也被这般眼神看得浑身不自在，连忙收起那得意嬉笑的神色。而他们作为回报的就是更加粗野的动作。

30分钟的比赛很快就结束。众人陆续走到场边休息。正当鲍耶和卡斯利要走出球场的时候，黄鹰却叫住了他们。看着黄鹰锐利的眼神，两人有些色厉内荏地说道："怎么？场上踢不过我们还想继续，抑或是想在场下解决？"周围的队友一看形势不对，连忙想上前拉开他们，却被麦克利什喝止。

黄鹰淡然地说道："谢谢两位让我见识了最极致的英式防守，让我懂得了怎样在裁判允许或偏袒范围内的合理保护自己。"忽然他的目光一凛，"现在轮到我向两位展现一下我的能力了。"

鲍耶和卡斯利哂笑起来，"好啊，你想怎么比法？"



黄鹰说："很简单，我们来一场斗牛，我进攻，你们一个或者两个来防守都可以，我要在避开你们的拦截后才能射门，球进了算我得分，射失或者被拦截算你们赢。"

鲍耶轻蔑地说："对付你这小子，还得我们两个一起来？只要你能赢得了我，我们尊你为老大又如何！只是如果你输了呢？"

"条件随便你们开。但赢的一定是我！"黄鹰双目中迸发出剧烈的火光，他的语气仿似随随便便，但是字字铿锵，让人不敢小视他这话的分量。队友们纷纷围上来准备看热闹。

鲍耶收敛神色，走到半场附近捡起一个足球，扔给黄鹰，等到黄鹰将球控定，"中国小子，我们开始吧。"

话音刚落，鲍耶就展开双臂扑了过来，那种去势根本就不像抢断，更像是一只野兽要扑向猎物。黄鹰连忙用鞋底将球一搓，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鲍耶的抢断。鲍耶一击落空，又再扑上来，黄鹰如法炮制，又躲开了。如是者过了几遍，鲍耶开始有点气喘，但连皮球都没有碰到过。

"小子，难道你就只懂得躲吗？"鲍耶一边咆哮着，一边后退了几步。忽然他原地加速，顺势倒地滑铲，这一下铲截不仅来势凶猛，而且鲍耶的鞋底正对着黄鹰，如果躲闪不及随时可以令人受伤。眼看就要碰到皮球，鲍耶不禁心中暗喜。就在这时，黄鹰右脚忽然将球向后一引，身体同时由左向右后转，让过了滑铲，左脚再往身后将球一敲，顺势转身过人，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然后拔脚怒射，球应声入网。

"天啊，是马赛回转！"在旁围观的队友不禁欢呼起来，当年法国足球大师齐达内将这招过人绝艺演绎得淋漓尽致，引领了一代风潮，如果说齐达内的"马赛回转"是优雅的精灵化身，黄鹰的"马赛回转"则像是雄鹰以他敏捷的身躯瞬间甩开对手。

这时鲍耶从地上爬了起来，"小子，还不错。不过你只是趁着我主动攻击时取巧而已，如果在运动战中过掉我，我就服你。"队友中稍微有点嘘声，但更多人却是等着继续看好戏。黄鹰将球推回中圈，在离鲍耶十多米处站好。

"开始吧！"鲍耶做好了准备后叫道。黄鹰突然启动，宛如雄鹰冲刺直奔鲍耶而来，鲍耶不敢怠慢，连忙迎上去，两个的差距不断拉近！4米…3米…2米！黄鹰忽然减速，左脚将球向右一拨，右脚顺势一推，然后再加速，鲍耶还没来得及反应，黄鹰已经从他身边冲了过去，然后把球推进球网。只留下呆若木鸡的鲍耶。

队友之中爆发出阵阵惊叹声，这时卡斯利坐不住了，上前推了一把神不守舍的鲍耶，"我们一起来防，我就不相信不能拦下他。"两人在禁区一前一后站好，"黄鹰，你能过掉我们的话，我们就无话可说。"卡斯利说道。

黄鹰转身向场边的队友叫道："麻烦你给我一个球。"队友给黄鹰扔了一个球，皮球慢慢地弹向黄鹰，当球快要到黄鹰身前的时，鲍耶迅速贴了上来，试图在黄鹰触球时第一时间进行干扰，黄鹰微微一笑，背对鲍耶抬起左脚，脚后跟将球往左后方一磕，皮球从鲍耶腋下溜了过去，正当鲍耶想追球的时候，黄鹰忽然往右转，从鲍耶的右边冲了出去，鲍耶左支右绌，脚步一下落空，整个人摔在地上。而黄鹰已经伸出右脚勾住皮球，卡斯利连忙从侧面滑铲过来，将黄鹰的射门角度堵死，但黄鹰右脚轻挑，球往左脚飞去，黄鹰不等球着地，顺势左脚一推，球滚进了大门的左下角。

现场一片沉寂，所有人都沉醉在刚才那赏心悦目的时刻。黄鹰转过身来，向倒在地上的两位队友微笑着伸出双手，将两个壮汉拉起来。鲍耶和卡斯利倒是爽快，丝毫没有因为技不如人而恼羞成怒，一把搂住黄鹰，卡斯利说："你小子有你的，我们服了。喂，教练，今晚我们带他去喝一杯怎么样。"

麦克利什走过来，朝卡斯利的光头上敲了一下，"酒鬼，就知道喝。"队友们一阵哄堂大笑。

黄鹰转过身来，向鲍耶和卡斯利伸出手，让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黄鹰，你们也可以叫我"伊戈"。鲍耶和卡斯利对望了一下，伸出手。三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第四章　奇兵提士气，伯明翰城曙光现

当时的伯明翰队，只是英超的升班马，保级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联赛四轮过后，伯明翰1胜1平2负积4分，排名联赛中游，尚无保级的压力。因此虽然在最后时刻签下了黄鹰，麦克利什也没有急着将他派遣上场，而是让他跟队系统训练，感受一下顶级联赛的氛围，黄鹰也没有了初来乍到时的腼腆，在努力训练之余，还和队友们打成一片，尤其是鲍耶和卡斯利和他可谓是"不打不相识"，三人经常交换心得。

然而接下来一个月，伯明翰陷入了怪圈，四场比赛输了三场，积分也跌到了保级区附近，下一轮对阵强大的"枪手"阿森纳不容有失，但是"教授"温格的球队拥有傲视英超的攻击力，想从他们身上那怕只是拿到一分也是谈何容易。两队的仇恨还不止如此，在两年前的一次交锋当中，伯明翰球员的故意犯规导致阿森纳的主力前锋爱德华多脚骨骨折，撕心裂肺的惨叫和完全扭曲变形的断脚依然历历在目，此后阿森纳每次对阵伯明翰都是拼尽全力，让伯明翰输得体无完肤。因此，伯明翰此番虽然坐镇主场，但仍凶多吉少。

比赛开始前，伯明翰的天空一片灰霾，而主队的更衣室里也是死气沉沉，任凭卡斯利和鲍耶两个活宝怎么鼓舞士气，球队的士气还是没有提升。这时一直沉默的麦克利什开腔宣布了球队名单，主力阵容几乎没有变化，只是鲍耶和卡斯利组成了双后腰加强中场拦截。

黄鹰习惯性地开始收拾东西，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慢慢地熟悉了那些小队员应该做的工作，忽然他手中一紧，因为他在替补名单中，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抬起头，正好碰上麦克利什的目光，"嘿，伊戈，要加油哦。"黄鹰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当球场内公布名单的时候，马上引发了一阵轰动，不少中国球迷兴奋地欢呼着；而遥远的中国，有不少电视台马上调整信号，随时准备转播这场比赛。

然而，比赛并不像人们希望地那般激烈。一开场，阿森纳就给伯明翰来了个下马威，法布雷加斯中路得球直接推进，当鲍耶上来抢截的时候，法布雷加斯和接应的范佩西做了个"二过一"配合，成功穿越中场线，当伯明翰的后卫反应过来刚想上前堵截的时候，法布雷加斯已经冲到大禁区附近，毫不犹豫地就起脚远射，球像炮弹一样直奔球门左上角，伯明翰的门将哈特还没来得及反应，球已经奔入网窝，本来还在为主队加油的球迷变得鸦雀无

声，只剩下少数的阿森纳球迷在高声欢呼。

落后的伯明翰开始积极压上进攻，但都是只开花不结果，而阿森纳的表演的只是刚刚开始。上半场二十分钟，阿森纳卷土重来，加拉斯从后场抢断，马上发动反击，球不停地在一脚传球中向前推进：法布雷加斯分球，爱德华多接球脚后跟妙传左路推进的范佩西，荷兰人一路推进直奔禁区后地滚球传中，中路插上的迪亚比迎上去忽然快速一漏，后面插上的阿尔沙文将球送进球门右下角。水银泻地般的进攻，华丽的阿森纳式进球。

圣安德鲁球场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瞬间破碎，场上的伯明翰队的球员也陷入了深深地恐慌。他们的奔跑和拼抢开始不再积极，阿森纳球员相互轻松地传接球，伯明翰的队员甚至在一段长时间内连皮球都没有碰到，反观阿森纳经常通过流畅传递，屡屡造成伯明翰门前风声鹤唳，可惜复仇心切的爱德华多几次在门前失机，伯明翰才侥幸避免差距拉大。在每一次射失的时候，爱德华多总忍不住大声地咆哮，而倍感压抑的圣安德鲁主场球迷终于找到宣泄口，他们把阵阵地嘘声送给爱德华多，更把它送给表现低迷的主队。

下半场天色越发的阴沉，而伯明翰的表现依旧毫无起色，阿森纳数次威胁到主队大门，坐在看台上杨先生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这时麦克利什走到了黄鹰身边，说："伊戈，到你了。好好干！"黄鹰站起来，脱下了外套，麦克利什用力地拍了拍黄鹰的肩膀，"去吧，这就是你要翱翔地天空！"

当伯明翰的"10号"站在场边时，全世界的许多目光再一次聚焦在这一场因为一边倒而愈发沉闷的赛事，球场上有人唱起了中国国歌，有人则是用中文喊着黄鹰的名字。第四官员举起牌，黄鹰换下表现低迷的菲利普斯，中国雏鹰开始了他征服英超之旅！

正当黄鹰上场时，阿森纳又一次开始了大举进攻。法布雷加斯自由地盘着球寻找队友，准备送出致命的直传。就在此时，他的队友忽然大喊，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道蓝色的身影诡异地从他身后绕出，脚下一抹便抢下了皮球。法布雷加斯定神一看，抢球的正是刚上场的黄鹰，这时黄鹰引领反击，可惜他刚分球给杰洛米，没两下就被阿森纳抢断并发起了反击。加拉斯分球，埃布右路快速推进回传给法布雷加斯，小法一记手术刀般的直传穿越了伯明翰的防线，找到了爱德华多。伯明翰的后卫此时已经无法回追，就在这时，黄鹰从中场一路赶回禁区，用尽向球滑铲而去，可是冲力太猛，黄鹰竟然一头撞在了立柱上，马上头破血流。

爱德华多随即抬脚劲射，球弹远柱飞入网窝。3-0！进球之后的爱德华多在一片嘘声中冲下了现场观众，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他等这个复仇时间太久了，而在这一刻，终于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他身后的伯明翰球员，纷纷围到黄鹰身边，只见鲜血染红了湛蓝的队服，也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伯明翰球员的心。

队医正为黄鹰紧急处理伤情，黄鹰却叫住了鲍耶和卡斯利，说："疯子们，被人压着打真的很不爽，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手段！"两人看着黄鹰那充满自信的眼神，忍不住血脉沸腾，三人商量了几句，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球场上再一次将掌声送给了勇敢的黄鹰。阿森纳更加肆无忌惮地压上，法布雷加斯充当了攻击中场，迪亚比也难得当了一回指挥官，这时他舒服地控着球，将球分到边路。卡斯利忽然启动，一记抢截直接断下了球，然后一记大脚踢向前场，正当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一

脚解围的时候，两道湛蓝的身影忽然从伯明翰的后场杀出，众人定神一看，黄鹰居中，鲍耶在右，两人高速地向前插上，阿森纳球员大吃一惊，四名红衣后卫赶紧往回追，就当伟马伦和加拉斯要追上黄鹰的时候，黄鹰忽然一记后脚将球传给了右路的鲍耶，鲍耶引球推进，下底传中。阿森纳的三名后卫早已站好位，等待着高空球的到来。

伯明翰灰霾的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片湛蓝，而湛蓝之下，有一个雄鹰般的身影正展翅飞翔，他飞越了所有的赤霞的阻隔，奔向那属于自己的天空，然后猛力地向着命运撞击而去。当皮球猛烈地砸入球门时，黄鹰地脸上露出了微笑，球场终于彻底沸腾，现场播音兴奋地宣布着：“进球的球员是伯明翰的——”，“伊戈”的声音山呼海啸般涌起，响彻了球场的上空！

第五章 复仇与辉煌，雄鹰踏入巨星路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震撼的呐喊，直到今天那种被肯定的感觉仍让我心潮澎湃。”黄鹰微笑着说。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动容，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每个人心中都希望被肯定，而当有几万人为你的表现而高呼你的名字，那绝对是对你付出的最好肯定！

科林斯喟叹地说：“这样的比赛的确让人最为毕生难忘，那您所在的球队那个赛季的成绩应该很不错吧？”

黄鹰点了点头，笑着说：“的确很不错，但我最为难忘的比赛却不是那一场处子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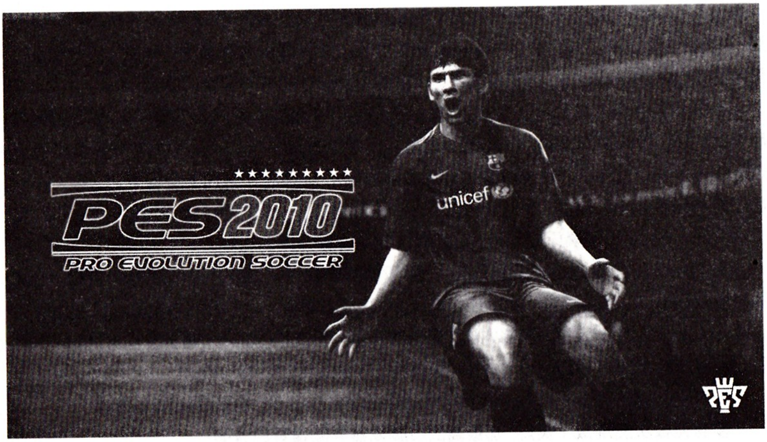
从对阵阿森纳之后开始，伯明翰打出了球队历史上最好的成绩，连续的十多轮的联赛不败，曼联、切尔西、利物浦和曼城一众豪强都未能在他们身上取得任何便宜，黄鹰引领的铁血防守和快速反击使伯明翰成为令欧洲足坛震惊的黑马，而圣安德鲁球场则成为了每一支客队的地狱。那个赛季，伯明翰最终挤进了英超四强，最终进入到了欧冠联赛，在小组赛中与巴塞罗那、海法马卡比和尤文图斯分在了同一小组。作为欧战初哥的伯明翰并没有怯场，反而奋勇拼搏，坚持到了最后一轮，他们要在主场面对尤文图斯，只有胜者才能和巴塞罗那携手出线。这的确是一场生死大战，也注定了是一场见证英雄诞生的大战。

那一天，伯明翰城下起了小雨，而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圣安德鲁球场的热情，球迷们用忘情的呐喊来抒发着对主队的热爱。

此刻的黄鹰与队友一道站在进行着接受对手来访的握手仪式。他的身体微微地在颤抖，他因为伤病错过了双方第一回合的交手，现在他终于可以对阵自己最渴望同时又最不愿面对的对手。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到他的面前伸出手，“黄鹰，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熟悉的声调、虚伪的托辞，使黄鹰伸出的手猛然收紧，眼中迸发出愤怒的火光，“是的，塞克先生，这将会是让你我毕生难忘的比赛。”塞克尴尬地笑了笑，走开了。

直到塞克离开了他的视线，黄鹰才收起凌厉的目光，用力地捏了一下手上的队长袖标，神情复杂地看着尤文图斯的队长——英俊的脸孔，坚毅的面庞，眼神柔和却是无比坚定，



永远有一颗争胜雄心，永远的王子——德尔·皮耶罗！

那一刻，所有的焦点目光都集中在场中央的两位天才身上。黄鹰面对着儿时的偶像，同时也是自己最大的对手，敬仰与遗憾相互交织，令他一时手足无措。倒是皮耶罗大方地上前拍了拍黄鹰的肩膀，“伙计，我一直有在看你的比赛。你的技术棒极了。”

面对偶像的夸奖，黄鹰腼腆地笑了笑。

皮耶罗认真地看着他。“带上这个袖标，就要将带领球队创出属于自己的天空，加油吧。”皮耶罗一边说着，一边沉吟着向己方半场走去，“我也要拼尽全力了。”

有人说皮耶罗老了，的确他已经35岁了，速度已经减慢、伤病开始增多。但丝毫没有降低他对比赛的渴望。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人们所熟悉的那位斑马王子又回来了。在雨天湿滑的场地上，无论是控球突破还是传球调度，皮耶罗都挥洒自如。在他的引领下，尤文图斯队反客为主，不断地从左路和中路发起进攻。以铁血防守的伯明翰城池被皮耶罗和迭戈两个技术流球员冲击得左支右绌、险象横生。

与皮耶罗的如鱼得水相比，黄鹰处境就困难得多，意甲球队以防守见长，而尤文图斯队作为更是个中佼佼者。他们坐拥意大利国家队防线，两名后腰梅洛和西索科扫荡能力比伯明翰中场的两个疯子强上不止一筹。而作为全队的核心，黄鹰受到了一众后方精英的轮番“照顾”。天雨湿滑和强烈的身体碰撞让黄鹰失去平衡而倒地，只能捶地大吼宣泄自己的不满。

尤文图斯则是加快了进攻的步伐，上半场2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马尔基西奥在左路和皮耶罗做了个“二过一”配合，快速地下底回敲，皮耶罗在伯明翰禁区的右侧45度角上起右脚搓射，从发力到角度的选择无不妙到毫巅，皮球穿过雨幕，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飞入大门左上角！1-0！这是属于皮耶罗的区域，这是属于皮耶罗的时刻，连主场的球迷也不禁为他的精彩表现而击节赞赏。

尤文图斯队以球风稳健而著称于世，出色的防守和系统化的战术部署使他们赢得了

“老妇人”的称号。取得领先之后的尤文图斯队放缓了进攻的脚步，在构筑好自己的防线之后一步步地推进反击，面对对方的混凝土式打法，伯明翰队的球员失去了方寸，只能通过简单的长传冲吊进行攻击，但在稳固的尤文图斯面前，这种方法显然只是徒劳。

而此时的黄鹰，身上已经满是泥泞，目光甚至开始涣散。好多次他好不容易摆脱两名后腰的纠缠，接球试图突破，却发现面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天气的潮湿使他难以合理地控球推进，以防守凶悍著称意大利新晋后防核心基耶利尼再加上经验老到、第一个以后卫身份当选世界足球先生的卡纳瓦罗，一个从旁骚扰、一个正面拦截，让他根本找不到盘带的节奏，不仅让他屡屡无功而返，还经常让他失去重心摔倒在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雨越下越大，瓢泼的雨势似乎了淋湿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呐喊的声音越来越小。当黄鹰再一次倒在了地上，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一阵无力感忽然涌上心头，双手再怎么用力都似乎难以撑起疲惫的身躯，雨水夹杂着汗水顺着发丝寸寸滴下，然后混入从口腔里急剧喷出的白烟之中。朦胧间，他仿佛再次听到了歌声：

一整夜他都醒着躺在那儿，思考着他还能承受多少苦难，他渐渐地陷入恍惚

梦想无数次燃烧成了灰烬，那最高的山脉依然有他攀登的身影

准备飞翔是因他无法原地停留，他的血脉中燃烧着狂热，勇敢的决心冲破了枷锁

那是球迷献给那只遭遇困顿的雄鹰的《鹰之心》，球迷是真诚的，他们倔强的雄鹰终须在挫折中崛起，而苦难不过是他们的垫脚石。伴随着逐渐嘹亮的歌声，黄鹰再次站起。雄鹰迎向了风雨，终于再次展翅高飞！

当球再一次滚到黄鹰的脚下，他选择了信任自己的队友，将球往后回拨，自己则如鹰准一般再一次冲向了尤文图斯防线的右路，那里正是对手重重保护之下软肋所在，而他的队友并没有让他失望，就在黄鹰刚刚落位的时候，伯明翰的中场球员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精彩的传接配合，巴里弗格森中路推进将球分到了黄鹰脚下，而此时面对黄鹰的，仅仅是防守平庸的格里格拉，黄鹰一记推右走左，依靠绝对速度过掉了格里格拉，然后快速杀入禁区。卡纳瓦罗上前堵截，已经找到节奏的黄鹰右脚一扣，晃过了卡纳瓦罗，而基耶利尼的飞铲已经接踵而至，黄鹰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了娴熟的脚法，右脚背一拉躲过了拦截；而布冯和西索科已经分别从前后杀到，黄鹰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的微笑，在失去重心之前，右脚外脚背一弹。

仰首望去，雨似乎小了一点，远方飘来了一小片蓝色的天空，和皮球一起飞入了网窝。

圣安德鲁球场再一次沸腾，双方再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比赛则进入了刺刀见红的白热化阶段。作为一个球迷，除了希望自己钟爱的球队赢球之外，能够看到一场强力对抗、组织流畅、脚法华丽的比赛，是每一个球迷心中最真切的渴望；而在球场上的球迷肯定认同这一说法，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诞生传奇的比赛，而一老一少两个传奇的“10号”正在场上拼尽全力斗法。在球队的利益面前，双方的队长为了胜利而互相缠斗，在他们的战争中，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而《鹰之心》的歌声再也没有衰退，反而一浪高于一浪，直到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踏着歌声，黄鹰迈开沉重的脚步，开始了与皮耶罗的最后斗法，没有人想到缠斗了大半场的两个人仍然有如此好的体力，黄鹰一路引球推进，皮耶罗紧追不舍，细声地说：“伙计

干得不错，看看我们谁能赢得最后胜利。”

黄鹰用最直接的行动来回答，“我不能输！”话音未落，双腿猛一发力，拉开了与皮耶罗的距离，尤文图斯的球门离他近了、更近了…黄鹰猛然抬脚拉弓，准备射出最后一击。就在这时，格里格拉从旁杀出，迫不得已之下对黄鹰进行犯规。伯明翰队在对方禁区前沿获得了任意球射门机会。球场上响起了阵阵的嘘声，球迷知道，他们错过了一个历史时刻。但是下一个历史时刻即将到来！

黄鹰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地站起来，捡起皮球摆正。然后慢慢地后退，凌厉的眼神冷冷地看着在布冯的指挥下忙碌着的尤文图斯队员，一阵孤高绝顶的气势油然而生。

在歌声中，黄鹰开始了神奇的表演，迈步、抬腿、触球一气呵成，皮球急速奔向了天空！

鹰之心，飞越彩虹

进入新的世界寻到太阳

展翅于所有的痛苦之上

那就是，鹰之心的荣耀！

雨停了，稍微露出点阳光，在泥泞的草地上画出了一抹彩虹。在那一刻，皮球飞越了彩虹，阳光射在球面上，璀璨耀眼。光球划过世间最优美的弧线，从飞扑而至的布冯手边飞入球门的上角。而比赛也在那一刻落幕，圣安德鲁球场的赞歌高唱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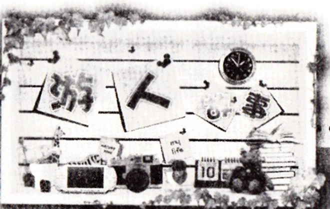
黄鹰没有庆祝，只是走上前去轻轻地拥抱着皮耶罗。没有愤怒的宣泄、也没有失意的痛哭，在这一战里没有失败者，所有人的表现都值得尊重！观众们毫不吝啬地将掌声送给两个传奇，旧的传奇不朽，而新的传奇，正在诞生！

皮耶罗拍了拍黄鹰的肩膀，“恭喜你，你不仅驾驭了我的区域，你更拥有了自己的天空！”

黄鹰微笑着转过头，一片湛蓝在远方扑面而来……

结语

科林斯的专访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而狂热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再次表达了他们对心中偶像的喜爱，而其中感人至深的是专访结束时科林斯结语：“也许在很多年以后，人们依旧记得，那一只翱翔于世界之巅的雄鹰所书写的不朽传奇。现实的确很可怕，但正因为他的可怕，才需要我们去战胜和克服。就像雄鹰一般，无论任何的艰难险阻，也要展翅翱翔于苦痛之上，那就是，鹰之心的荣耀！”



KINOKUNIYA v.2.0

文/御时　编/夜蓝

1.

悉尼黄金CBD的新维多利亚广场中，一家异国风情的商铺嚣张地盘踞了整个楼层，它把维多利亚华贵的哑金外墙漆成忧郁的深蓝，与不远处的海湾交换着呼吸。仿佛硬生生挤入羊群中的斑马一样，在这个金发和阳光的国度洒下深色的含蓄。

顾小雨踩着高高的自动扶梯升到顶楼后没有马上跨入店里，而是对着入口冷气十足的玻璃门深吸了一口气，随即满足地挂起微笑，一鼻子书香。

这座以违背英文语法的单词KINOKUNIYA作为名称的巨舰是日本最大的书籍海外连锁店“纪伊国书屋”，它以亚洲文化巨兽的姿态在二十多个世界中心城市扎根驻地，将前卫的日本甚至中国思维产物倾倒在西方的土壤上，并以精致的服务与优雅的价格架起东方文化的贵族身分。但凡亲自踏足过这座堡垒的人都会对它留下好感，这是一匹漂亮的斑马，却也是这个南太平洋中惟一的一匹。

顾小雨觉得有点寂寞。三三两两走过她身边的女生脸上涂着浑厚粉底、眼线漆黑、腿上的长筒靴散发着柔软光亮，她们兴奋地穿行在过道以上下唇齿几乎要撞车的速度交换着情报，有些是用日文，有些则是她难以辨认的英文。她们大多目不斜视地从她身边走过，偶尔有一两个与她视线交错的也会装作没看

见，继续翻阅着刚刚重洋远渡而来的还带有高空冷度的《ViVi》等时尚杂志。不过这些对于高中就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在异乡的顾小雨来说并不算什么，尤其是当她看到面前画册架上的那本黑色封皮书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

她几乎是用父母描述三年自然灾害时提到的饥饿的人扑向一碗酱油拌饭时的嘴脸抓出了那本B5大小的画册，手指颤抖着拂过黑色哑光纸上修长的"ODIN SPHERE ARTWORKS"字样，脸上仍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是PS2平台上一款名为《奥丁领域》游戏的限定版特典，里面收入了她最喜爱的色彩大师神谷盛治的人物原画设定。她自从看过一次那款游戏的宣传画面后就一直想要得到这本画集，然而由于是限量发售的版本，此书一经面市随即就在各大店铺绝迹，网络上仅存的几本都被炒到了天价，对于手头拮据的学生来说自然是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然而对于主修2D概念设计的她来说一本色彩辨识度细腻的原版名家画集是神圣的。她从小就喜欢画画，大一的时候更是不顾一切地劝说保守的父母送她出国读艺术。她梦想的不是别的，正是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游戏人设画师，然后再出版这样一本画集。所以即使价格是她一周的餐费，她也要把它捧在手里，而不是回家挂个图片包的下载。

顾小雨走到结账台前手微微颤抖，她从包里的白色信封中抽出一张鲜绿色的纸币，那是她的工资，她仍不敢相信那本黑色的画册即将成为自己的珍藏。

滴滴——

结账处的条形码检测仪屏幕上显示出了"FAULTY"的字样，金发的年轻店员皱着眉头又试了一次，才费解地望向屏幕，又回头看了看顾小雨，露出无奈的神情。

"Harry Nie?"

顾小雨摇摇头，一脸不明所以地望向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还不快点将书放进干净的蓝色袋子里递给自己并说谢谢。

"非常抱歉，小姐，这本书被人预定了，我想是我们的店员搞错了。它是有人向我们在线预定所以才从日本发来的货，只有这惟一一本，所以不能卖给你，真的非常抱歉。"金发店员反复道着歉，却不见动作有丝毫减缓地将画册收到了工作台的底下。

顾小雨觉得自己的脑浆沸腾了，在这一瞬间她想到了基督山伯爵，想到了肖申克，她觉得自己从来就没这么冤枉过，如果可以的话她想立刻冲进柜台把那个店员撂倒，然后卷着那本黑色的画册消失在广场的人群中。然而站在一旁的壮硕的保安正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她，后面的顾客也走上前来挤开了她。

挤开她的人穿着一套为亚洲人定制的窄版西装，Tommy Hilfiger的衬衫衣领精心烫过。他走到店员面前微笑着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是Harry聂，预定这本书的人。"

2.

冷键脱下赛百味制服然后胡乱地将其揉成一团，擦了擦脸上忙了一天冒出的油。这家在中国也有分店并且装修得相

当娇贵的三明治连锁，在澳大利亚因为和麦记同样低廉的售价而常年排满了客人。而冷键这种打超时黑工的中国留学生在店长眼里也如同打折的面包一样，是可以一个顶仨的廉价劳力，同时又不用在工资之外另行付税，的确是顶呱呱的选择。

一到下班时间，冷键一秒也不愿多留恋台下那些碎肉蔬菜，阿拉蕾似的飞奔而出。今天是他远在中国的女友邮寄的包裹送到的日子，他手上握着红蓝图案的领取通知，心扑通直跳。

他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地会发出两封邮件，一封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柔情辗转，给女友；另一封则是6P的画稿，给《周刊漫画Z》。今年25岁的冷键生平有两件事引以为傲：一是他在毒男论坛上认识了五年的美女版主答应做他女友；二是他在《Z》上有一个每月24P的专栏。他出国这些年来做苦力把脸晒得黝黑、皮肤磨得粗糙，说话也不再像个小男生一样温文羞涩，下巴上刚硬的胡须把他修饰得像个三十多岁的民工。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冷键美滋滋地抱着女友寄来的牛皮信封，里面是新一期的《Z》。



冷键把东西一股脑丢进自己二手的丰田车里——那是他省吃俭用大半年年的成果，他本打算在白色引擎盖上弄个"藤原豆腐店"之类的字样，但在发现所需费用超出了自己的预算之后十分明智地舔舔嘴唇放弃了。旧引擎呼噜噜地唱起家乡的东北摇滚，他抬头看了

一眼车窗外像日式RPG一样湛蓝的天空和满街金发碧眼的人群，感觉自己颇有几分成功人士的味道。

白色丰田虎虎生风地在市中心纵横穿梭，偶尔在一两个过马路的行人前咯吱一声急刹，享受地欣赏着他们由于惊慌而加快脚步的场景。这无疑是冷键每周心情最好的一刻，他像往常一样，在高架桥入口的弯道上来了一个漂亮的加速，甩动方向盘的同时车胎会在坡道上画出流线型的漂移轨迹，然后在其他驾驶者的嫉妒声中洋洋而去。

理应是这样没错。

然而今天冷键刚踩下油门整个头便向方向盘砸去，他感觉自己像颗弹跳的糖果一样几乎要从铁皮车框里蹦出去，但随即又被安全带以杀人似的力道勒回座位上。他的头疼得就像是要爆炸，当其流着鼻血从安全气囊中抬起头来时眼前还是一片发昏，庆幸四肢都还完好无损。冷键摇晃着从变形的车门里爬出去，但接下来所看到的一切让他恨不得重新躺回车里死了算了。

被他撞烂了半个尾部的是一辆黑色的LEXUS S200，除了保险杠后备箱之外，里面还有一整套被压成废料的立体声功放，根据经验，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过万。就算把自己的破丰田卖掉两次恐怕也赔不起，更何况这辆可怜的车此刻已经彻底报废了。

在冷键头昏脑胀的时间里，LEXUS的车主已经给道路交通局和警察打完了电话。他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脸上是社会精英白皙的面容，英文更是流利得跟脸完全对不上号。冷键真希望自己撞到的是个随便什么外国人也好，却偏偏是个亚裔。

“警察还有五分钟赶到，你是想公了还是私了？”聂文一口流利的英文丢向眼前这个已经撞傻了的穷小子。

“我没买保险，你这车我赔不起……”冷键磕磕巴巴地回答着。

“第三方保险也没有？”

“没有。”冷键缩了缩球鞋，想到当初在保险公司价目表前抵赖的样子，突然觉得自己很可耻。

“没买保险还把车开成这样，以为打电玩吗？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新移民是怎么想的！”聂文有点生气了，他负责的广告马上要截稿，三天只睡了七个小时没日没夜的赶，好不容易请了一个小时假出来，还碰上这种流氓。

“没什么，就是买不起而已，你这种少爷当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冷键刚说完就后悔了，本来只要对方肯仗义，用自己的保险把车修了就没他什么事儿了。这下可好，没准还得把自己学费赔进去不可，父母辛苦的积蓄就被他这么糟蹋，读不好书还有什么脸回去见父母？想到这里，冷键眼眶不禁红了。然而要他再拉下脸来向这位少爷道歉，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他从路边把散落了一地的驾照、护照、手机、硬币用塑料袋兜起来，又捡起从破信封里掉落出来的《Z》，准备收拾一下到警察局服罪认罚，一了百了。

聂文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冷键那副模样，然后重重叹了口气：“算了算了，算我倒霉。”

他一把抢过冷键手中的塑料袋，掏出里面的手机拨了个号码又丢回给他。

“上面是我的号码。你的护照、驾

照我拿走了，到时候你把事故申报费打到我账上后再来问我要。记得不要报警，不然今天的事故我会全部向你追求责任。”聂文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但没走两步又转回身来，“还有，不要自作多情，我不是想帮你也不是可怜你，主要是我要迟到了！”

冷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故申报费是保险人承认事故过失人是自己后，申请赔偿的时候才需要支出的费用。这么说少爷竟然放过他了？冷键几乎要笑得炸开来，不过他随即发现自己正面临另一个问题。

“喂，现在叫我怎么办啊？”没有驾照没有身份证件，身处事故现场，警察正在路上……

“白痴，当然是快跑啊！”

于是在警车鸣笛声中，两辆事故车辆一前一后得瑟着铁皮碎片逃离了现场。

3.

南半球的烈日像台强力烘干机似的能把人晒成畜生，畜生晒成水分。托一位小流氓撞坏了车内循环系统的福，聂文现在浑身都湿透了，看上去就像条刚从海边打捞起来的狗。他把湿漉漉的留海从眼睛上拨开，顺手按下了通向办公室的电梯。

“Harry，你总算回来了！”一位操着日本口音的年轻女性挤进电梯，她看起来十分疲劳，本来画着精致妆容的眼角晕开了一圈黑色的眼线。她像看见救星似的拉住聂文的袖子，也不管对方看起来是否比自己还要狼狈，“你不会相信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Chris他们和总监进了会议室！我亲眼看到他的手提上放了一份完成的ANIF广告案！”

“不可能，他不是还有别的案子吗，不可能在短短几天里完成一个新项目。”

“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企划我们可至少做了两周啊！但你最好还是快点去看看，我刚才听到Christ给客户打电话了，我们如果能在E社来验收前把完整的企划书交上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放心吧，东西我已经拿到了，你要有信心！”聂文拍拍手上的黑色画集，给了对方一个鼓励的微笑。

话是这么说，聂文原本就忧心忡忡的心又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砝码。他站在总监办公室前的走廊上，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时间离他回到公司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他像疯子一样催工、亲自切割视频、扫描、打印、检查排版，现在捧在他手上的笔记本电脑和刚出炉的宣传册都滚烫着吓人的温度，连同他燃烧殆尽的大脑一齐发出孤注一掷的吼声。

“Harry吗，进来吧。”总监微笑着打开门，办公室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他衬衫下摆皱巴巴地露在外面，整个人瘫在沙发椅上，面前还摆了一瓶JOHNNIE WALKER和两个酒杯。再一看，总监的脸也早已通红，酒精作用下饶有兴趣地把聂文拉进两人的酒局中。

“Chris，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聂文有些懵了，他眼睛也是红红的，那是因为快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你在说什么呀……Harry，今天是星期五下午啊……只有你还奴役着所有人不停工作，可怜的人们都在抱怨你呢……”

“来，Harry！”总监抓过一只酒杯，递给聂文。

聂文喝了一口放回桌上，想起公司每周五下午都会从酒坊订来餐点和酒让员工们放松，只是忙碌的聂文很少参与其中。

“总监，关于ANIF的策划我已经完成了，这是样本的宣传册。”聂文递过一本与之前奥丁领域设定集风格相似的精致黑册子，“这场音乐会的嘉宾阵容和宣传片都在这里，里面几位音乐人的风格我认为是近几年游戏界值得瞩目的焦点，配合独特的原画设计我相信能够给本土观众一个全新的视野。”

随着宣传片响起崎元仁为奥丁领域制作的音乐，神秘高昂的北欧魔幻气息瞬间笼罩了房间里的三人。总监的眼神逐渐迷蒙了，加上威士忌在喉间的芬芳让他想起了很多珍贵的回忆，待回过神时已经有两行泪水沿着脸颊流下。

“啊，真是不错的音乐。”宣传片结束的时候，总监抽出一张餐巾纸擦了擦眼泪，又擦了擦脸，还意犹未尽的样子，“你做的很好，Harry，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那您的意思是？”

“稍等，Chris，你刚才说的那两个游戏叫什么来着？”

“哦，是《波斯王子》和《战神II》。”

“是的，Harry，多亏了Chris我才知道E社长的孩子是它们的狂热爱好者。我想要你把这段宣传片改一下，换成那两款游戏的背景音乐就可以了。还有宣传册的画面也要改掉，其他保持原样就好，这个黑色封面设计我很喜欢，真的。”

聂文不知道是怎么回到自己办公室的。他烧断了最后一根保险丝的大脑彻底停止了工作，身体则像是码头和仓库间来回野蛮装卸了一百次的纸箱懒到动不了一根手指。

十五分钟前日本女同事在办公室外畏畏缩缩的跟他打了招呼，见他没有丝毫反应后就大赦般地飞奔回家了，那之后办公室的灯陆续暗下去，直到只剩他自己。他手上还抓着总监最后塞进他怀里的JOHNNIE WALKER，这瓶价值六十澳元的酒代表了对他任劳任怨的肯定。在手指微微发麻的抗议下，他终于松开了酒瓶，然后一头倒在办公桌上，却被一个尖锐的物体搁得脸颊生疼。

他捂着脸，发现透过塑料袋向他偷袭的是一本杂志的书角，劣质铜版纸未经打磨的坚硬边缘显得极其野蛮。封面以大片粗腻粉红着色的低胸装小护士睁着调皮的眼睛，在一角上是个用大号银色字体烫印的《Z》。

4.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位成天做白日梦的少年突然有一天得知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他还未曾屠掉半匹龙，也没有拯救过任何一位美貌的公主就要躺在病床上死去了。这时出现了一位来自欧米茄行星的小护士，她告诉少年打一针便能恢复健康，但代价是一百万地球人

的幸福。

冷键在编排这个故事时只有十七岁，可直到二十三岁时故事才得以在《Z》上发表，那时他笔下的主人公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太身、大叔心的世故少年，一百万人份的幸福变成了一百万个狩猎任务，故事也就从少年第一万零一次踏入某个肮脏酒吧开始。尽管充满不幸的世界观和他一开始的初衷相差甚远，然而东方式的含蓄和讽刺还是获得了相当多的追捧。编辑曾跟他开玩笑说，你这种闷骚的故事也只有在中国能红了。

冷键此刻坐在自家公寓的台阶上，对着丰田皱起的引擎盖猛吸着香烟，模样像极他了故事里不小心出卖了自己的迷茫少年。还记得出国前一天的晚上他和老爷子干掉了两斤白酒，喝完拍着胸脯发毒誓说回来的时候一定让老爷子住好房开好车，再请三个保姆把妈伺候得像皇太后一样。当然冷键没告诉他们他还是想画漫画，想赚钱砸死国内的各种有关部门，然后撑开腿来使劲儿地画。

不过每次这么吹的时候他女朋友小陶就会发一个兔斯基抽脸的表情说："猪啊，诅咒你早日混不下去滚回我这里。"

然后他会贫上一句："姑奶奶养我啊？"

冷键发现自己突然很想念那个凶巴巴的小妖精，还有老家的那帮难兄难弟。也许这里真的不适合自己，这么想着，最后一根烟也抽完了，他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口袋里的手机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

顾小雨今天真是倒霉透了，逛书店被一只衣冠禽兽"叼"去了她梦寐以求的画册，下课时又堵车加阵雨，素描本上的维纳斯现在不但断臂，皮肤上还长出了凄惨的雀斑。飞跑进"诚"的时候，长年微笑的店长以准确到零点一秒的速度切换了表情。

"Vanilla，你又迟到了！"店长花子虎着一张脸，顾小雨都怀疑她下一秒就会把口水喷进手里的刺生拼盘上。

花子是这家日式料理店的经理，和漫画里背景经常用鲜花做装饰的少妇不同，她的一言一行都刻板得像个地道的上世纪岛国闺秀，顾小雨相信如果不是总经理事先做过说明，花子会让那些一米八九的壮硕老外都脱了鞋换了袜子再进门。

趁着花子忙着端菜，她飞速地放包、补妆、换围裙，再站到柜台前的时候俨然从熊猫眼艺术家变成了涩谷系小辣妹。"诚"是一家中高档的日式料理，人均消费几乎是普通餐馆的2、3倍，然而员工工资却常年维持在和赛百味之类的快餐店同一水平，招聘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顾小雨当初在花子近一个小时的面试下才得到"面貌普通、日语程度中上"的评分，这事她后来每每照镜子想起都会觉得愤愤不已。

"发什么呆呢，那边有客人，快去招呼一下。"顺着花子手指的方向，顾小雨这才发现靠窗的角落坐着一个落单的客人。那人头发蓬乱，黑色西装随意挂在椅背上，Tommy Hilfiger的袖子更是乱糟糟地卷到上臂。他一副很口渴的样子灌下免费的冰水，视线则焦急地投向入口处，似乎在等什么人。

顾小雨一时没反应过来，但心里却



腾起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刚想要朝那人走去，一旁的店门被粗鲁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他一身白里发黄的T恤加牛仔裤，鼻梁上架着中国留学生标志的黑框眼镜，雨水正从球鞋里不停流出来。他扫视了一圈后便径直向角落的座位走去，每走一步便在高级木质地板上留下一个水印，顾小雨不用回头都能看见花子脸上惊慌失措的表情。她突然感到心情愉快起来，拿起菜单便向角落的落魄二人组走去。

5.

冷键刚一跨进店里就觉得冷气太大了，不仅如此，玻璃明亮的程度和服务员端庄的程度也都让他两脚直发抖。他一眼就看见了自己要找的人。

"我卡里就这么多钱，你看够不够吧。"冷键刚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把一张ATM的余额收据丢到聂文跟前。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就知道撞车这事儿肯定没完。果然，才没几个小时，对方就打电话来了。他现在只希望等下买单时候不用他付账，保险起见，暂时就先来杯免费的冰水吧。

"冷先生，你知道这些钱只够换个排气管。"聂文饶有兴趣地瞄了一眼那张收据。

"我知道是我不好，请给我点时间，大不了分期还你就是了。"冷键知道对方可以用保险去申请修理费，然后吃进自己赔的钱当做外快，但自己理亏，证件又在对方手上，他有气也只能往肚里吞。

"哦，分期付款？不知道现在中国画漫画能赚多少钱？"聂文眼睛里染上了笑意。

冷键浑身一抖，他忽然发现眼前的生物是一种比他更高级的智慧生命体，他无法理解对方话中的用意。

"什……什么漫画家？"

"其实刀疤不喜欢抽烟也不喜欢当

赏金猎人，他只是找不到其他办法能留在护士身边，对吧？”

一座名为冷键的碉堡这下彻底崩塌了，他被击中了要害，翻滚在地上。他骨子里既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也不是读书的材料，甚至生活的挫折都能将他逼得崩溃。他只是个喜欢漫画的孩子，不管下巴上有没有胡渣，而这个身分现在被揭穿了。

“刀疤是我漫画的主角……你怎么会知道？”

“上面有你的名字，COLD KEY，后面还有你的专访。你还把护照证件都留在我这里，想不知道都难啊。”某人自动过滤了抢劫并要挟别人的整个经过，他从西装里掏出《Z》，冷键专访的那页甚至被加上了书签。

冷键看着杂志上自己的照片，脸上不由地一红。这群乌龟王八蛋，竟然翻出多少年前的聊天记录和照片擅自发了专访。

“话说你以前和现在的样子变化很大啊，要不是和你护照上的照片一样，我都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聂文摸摸下巴，又补充道，“以前的比较好看。”

“……那……你今天找我到底是？”冷键觉得对面的人已经从智慧生物上升到了怪物的级别，前一秒还冷酷地耻笑他的存款余额，下一秒便笑眯眯地和他讨论起漫画剧情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聂文，这是名片。”

冷键接过那张烫金的名片，被上面一排排顾问、经理、制作人的称号闪得头昏脑胀。

然后，对方补充说明了一句：“我喜欢宫崎骏。”

“……”

一顿海聊之后，冷键发现这个从小喝洋墨水长大的假洋鬼子有着和自己一样地道的东方嗜好，他不但知道宫崎骏、大友克洋，还知道小岛秀夫和堀井雄二，甚至是ATLUS女神转生系列的狂热爱好者。冷键每一次顺着他的话题发表对某个作品或赞同或怀疑的看法，对方的眼神都会变得更闪亮一分，那兴奋的程度简直不亚于在荒岛上十年草莽后终于发现了文明同类的鲁滨逊。

“对了，你玩了前两天发售的‘毒瘤十三’吗？”聂文快速补充了第二杯冰水，继续说道。

“还没有，我EBAY订的港版似乎被卡货了。”

“啧，你应该从亚马逊上订，一周就能送到。不过没玩也好，你知道我把整个圣诞假期都耗费在这款游戏上之后，发现人们叫它‘FFB’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方块社走了坂口团队就等于蚂蚁被拔了天线，只会在原地不停打转而已。顺便一提，我可不是因为黑野村爸爸才这么说的。”

“唉，我知道。所以我更看好ATLUS，它近年来飞奔的速度不亚于一直开作弊器的任天堂。尤其是神谷盛治主刀的那个系列，金子一马对上这种色彩控恐怕也要败下阵来。”

聂文兴奋于找到了同类的同时，冷键也不得不一次次被这个面貌如花的青年内心的宅腐程度所震撼，他甚至怀疑他在毒男论坛上的马甲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而他们也早就曾在茫茫网

际世界中披着数字外衣谈笑风生、刀光剑影。

就在聂文准备招呼服务员小姐倒上第三杯冰水，并继续对某另类游戏制造帝国御用设计师们高谈阔论时，一个装着满满冰水的水壶以更甚国内牛肉面排档的态度“哐当”一声砸在高级木质桌面上，惊醒了状态属性异常的两人。

“金子一马会败下阵来？我刚才真是听到了南半球最好笑的笑话！”一直乖乖待在旁边身穿黑色围裙的可爱眼女服务生不知何时来到桌边，她一手猛虎落地式降在案上，就差没张开血盆大口吞下她的客人，“论插画，神谷盛治的色彩确实是一流的，但游戏人设比普通作画更考验功力的地方就在于必须在有限的像素表现力内展现人物张力，不管图像技术再怎么进退，女神系列的线条和色彩永远能让人拍腿大喊‘魔道’，这就是实力！”

“你、你……偷听我们说话？”冷键抽搐了下被冰水冻到的手，不敢相信前一秒还作乖乖日本小女生状的少女下一秒就以流利的中文喷了他们一脸，并且字字珠玑、句句要害，凶残程度绝不亚于他混迹山口山多年的压寨夫人。

聂文的神色则有些不对，他一边陷入在迎面一击的挫折中自我反省，一边失神地瞻仰着胜利者——一名身材娇小的日系少女，身穿厚黑围裙，胸前还挂着姓名牌，怎么看都是这家店的服务员，但聂文却有种在水区遭遇威风凛凛版主的错觉。仔细一看那姓名牌上的名字：“VANILLA。”

是香草味的冰激凌？不对！是《最终幻想13》中的红发少女？也不对！有一个光点在聂文心里忽地明亮起来，所以他清楚地想起来，那应该是VANILLA WARE，神谷盛治。

“你是早上那个……？”聂文看着自己早上在书店里遇到的面容憔悴的小宅女，如美少女战士变身般容光焕发的样子，苦笑道，“我还以为你是神谷控。”

“我不否认我喜欢神谷到想投胎做他的笔尖，所以才更不甘心听到有人用他的名义做门外汉的比较。”

“你不甘心的应该是门外汉的我买到了他的限定版画集这件事吧？”聂文恢复了自信，笑盈盈看向对方。

顾小雨也不甘示弱地回视，大大方方地承认她就是小心眼了怎么样？

两人就这样像互咬了耳朵的猫一样一边奋力弓起腰脊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对瞪着，相隔一米不到的空气似乎都摩擦出了焦糊味的火花。冷键在对面吞下一口口水，对这场起因和结果都不属于三次元的战役束手无策。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那本画集送你的话……”黑猫试探性地伸出前爪。

“哦？”花猫假装镇定地扬起眉毛。

“你愿意把你的MSN账号留给我吗？”

“……成交。”以猫爪击掌为盟，交易完成。

那之后的一小时里，聚会人数从原本的两人增加为三人，顾小雨的加入更增添了“三宅一生”的氛围，话题也从索尼旗舰3一直转移到任天堂红白。桌上铺满了顾小雨下单的各种食物，从章鱼小丸子到神户牛肉都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却还无法阻挡三人神侃的欲望。顺带一提，这些食物是花子用杀人的眼神路过顾小雨身边三遍并强行拉她去谈话一次后，顾小雨以五秒的速度写下的点菜单，当然，这得到了聂文微笑的应许。

当冷键吞下最后一口海鲜乌冬面的时候，店里的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空荡荡的高级餐厅里弥漫着曲终人散的味道。

"说起来，我们三个今天才刚刚认识而已……"顾小雨的脸上由于酒精的缘故泛着微红。

"不过我已经连你们山口山玩哪个版本，MH收集了哪些装备都一清二楚了耶！"冷键已经彻底褪下外皮，笑得像个玩泥巴的小学生。

"我们还知道你漫画里小护士的真身在XX论坛的马甲其实是……"

"喂喂喂……"冷键急着阻止聂文的爆料，嘴上却不甘示弱，"这和XBOX御用广告设计师其实是索饭，而且喜欢泡中文游戏论坛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吧！"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延长着散席的时间，店内的灯光还是一点点暗了下来，窗外的雨早已停了下来，黑夜暗淡成南太平洋独特的荒凉色彩。

花子还是朝他们走了过来，聂文抽出纽西兰银行的黑卡，欲言又止的样子看向两人，冷键和顾小雨都无法解读他眼中的犹豫。

"这顿还是我来吧……"冷键突然从皮夹里抽出几张鲜绿色。

"不要闹了，在这家店当然是记在我账上，员工有优惠。"顾小雨推开两人的手。

"我说……"聂文突然抬起头来，"你们想不想做游戏？"

这句来得很突然又再自然不过的邀请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花子趁着这个机会收走了聂文手中的信用卡。

"你是说……"

"你们不答应也没关系，只是想说……我这些年来还算有些积蓄，虽然

开给你们的工资不会很高……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

顾小雨和冷键互相看了一眼，又一齐看向突然羞涩起来的少爷，简直要一齐笑出声来。

"好。"

6.

A Night in Fantasia，简称ANIF是已经在悉尼和墨尔本连续成功举办了数届的幻想视听音乐会。当晚，东西方的游戏音乐人齐聚一堂为玩家奏响梦幻之音。位于情人港不远的娱乐中心，千人的座位座无虚席，最终灯光亮起的时候，观众们不约而同地含泪起身，鼓掌一直到最后一名演奏家也离开了舞台，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席间，身穿T恤的一男一女正紧张地拉住一名身穿西装的年轻男子的衣袖，紧张地交头接耳。

"喂喂，你真的确定要过去吗？那可是光田康典，《时空之轮》、《影之心》和《异度传说》的光田康典诶！"

"都已经做好了初步的DEMO，你们到底在怕什么？我想看过之后他一定会感兴趣的。"聂文艰难地掰开一左一右抓住他的两人的手。

他的团队已经集结半年多了，托冷键的福还联系上了不少优秀的制作组，一切都顺利得出乎聂文的预料，而今晚的人物就是要找一位音乐制作人来负责游戏配乐的创作。

"就是要被他看才紧张啊，我那么白烂的剧本！哇，这下真是丢脸丢到外国啦！"冷键刮过胡子后又恢复了一个菜鸟的样子。

"放心，除了DEMO，我带了一样他无法拒绝的东西。"聂文掏出一个黑色长方形盒子。

"JOHNY WALKER？"

"你竟然带着酒来听演奏会？！"

在队友们无声的尖叫中，聂文三步并作两步地朝舞台跑去。自从遇到了这些生长环境、生活习惯和自己大相径庭的同伴后，聂文在公司也变得开朗了许多。有一次在公司和Chris喝酒的时候，对方还大方地透露了他收集的八卦笔记给他看。

在后台找到那位梳着整齐短发却意外爱喝酒的青年男子时，他正在擦拭刚刚演奏过的乐器。

聂文轻轻走上前，笑容一如南半球清新的风。

"你好，我叫Harry 聂。"

—FIN—



但丁神曲

机种：PS3/XBOX360/PSP	发售时间：2010年2月9日
制作公司：EA	类型：ACT

那些稍有游戏年龄的玩家大概都不会忘记，在游戏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无数以模仿甚至抄袭方式诞生的游戏。这当中有的被人遗忘，有的成为经典，也有的仍在千锤百炼的系列延绵之中。时光荏苒，在最开始大家都很单纯的年代，抄袭是一种让人感到愤怒的行为。那时候哪怕是抄袭也要遮遮掩掩，就好像当年的SEGA想要竭力创造一个类似马里奥的经典角色，为了和慢吞吞的水管工人区分开来，他们选择了用速度诠释《索尼克》。不过就算这么干，还是很多人能看得出来，在各种追溯游戏历史的评论里都能看到关于“SEGA在模仿任天堂”的言论。也就是后来，模仿的作品越来越多，许多概念难于申请版权保护，大家对这件事看得就不那么严重了。

模仿到底好不好，实在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这些游戏公司的作为总算让我们知道，小学生抄袭作业的情况在千万美元级别的项目里也是随处可见的。《GTA》和《生化危机4》等作品都影响了一大批游戏。就像《终结者2》上映后美国出现了无数机器人题材的电影一样，不管投资和制作规模如何，这些作品的概念都是受某个成功作品启发而来。就连NAMCO都做过沙箱类（Sandbox—Style）游戏《君临都市》，至于成功与否，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战争机器2》的全面成功和《英雄不再》的好评倒也证明了模仿拥有一定的市场，也能产生新的变革。逐步改进的第三人称视角射击导致了诸如《失落的星球》的出现，《丧尸围城》也可以说是受到了《GTA》系列的启发。最近颇受好评的游戏《暗黑血统》继承了《萨尔达传说》和《战神》的大部分特质，《神秘海域》的许多细节与《波斯王子》如出一辙……如此林林种种说也说不完。

对于玩家而言，玩过某一类型的游戏，然后看到自己接下来只能选择一大堆相似游戏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大家在续作里想要看到的是更新颖的剧情，更有趣的操作，更多变化的系统和更真实的临场感受，还有更精美的画面。甚至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对于新奇体验的期待，是维持电影和游戏等视频娱乐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但丁神曲》宣传之初，



EA的习惯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这家公司的最大问题——即使再怎么努力精雕细琢，作品也难免陷入流水线产品的俗套，从这一点上来说，Ubi倒是无时不刻不在模仿这位一直想收购它的前辈。

在改编、模仿、创新和更风格化的选择中，《但丁神曲》面临的不仅是二择的夹缝，还有日新月异的电子游戏市场和广大玩家被各种大作培养出来的品味和口味。如何能够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如何能在实验性的作品里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如何能够体现诚意，如何能跳出俗套又不至于过于离奇，最终《但丁神曲》依然选择了和奎托斯一样苦大仇深的故事，惟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远没有强大过它的表现形式。在奎托斯经历了《战神2》宙斯家族弑父轮回的悲剧面前，《但丁神曲》所做出的颠覆更多在粗浅的表面形式上，这些表达正是造成游戏两极分化评价的重要原因。

《但丁神曲》与《刺客信条》初代发生的年代和事件都几乎一致，Ubi的《刺客信条》里充满了乐观的同人主义风格，《但丁神曲》则从一开始就以悲情做为通篇的注解。解析《神曲》而来的地狱之旅因为是动作游戏的缘故，已把原著故事诠释得分崩离析。战士但丁是个原教旨宗教狂热者，面对死神毫不畏惧，在他心中只有信仰与挚爱，哪怕死神在他面前也无法逞威。当他面对挚爱逝去的惨状之后，毅然寻找地狱入口，开始了地狱中寻找爱人的旅程。

这样寻找的旅程孤独又无助，但丁只能借助死神镰刀和神圣之力在地狱中冲杀。神曲中那些冷静旁观的场面都变成了直接参与，无数被描述过的地狱奇景一幕幕展开。一直走到最后你才会发现，最终但丁面对的不是一个残酷的结局，而是更加残酷的to be continued。即使杀死了路西法，即使成为了地狱中最强的那个人，但丁依然要在商业作品的圈子里挣扎，等待三部曲的下一部，等待与爱人团聚。

十多年前我们可以在开场三十分钟无法跳过的动画里等待一个故事的揭幕，现在却只能接受开场不超过五分钟的各种剧情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但丁反手杀死了招魂的死神，又轻松步入地狱之门。简单又顺理成章的过程有些太过直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但丁神曲》在平铺直叙的剧情上还有待提高。不过《但丁神曲》从制作精良程度和画面上来说，虽然无法与即将发售的《战神3》相比，或者说即使对比已经发售多年的《战神2》，许多场面和细节也算不上有很大进步，它的优点依然明显。在目前图形技术的支持下，通篇对地狱的描述充满了浓郁的黑暗气息，污秽池的场面让人过目难忘。对于一个描述地狱旅程的游戏来说，场面和气氛都让人满意。这些气氛弥补了剧情上的简陋，成功地表达出了地狱的阴郁和绝望，一直到游戏的最后一刻依然如此。惟一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对这种气氛无法忍受，他们会选择更多的中断和休息。

在游戏的过程中，《但丁神曲》为了烘托气氛增加了无数历史罪人。这些罪人在史实上全部有载可循，虽然他们看上去相貌相似，而且无论你选择有罪还是净化，最终这些人都会随着光芒和惨叫消散在茫茫黑暗之中，这种雷同正是《但丁神曲》的症结所在。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依然会期待它的续作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并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这种期待才是让各种创造和求新不断绽放的最重要原因。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

机种：PS3/XBOX360　发售时间：2009年11月10日
制作公司：Infinity Ward　类型：FPS

大约是2009年11月底的时候，很多平时早上会打开CCTV新闻频道的朋友会发现，一向对电子产业新闻吝于版面的早间新闻居然花了接近五分钟的时间在讨论一款全新上市的电子游戏。毫无疑问这游戏一定是《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毕竟那个月再也没有其他作品，历史上也没有其他作品能达到首日销售额就超过全球热卖电影总票房的。

最初《荣誉勋章》享誉全球之际，EA恐怕怎么也没想到分家出去的Infinity Ward能把相似题材的《使命召唤》做到那样一个极致。抬头看见废墟中斯大林格勒时的震撼，与电影《兵临城下》如出一辙的情节，稳定的射击手感和充满魄力的战场体验——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成为《使命召唤》系列在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荣誉勋章》系列与其交战数年，终于一蹶不振。在那之后，二战题材的主视角射击游戏渐渐被《使命召唤》代表，乃至于整个二战题材的FPS游戏都因此被抬高了一个门槛，鲜有新作问世。

真正改变这个系列命运的作品诞生于2007年11月。《使命召唤4》现代战争以全新的视角和当时几乎接近完美的画面表现打破了系列固有的二战FPS印象。反恐、跨国作战、巷战、高科技武器和地面核打击等特征让这款游戏成为当时几乎全世界最成功的FPS游戏。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十五年前狙击关卡在随后的几年里做到了那句著名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超强的脚本设计能力让游戏的互动电影体验达到了全新的高度。精彩的演绎和激烈的战斗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亲切杀戮感”，亲切源自于对这个世界的熟悉，杀敌的快感则来自于战斗形式的改变。切尔诺贝利地区与真实无异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巨大摩天轮伫立在大地上，宛如一只静静注视死寂城市的眼睛。

时隔两年多，《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的出场可以说是万众期待。续作应该怎样做，应该带给玩家什么？这个话题讨论了无数次，却永远也无法回答。因为这是所有游戏开发者和厂商投资人们心中永恒的问题，如果他们真能

回答，游戏产业一定比现在蓬勃一万倍。无论哪一种尝试都有可能失败，最终Infinity Ward选择了最简单也最直接的一个方式——以继续加强脚本演出，在单机流程上提供一次让人难忘的互动体验为前提。



带着这样思路制作的结果显而易见，在强势宣传的基础上，《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的玩家群不断被扩大，更多人愿意接受这种在表现手法已经跟电影十分接近的游戏作品；另一方面则有无数人表示本作提升不大，与前作过于雷同，且剧情过于夸张等。然而无论如何，《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的实际销量和销售速度都大大超过所有人的预期，甚至打破了《侠盗飞车4》所保持的单日销售记录。

以前作现代战争结束五年后为时间线，《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采用多人视角，以成熟的电影化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阴谋与热血并存，卑鄙与勇气相争的故事。在五年前反恐行动中被清剿的恐怖分子扎卡耶夫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美国也因五年前被核打击之后没有进行有效报复而威信扫地。为了重振美军声誉，为了解决内忧外患，为了种种理由，美军高级将领施奈德勾结俄国恐怖分子马克洛夫，引出美俄之间战火。执行任务的战士"小强"因知悉真相被杀害，曾经共同战斗的战友"肥皂"为了报仇与普拉斯队长杀入施奈德藏身之处，最终成功手刃叛徒，开始逃亡。

游戏的故事集中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按照游戏的时间解释，从CIA特工加入恐怖分子的队伍到俄国对美国开战不过寥寥数日，即使是最终施奈德将军被杀也没过多久。但这种看似简单的剧情下，是整个游戏全无冷场的娴熟节奏，且带着无数个意料之外的峰会路转。按照电影化叙事的标准来看，《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即使很多人玩家对于没有更新颖的场面设计颇有微词，但只要想想冰天雪地里的攀爬和冷风，飞机墓场的悲凉与杀机，还有木屋守卫战的希望与绝望，不难看出制作方更加努力地在让整个系列继续转型。在无言的厮杀中，忠诚、勇气、信念和杀戮之外的思考丝丝渗入玩家的心中，进而传达着关于对战争的思考，以及对各种无名英雄们的赞誉。

做为史上最受欢迎的娱乐产品之一，《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也有着游戏史上最受争议的章节——在游戏的某个章节中，你扮演的CIA特工卧底在恐怖分子之中，不得不跟随他们进行一场血腥的机场屠杀。如同前作在游戏中居然直面表达核武器对城市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一样，在机场对手无寸铁的旅客们开枪，大概将成为载入游戏史册的一个瞬间。正因为不愿意删除这样一个场景，游戏的评级标准被提高了一个年龄段。当然玩家也可以选择跳过，不过这样难得的体验，相信谁都忍不住会去尝试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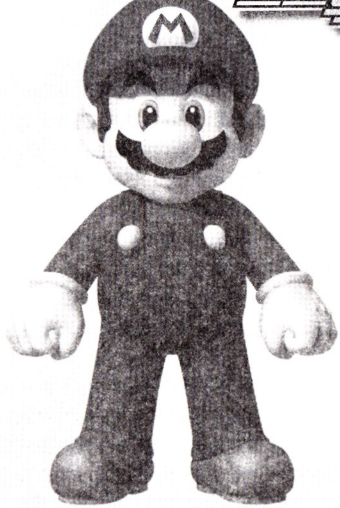
在游戏的最后，两名孤胆战士为了复仇而杀入守备重重的城堡，只因为心中仍有一个信念。很多人评价这一段的潜入和战斗过于离奇，而对于更多的玩家来说，这种执着和勇气却是他们在游戏中最想要寻找的东西。历史可以被权势者改写，真相可以被掩盖，甚至大多数人的心中都可以不分善恶，罔顾事实。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执着勇敢，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蹒跚前行，留下闪亮足迹。这些光芒照亮了黑暗，照亮了许多高贵的东西，也照亮了你我应该收获的那份感动。

登场作品

《超级马里奥兄弟》系列

英雄亦凡人

——马里奥



我睁开朦胧的双眼，微微扭头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是6点50分。距离设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但我还不打算浪费掉这宝贵的十分钟时间，于是便翻了个身，将身体圈了圈，决定继续享受一会儿被窝的温暖。现在时值早春三月，尽管这个时间段清晨的阳光已经足以照亮整个房间，但空气仍然渗透着微微寒意，助长人的倦怠。我将头埋进被子里，思绪仿佛脱离了身体般四方扩散，我似乎是在同时思考着多件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在想，就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下，闹钟如约敲响了刺耳的铃声。

早点是很简单的牛奶配煎蛋方包，我的经纪人曾多次抱怨我的早点菜单太过简单枯燥，并试图暗示我可以通过金屋藏娇的形式来让饮食更为丰富些。可惜由于工作的原因使得我对女人这种生物已然心生恐惧，平日里光是在片场听着桃子公主的惨叫声就足以叫我头痛欲裂了，我可不想就连休息时间也要听见某个刺耳的声音大叫“啊！蟑螂！马里奥，快来救我！”来折磨我的耳膜……正义英雄也是需要私人时间的。

一边喝着温热的牛奶，我一边随手翻看着本日的时间安排表。今天是周日，理论上并没有工作上的安排，但上周宫本茂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要在今天介绍一位新锐导演给我认识，并极力赞美该导演的创新意识与商业运作理念，希望我能于他的新片中出演男主角。老实说，我很怀疑宫本茂所言究竟有多少含金量，我觉得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把我当成一棵摇钱树和敲门砖，当任天堂财政不济或是有新款主机将要问世时，他总要把我推到风口浪尖，这让我总是不禁怀念起当初两人一起打拼天下的时候。诚然，至今我仍然很感谢他从众多济济无名的水管工中选中了我，让我这个身高只有1米55的二等残废一跃成为最受孩子们喜爱的超级英雄，过上衣食无忧、呼风唤雨的生活。所以对于宫本茂的请求（或者该说是“要求”？），我都会一概应允，但我也不得不为未来敲一敲算盘。毕竟我不可

能靠演员这一行当吃一辈子，现在我还身强力壮身手敏捷，但再过几年可就未必还能顶得动砖头。到了那时，宫本茂只需要再找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冒充我和桃子公主的儿子，再到电影学院把个花瓶萌妹去演“梨子公主”，就可以把英雄救美的俗剧无限编下去，继续赚他大把大把的钞票。至于我这个迟暮英雄的晚年，又有谁在意呢……

正在胡思乱想之时，门铃突然响起。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能在这么早来敲门的，有30%的可能是隔壁邻居家的大娘来给外甥的姐姐的叔叔的小儿子要签名，另外70%的可能只会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那个人……拉开沉重的大门，映入眼中的果然是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我无奈地单手撑在门框上，用不耐烦的口气问道：“路易，你知道现在才几点么？有什么事难道就不能打电……”还没等我把话说完，路易就慌忙插话说：“可是哥哥，有个导演说他想请我在他的新作中出演男二号，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我想……”或许是察觉到打断我说话有些不大礼貌，路易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头也渐渐低了下去。见状，我只得赶紧岔开话题：“乡下的姑妈寄来了一些自家产的鸡蛋？你要不要尝尝？”

送走路易后，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当初宫本茂说我需要一个助手，于是我便向他推荐了我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路易一直都生活在我的阴影下，别人提起他时大多是称其为“永远的老二”或者“戴绿帽子的人”。我想没有哪个男人愿意戴绿帽子也不想做老二，如果有人敢这么叫我，我肯定一拳就揍得他满地找牙。但是路易却可以忍气吞声，并想靠实力得到观众的认可。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2种人，1是不用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的人，2是再怎么努力也只能高不成低不就的人，不幸的是路易属于后者。我数次想劝说路易干脆放弃演员工作，开个水管公司什么的也挺不错的。但转念一想，当初是我把他拉入这一行，现在又冒然让其离开未免太过残忍了些。一口饮干杯中残留的冷牛奶，我再度叹了口气，这是起床后第几次叹气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时间刚过9点，窗外便传来了宫本茂那辆豪华汽车的引擎声。我打起精神穿上标志性的红色套头衫和蓝色工装裤，并戴上印有“M”字样的大红帽子，一路小跑挤进了宫本茂的车内。还没等我的屁股与真皮座椅100%完全接触，宫本茂便开始细数起他为我预备的行程：中午11：30，与某知名导演见面并共同享用午餐；下午2点在片场面试几个新应聘的杂兵演员以及和动作导演讨论新的死亡POSE；晚上5点还要和桃子公主出席一场公司的高规格晚宴，据说几位新领导对我保养胡须的经验很感兴趣……看来这个周日算是彻底安宁不了了。宫本茂还在我耳边唠叨着什么，但我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窗外飞驰后退的一排排灌木，心中默念着“1……2……3……”。生活大多数时候都不能顺心如意，但总要学会去适应，不是么？

名场面

无法赎清的罪

地点 维斯哈特 **出处**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文/玛娜

在做出最后的决定——或许也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决定后，威尔弗雷德回了一次家。

萦绕在家中的仍然是那陈旧而一成不变的气氛，但是，威尔却并不觉得讨厌，注视着因为缺少阳光照射而显得阴暗潮湿的家，他的心中竟被平静所环绕，那曾因为憎恨一切愤而离家的人真的是年少时的自己吗？

在身为佣兵的父亲意外战死之后，威尔便被仇恨吞噬了。对死去的妹妹、变得疯疯颠颠的母亲不满；对波澜不惊的小镇、毫无志向的村民不满；对失去了父亲却毫无能力改变的自己不满；对在战场上带走了父亲性命的女武神不满，这一切使他充满怒火，宛若一头想要撕毁一切的幼狮。如今，威尔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回来，接受命运赋予的一切。

虽然他明白，自己早已失去了这样做的资格。

为了满足自己想要替父亲复仇的愿望，威尔一厢情愿地将女武神视为敌人，牺牲了从小一起长大的至交安塞尔。他甚至与恶魔订下了契约，献上同伴们的生命，以此铸成拥有巨大威力的罪人之剑来挑战女武神。

但是，在漫长的战乱中，在无数生者的悲恸与逝者的不甘中，威尔渐渐看清了一点，自己追求的目标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也永远无法赎清，他是抱着见母亲最后一面的觉悟回到家里的，接下来，他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恶魔自己的决定。



“爱丽丝，我不能完成契约，带我去冥界吧。”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是认真的吗？”

作为冥界引路人的爱丽丝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没有想到充满仇恨的威尔竟会放下这一切。

“没错……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就算夺取他人的性命报了仇，死去的人也绝对不可能回来。既然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自己选择了错误的道

路，就不能再不管不顾地往前走。”威尔将口袋中的女神之羽掏出来，羽毛留恋地打着转，许久才落到地面。

爱丽丝柔美的脸阴沉下来，声音渐渐开始扭曲，身后传来的花香味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变成了难以忍受的恶臭，而她投在地面上的影子，也变得像是一座山般庞大。

出现在威尔面前的，居然是一头有三个脑袋的巨兽。冥界巨兽伽鲁玛，这就是爱丽丝的原形。伽鲁玛阴森森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威尔，几条涎水从它剑山般的牙齿上滴了下来。

冷汗不禁顺着威尔的脊背流了下来，他紧紧抓住手中的长剑，一刻也不敢松懈地观察着伽鲁玛的动作。

“威尔！”

突然之间，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头顶上方传了过来。在女武神的帮助下成为了英灵战士的安塞尔，挂着威尔所熟悉的笑容，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安塞尔……威尔惟一的挚友，也是惟一让他不知该如何面对的人。

他们一起长大，一起打架，一起生活，因为威尔的愿望一起离开村庄成为佣兵。不管什么时候，安塞尔总在威尔的背后忠诚地支持着他，但是，威尔却为了自己的私欲将他的生命献给了恶魔……他甚至不敢和安塞尔的妹妹缇尔黛多说一句话。每时每刻，那沉重的罪恶感都如蛆跗骨，几乎让他崩溃。

在安塞尔的帮助下，巨兽如山般庞大的身体在瞬间灰飞烟灭，带走了贪婪的欲望。

安塞尔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着威尔。

“你是牺牲了我吧，威尔？”

无数次，威尔都曾在梦中幻想过安塞尔问出这句话的情景，现在，他终于能够面对安塞尔，真心地承认自己的罪责。

“没错，我为了自己，将你杀死了。是我背叛了你，还对缇尔黛撒了谎。我……我……”

“好了，内疚到此为止。如果你为牺牲了我而感到后悔的话……那就在你的世界好好生活吧。用尽全力，好好活下去。”

安塞尔立刻打断了威尔的话。

“告诉缇尔黛，就说我是英勇战死的，要是说了其他的事，她一定会更伤心的。”

“安塞尔……”

“我现在正以英灵战士的身分和你老爸一起战斗，怎么样，我看上去还不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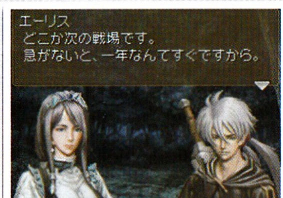
安塞尔开玩笑般地拍着自己的盔甲，“我在神界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所以你也要加油。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你说是么？”

一股温暖的感觉充满了威尔的胸口，自从安塞尔死后就一直堵在胸口的那块石头，似乎终于慢慢地融化了。

安塞尔的身边又一次出现了耀眼的光芒，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将安塞尔包围起来，化为一个光球消失在了天空中。

威尔静静地站在原地，凝望着光球消失的那片天空，任凭混杂了难以言说的感情的泪水滴落下来，濡湿了干燥的大地。





杀与不杀

本作中有好几个结局，许多个可能，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路线中迎来不同的未来，可能充满欢笑，也可能令人悲伤，而这一切都与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

杀？还是不杀？

不可否认，同伴并不都惹人喜欢，他们中既有视杀戮为游戏的双胞胎姐弟，也有不惜对自己的同伴痛下杀手的贪财佣兵，但是不管抽出女神之羽选择让谁死去都绝不是件快乐的事。当刚才还生龙活虎的同伴们转眼间就变成没有生命的躯壳，被孤零零地遗弃在荒野中时，我们往往会质问自己，究竟有什么资格裁决他人？

纵然死去的人令人厌恶，纵然牺牲可以带来更强的力量，但用杀戮来解决纷争绝对不是正确的手段，相信这就是游戏中想要通过死亡传达给我们的。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

在整个游戏中，我们惟一无法选择的便是安塞尔的生死，这是玩家们的原罪，也是威尔最大的罪孽，但是采取什么方式继续之后的人生却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牺牲同伴，最终得到巨大的力量，杀死女武神的肉身。但女武神的灵魂却永远不会死去，她只会陷入沉睡并转世为人，只有威尔一个人堕入了冥界，承受着地狱之犬的噬咬，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而赎罪，直到永远……

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正义，但或许一次偶尔的软弱与动摇使我们取出了女神之羽，即便只有偶然的一次，那沉重的罪孽却仍足以压垮一切。威尔的父亲将代替他堕入冥界，在今后的岁月里，威尔必须要承受所有不愿承认的现实以及自己犯下的罪孽，一个人孤独地活下去。

或者，我们也可以贯彻信念到底，得到安塞尔的原谅，最终回到宁静的小村庄，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段赎罪之旅会很漫长，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心中都会充满着平静与祥和。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的气候有些反复无常，不过伴随着玛娜和雪风两位美女编辑的加入，冷清了一段时间的办公室终于又热闹起来，窗外的世界也逐渐开始变得春意盎然起来。当月的编辑部会议就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召开了……

YULA：夜蓝，我发现你最近怎么如此热衷于翻阅读者来信啊，而且脸上时常带着一副“相见恨晚”的表情，好像恨不得能和来信的读者结为知己，我说那些调查表上都写了些什么啊？

雪风：嗯，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最可怕的是有时候他一边看还一边发出傻笑，真诡异！

夜蓝：诽谤，这完全就是诽谤！你们说的这些事情根本是子虚乌有……（急忙将手中的读者来信藏好，可是脸上依旧带着傻笑）那个，咱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有关“《游小说》三周年”庆祝方面的事情，快点说正事吧！

玛娜：对哦，不知不觉都已经三年了……回想起我第一次在《游小说》上主持“名场面”栏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

YULA：我怎么觉得好像昨天才做完《游小说》两周年纪念特辑呢？

雪风：我说你们两个就别感慨了，快想想要怎么做这次的三周年特辑吧！

YULA：要不……咱们再来一次游园会？

玛娜：叫什么名字都好，内容方面打算怎么安排呢？

雪风：等一下，我怎么觉得好像少了个人……

三人同时将目光投向坐在一边的夜蓝，只见此人正在一脸傻笑地阅读着调查表。

YULA·雪风·玛娜：喂！！！

夜蓝：（如梦方醒状）啊！？

YULA：啊什么啊！我们正讨论三周年纪念特辑要做什么内容呢，你倒是发表意见啊！

夜蓝：哈哈，放心放心，各地的读者们发来了贺词和贺图，而且我还联系上了暗星、子云和清雨，并分别让他们写了一小段《游小说》三周年的感言，遗憾的是没能联系上翔月，这家伙大概是人间蒸发了吧。

玛娜：原来你都已经搞定了啊，怪不得这么悠闲！

YULA：快给我看看子云他们几个是怎么说的！

夜蓝：嗯，你们只看子云mm一个人的感言就好，其他两个人还是算了吧。

雪风：为什么？

夜蓝：暗星老大的感言十分……咳咳，十分……让人无语；清雨嘛，用YULA的话说就是“跟咱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YULA·雪风·玛娜：（齐声道）不管，我们要看！

三人饿虎扑食一般抢走了所有读者的来信以及三位前任编辑的感言，夜蓝无奈地站在原地摊手。

互动空间

(苏州·许业成)刚刚得知小游的人员变动，这下子编辑部不就成夜蓝的后宫了么？夜蓝你真是人生赢家啊！

(广州·徐文劲)看了35辑的"月度记事"，感觉夜蓝哥要受罪了，独自面对YULA姐、玛娜姐、雪风姐……你肯定会"死"得很惨！

(上海·管永超)看到新一届的小编阵容，我承认我愣了几秒……短短两个月间，编辑部转眼成了夜蓝独领风骚的后宫？这实在是……不管怎么说，欢迎雪风和玛娜的加盟！

再次重申：在大部分读者看来，《游小说》编辑部的男女比例应该为0：4，而不是传说中的1：3。

我们只是来打酱油的！

(无视楼上所有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唉，遥想当初我、暗星老大和清雨大师一起眼巴巴地盼着女读者来信的日子，再看看现如今一片鸟语花香的办公室，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啊！在此要特别感谢各位读者对我的关心，我会继续努力(话音未落，直接被三位女编pia飞)……

(广州·徐国威)玛娜姐姐的加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早就猜到了，没想到雪风姐姐也是从其他兄弟杂志拉来的……玛娜、雪风还有YULA姐姐，拜托你们每人送张签名玉照给我吧！

(满身伤痕地爬回来)什么是名人效应？这就是名人效应！不过这位同学，话说你也是我们《游小说》的老读者了，不要太贪心哦，连我都还没有她们的签名玉照，你先领个号去后面排队吧！(再次被三位女编pia飞……)

(E-mail·人闲花落)话说《零》是我最喜欢的游戏，这辑小游上刊载它的的同人小说让我感觉格外惊喜(编按：此处省略上千字的溢美之词)……本文文笔细腻，颇具日式风格的描写让人眼前一亮，人物饱满，尤其是一平与父母的亲情，家主性格较为软弱，但为了村子，只好从大局出发，都是很具有人性化的设定。最后说到结局，我尤为喜欢，故事开始即象征着祭祀失败造成的终结，而终结后又是一个新的惨剧开始，所有的一切走向灭亡，只剩下鸟儿孤独地鸣叫，格外忧伤。

如果夜蓝能看到这封来信一定会觉得很欣慰的。

(从远方传来了夜蓝的声音)这篇游人终于得到了各位读者的青睐，我感觉十分欣慰啊啊啊啊啊(回音)……

(成都·郭超)关于之前调查表中"游戏作品中的情侣，您最中意哪一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他们都是我的敌人！情侣去死！死死团！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家快来围观死死团。

无责任响应号召前来围观，楼下的同学请保持队形。

不明真相兼具保持队形围观。

(昆明·白韡)好久没给小游写回函了，不过我一直都在关注着小游。我觉得《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的漫画很好看啊，但为什么还是上了"最不喜欢文章"的第一名呢？看来还真是众口难调啊！

是啊，我一直都在关注《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正如这位读者所言，这部漫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非常细致，而且画风也很美，算得上是一部极具水准的佳作了，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

看来只能用"众口难调"来解释了，我猜如果换个刊载平台的话，也许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吧。

《游小说》第34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52%
满　意：33%
一　般：14%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神鬼寓言2
第二名：刺客信条
第三名：最终幻想XIII　零章·承诺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二名：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第三名：蝶梦——《战国BASARA2》同人

贺词区

《游小说》读者集体发来贺词，因篇幅有限，只摘抄几段如下。

●(Smaiζ武)太多的话语说不尽，太多的祝福送不完
转眼间，我们已经相知相伴走过三年
在这三年里，我们一起经历过欢笑，泪水，喜悦甚至更多
在新的一年，我们还会一起走下去
期待你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希望等到我们老了，还能戴着老花镜翻阅《游小说》第N期，还能一起庆祝你们的第N周年
所以，加油哦！
FIGHTING！

●(花店老板)虎年佳节至，恰逢小游生日，回头望过去三年，向前看展望未来，无人可及。新春送祝福，小游销量升高，愿小编妙笔生花，贺杂志越办越好，蒸蒸日上。

●(1000言叶)3年了，我的收藏也多了30多本小游了，虽然3年的时光过去了，但是对于小游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下去。

●(喱と嗨様)游戏是我的精神食粮，剧情是游戏的精神食粮，感谢游小说食品中转站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祝游小说前途灿烂越办越好！

●(Ting Load)多变的游戏，多变的《游小说》，祝《游小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像过去三年一样，越变越精彩！

●(Email·景龙)昔仙剑起家，逍遥剑驰骋天下；后到三国，一骑当千飞奔战国各家；鬼泣大剑子弹呼啸，隼龙大镰忍术狂飙；眼所见浣熊市，核弹荡平安布雷拉；电锯响，兽人暴血。链刃起，老奎发彪；王子攀岩，神犬飞天。望千年世界，凯姆孤寂；看猎人村落，老山轰鸣。寂静岭，内心乐曲悲奏；恶魔城，古堡阴暗轮回。少年携手不放，旺达死战巨像；英雄集结，乱斗一堂……祝《游小说》三周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北京·张韵)虽然我写不出那些辞藻华丽的贺词，也画不出赏心悦目的贺图，但我仍然写下了这封平淡朴实的信，谨祝《游小说》三周岁生日快乐，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郑州·宋峰)曾经有一本杂志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于是至今为止都买不到《游小说》第一辑；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陪《游小说》一起走下去的机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如果非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辈子。祝《游小说》越办越精彩！

贺图区



▲这是我原创的漫画人设图，正值《游小说》三周年之机，特地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李文怡



▲祝《游小说》三周岁生日快乐，小编工作顺利，小游越办越好。各位还记得我吗，23期的全家福就是我拍的，这次趁3周年之机再来张第1辑到第35辑的合影吧。
——陈兆祥



◀《游小说》三周年了，俺让魔理沙给你们庆祝庆祝。哈哈，祝小游越办越好o(∩_∩)o
——囧儿

特别嘉宾

暗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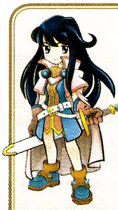
离开编辑部已经三个月了，在这个地方忙忙碌碌了六年多，现在的无所事事生活还真有些不习惯，下一步的计划是到处旅游，等继续休息两、三个月之后再考虑之后的生活该如何安排吧。

说起来之所以当初提议办《游小说》完全是出于我的个人喜好，相信UCG的老读者记得我是比较喜欢写游戏小说的，蒙各位读者朋友抬爱，之前的《零 红蝶》和《龙背2》等拙作也受到了不少好评，但是杂志篇幅太少实在觉得束手束脚，所以干脆就提议由我牵头单办一本得了，《游小说》也就因此应运而生。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我确实高估了这个领域的市场，但我还是觉得，偌大的中国不可能容不下这本书，对于游戏小说，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市场可以挖掘，现在的暂时挫折只不过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发展方向罢了。

一转眼，《游小说》竟然已经三周年了，这点说实话我完全没意识到，早知道忙完三周年这一期再走就好了……其实去年末的时候倒真想过不少改版方案和计划来着，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么早离开我也有些想不到，不过既然离开就不再多什么嘴了，我相信各位编辑一定能将《游小说》办得更好。

最后再说一句，我绝对不会当太监，《奥丁领域》的终章我肯定有一天会写完！争、争取在今年之内吧……（毫无底气的说……）

子云



贺《游小说》三周年纪念

夜蓝说，写个《游小说》三周年纪念的感想吧。吓了我一跳，时间过得竟然这么快，转眼间都已经三年了……如果是一个孩子，三岁早就会满地跑了。而《游小说》，也如一个孩子般迅速地成长着。

从《游小说》的诞生，一直到我离开它，其实也只过了一年的时间。一年里，很愉快。看着一本本的《游小说》出刊，那种成就感，至今难忘。

一年后，当我离开时，本以为《游小说》会从我的生活中淡出。可是不经意间记起的回忆，让我明白，我依然惦念着《游小说》。只希望《游小说》能越办越好，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它，希望它能够陪伴我们走过更多美好的时光。

清雨



三年一瞬

记得在2006年底收到的老大让我去编辑部实习的邮件里，关于工作内容的说明是“参与一本新刊物的制作”，来了之后才知道是关于游戏小说的月刊，名字就叫《游小说》。说老实话，这样的安排虽说有些出乎意料，但还算对我的胃口，谁叫我是书虫呢。用如鱼得水来形容这种能接触大量出色小说和优秀撰稿人的工作环境，再贴切不过了。

对于从没外出工作过的清雨来说，实习的那几个月无疑是在异常强烈的新鲜和兴奋陪伴下度过的。繁忙的工作并没有给清雨的工作热情带来多大的影响，没有周末、节假日，甚至通宵加班早已在来编辑部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要是没了这些辛苦，反而找不到在编辑部工作的感觉。捧着厚厚的一摞稿件校对、修改，把一个个敲打在文本里的汉字变成印在书本上的铅字，最终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人生中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工作成果”是什么东西。

感觉《游小说》眨眼间就从起步到渐入佳境，天南地北的读者们热情洋溢的信件纷至沓来；再一晃就迎来了一岁、两岁的生日，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又过去短短的一瞬，杂志走进第三个年头，清雨也离开了那个曾经让自己热血沸腾的岗位。在此谨祝《游小说》能越办越好，继续竖起游戏小说的大旗。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27辑、总第29辑、总第30辑、总第31辑、总第35辑、总第36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34大奖

克拉玛依 侯皓曦

一等奖



山口式
雷顿教授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ACG精美周边

昆明	白 韡
广州	邬志文
鸬桥	韩伟琪
长春	刘司博
上海	腾 越

请下面这位中奖者提供详细的地址，以便邮寄奖品

浙江	TOsHI

《游小说》Tot.36 CD-ROM介绍

梦 剧 场：《光环 致远星》
《2010 FIFA 南非世界杯》
《超级街头霸王Ⅳ》

PV 地 带：BoA 《Possibility duet》
茅原実里《優しい忘却》

幻彩花园：《战神Ⅲ》《世界树迷宫》等精美壁纸
《猎天使魔女》设定欣赏

游 音 盒：《最终幻想XⅢ》OST（下）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37辑 4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近期关键词：忙！

·神机顺利入手，天天看着《战神III》光盘的封面流口水，实在是没有时间玩啊！目标：《战神III》；时间：截稿后！

·电脑里攒了一堆电影和电视剧没看，粗略地算了一下，大概能有上百小时的内容。这又是一笔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惊闻《24小时》要停播，也不知道现在的剧情发展到什么地方了，包小强，一路走好吧！

·万幸，在这段繁忙的日子到来之前观看了动画片《夏日大作战》，在此夜蓝就不像个火星人一样地推荐了，该看的、想看的人是不是早就已经看过了！？



▲《拆弹部队》以六项奥斯卡金像奖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今年最火的电影《阿凡达》，虽然前作的视觉效果没有后者来得华丽，不过个人觉得谨慎和细致的拍摄过程才是这部电影的最大魅力，顺带一提的是导演凯瑟琳·毕格罗竟然是《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前任老婆——

▲尽管没玩过"《战神》系列"，不过在看过《战神3》后还是不免被那宏伟的气势所震捏了一下，另外夜蓝在看过实际游戏画面后马上就入手了神机，嗯，看来他才是《战神》真饭。

▲因为工作原因，最近都没好好休息过，现在只要每天早上能多睡一小时已经是相当幸福的事了，呃，其实我想说的是希望这次截完稿后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双休吧（祈祷中）。



★推理小说真是一种越来越读不懂的东西呀orz。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把有着"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一"美誉的《黑死馆杀人事件》看完，非但没有看懂，反而把自己的脑子搞成一团浆糊。这是一本充斥着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药学、语言学、犯罪心理学、西方古代文学史、宗教学、玄学，每一个人的遣词造句都如歌剧台词般华丽荒诞晦涩不堪的炫学系推理小说，而我那肤浅的文学与知识造诣，实在难以与之产生共鸣。

★都说蒂姆老爹的新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个雷，其实与其说是雷还不如说是蒂姆这几年在展现个人风格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再加上他和约翰尼·德普两人的"情投意合"也不是一两天了，这以后的作品恐怕是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啊……



1.最近的阅读任务比较繁重，连续一周看了4本小说，回想起来，从工作以来可能还是第一次这么密集的阅读，很怀念大学时期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看书的宅生活，不过现在想要实现除非提前退休了。

2.在网上看到了《科幻世界》编辑部至所有读者的公开信，心中百感交集。对中国的科幻迷来说，《科幻世界》的存在意义重大，作为一名曾经的读者，祝福《科幻世界》能够挺过去，继续为年轻的读者们开启通往广阔科幻世界的大门。



龍が如く4™

伝説を継ぐもの

责任编辑：高培林
封面设计：翟中阳



ISBN 7-89476-326-6
ISBN 978-7-89476-326-6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